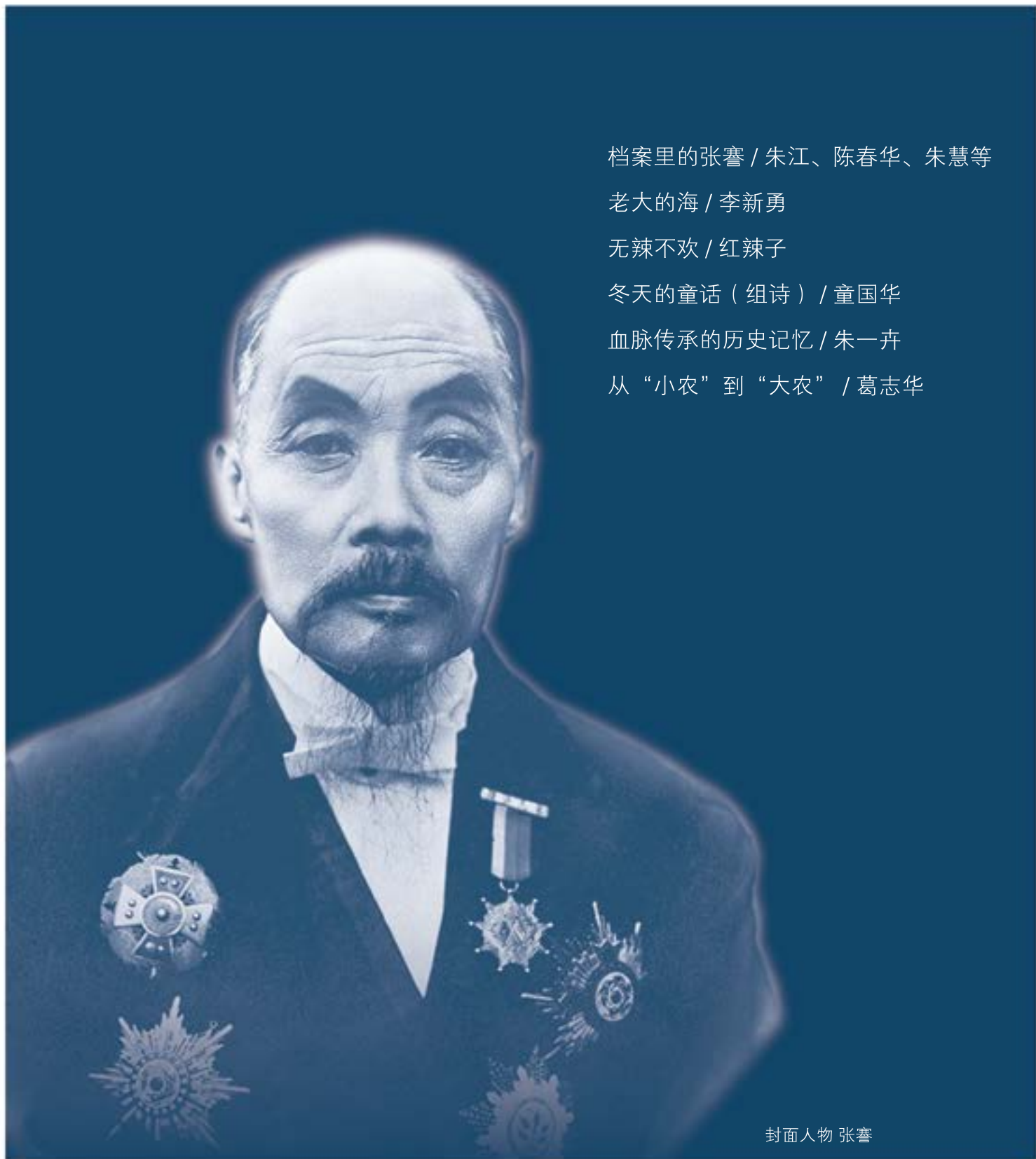


01 2022年
下 总第161期

三角洲 DELTA

江苏一级期刊



档案里的张謇 / 朱江、陈春华、朱慧等

老大的海 / 李新勇

无辣不欢 / 红辣子

冬天的童话（组诗） / 童国华

血脉传承的历史记忆 / 朱一卉

从“小农”到“大农” / 葛志华

封面人物 张謇



CN 32-1043/G0

ISSN 1003-9643

三角洲 DELTA

总编辑 朱一卉
执行主编 金峰 吴莹

2022年1月下 第2期（总第161期）



满堂富贵 美意延年 138cm x 68cm 水墨 王奇寅



主管：中共南通市委宣传部
主办：南通日报社
南通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出版：三角洲编辑部

编委会总顾问：沈 雷
编委会主任：胡卫东 姜 平
编委会副主任：丁邦华 王 炜 冯 莹
朱一卉 杨啸洲
艺术顾问：范 扬
运营：南通三角洲杂志有限公司
总编辑：朱一卉
执行主编：金 峰 吴 莹
采编团队：徐海慧 王 莉 倪莉斯
顾 雨 毛雨森 施亚泽
顾 遐 顾 曦 王芬芳
李影娜 巴晓燕
美术编辑：岳招军 顾玲玲
魏一凡 刘小彦
校对：李 蔚

地址：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世纪大道 8 号
电话：0513-68218741 68218746（编辑部）
0513-68218743 68218748（广告部）
0513-68218745 68218749（发行部）
邮编：226001
投稿邮箱：sjzbjb2021@163.com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CN 32-1043/G0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ISSN 1003-9643
邮发代号：28-186
广告许可证：3206014201123
印刷：扬州古籍线装文化有限公司
发行：南通江海报业发行速递中心
出版时间：每月 15 日、25 日
定价：30 元

本刊法律顾问北京市炜衡（南通）律师事务所声明：
版权所有，未经许可，不得转载本刊文字及图片。

头条作品

005 档案里的张謇 / 朱江 陈春华 朱慧等

小说精选

064 老大的海 / 李新勇
090 活下去才是最重要的
——中篇小说《老大的海》创作谈 / 李新勇
092 三十不立 / 王新军
099 遍地月光 / 严泽
107 幸福养老院 / 郭宏冰

散文现场

118 无辣不欢 / 红辣子
166 故乡 故人 故事 / 王迎春

诗视界

169 冬天的童话（组诗） / 童国华
170 石瑞礼诗五首 / 石瑞礼
172 黎明将至（外一首） / 曾小霞
173 被大风吹醒（外一首） / 樊建华
174 草原雪（外一首） / 李传英
175 秋的断章（外一首） / 沈照明
176 黄昏（外一首） / 马加强
176 独自坐在一棵树的影子里（外一首） / 刘军华
177 母亲（外一首） / 陈骄
178 雪落下的声音（外一首） / 吴柳
178 也曾那么快乐过（外一首） / 庞丽君
179 小莲庄的南浔（外一首） / 苏建仁
180 梦里乡村（组诗） / 默山
181 杨洪容诗两首 / 杨洪容
181 汤献勇诗词两首 / 汤献勇
182 周密致诗两首 / 周密致
182 吴虹珠诗两首 / 吴虹珠
182 孙敏列诗两首 / 孙敏列
183 赖永洪诗词五首 / 赖永洪
183 徐春霞绝句六首 / 徐春霞
184 赏莲 / 刘杰

文学评论

185 血脉传承的历史记忆 / 朱一卉
187 血缘的重建与家园的回归 / 成向阳
190 底层小人物抗争的“尖叫” / 瞿庭涓

长三角记忆

192 从“小农”到“大农”
——简论张謇对农业的贡献 / 葛志华

书画世界·新连环画

197 刘老汉的烦恼·过年 / 书尘 马旭军

四封索引

封面 封面人物 张謇

封二 王奇寅国画作品《满堂富贵 美意延年》

封三 吴有涛摄影作品《军山夕照》

封底 郑忠彩墨作品《四壁满岩花》

珍惜点滴能源

创造美好环境



中宣部宣教局 中国文明网

档案里的张謇

□ 朱江 陈春华 朱慧等



张謇：未曾失败的伟大英雄

对于张謇这位爱国企业家的典范和楷模，胡适曾经有个影响很大的评价：“张季直先生在近代中国史上是一个很伟大的失败的英雄，这是谁都不能否认的。他独力开辟了无数新路，做了三十年的开路先锋，养活了几百万人，造福于一方，而影响及于全国。终于因为他开辟的路子太多、担负的事业过于伟大，他不能不抱着许多未完的志愿而死。”

在中文语境中，相比于英雄迟暮、英雄末路这些表达，“失败的英雄”的说法似乎更有一层悲壮的渲染成分。无论是“出师未捷身先死”的诸葛亮，还是传说中的追日的夸父，都是失败的英雄的典型，但他们凭借着顽强不屈的斗志，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赢得了人们的尊重。

至于胡适所言的失败，按照历史学家章开沅先生的理解，主要是就大生资本集团的破产而言，或者是就他为自己提出的宏伟目标尚未完成而言。章先生认为：“张謇创办了大生，大生留给了社会。张謇以大生为凭借，发展了整个通、崇、海地区的经济和文化。其意义又远远超过创办若干个纱厂。”与其说是失败，还不如说是壮志未酬。

1895年张謇筹办大生纱厂，给通海地区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器生产，可以视为通海地区的工业革命，从此通海地区紧跟上时代的步伐，开始了早期现代化的探索。有趣的巧合是，英国的工业革命进程，首先是纺织革命，飞梭、珍妮纺纱机、水力纺纱机和水力织布机的相继发明，使得英国的纱和布的产量大增，而且物美价廉，成为工业革命的第一步。而张謇引领的南通早期现代化，也是从棉纺织业起步，而且棉纺织业始终是张謇实业的主业，这与通海地区

的经济结构密不可分。

张謇的心目中，实业是实现其强国梦想的经济手段，教育是国家富强的根本所在。在大生纱厂筹办期间，也就是手上还没有经济实力办学的时候，张謇就先后参观了两所著名的学校，一所是位于江宁（南京）的汇文书院，这是金陵大学的三大源流之一，另一所是上海的南洋公学，即上海交通大学的前身。通过兴办实业获取盈利后的注资、自己和亲友的捐赠，张謇从通州师范学校起步，逐步在通海地区引入新式教育，建立了初具规模的教育体系。

张謇在兴办实业的同时，积极兴办教育和社会公益事业，造福乡梓，原动力是他的爱国情怀。作为一个士大夫，张謇汲取了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面对《马关条约》签订后的危局，张謇以“舍身喂虎”的勇气，走了一条前人未曾走过的道路。在这条充满荆棘的道路上，张謇以坚韧不拔的意志一路前行，从根本上改变了通海地区的社会面貌。

机器生产、新式教育和公益、城市建设，这些新事物在传统的四书五经里都找不到答案，但是张謇善于学习，具有开放的胸襟和海纳百川的气度，使他能充分吸收他人之长，进而消化运用。张謇所创的若干个第一，其实在当时的中国未必没有可模仿的对象，或者说没有相应的雏形。但张謇的伟大在于他引进后的发扬光大，以及在通海地区综合性地推广。

张謇不断学习、勤于思考，逐步拥有了世界眼光。所谓世界眼光，借用周有光先生的说法，就是“要从世界看国家，不要从国家看世界。”正是有着深邃的洞察力，才有了通海地区的社会整体变革。

当大生企业陷入债务危机时，上海银团方面派李升伯到南通一带考察了大生相关企业，并与张謇进行了深入的交流。李升伯受了极大的感动，深深为张謇所折服，设计了一个在大生不破产基础上的企业重组和技术改良方案，后来得到了上海银团的采纳，也为后来大生企业的涅槃提供了机会。在考察即将结束的时候，有人问李升伯总的感受，李升伯回答说：“中国不是一个落后的国家。”尽管大生企业遇到了空前的困难，但李升伯从张謇和他创办的事业上，看到了中国的发展和未来。而不甘心中国是一个落后国家，就是张謇在吴长庆幕府时心中的宏愿。由此，张謇认同

李升伯是自己的知己。

所谓的失败，其实是个伪命题。张謇留下的物质财富，那些企业、学校、公益单位，今天还在造福着社会，徜徉在南通，处处能够感受到张謇的存在。更为可贵的是张謇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特别是他的企业家精神和家国情怀，不仅在当今没有过时，相信随着岁月的更迭，愈发放射出夺目的光芒。

（朱江）

大生档案：张謇留下的宝贵财富

张謇已经离开了近一个世纪，但是他留下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依然让今天的人们获益无穷。珍藏在南通市档案馆的近万卷大生档案，兼具历史价值和文物价值，按照历史学家茅家琦的观点，“是张謇留下的研究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企业和民族资产阶级的最完整的一份资料”。大生档案记录了张謇进行早期现代化探索的实践情形，涵盖了以创办大生纱厂为起点，兴办实业、教育和社会公益事业的整个过程，是研究张謇的企业家精神和家国情怀的最原始的素材。

大生档案保存得如此完整，首先是由于张謇的档案意识。张謇年轻时，曾先后在原通州知州、后来负责江宁发审局的孙云锦，以及庆军统领吴长庆处当过幕僚。幕僚相当于私人秘书，从文书学和档案学的角度，幕僚既处理文书，也管理档案，因此是个兼职的档案管理员。张謇十分重视档案的形成与积累，他的儿子张孝若所作的《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自序”中说：“我父有许多实在的事业，他一生几乎没有一件事没有一篇文字的。”从现存的大生档案看，张謇发出的不少函电，都能留下底稿。

由于经营管理的需要，大生企业非常重视经营性文件的形成与积累。大生纱厂的《厂约》就明确“管理股票、公文、函牍，接应宾客，银钱账目董事之事也”，《银钱总账房章程》则规定“沪帐房逐日所来信件，凡与厂事有关者，各处阅后，均应送总账房存查。”“沪帐房逐日寄到洋厘报单，进出货处阅后录簿，原单送存总账房备核”。

理论上大生系统各个单位都会形成相应的档案，但是由于战争的原因，张謇在南通所创立的企事业单位，如大生纱厂、通海垦牧公司等，其形成和保管的档案，绝大部分都不存于世。细查大生档案的内容，可以清晰地知道，大生档案就其形成的主体而言，主要是大生驻沪办事机构（由于名称多次变更，一般称之为大生沪所）形成的档案。而作为大生企事业单位在上海的窗口的大生沪所，历经了岁月的风霜，它的档案幸运地留存了下来。

大生沪所早在1896年就设立，参与了大生纱厂的筹备过程，因此保存了大生纱厂创办初期的档案，这部分档案被国家档案局列入了首批“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随着张謇所创事业的逐步推进，大生沪所的职能日益繁杂，地位也日渐提升，最终成为整个大生系统的管理中心，因此大生沪所保存下来的档案，基本涉及了大生系统的方方面面，而核心内容则是纺织和盐垦，这也跟大生系统投资的主要领域相一致。

南通解放前夕，当时的大生掌门人张敬礼最终选择留在大陆，使得包括大生档案在内的大生主要资产没有南迁，为南通社会经济的发展保存了根基。大生档案是大生企业发展的真实记录，因此很快发挥了作用，为大生企业的清产核资提供了原始数据，也为公私合营的顺利进行创造了条件。

大生档案能够保存到现在，经历了磨难。这批档案先是跟随大生沪所不断搬迁，最后两次分别为1920年迁入上海九江路的南通大厦、1930年搬进南京路保安坊上海女子商业储蓄银行。1953年8月之前，大生档案的大部分被装入大箱，从上海运到南通，在大生一厂进行初步分类编排。1958年，南京大学历史系和南通师专的学生协助编厂史，对从大生沪所运回的档案进行了查阅。1960年夏天，南京大学历史系的师生到大生一厂，在此前的基础上整理这批档案，组卷1000余卷。

1962年春，鉴于大生档案处于无专人管理状态，又缺乏良好的保管条件，在南通市副市长曹从坡的主持下，大生档案移交给南通市档案馆。1962年的4月，暂存上海的剩余大生档案由洪国辉从上海运往南通，直接入藏南通市档案馆。1966年秋，由于社会动荡，南通市委忧虑大生档案的安危，决定将大生档案转移至位于江苏省海门县的四甲

部队保管，由市委副秘书长李明勋负责装船事宜、行政秘书汪永传具体操作。20世纪70年代大生档案回归南通市档案馆，于20世纪80年代对外开放利用。由此，大生档案通过几代人的接力，从企业的资源成为社会的记忆，成为研究中国近代史、张謇的企业家精神和家国情怀的重要资料。

（朱江）

“冷籍”对张謇的影响

张謇走上科举之路（本处指文科，相对于武科），跟清朝所有的应试者一样，必须先经过童试取得生员资格，然后才能历经乡试、会试、殿试，最终金榜题名。童生，是未曾入学、无功名的读书人的统称，无论年龄大小。童试，即童生试，民间叫作考秀才。明代开始推行科举必经学校，因此童试是童生进入府州县学的入学考试，是读书人获取功名的初试。

但是张謇要参加童试，却面临着一个“冷籍”问题。所谓“冷籍”，按照张謇自己的说法，就是“凡三世无隶名学官为生员者”。童试分为县试、府试、院试三个阶段，院试录取者即为生员。如果三代都没有考取生员，其子弟其实还是可以参加童试的，但容易受到学官和廪生的敲诈勒索。

廪生保结，包括“认保”和“派保”，是科举制度中防止作弊的手段。廪生是享受政府所发廪食的生员，最初童生可以在本县廪生中自行选择行优者为其保结，以担保其符合报考条件，如身家清白、本籍报考、没有隐瞒守丧等，称“认保”。“派保”则是在府试和院试时，由府、州教官将派出保结廪生的名次张榜公布，由考生选择为自己加保。

“冷籍”考生遭受歧视，是个普遍的问题。1883年，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陈宝琛向光绪皇帝所呈的片中提道：“冷籍者，虽身家清白，但三代无人与考，其子孙出而应试，则群诋为冷籍，如攻冒籍者”。“冷籍”考生被人诋毁，遭受冒籍者一样的处境，可见其窘况。对于“冷籍”考生的敲诈勒索，官府也出台规范予以制止，如广西凌云县1890年所立的“禁革考试陋规碑”，就有“竟至有志父兄，初次送子弟读书，多以冷□□廪保



张謇的殿试策印本

勒索，殊属不成事理，今后永行禁止，如有仍以冷籍勒索者，许稟究。”但陋习难改。

张謇家庭尽管稍有积蓄，但也对此忧心忡忡。张謇幼年就聪慧过人，乡人认定他肯定会走科举之路，家中有钱，又是“冷籍”，因此虎视眈眈准备“敲竹杠”者大有人在。张謇的父亲张彭年走了一条“捷径”，在张謇的老师宋璞斋的介绍下，让张謇以如皋张駟兄长张驹的孙子的身份，在如皋注籍。1868年，改名张育才的张謇取中第26名附学生员，获得秀才的称号，在科举之路上迈出了成功的第一步。但由此引发的张駟家族成员以及知情者，以不泄露秘密为由的敲诈勒索却是经年累月，导致张謇家无宁日，几乎倾家荡产。

1871年，张駟的儿子张谔向如皋学官告发张謇冒籍，随即张謇被扣押在学宫。张彭年多方借贷，贿赂了百余两，3个月后张謇才暂时被释放出来。恰逢江苏学政彭久余到通州，万般无奈之下的张謇，向彭久余自首，并要求归原籍。在详细了解事情的原委后，彭久余对张謇充满了同情，并交付通州知州孙云锦进一步调查。彭久余和孙云锦努力促成事情的解决。经过一番周折，1873年仲夏，礼部核准张謇改籍通州。

24年后，张謇写下《归籍记》，记录下这段刻骨铭心的经历。这一磨难，是张謇人生的转折点。张謇由此摆脱纷扰，得以在科举之路上继续前行；

同时激励心志，磨砺其终身坚毅的品性。张謇后来创办实业，屡遇绝境，却愈挫愈强，跟这段经历是分不开的。正如张孝若在《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中的评价：“精神虽然受尽了侮辱和痛苦，身体受尽了奔波和艰险，可是志气和人格，却得到不少的奋发和勇敢的经历。”

通过这个风波，张謇幸运地遇到了一些处事公正、欣赏他的才华、向他伸出援助之手的官员，一定程度上改变着张謇的人生走向。特别是孙云锦，接手张謇冒籍案不到两个月就调离通州，临行之前他还吩咐继任者要把这件事处理妥当。

张謇处理好归籍事宜后，长兄要求分家，因冒籍而背负的千余两债务，由张謇和张簪负责归还，张謇处于资不抵债的境地。这时，孙云锦又伸出援助之手，约请张謇到江宁发审局去当书记。1874年，21岁的张謇从偏僻的通海地区（通州和海门的合称）来到了江宁（南京），开始了幕僚生涯。

孙云锦在经济上扶持张謇，自己在发审局的俸禄是每月50两，却支给张謇每月10两。按照张謇母亲的说法，通海地区一位资深教师终年所得也不过如此，张謇才走出家门就有这样的收入，不过是孙先生希望贫困中的张謇，不要因为生活的困顿而丢失向上的志向。在孙云锦的悉心帮助下，张謇在经济上解了燃眉之急，在处事和学问上也有极大的提升。孙云锦扶持张謇走向了更为广阔的舞台，为张謇日后大魁天下，乃至造福一方奠定了基础。

（朱江）

张謇与上海的不解情缘

在张謇兴办实业、发展教育、从事社会公益事业的过程中，上海起到了独特的作用。上海是张謇所创各项事业资金的主要募集地、技术和人才的核心来源地、设备和燃料的集中采购地，同时也是张謇从事早期现代化探索的思想启迪处。

筹办大生纱厂伊始，张謇就把集股的重心放在上海。大生纱厂的第一个内设机构，即大生上海公所，早在1896年就已经设立，彼时大生纱厂尚在创业者的谋划中。大生上海公所在筹办大生

纱厂的过程中责任重大，负责采购机器物料、汇兑银洋、报税领照、与江海关交涉等事宜。1897年下半年，大生上海公所迁出暂寓的广丰洋行，搬入天主堂街31号的春裕成，并改称大生沪帐房。1907年大生纱厂第一次股东大会，决议将大生沪帐房改名为大生驻沪事务所，并取得与会计、考工、营业、庶务等四所同等的地位。

大生驻沪事务所是张謇将大生纱厂，以及之后创办的一系列企事业单位与上海紧密联系起来的纽带。随着南通现代化的进程，甚至成为南通在上海的窗口。大生驻沪事务所有效地加强了南通与上海之间的资金、人才、信息的交流，这对于南通接受上海的辐射，充分依托上海这个中国的经济和文化中心，承接来自上海的先进生产方式、汲取沪上的先进文化，有着不可估量的贡献。

在此基础上，张謇在上海十六铺开辟码头，开通沪通之间定期的轮船航班。在张謇多年的奔走下，天生港自开商埠，江海关在南通设立分关，极大地便利了南通及周边地区的商贸活动。这些举措使得南通与上海之间建立起更加密切的联系。

上海同时也是张謇的一所社会学校。机器生产、新式教育都是新生事物，从传统科举中走出来的张謇，却能够驾轻就熟，除了天生禀赋对新事物敏感外，张謇勤于观察和学习，又善于吸收和融合是主要原因。得风气之先的上海，为张謇提供了很多范本。上海诞生了中国第一家机器棉纺织工厂上海机器织布厂，毁于大火的上海机器织布厂后来重建为华盛纺织总厂。华盛纺织总厂是张謇筹备大生纱厂时期主要的学习和借鉴对象，连企业的合同都愿意提供参考。

南洋公学由盛宣怀于1896年在上海创办，第二年南洋公学师范院正式开学上课，揭开了中国师范教育的序幕。南洋公学还设有译书院，1903年曾请官方颁布版权保护的告示。南洋公学的首任总理何嗣焜是张謇多年的密友，译书院首任院长张元济跟张謇志同道合，他们对于张謇日后兴办教育、开设翰墨林书局应该有启迪作用。

上海中西交汇的特点，决定了对张謇的启示是多元的。慈善是张謇在南通着力布局的公益事业，上海开埠之后，不仅慈善组织迅速增多，而且也出现一些与中国传统慈善运作方式不同的模式，这些特色对张謇是有启发作用的。宁波帮的代表

人物叶澄衷创办的怀德堂，是对企业困难员工抚恤的内部互助性质的慈善机构，经费来源一方面是叶澄衷旗下各商号共同筹集的大洋2万元，另一方面是企业员工每人每天献出一文钱，多助不限。张謇对此大为赞赏，认为怀德堂的善举值得记录和流传下去，让更多人知晓。张謇在南通倡议设立的新育婴堂，充分吸收了天主教耶稣会在徐家汇设立的土山湾孤儿院教养结合的方法，在育婴堂建筑上也吸取了土山湾孤儿院的经验。

张謇探索现代化的思想，是在不断的学习和实践中形成并演进的，上海无疑也是张謇现代化思想的孵化地和催生地。还是以慈善为例，1901年张謇所作《上海怀德堂记》是研究其慈善思想形成的重要文献。张謇引用《诗经·小雅》“伐木丁丁，鸟鸣嚶嚶”，紧跟这句的是“出自幽谷，迁于乔木。嚶其鸣矣，求其友声。相彼鸟矣，犹求友声。”张謇认为天下没有人能不依靠别人的帮助而成事，得到别人的帮助事成后，只能与人共苦，不能与人同甘，也就是不能让别人分享成果，能得人心吗？在阐述了人与人之间互助、知恩图报的必要性后，张謇以《周礼》为例，认为中国的礼制中很早就对孤独鳏寡人群有抚恤制度。张謇接下来谈到欧洲，凡是为国效力致残的，国家会给予终身补助，而为国捐躯的，国家会赡养其遗孀和孩子，以鼓舞人们的士气。张謇认为，其实中国的古训里也有这样的思想，而叶澄衷对欧洲的有关抚恤的情况比较了解，借鉴了欧洲的有关做法，在致富之后，设立怀德堂，有与员工同甘共苦之意。

如果说南通是张謇探索富强之道的小舞台的话，那么上海无疑就是张謇展示家国情怀的大舞台。立宪运动、南北议和，张謇在其中发挥了独特的作用。张謇主持第二次吴淞开埠，入股《申报》、支持复旦公学、震旦学院、吴淞商船专科学校、江苏省立水产学校、中国公学等学校，在上海近代史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记。

（朱江）

大生纱厂官机的由来

大生纱厂1899年开车后，其股本一共是



大生纱厂厂门

44.51万两银子。而官股就有25万两，占比超过一半。官股是官府以纺织机器投资，并折价而来的，这批官机背后有一段曲折的故事。

官机是张之洞1893年从英国购进的。早在1888年，两广总督任上的张之洞就认为，中外通商以来，外国商品大量行销中国，中国的财富大量外流，其中除洋药之外，就要数洋布和洋纱，既然无法禁止这些商品的涌入，只有采购机器，纺纱织布，挽回利权。张之洞身体力行，电请出使英国公使刘瑞芬代为购置织布机器。第二年，张之洞调任湖广总督，他把筹办布厂的事宜带到湖北。位于武昌文昌门外的湖北织布官局经历艰难的集资过程，终于在1892年年底开车，生产的机织布销售通畅。“布衣兴国，蓝缕开疆”，这是张之洞为湖北织布官局题写的楹联，这个愿望初步实现。

兴办布厂的同时，张之洞发现棉纱的利润更高，便决定开办纺纱厂。1893年12月8日，瑞记洋行、地亚士洋行与湖北方面签订承办纱机合同。合同载明，瑞记洋行和地亚士洋行垫款承办湖北纺纱厂的机器和相关设备，以及运输和保险费用，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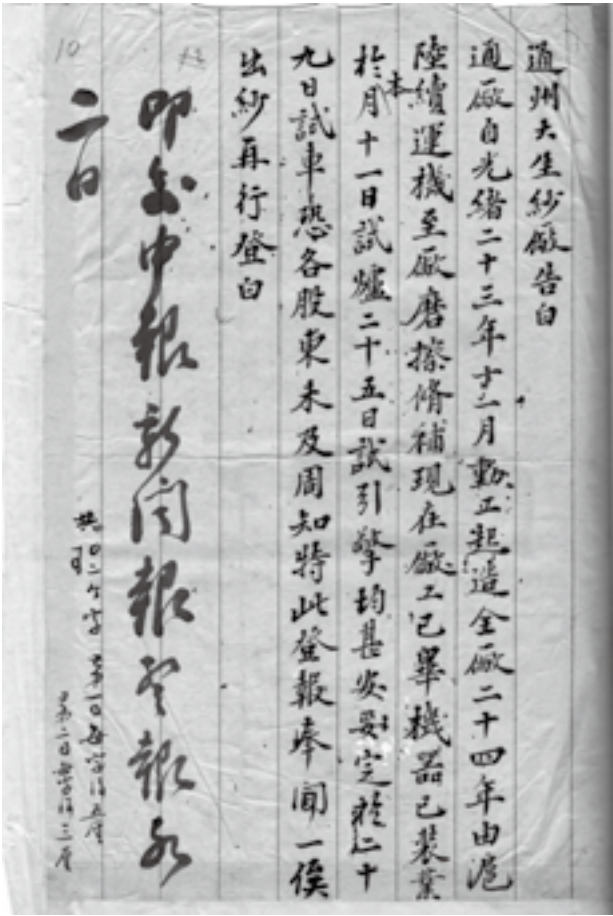
计70万两规银，另加年息7%；自合同订立日起8个月内，机器设备运抵湖北。大生纱厂的档案里保存有这份合同的抄件，上面还有张謇的批示：“存沪帐房备查。”根据1896年年初结算的情况，官府共支付9万英镑，合61万余两，其中机价为40万两，另外的支出包括利息、运费、保险、栈租和工匠费用。

1894年11月3日，张之洞署理两江总督。由于湖北纺纱厂几无进展，张之洞便寻机在两江地区设厂。这批机器（下文称瑞记纱机）漂洋过海，从上海登岸，再运往湖北，之后折回江宁，最后又回到上海。1895年9月16日，张之洞致函上海道台黄祖络，认为必须用妥善的办法处理瑞记纱机，如果把机器退还给洋商，与当时提倡招商设立纺织企业的政策不符合。

为了及时消化瑞记纱机，张之洞准备让瑞记洋行的买办吴熙麟出面在上海新办纱厂。吴熙麟是瑞记纱机的具体经办人，接受指令后开始购地、定料和租栈。1896年1月2日，张之洞回任湖广总督，2月29日赴鄂。在这段时间里，张之洞加快处置瑞记纱机。1月27日，张之洞在给叶大

壮的信中说，他马上就要离开江南了，纱厂的事情很难顾得上，交给吴熙麟继续操办的话，不太放心，还是改归苏州的陆润庠办理比较好。陆润庠，1874年状元，授翰林院修撰，1892年迁国子监祭酒，1894年因母亲生病，乞养回乡，被张之洞委任设立商务总局，负责开办纱丝厂，但陆润庠最终婉拒张之洞，没有接受瑞记纱机。

1896年秋冬之间，上海纱市行情低落，华盛、大纯、裕晋等华资纱厂或准备停办，或准备出卖，受此影响，大生纱厂的集股并不顺利。张謇在上海集资，处处看人脸色、受人讥讽，只能“闻谤不敢辩，受侮不敢怒”，连旅费都靠自己卖字的收入维持。时任两江总督刘坤一，考虑到张之洞采购的瑞记纱机日益锈蚀，希望能早日贬值变卖。1896年12月6日，江宁商务局与张謇、大生纱厂六位商董订立《官商合同》，约定瑞记纱机4万7百余锭，连同锅炉、引擎，作为官本50万两入股，每年官利8厘；大生纱厂另集商股50万两；日常经营管理，由商董负责，另派官董一名驻厂



大生纱厂正式开车前在《申报》《新闻报》刊登《通州大生纱厂告白》的文字底稿，南通市档案馆馆藏

查核账目、协调经营。瑞记纱机的投入，至少减轻大生纱厂集股的压力。官府则顺利处置一笔不良资产，避免机器的继续锈腐，减少仓储和保管费用，并通过大生纱厂的运行实现了资本增值，可谓皆大欢喜。

领取瑞记纱机，大生纱厂需要募集50万两商股与之配套，但进展缓慢。经两江总督刘坤一搭桥，1897年8月11日，张謇与盛宣怀签订《通沪纱厂合办约款》，约定双方各自领取2万余锭瑞记纱机，各作价25万两，分别在唐家闸和浦东开设工厂；各自招募25万两商股；官府不再派出驻厂官董。由郑孝胥和何眉生“见证”，即见证。官机规模缩小一半，配套的厂房、物料和流动资金也相应可以减少，有利于早日把纱厂建起来。8月16日，作为官方代表的桂嵩庆（总办江宁商务局），与张謇和盛宣怀签订《官商约款》，取代了之前的《官商合同》。《官商约款》对于官股利息，官机的点交、转运、安装等事宜均有约定，其中规定江宁商务局派崔鼎到上海点交机器，张謇和盛宣怀各派员共同到现场查点均分。大生纱厂方面由大生纱厂沪帐房具体负责，沪厂方面，盛宣怀把具体事务交给郑孝胥和盛宙怀。

分给大生纱厂的瑞记纱机，承包给李仁利、李何宗、王何伍等人，以“每只每天驳船水脚银洋四元”的价格，把机器从黄浦江滩驳运到威靖兵船。官府派“威靖”兵轮装运到通州，11月18日起运。到了通州，再由大生纱厂派船接驳，运到唐闸。大生纱厂纱机的运输，一直延续到1898年四五月间结束。

1899年5月23日，大生纱厂正式开车。由于连年获利，1903年大生纱厂把原由华盛纺织总厂领去、但未曾使用的另外一半瑞记纱机也领了过来。这批原本落户在武昌的纺纱机器，命运拐了一个大弯，最终被张謇引入通州，开启通海地区的现代化的征途。

（朱江）

给大生纱厂装配机器的汤姆斯

大生纱厂创办早期，英国工程师汤姆斯是个不可忽略的人物。他为大生纱厂装配全部纺纱机器，

同时他应邀作为大生纱厂厂房建设的监理，在技术上保障了大生纱厂的顺利开车。

现有的资料无法获知汤姆斯的生卒年月，也不知道他到中国之前的经历。好在大生档案里有一些零星记载，加上张謇和郑孝胥的相关文字，大致可以拼凑出汤姆斯服务大生纱厂的概况。

大生纱厂的纺织机器，本来是瑞记洋行和地亚士洋行为湖北纺纱厂购置的，在1893年签订的合同里，约定由瑞记洋行代为聘请一位外籍工程师安装机器。另外据1897年江宁商务局与张謇、盛宣怀签订的《官商约款》，这名工程师从海外动身之日起，到机器安装完毕，一切费用由洋行支付；如果日后大生纱厂留用，则由纱厂支付薪水。

汤姆斯在英国曾经装配过几家纱厂的机器，因此被礼聘到中国，与大生纱厂结缘。1897年10月1日，大生纱厂、华盛纺织总厂的代表一起到瑞记洋行，“见崔毅堂及买办吴仁甫、顾佩堂，洋人李曼、史立臣、汤谟士，议分机事”。崔毅堂即崔鼎，由江宁商务局派到上海点交机器。汤谟士，即汤姆斯，大生档案中也记载为汤姆司、汤洋人、洋人。

汤姆斯在分机过程中是关键技术人员，首先需要根据机器的情况，保证分到两个纱厂后各自能够独立运转，因此先要设计出分机方案，这个方案一直到10月30日才出台。11月18日纱机开始运往通州，而汤姆斯在大生纱厂待了将近一年。

这批纱机由于长时间暂存在黄浦江滩边，风雨侵蚀，大件几乎都有锈损，而小件很多糜烂掉了。加上机器从英国进口后，从上海运往湖北，再折返江宁，又回到上海。作为官机投资大生纱厂，又通过驳船装上官府的兵船，到了通州还要接驳。几番折腾，加大了破损程度。汤姆斯后来跟江宁商务局的崔鼎交流时说，如果是新机器，4万锭大概只要七八个月；大生纱厂的纱机，需要擦锈、补配，才能勉强装配起来。好在汤姆斯技术过硬，也很敬业，大生纱厂负责基建的高清对他赞赏有加，曾告诉郑孝胥：“汤谟士极出力于造厂。”

汤姆斯的工作意图需要传达，这就产生了翻译的问题。早年大生纱厂没有这方面的人才，由于华盛纺织总厂参与分机，最初是该厂翻译处的潘剑云提供翻译。之后大生纱厂依旧借助于潘剑云，

还有潘的同事蔡啸甫为汤姆斯翻译。为此大生纱厂花费不少，这大概也是日后张謇重视英语教育的一个原因。

除了负责装配纱机外，汤姆斯还接受了对大生纱厂厂房建设的监理任务。大生纱厂厂房由曹青章的协顺木作以9万两的价格承包，协顺木作曾经在1894年承揽华盛纺织总局轧花厂的建造，算是有过行业经验的。经过潘剑云的牵线，大生纱厂以一千两为酬劳，获得汤姆斯的首肯。

大生纱厂在技术上严重依赖汤姆斯，给予他优渥的待遇。除了工资外，汤姆斯来回通沪之间的川资、寄往英国的邮资也由大生纱厂支付。至于伙食，更是充分满足汤姆斯的要求，在大生档案里可以看到，大生沪所为汤姆斯采购牛肉、羊肉、牛油、牛乳、荷兰水、雪茄烟等物品，可谓礼遇有加。

翁同龢曾经为大生纱厂撰写了一副对联：“枢机之发动乎天地，衣被所及遍我东南”。应该说，大生纱厂枢机能够顺利发动，汤姆斯功不可没。大生纱厂对汤姆斯的礼遇，是对他精湛技术和勤勉态度的应有回报，张謇一直没有忘记汤姆斯。

1923年9月，张孝若作为北洋政府的欧美实业考察专使，率领考察团在7个多月的时间里，先后去了法国、比利时、荷兰、德国、奥地利、瑞士、意大利、英国、美国、日本等10个国家，临行前张謇嘱托张孝若，带上一封张謇的信、一张张謇的相片和一本《南通风景》，到英国的时候去拜访汤姆斯。在张謇的信里，提到了大生的发展：“南通纱厂，现开机者已三厂，计十四万锭。唐闸厂亦有改用电力之计画，尚未实行也。并以奉闻，愿更有以教之。”

（朱江）

大生驻沪事务所的特殊作用

1896年1月26日，潘华茂、郭勋、樊芬、沈燮均、刘桂馨、陈维镛等6位筹办大生纱厂的董事，联名向张之洞上奏《遵办通海纱丝厂禀稿》。通海纱丝厂是大生纱厂的初名，《遵办通海纱丝厂禀稿》除提及创办企业的由来、在唐闸建厂的设想、集股的办法外，还附有通海大生纱丝厂的章程，

共7条。与其说是章程，不如看作是向官府的权益申请，希望官府不要干涉商办企业的内部事务、可以自行疏通连接长江的河道以利运输、自行开办自来水和电灯、参照上海几家纱厂的惯例给予的优惠等。

章程第六条特别提出：订购机器点收装运，及陆续添购煤炭物料、汇兑银洋、出售纱丝、投税领照诸事，均在上海，其与道署、税关交涉甚夥，拟立公所一处，由厂派人经理，刊刻戳记，以昭凭信，文曰“奏办通海大生纱丝厂上海公所记”。

尽管刊刻大生上海公所的印章没有得到官府的认同，其他方面的要求都得到批准。从大生上海公所设立时的职能看，涉及物资的采购和转运、成品的销售、银两的汇兑、与上海道和江海关的沟通等。张謇等人强调，这些事务的办理，均在上海，突出了上海对于拟办中的大生纱厂的重要作用。

1938年夏，陈维镛之子陈葆初在上海编辑《影印创办大生纱厂禀稿暨招股章程原稿》。陈葆初在跋中介绍说：章程内加刊“上海公所暂寓四马路广丰洋行内”之红色戳记，所谓上海公所即最初大生在沪之接洽机关，而广丰洋行即沪股要人潘丈鹤琴所供职之洋行也。

1897年下半年，大生上海公所迁出暂寓的广丰洋行，搬入天主堂街，并改称沪帐房，一直到1899年农历五月。这时期是大生纱厂筹建的关键阶段，一纸蓝图终于变为现实，通过大生沪帐房，来自上海或者通过上海转运的物料源源不断地运往南通，资金和技术也由上海注入南通，大生沪帐房成为大生纱厂启动的重要引擎。

之后大生沪帐房多次迁址，一直到1920年迁入大生自建于九江路上的南通大厦。大生沪帐房由于其职能不断增加，作用日显重要。1907年大生纱厂召开第一次股东大会，决议将大生沪帐房改名为驻沪事务所，并取得与会计、考工、营业、庶务等四所同等的地位。入驻南通大厦是大生驻沪事务所的高光时间，也是大生企业鼎盛的标志。1926年张謇去世以后，大生的管理层大多定居上海，大生的决策枢纽渐移上海，大生驻沪机构成为大生的中枢。1930年，大生驻沪事务所迁入南京路保安坊上海女子商业储蓄银行四楼，1953年该机构登报宣布撤销。

大生沪所最初不是经营部门，而是大生企业在上海的代理机构，为企业筹集资金、发放股息、

添购物料、接待来人等。许多张謇所创办企业的股东，由于地理原因，甚至没有见过所投资的企业，他们与企业的联系，仅仅通过沪所发生，因此沪所成为大生企业的代表和脸面。为了有效及时地提供市场信息，沪所与相关企业之间最经常的是通过号信来交流情况，号信同时也是彼此资金调拨的依据。沪所对发出和收到的文稿有誊抄备份的传统，为后人积累和保存了许多珍贵文献。今天所见的大生号信，主要为发信留底和来信抄录的结果，仅有少量的原件，至于沪所所收号信原件基本无存的原因，在沪所形成文件保管较为完整的背景下，值得进一步研究。

由于张謇和大生企业在南通的地位，沪所某种意义上又是南通在上海的窗口。大生企业作为有责任感的企业，为南通地方的文化、教育、宣传、慈善、国际交流等方面都作出了贡献，极大地提高了南通的美誉度，沪所功不可没。1920年6月5日至8日，杜威受南通县中等以上学校联合会邀请，到南通参观和讲演，是近代南通中西文化交流史的重要事件。杜威是从上海坐大达轮船公司“大德”轮赴南通的，沪所为此做了精心的准备。5月31日张孝若给大生驻沪事务所的



大生上海事务所

沈燕谋写了一封信，信中要求沈燕谋将“大德”轮的大餐间完全包下，供杜威一行使用（包括杜威夫妇及两个女儿、两位翻译，共6人。据6月9日《民国日报》，随行两人为刘伯明和杨英夫，均为南京高师职员。）并在大餐间案上铺上洁白的餐布，同时悬中美两国国旗，“务求清洁，使人一上大达船，即见南通真精神”。张孝若请沈燕谋把欢迎信亲自上船交到杜威手上，至于第二天早起的早餐，关照船上预备好。张孝若6月9日给沈燕谋的信中，提到“杜博士在通招待颇周至，彼十分满意，昨已回沪。博士颇称上船时及船上优待，甚为铭感云”。

沪所还是张謇在上海从事各种社会活动的基地，大到从事立宪运动、东南互保，小到与各界名流交往、社会考察、鬻字等等，沪所都尽心尽责地做好保障工作。因此，沪所的档案里留存了张謇在上海从事社会活动的痕迹。

张謇时代的沪所负责人，前后分别为林兰荪和吴寄尘。这两位职业经理人忠心耿耿、任劳任怨地服务于大生，自身也因为对大生的贡献而卓有名望。特别是吴寄尘，与张謇的关系既是下属，也类似幕僚，更是荣辱与共的好友。吴寄尘辅佐张謇呕心沥血，特别是在大生遇到金融困境、走向衰退的时期，吴寄尘折冲左右，成为张謇的左膀右臂，为避免大生破产作出了贡献，也为日后大生还清债务赢得了时间。善于调解矛盾的吴寄尘还赢得了张謇全家信任，为张家处理了一些家庭事务。

（朱江）

“父训”：张謇对张孝若的教诲

张謇的儿子张孝若珍藏着父亲写给他的125封信，这些信大致成文于1909年至1915年之间，基本涵盖张孝若读小学到他赴美游学之前，是张孝若人生中求知、成长的关键阶段。张孝若把这些家书统称为“父训”，可以理解为是父亲的谆谆教诲。研读“父训”，体味到的是张謇对张孝若无微不至的关怀和情深意切的教导，那是张謇家庭教育理念的集中体现。

张孝若出生于1898年，张謇时年45岁。中

年得子，张謇欣喜若狂，作诗一首，先是自嘲一下“生平万事居人后”，这是讲他高中状元已经41岁，42岁开始兴办实业，又这么晚生子，父母都没能见到这个孙子。最后写道“及汝成丁我周甲，摩挲双鬓照青铜”，感慨等到儿子成年，自己已经60岁了。对于这个独子的培养，张謇希望张孝若能够“承父之志”，自然倾注了心血。

1904年3月14日，张謇在海门常乐开设的家塾开学。家塾其实为张孝若而设，兼及“族戚邻里之儿女”，总共有10个孩子入学。张謇聘请日籍教师森田政子授课，森田政子的丈夫吉泽嘉寿之丞是通州师范学校的教师。张謇制定的家塾章程，明确提出“谋体育、德育、智育之本，基于蒙养”，就是说人的培养，体育、德育和智育是核心内容，在启蒙阶段，就要打好基础。

张孝若是在第二年的农历八月到通州师范学校附属小学上学的，一直到1912年。“父训卷一”大部分是这期间形成的，从这48封信中看出，张謇特别注重张孝若良好行为习惯的养成。

儿童时期的张孝若，自然有着孩子普遍存在的缺点，比如贪玩。张謇离家的时候，会要求张孝若给他写信。一般半个月写两封，一封给张謇，一封寄到海门常乐老家。信的内容，“不须繁，须实”。张孝若的来信，张謇会仔细阅读，一方面是聊解思儿之情，另一方面会认真修改，提出意见，再寄回张孝若，借以提升儿子的认知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有一次张孝若偷懒，叫他的伴读许泽初（德润）给父亲写信。张謇在1909年4月7日的信中，对此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儿所不会做者，交德润做。儿能做者，须自己做，切勿习懒。记得儿五六岁，吃饭拿凳皆要自己做，别人做辄哭，可见儿本性是勤。现在寄父之讯，尚托人写，是渐渐向懒，此大病也。儿须痛改。”

张孝若住在南通博物苑的花竹平安馆，除了去学校上课外，张謇还为他请家庭教师，重点辅导国文和英语。一度聘请留美归国的杨仲达为张孝若辅导英语，可见张謇期待之高。听闻张孝若英语阅读方面存在问题，也不愿意熟读，张謇认真指出：“将来必有一过即忘之病云。英文最重音读，不切实则音不准；不熟读则语法不合，虽学犹未学矣。何以出洋游学？何以进清华预科？下学期须勉力志于切实、熟读二义。”张謇不时提醒张孝若要“安心用功”“耐心向学”，引用

《三字经》中的“勤有功，戏无益”劝导儿子，如果能耐得寂寞、勤学有恒，不愁不长进，也为将来打好基础。

张孝若的身体冷暖也是张謇的关切点。张謇希望张孝若课余多练练柔然操和小套拳术、在博物苑内外散步。勤锻炼，但不宜运动过量，“须有节”。张謇还建议张孝若早睡早起，“睡宜十一时以前，十时尤善。起宜六时，五时尤善”。

1913年2月7日，大年初二，张謇忙着为张孝若打点行装，准备赴青岛特别高等专门学堂上学。青岛特别高等专门学堂1909年由中德两国合办，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所中外合办的大学，又称德华大学。

张謇为张孝若选择去青岛读书，是费了一番苦心的。在3月31日给儿子的信中，张謇吐露了心声：“父岂不欲儿常在侧？顾世事日变，非有学问，不能有常识，即不能有声望。居今之世，若无学问、常识、声望，如何能见重于人，如何能治事，如何能代父？故不得不使儿阅历辛苦，养成人格，然后归而从事于实业、教育二途，以承父之志，此父之苦心也。”

德华大学的课程设置，是打动张謇的根本。德华大学设预科和正科，预科5年，课程既包括西学，如算学、格致、化学、植物、动物、各国历史地志等，也包括中学，即经学、文学、人伦道德、历史、舆地等。正科包括法政科、医科、工科和农林科，中学内容亦贯穿始终。这种中西合璧的课程设置，完全符合张謇对人才培养的要求，就是以中国传统文化作为立身处世的根基，又能掌握现代科学知识，洞察世界风云。“近处又无相宜之校，使儿孤身远客，父亦有不得已者在也。”

“父训卷二（时旅青岛大学）”共有30封信，除了最后一封外，均形成于张孝若在德华大学期间。张謇的信里，四书五经里的名言明显多起来，诸如“谨而信”“善人者，不善人之师；不善人者，善人之资”等。张謇劝勉张孝若“所谓《论语》《孟子》，信得一二语，便终身受用不尽也”，目的“须是平心慎语，爱身重名”。进而激励张孝若：“儿须知不能知一国之大势者，不能处一乡”，就是通过异乡的历练，能够明晓国家的现状和态势，只有掌握了全局的动态，才能把自己的家乡建设好。张謇告诫张孝若，中国求生存的道路，“惟有实业、教育，儿须志之。慈善虽与实业、教育有别，

然人道之存在此，人格之成在此，亦不可不加意，儿须志之”。

6月张孝若回到南通，没有再回青岛。德华大学只设德语教学，没有英文课程，而张謇更倾向张孝若日后去美国留学。更主要的是，国民党在德华大学很活跃，张謇对国民党比较排斥，也不愿张孝若过早卷入政治活动。这年的9月，张孝若到上海的震旦学院上学，但时间应该不长，大部分时间还是在南通跟随家庭老师学习。

1913年9月11日，中华民国大总统袁世凯任命张謇为工商总长兼农林总长，张謇10月21日就任。12月21日担任全国水利局总裁。12月24日，担任农林、工商两部合并后的农商部总长。1915年4月27日，在张謇多次力辞之下，张謇不再担任农商总长。1916年1月2日，解全国水利局总裁职务。

“父训卷三（时父任国务员旅京师）”，有47封信，除个别外，为张謇在北京所写。随着张孝若的日渐长大，张謇开始有意识地培养儿子的管理能力，如在信中吩咐儿子在学习之余，到师范学校、农校、博物苑、图书馆等处巡视，并将所闻告知，还如就濠南别业、平安花竹馆等工程事项，督促相关人员认真推进。张謇所处京城，“所闻无佳状”，“若乘漏舟在大风涛中”，深深为国运而忧虑。他嘱咐张孝若“时时体察国势之未安，父境之艰巨，及儿将来负荷之重大”“儿须知无子弟不可为家，无人才不可为国。努力学问，厚养志气，以待为国雪耻”，教育儿子把个人的命运与国家的前途联系起来。对于儿子学业结束之后的方向，张謇不赞成儿子投身政坛，而希望从事实业，“人非有农工商正业，必不能自立于世，今以所观察，尤愿儿注意农业”“儿宜自勉于学，将来仍当致力于农，此是吾家世业”。

教育，张謇视之为国家强盛的根本。“父训”融入了浓得化不开的亲情，从中依然能够体察张謇的人才观，是张謇教育思想在儿子身上的体现。爱国、勤勉、自强是“父训”中的核心观点，是张謇对自己儿子的期待，也是对千千万万学子的渴盼，何尝不是张謇人格的写照。

（朱江）

1905年至1912年，张謇的儿子张孝若在通州师范学校附属小学校就读期间，住在博物苑的花竹平安馆。其间张孝若也由张謇聘请的家庭老师给他授课。据曾担任南通军山气象台首任负责人的刘叔璜1962年回忆，张謇除请张景云教授国文外，还请杨仲达教英文。

杨仲达，即杨恩湛（1887—1937），字仲达，江苏武进人。1903年，湖北总督端方从湖北省各学堂中，挑选了10人赴美国留学，其中包括毕业于湖北自强学堂的杨仲达。据湖北自强学堂1899年的学生名单，杨仲达为英文旧班的学生。杨仲达是江苏人，所以端方曾让杨仲达签下毕业后回湖北服务年限的保证书。杨恩湛先后在科尔盖特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学习人文和社会经济学，1910年获学士学位。

杨仲达是由赵凤昌介绍给张謇的。赵凤昌也是武进人，跟杨仲达是同乡，而赵凤昌跟张謇是多年的密友。目前能够找到张謇与杨仲达最早的交往，为1910年美国实业家大赉来华的时候，那时杨仲达刚刚留学归来。11月9日，赵凤昌夫妇邀约张謇、熊秉三夫妇、叶揆初夫妇、刘厚生夫人，宴请大赉夫妇和华尔特夫妇，由杨仲达、严诒庭担任翻译。第二天，赵凤昌宴请英国《泰晤士报》的勃兰门，张謇和熊秉三、叶揆初、杨仲达、严诒庭作陪。11月14日，张謇从南通坐上“江孚”轮去南京，杨仲达也在这条船上。12月26日，在汉口的张謇与杨仲达交谈，“乃知其年已三十四矣，尚未娶”。12月29日，杨仲达拜访张謇，与张謇交流。

一位留学精英愿意屈尊来给一位小学生做家教，想必一方面是由于对张謇的敬重，另一方面也是看在赵凤昌的面子上。在张謇给张孝若的一封信中讲道：“英、算已请杨仲达，四五月内可去，月八十元。怡儿告之三伯父。”怡儿即张孝若，三伯父为张謇，张謇写这封信时人在外地。信的时间签署为4月6日，没有确切的年份。

张謇非常重视英语教学。在筹办大生纱厂的时候，张謇就需要跟洋行和外籍工程师打交道，也就意味着需要外语知识和人才。1897年12月8日，大生纱厂的刘聚卿委托郑孝胥找一位翻译，

郑孝胥推荐许绍琛，许绍琛第一个月的薪俸为洋30元，当时大生沪帐房工勤人员缪申保5个月的报酬只有洋20元，可见翻译在当时的大生纱厂的地位。1900年订立的《大生纱厂章程》的“进出货处章程”中规定：“学徒间日轮班，至翻译学堂学英文、英语两点钟。中班愿学者，日间无暇，或晚饭后学习两点钟。”显见张謇对于员工提高英语水平、便利与外籍工程师和外商交流的迫切心情。

张謇希望张孝若日后能担当大任，在他为儿子设计的成才路径里，去欧美留学，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是其中的重要一环，而英语则必须要在国内打好基础的。当然，如果张孝若将来能够掌握三四种外语，张謇认为更好。

杨仲达给张孝若授课的情况，现在只能从张謇写给张孝若的信里窥见一二。杨仲达认为张孝若英语的语音语调不准，也不肯反复熟读，将来肯定会一过就忘。闻听此言，张謇关照张孝若，英语学习最注重语音语调，不能熟读英文材料也不利于语法的掌握，学了等于没学，希望张孝若“下学期须勉力志于切实、熟读二义”。

1913年2月14日，张孝若在南京坐上津浦快车，北上青岛，求学中德合办的青岛特别高等专门学堂，即德华大学。杨仲达和许泽初陪伴张孝若去青岛，安顿好一切再返回。

1912年12月23日，时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长的张元济在日记中提到了杨仲达。徐凤石向张元济介绍杨仲达来工作，张元济给杨仲达开出160元的月薪。徐凤石讲，杨仲达第二年的2月才能过来履职。这个节点，与杨仲达完成张孝若家教课程时间是吻合的。

杨仲达1915—1918年任教于清华学校，和王文显共同担任教务长，还担任《清华学报》中、英文掌校兼编辑。张謇一度萌生让张孝若到北京，聘请清华的教师给张孝若“专教科学，半年或一年，以为出洋之备”。为此张謇还给杨仲达去函，希望能代为物色教师。只是这个设想后来没有落实。

杨仲达后来长期在外交部工作，1919年曾任顾维钧的秘书。北洋政府垮台后，成为仁立公司的董事之一。1937年病故。

（朱江）

张謇收到的顾延卿法国来信

张謇的西学思想是从哪里来的？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也是很多人探寻答案的问题。张謇是读四书五经，通过科举之路高中状元，获取功名的。张謇在机器生产、新式教育方面取得显著的成就，是他充分学习西学思想的结果，说明他在坚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秉持包容、开放的心态。那些读过的书、走过的路、交过的朋友，都是张謇用以体验、感悟、汲取新知的过程。通过与友人的交流，张謇足于开阔眼界。借助他们的双眼，获得远方的资讯，特别是海外的情况。顾延卿称得上是张謇的益友中，突出的一员。

顾延卿（1848—1917），名锡爵，字延卿，江苏如皋人。据《啬翁自订年谱》，张謇在1869年16岁时与顾延卿结识并成为朋友的。1881年，张謇在《寿顾母七十序》中感慨：“居同域、少同学、长相亲而志相求者，曰顾延卿、范肯堂。”范肯堂即范当世。张謇认为，住在同一地方，年少时一同研学，长大了志同道合者，就数顾延卿和范肯堂。

1879年，顾延卿入两广总督张树声（1824—1884）幕府。1882年（光绪八年）三月，李鸿章母丧回家丁忧，张树声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次年农历六月回任两广总督，署理一年零三个月，顾延卿随行。张树声1884年因病辞去两广总督，不久去世。1889年薛福成（1838—1894）任出使英、法、比、意四国大臣，顾延卿作为随员，第二年年初坐海轮赴任。

顾延卿1890年在法国给张謇写了一封信，这是他出使期间给张謇的第一封信，也是笔者所能见到的唯一的信。学者以往研究顾延卿出使期间与张謇的交流情况，只能从1891年8月31日张謇给顾延卿的信中探求和揣摩。顾延卿的法国来信，对于研究顾延卿在法国的经历及其思想、研究顾延卿与张謇的交谊，都是弥足珍贵的文献。

从信中顾延卿“正月启行，二月驻法，四月以来，察其风土”推测，1890年顾延卿到达法国后，稍事休整，农历四月开始在各处参观，应该是在考察告一段落后，给张謇写的信。就张謇日记记载，张謇先后在1890年11月16日、1892年7月12日和9月25日收到过顾延卿的域外来信。笔者倾

向于张謇1890年11月16日收到的，就是本文所述的这封信。

顾延卿在信里，首先是对出洋一事之前没有告诉张謇的原因，略微解释了一下，是因为“非本心所愿，其局已定，遂懒不告于友人”。出洋在那个年代是一件大事，顾延卿与张謇又是多年的好友，理应跟张謇通报一下。看来顾延卿有什么隐情，不便告诉张謇。信里还提及上一年“十月杪过通，见星五，疑必以相闻也”。顾延卿上年农历十月末经过南通，见到星五，他认为星五应该也会把消息告诉张謇的，这大概是找一个台阶。这里提到的星五，笔者认为有可能是张星五（1879—1976），又名新吾，江苏川沙人，北洋大学堂毕业，后官费留学日本，1903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应用化学科。

顾延卿信中最核心的内容，是他流露出的观点：“大都西戎之强，不尽缘于机巧。其政事有可观，其风俗人心尤不可及。”顾延卿认为，西方列强的强大，不仅仅是坚船利炮，还在于其制度的优越，特别是社会风尚无法企及。顾延卿的观点与晚清外交官郭嵩焘很接近。郭嵩焘是中国第一位出使英国大臣，他认为“泰西富强具有本末，所置一切机器恃以利用致远，则末中之末”。郭嵩焘重视道德的作用，提出“凡为富强，必有其本。人心风俗政教之积，其本也”，他把人心风俗视为国家富强的根本，对当时社会因循守旧、科学素质低下的现状进行抨击。

顾延卿的观点，未必是在法国短短几个月时间里骤然形成的。顾延卿在张树声幕府，曾处理涉外事务，对于中国落后的问题，当然有过探寻。亲身欧洲，所见所闻，必然冲击更大，所思所想也就及时地与张謇分享。张謇后来积极从事社会变革，视立宪为生平最看重的一件事情；把教育看作是启迪民智、富强国家的根本，想来与顾延卿的见闻和感受不无关系。

铁路也是顾延卿重点关注的对象，在给张謇的信里，他提出“铁路专主兵事，而通商为次”。顾延卿的理念是，铁路的功能，首先用于军事目的，就像古时候作战，交通上的优势会带来军事上的胜利，“张良烧栈道，诸葛出祁山，古人用兵争道为第一意”。顾延卿所处的时代，中国面临着西方列强的欺凌，战事频仍，因此更多地考虑铁路的军事用途，是能够理解的。顾延卿倾向优先在

“四境”，即沿海、边境地区兴修铁路。一旦发生战事，通过铁路可以快速应敌，铁路会成为战争的生死线，他认为试图通过关门闭户，求得安全，实际是一种幻想。所以对清政府建设卢汉铁路，“谓由卢沟桥至湖北开路以通商，此尤鄙人所不解”。顾延卿对此疑惑不解，觉得即使就通商而言，卢汉铁路只是方便内陆地区的商品流通，起不到与外国贸易的作用。

1895年起草的《代鄂督条陈立国自强疏》，其作者是不是张謇，还存在不同意见。《代鄂督条陈立国自强疏》最后部分讲到修建铁路问题，提及“外国铁路要义，利商与利兵两大端并重”，这个观念倒是与顾延卿的大致相同，也为研究张謇是否参与《代鄂督条陈立国自强疏》的写作，提供一个新的切入点。有学者认为《代鄂督条陈立国自强疏》部分主张和不少具体规划，超过张謇当时的人生水平和教育范畴，比如卢汉铁路的建设问题。尽管《代鄂督条陈立国自强疏》认为卢汉铁路“兵商兼利，此为中国铁路大纲”，“中国应开铁路之地甚多，当以卢汉一路为先务”，在卢汉铁路重要性问题上，与顾延卿的主张不同。但是至少在5年之前，顾延卿就与张謇探讨过卢汉铁路事宜，可见张謇对于铁路问题，较早就有所认识。早年，特别是1895年张謇投身实业之前，张謇到底通过哪些途径，掌握哪些西学知识，目前学界了解不多。从顾延卿给张謇的信看，事实真相也许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这个谜团的解决，有待我们不断地挖掘新的史料。

（朱江）

档案里的日籍教师木村忠治郎

通州师范学校早年请来8位日籍教师，这些教师弥补了学校师资的不足，更带来先进的教育理念和方 法，木村忠治郎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位。《南通师范学校史（第一卷·纪事）》介绍，木村忠治郎赴通之前，先后担任日本福冈县、大分县、大阪府教谕及福冈师范小学主事，是在通师开创时期对学校教育体系的完善和学生教育影响最大的一位日籍教师。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七月，上海商务印书馆初版发行木村忠治郎的《小学教

授法要义》。

1904年8月13日，张謇日记记载“定延木村忠治郎教师范理化”。另据1911年《通州师范校友会杂志（第一期）》，木村忠治郎在通州师范学校教授“理科及教授法”，始任时间为甲辰七月，即光绪三十年（1904年）农历八月。说明张謇决定聘请木村忠治郎之后，木村忠治郎不久来到南通。木村忠治郎离任的时间为宣统二年十二月，即1911年1月。

大生沪帐房的档案里保存着4张木村忠治郎的收条，最早的一张是1907年3月7日，收到大洋100元。这是木村忠治郎从大生驻沪事务所借支的费用，记在大生纱厂的账户上。同一天大生驻沪事务所的流水账，还有支付木村忠治郎车力费用2角的记录。笔者估计，这是通州师范学校新学期开学之际，木村忠治郎从日本抵达上海，大生驻沪事务所派人接站，同时预支部分薪酬。

另外三张，分别是1907年10月10日，收到大洋150元；1909年2月24日，收到大洋50元；1910年3月18日，收到大洋50元。

会计档案的记载非常简单，无法提供很多内容，比如木村忠治郎是怎样从日本到上海的，大生档案里的一封公函的抄件，倒是可以从另一方面补充一些细节。

这份公函是上海道台袁树勋写给江海关税务司的，时间是1906年2月24日，事情其实很小，就是为了木村忠治郎随身携带的一批物品通关事宜。惊动袁树勋牛刀小用的原因，是因为张謇出面给他写了信。原来是腊月里木村忠治郎回日本时，张謇委托他代办通州师范学校和盐业学校的学习用品。木村忠治郎乘坐2月23日由日本长崎开往上海的“密利素他”轮船，随身物品包括张謇吩咐购买的物品，装了6个箱子，其中为通州师范学校购买的教科书两箱、教学用品两箱，盐业学校所用玻璃盐瓶一箱（装了200个）、水酸化重土一箱（6磅）。考虑到玻璃制品易损，添配困难，张謇希望江海关查验时“幸勿任意碰撞”。袁树勋给张謇很大的面子，要求税务司“免验放行”。因为需要大生沪帐房具体与江海关接洽，估计袁树勋的公函也给张謇抄录一份，大生沪帐房文书处理有个好的传统，所有来文都另行摘抄在册，以备查考，今天才能够看到这份公函。

长崎位于日本九州岛西岸，是著名的港城，



1907年通州师范学校全景

与上海相隔800公里。1903年张謇去日本考察，乘坐的“博爱丸”轮船5月23日早上7点从上海出发，第二天下午7点抵达长崎，历时36个小时。张謇7月27日从长崎回国，29日早晨5点至上海。30多个小时的海上之旅，在当年不算太长。

3月3日，大生沪帐房付给木村忠治郎劳务费大洋10元，依旧是从大生纱厂的账目中开支。1903年，经南洋大臣同意，大生纱厂决定改革余利分配，将原来按照13份派送（10份归股东、2份归绅董、1份归执事），改作14份，多出一份用于通州师范学校经费。所以从大生纱厂开支，其实就是从大生纱厂资助通州师范学校的账目中支出。需要说明的是，大生沪帐房相当于大生纱厂在上海的派出机构，除了其本身运作的财务支出外，其他收支均为代账性质。

袁树勋公函里提到的盐业学校，笔者尚未在其他文献中见到相关记录。按照张謇“以实业辅助教育，以教育改良实业。实业之所至，即教育之所至”的理念，盐业学校应该是张謇拟办服务于本地的职业教育。1903年张謇、汤寿潜等人集资合买吕四李通源盐垣，创立同仁泰盐业公司。盐业学校是否拟议依托同仁泰盐业公司，培养人才，有待史料的继续挖掘。

（朱江）

《通州大生纱厂本末章程账略》的作用

纵观大生档案，会发现大生企业的许多重要

文件，特别是早年的股东会议记录、董事会记录、合同、往来函件等，原件已经不知所终。原件无存的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有时局动荡毁于战争的可能，也跟大生沪所的地位有一定关系。目前所说的大生档案，主体是大生沪所留存的档案，如果简单地称之为大生沪所档案，也勉强说得过去。大生沪所毕竟只是大生企业在上海的一个办事机构，特别是在张謇时代，大生企业领导层的关键成员并不长时间居住上海，因此大生沪所尽管作用很大、地位很高，还是无法将它定义为所谓的枢纽机关。大生的核心企业，如大生纱厂、通海垦牧公司，召开股东会和董事会，相关档案应该形成并保管于公司本部，可惜这些企业本部的档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特别是抗战胜利前形成的几乎无存。

好在中华民族一直有着文献编纂的优良传统，使得相当数量的档案，尽管其原件不复存在，但内容流传至今。曹喜琛和韩宝华编著的《中国档案文献编纂史略》认为：“先秦的档案原件绝少留存，而孔子编订‘六经’，使一部分重要档案文献保存流传下来；宋代以前皇帝颁发的诏书原件已不可复得，而宋人编纂的《两汉诏令》《唐大诏令集》《宋大诏令集》，则使我们至今仍然能窥见系统真实的诏令原文；古代臣工上奏的文书原件多数已经亡佚，而历朝编纂的名臣奏议的大量总集和别集，使我们得以一览这些奏书的原始内容。”张謇在大生企业的经营活动中，继承了先辈的做法，通过编纂企业的账略、说略、股东会议录等，分发给企业的股东，在当时既是对股东的交代，也是向社会的宣传，客观上起到复制原件内容，增加副本数量的作用。历经多年的风雨，后人在没有原件的情况下，依然可以较为全面地了解大生企业的情况。

张謇编纂的大生企业文献中，《通州大生纱厂本末章程账略》无疑占据重要的地位。首先在于它是张謇最早编纂的大生企业文献。大生纱厂筹划于1895年，1899年5月23日开车。张謇在《通州大生纱厂本末章程账略》的“后序”中提及，“光绪二十六年二月，编次本末章程账略既竟”，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二月《通州大生纱厂本末章程账略》就已经编纂完成，说明编纂工作在大生纱厂开车之后很快就展开。其中不少文献后来被张謇收录到诸如《通州兴办实业章程》等文献

汇编中。

其次是收录大生纱厂创办初期的许多重要文献,《通州大生纱厂本末章程账略》第二至第四部分,分别是“商办本末”“官商合办本末”和“绅领商办本末”,张謇把大生纱厂的筹办时期划分成三个阶段,这样的划分为后来的研究者沿用。第五部分“一切开办章程”,包括《厂约》和各部门的规章。第六和第七部分则是“开机以前账略”和“开机以后账略”。

《通州大生纱厂本末章程账略》收录张謇最初创办大生纱厂时的两位合作者,买办潘华茂和郭勋的几封信。张謇以此证明潘华茂和郭勋言而无信,中途逃脱。但从张謇1907年8月31日大生纱厂第一次股东常会上发表的经营大生纱厂12年历史的长篇报告中,提到丙申年(1896年)九十月间,张謇与潘华茂和郭勋就是否采用官机事宜,“书函往返辨释,自任官有干涉,謇独当之,必不苦商。潘、郭持益坚,且谓如用官机则沪股不愿”。《通州大生纱厂本末章程账略》收录九月二十九日潘华茂和郭勋给张謇的信、张謇十月初四的回信,但其中看不出就官机问题的争辩,说明张謇只是选用了双方的部分信件。

由此引发的的问题是,选择性的文献汇编,往往体现编纂者的意志和倾向,不能全面地反映历史原貌,让后人评说。特别是在只有单方面史料的情况下,这个缺陷显得更为明显。充分的多方面史料,能让后人更容易接近历史的真相,而不是任由拥有话语权的人物掌控。这也是近年来南通市档案馆致力于全面征集涉及张謇与大生企业的档案,尤其是西方人形成的档案的原因。

即便如此,《通州大生纱厂本末章程账略》收录的文献,基本都是当时形成的,可以视为大生纱厂的档案,其真实性不容置疑。通过细细研读这些档案,可以得出不少有价值的结论。比如前面提到的潘华茂和郭勋,对于大生纱厂引进官机一事,他们提出通海地区织布惯用12号棉纱,14号、16号棉纱也兼用,如果机锭与纱支规格不符,机器无疑等于废物。他们在对官机实地考察之后,给张謇的信里提到粗纱锭与细纱锭的比率问题,可见他们对于棉纺织机械有着深入的了解。张謇选择潘华茂和郭勋合伙创业,显然不仅仅看中他们的人脉、自身拥有的财富以及中外贸易的经验。从日后大生纱厂的成功角度看,潘华茂和

郭勋对大局的研判远逊于张謇和通董,更没有张謇那样坚韧的意志,因此失去一次投资良机,但也不能因此全盘否定他们在张謇创业初期所起到的作用。

(朱江)

张謇所创淮海实业银行始末

1920年开业的淮海实业银行,是由张謇创办的一家以促进实业发展为目的的江苏本土银行。由于其过于激进的贷款方式,导致大量资金沉淀于盐垦企业,导致1927年歇业。之后经历漫长的清理过程,逐渐回收的资金由于管理不善而流失。1955年,淮海实业银行将剩余资产注入南通通燧火柴厂,并完成公私合营。

对于银行的作用,张謇早就有清楚的认识。1895年在《答南皮尚书条陈兴商务改厘捐开银行用人才变习气要旨》中,他提出开设银行的建议:“为中国今日计,可于京城、江宁、湖北、广东、四川,由国家设银行,开铸银圆,试行钞票。由是而中国有信物,麦西哥之漏卮可塞。”彼时的张謇认为设立银行有助于中国自行发行货币,改变外国银圆特别是墨西哥鹰洋在国内的主要流通地位,堵塞国家利益外溢的漏洞。

随着张謇从事实业的逐步推进,对于银行与实业的关系有进一步的认识。1906年,张謇提出“银行者,农工商实业生计之母,而国民进化之阶梯也”。1911年,张謇设立银行专修学校,为开办银行培养专业人员。到1916年,张謇更是理解“银行人身之血脉也”,把银行视作社会经济的命脉。1918年1月,上海金融界拟在南通设立银行和堆栈,张謇认为:“二十余年中,吾花纱布同业所感受之痛苦、之艰难,而徒唤奈何者,一言以蔽之曰,金融关系而已。以通海一年中5000余万之贸易额,而金融牛耳执之他人之手,欲求操纵自如,确立于巩固地位,其何得乎?”“与其人代我谋,而受制于人,何如早自为谋。”

“淮海银行设立之宗旨,本为通海各实业金融活动之计”。通海地区(南通和海门)的实业,以棉纺织和盐垦为核心,均为资金密集型企业,对金融业的依存度很高,因此张謇决定设立商业

银行,服务通海地区经济发展。

根据现有史料,淮海实业银行筹备工作至少在1918年就已经开始。1918年5月30日的《申报》第7版《实业银行开会记》中记载,1918年5月24日召开淮海实业银行第二次发起人会议。这次会议确定拟议中的银行定名“淮海实业银行”,股本100万元,在通沪两地设立筹备处,发起人公推张謇、张謇为筹备主任。上海筹备处由筹备主任委托大生驻沪事务所所长吴寄尘办理。1919年5月14日,大生纺织公司股东常会上,主席徐静仁提出,淮海实业银行筹备已就绪,所有股款拟遵照上届议案,在股东应得官余利项下提出十分之一入股淮海实业银行,全体股东表示同意。1920年1月,南通淮海实业银行成立,张孝若为总经理。

1920年,淮海实业银行上海分行、东坎分号、扬州分号、唐闸分理处(初为储蓄处)相继设立,其中上海分行于9月17日开幕,设立于九江路22号南通大厦一楼。1921年淮海实业银行改南通总行为南通分行,另设总管理处统辖各分行、分号及分理处,为全行最高机关;复设分行于苏州、分号于海门、分理处于镇江。

1918年至1921年,是南通地方实业的全盛时期,各企业需要大量流动资金,靠调款维持,支付的利息过多,淮海实业银行的创立,适应了各企业融通资金的需要。1920年至1921年,淮海实业银行营业总额年达四五百万元,1921年全年纯利16万余元。1922年,淮海实业银行的经营日渐困难。主要表现在对企业放款难收;对各盐垦公司不仅放款难收,利息也不能结清,甚至对一些濒于破产的公司还要贷款接济。淮海实业银行1922年认购通泰盐垦五公司债票36万元及垦田押款35万元,占淮海实业银行实收资本额的70%以上,使淮海实业银行受到致命的创伤。淮海实业银行的资金链开始断裂,东坎分号先行歇业。即使遭遇如此困难,1922年年终,淮海实业银行盈利仍有14万余元。1923年,淮海实业银行在盐垦方面及大生厂的各项债款催收无着,当年仅盈余3万余元。1924年,淮海实业银行将各分行、分号、分理处除海门分号一处因营业尚佳未予结束外,其余均暂行收歇。1927年海门分号亦歇业,淮海实业银行基本结束业务,此后长期停留在清理阶段。

淮海实业银行1927年基本结束业务后,曾两度筹备复业。1937年第一次筹备复业,将主要账册文件带到上海,委托公信会计师事务所,对该行1931年7月1日至1936年12月31日的账目进行审计。

根据公信会计师事务所1937年7月30日出具的审计报告,“其审核情形,本会计师等除根据摘送之余额表与账册核对,并派员莅通将放款各户有押品者逐一检点摘录,以备估价。”经评估,淮海实业银行资产估值共计453167.587元,负债估值共计135126.322元,净资产估值318041.265元。由于淮海实业银行当时的抵押物和购置的证券,多为各盐垦公司的股票,而盐垦事业投资周期长,因此公信会计师事务所建议不妨另招新股,继续投资于盐垦事业,等待各盐垦公司田亩逐步有所收成。淮海实业银行接受公信会计师事务所的建议,召开股东会,决议募集优先股30万元复业。后因抗日战争爆发,未能实现。

1946年,淮海实业银行再度准备复业。1946年3月23日,出于向财政部申请核准复业的需要,淮海实业银行董事会致函南通县总商会,请求出具证明书,证明“民国廿七年三月十七日,本县被敌人进驻,于沦陷时鄙银行总行全部房屋被敌占住为伤兵医院。当时事出仓猝,一切账据文件及库房统被损毁无遗”。1946年6月13日,南通县总商会的证明书中提道:“当民国二十七年三月十七日,县城沦陷,该总行行址即为敌寇占据,改设为江北病院。该行以事出仓猝,致所有账册、文件、生财、器具完全损失一空。该行董事亦即流亡沪上,从未与敌伪组织有所往还。沦陷期间亦绝未营业。可代保证。”由于内战的爆发,第二次复业亦告失败。

根据20世纪50年代初周澄撰写的《关于淮海实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调查报告》,1940年2月6日淮海实业银行召开董事会,决议组织财产保管委员会,保管委员会只有保管义务,如要变动出租,需董事会决定。这份调查报告依据2本董事会会议录(1940年2月起),摘录淮海实业银行自1940年起至1950年董事会会议上涉及的财产变动情况。如1948年4月30日,董事会议决大生纱厂至1924年为止欠款22万余,由朱警词与大生纱厂洽妥,以20支红魁纱30件结清,纱存兴通号。调查报告认为,淮海实业银行在此

期间掌握的现款是不少的，全被少数董事把持擅自动用，已经所剩无几。

1951 年，淮海实业银行的公私股代表多次会晤，讨论清理问题。根据南通市档案馆保存的《淮海实业银行准备清理的经过情形》《淮海实业银行董事会报告（1952 年 11 月 20 日）》，这些会议主要达成了以下共识：

1951 年 6 月 4 日，私股代表徐庚起召集了旅沪部分股东，在上海大生一厂、三厂联合办事处开谈话会交换意见，公股代表交通银行派员参加。到会股东一致同意将淮海实业银行清理结束，并表示将资财转入通燧火柴厂。决议由公私股双方调查通燧火柴厂设备及业务状况，以便将来召开股东会时征求意见，为讨论转业方案做准备。

1951 年下半年，交通银行南通代理处根据交通银行华东分行指示，与淮海实业银行私股代表徐庚起联系，协助清理工作。后由徐庚起指派原淮海实业银行职员孙蔚滨负责接洽，开始清理淮海实业银行在南通的资产行房及出租给通燧火柴厂的厂房及机器。按照 1950 年年底价值估算，通燧火柴厂厂房及机器为人民币 9.2 余亿元，濠阳路行房地基值人民币 4.67 余亿元。

同年 12 月 6 日，徐庚起在南通召集公私股东又开了一次座谈会，会议决议：一是将现有财产作重点估计，待成立清理委员会后提出详细清理办法；二是将现有物资收回集中存储，为转业做准备；三是通明电灯公司旧欠的 14000 余元由徐庚起接洽催收；四是将通燧火柴厂废弃搁置的机器变卖；五是通燧火柴厂 1949 年春大火损失的部分，查明责任后再决定贴补修建费；六是一个月内完成清理方案，以便召开股东会。

上海交通银行根据 1951 年年底淮海实业银行股东会议的精神，曾起草一个关于淮海实业银行转业办法的意见书，呈报苏北行署，苏北行署批转南通市工商局进行调查，最后一致认为该意见书是可行的。

1952 年冬，淮海实业银行召开股东会，成立临时管理委员会，并商讨清查工作结束以后的处理问题。当时，参加会议的多数股东认为私营金融机构既然歇业已久，没有存在与复业的必要，一致主张“俟账目清理后，以投入有利于国计民生生产事业，更好地为国家工业经济服务”为淮海实业银行的转业方向。

1953 年 6 月，淮海实业银行临时管理委员会召开会议，讨论清理结束后的转业问题，公私股代表通过转业通燧火柴厂的决定，即以淮海实业银行拥有产权的通燧火柴厂，与承租的通燧振记火柴厂经营人合作经营。

1953 年 11 月淮海实业银行临时管理委员会私股股东代表、通燧振记股东代表，向南通市政府工商局呈请核准由双方合股经营火柴工业，并请求政府领导改组为公私合营，并附呈淮海实业银行清理转业方案。据 1958 年 3 月 23 日通燧火柴厂向地方工业局呈送的《为淮海实业银行结束财产投入我厂，其中股票项过户更名请予赐给证明》，可知淮海实业银行将剩余资产投入通燧火柴厂的方案得到批准并付诸实施。

1955 年下半年，南通市委确定通燧火柴厂为公私合营的试点单位，1955 年 8 月 13 日批准通燧火柴厂公私合营，8 月 16 日召开庆祝大会，宣告“公私合营南通通燧火柴厂”诞生。

（朱慧）

一份聘书背后的故事

“中华民国江苏省南通县保坍会为建筑沿江隄岸，特聘荷兰国特来克君为驻会工程师，以双方之同意，订约如左……”这是一份珍藏在南通市港闸区档案馆（现为崇川区档案馆）的 100 年前的聘约书，有中英文两种语言的版本。这份聘书今天看起来十分简单，总共不到 300 字，但它的背后，却有一个流芳百世的故事。

1916 年年初，一位英俊的荷兰小伙子坐了一个多月的船，从万里之外的欧洲西北部风尘仆仆来到中国扬子江北岸的南通，接受委托主持沿江保坍等水利工程的技术工作。他的名字叫亨利克·特来克，时年 26 岁，出身水利世家，其父约翰斯·特来克（也称奈格）是著名水利工程师。

张謇先生热情地接见他，和他谈正式签约的事。张謇说，这是南通人民在没有任何政府资助下进行的一项自治工程，刚刚起步，资金薄弱，请不起资深的专家，要做的事情，也还不能立刻确定，你要帮我们一一计划、督造，力求各项工程经济有效。你若是同意的话，我们就订个正式的聘书，

并按契约按时付给你薪金。特来克说，好。

张謇列举各项任务说，根据江流的流速、流量、流向来决定水榭的位置、形制，务必要精确，这固然是你的职责。同时，还拟建 20 所引导内河水流入江入海的水闸和涵洞，它们的分布、大小和工程的先后、材料的选用、施工监督等也是你的职责。特来克起立而允诺。

张謇又说，规划设计南通城西北的汽车道路以及公园内的桥梁、游泳池等，也将是你的职责。特来克也答应了。

接着张謇还说，南通之外，像海门青龙港、如皋龙游河，以及遥望港、李家桥等处的水闸，也在你的职责范围内。特来克仍然一一答应。

水利事业是当年南通自治的重要内容，对人民生活关系十分重大，南通洪涝灾害频发，尤其沿江坍塌严重。1911 年，张謇主持成立“南通保坍会”，并为南通保坍工程一再邀请国外资深水利专家查勘，他希望修造工程时也能请到“极有名誉之工程师愿来中国肩任”。但荷兰总领事明确表示，南通的项目非大宗工程，且年薪不到一万元，想聘到有名望的外国工程师常驻不太可能。特来克随父亲奈格来过南通多次，学历不高却经验丰富，年纪不大却老成持重，而且壮健勤奋，也不计较报酬，无疑是个非常合适的人选。最终，双方以 6400 元年薪谈妥。

特来克果然没有辜负张謇先生对他的信任和厚望。他带来先进的水利工程技术，不但有效治理南通的坍江，还参与南通市政建设和沿海垦区水利建设，贡献巨大。1916 年 6 月开工后，短短 3 年时间，他完成天生港至任港口 10 座水榭，建成后收到“分杀水势”的效果，稳定了南通江岸。今天，从天生港至狼山段，当年的数条水榭仍屹立在江边，就像巨人的手臂一样，阻挡着江涛对江堤的冲刷。

特来克在通期间，督建的工程还有遥望港九孔闸、狼山小洋港闸、龙潭坝利民闸等大中型水闸 3 座，吕四东头总涵洞，中公园桥（现改名南公园桥），并且先后疏浚小洋港、裤子港、九圩港等 12 条河港。他规划设计的项目更多，包括龙王庙海堤挡浪墙、合中间、西被第一至第四闸、会英船闸、涵洞 6 ～ 7 个、港闸公路等 3 条、海门铁路 1 条。

张謇和特来克在工作中结下忘年友谊。以爱

才著称的张謇，评价特来克“在通任事，非常勤慎”，评价小伙子的工作作风是“擘划周详，公德热心”，学习精神是“早作而夜思，无寒暑间”。张謇还表示，等特来克督造的工程竣工后，“必为请政府褒章”，特来克听到后“跃然色大喜”。

谁能想到，死神毫无预兆地来临。1919 年 8 月 17 日，特来克到遥望港九门闸工地查看，不幸感染上霍乱。病情来势凶猛，18 日清晨，在送往南通救治的路上，年仅 29 岁的特来克闭上双眼，为南通保坍治水献出年轻的生命。

特来克的猝然离世，令张謇伤心不已。他一边料理后事，一边恪守诺言上书总统徐世昌为特来克请功。在征得其母同意后，特来克的遗体被公葬于南通。张謇不顾年迈，亲自护送灵柩到剑山南麓，并亲自撰写墓碑碑文。1920 年 6 月，民国政府大总统颁发褒辞，赞扬特来克“以民为天，与范堤而并寿”。

1923 年，张謇儿子张孝若出国考察时，张謇亲自写信让他带去荷兰慰问特来克的母亲。特来克的母亲有感于其子与南通人民之间的深厚情谊，将特来克生前珍藏的中国水利古籍《河防一览》《水道图说》等赠送给南通图书馆。1985 年，张謇的孙子，时任江苏省副省长的张绪武出访荷兰，在中国驻荷兰大使馆的帮助下，找到特来克的后人—— 侄子皮尔和侄女玛丽亚，从此，两家互动频繁。

2015 年，包括聘书在内的 8 份特来克档案复制件，通过江苏省档案局文化交流考察团带往荷兰，交到特来克后人的手上。2016 年 6 月，南通市人民政府举办“纪念特来克来通治水一百周年暨南通·荷兰合作恳谈会”，荷兰驻华大使馆参赞魏安娜女士，率领包括特来克的侄孙培尔夫妇在内的代表团一行 19 人来到南通，他们考察港闸区档案馆，并查看特来克的档案，感叹不已。

（陈春华）

张謇慷慨资助南通社会公益事业

“有钱人的势焰，实在难受，所以我非有钱不可。但是那班有了钱的人是一毛不拔做守财虏，我可是抱定有了钱，非全用掉不可。”

“人单单寻钱聚财不算本事，要会用钱散财。”这是张謇说过的有关钱财的话，被其子张孝若收录于《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中。张孝若点评说：“我父生平最不爱财，不但非分的财绝对不收，就是自己所有的财产，都用在地方建设上去了”。

40 岁以前张謇是个清贫的读书人，空有一腔抱负而难以施展。他 1895 年奉命办厂，集资过程可以说艰辛无比，尝尽了“缺钱”的滋味。好在经过 4 年多的艰难筹备，1899 年大生纱厂开车并获利。大生纱厂在 1899～1921 年的 23 年经营中，共有 22 年赢利，只有 1 年亏损（1916 年），利润总额高达 1161 万两白银（另说达 1236 万两白银）。而作为大生纱厂创办人、股东之一的张謇个人得到的余利与花红两项红利，总额应在百万以上。这个百万两白银，换算成今天的人民币的话，说张謇是个亿万富翁当不为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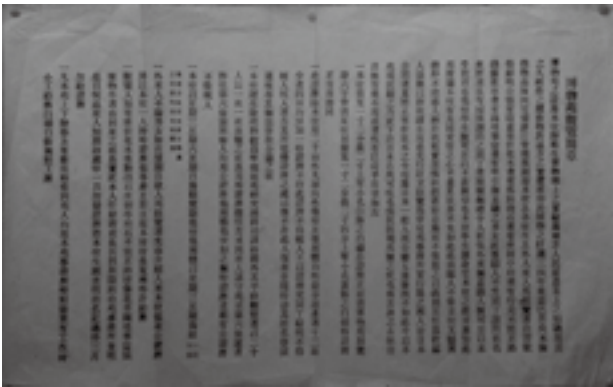
张謇赚了这么多钱，用到哪里去了呢？1925 年，张謇在大生股东会上交由股东们讨论的一份《建议书》，其中对他 20 多年中所获企业红利的去向作了回顾：“按南通地方教育事项，为农科大学、医学专门、女师范、图书馆、蚕桑讲习所，此五项每年五万八千四百四十元。慈善事项，为医院、残废院、栖流所，此三项为每年两万两千五百六十元。公益事项，为气象台、博物苑，为每年四千零八十元。总计为八万五千零八十

元。从前皆謇以所得于厂，与所负债，与叔兄（张謇）分任者。”“今结至本月计二十余年，除謇自用于地方及他处教育慈善公益可记者一百五十余万外，合叔兄所用已二百余万；謇单独负债，又八九十万元，另有表可按。”可见，张謇的钱几乎全部用于南通地方建设了，尤其是教育、慈善和公益事业。他资助南通社会公益事业的钱款数量是非常大的，达到 150 多万，并且还负债八九十万，一共约 240 万。

张謇不仅将其创办实业所得的利润无私捐助于慈善事业，而且当创办的慈善事业遇到资金困难时，他用自己的一技之长来获取慈善公益事业的经费。作为状元与书法名家，张謇一旦泼墨挥毫，往往能立即筹集一笔款项以救急用。如从 1906 年开始，张謇便以鬻字的方式来为育婴堂筹资，当时曾计划每季度以卖足 500 元为止，一年得 2000 元，可够百名儿童一年之用。然而育婴堂因所收婴儿不断增加，负债累累。张謇于 1909 年刊登启事，继续鬻字。随着创办的公益慈善事业的不断增加，用于慈善的经费日渐紧张，为了维持残废院、盲哑学校的开支，张謇先后发布《为残废院盲哑学校鬻字启》和《继续鬻字启》，为学校筹款。1922 年大生企业集团发生前所未有的危机，各项慈善公益事业的经费更为困难。此时的张謇年已古稀，但为了南通的慈善事业他不顾年事已高，不惜花费精力去卖字，苦苦支撑着。这



南通医院外景



《博物苑观览简章》



南通博物苑观览证

次鬻字张謇定期为一月，每日写两小时。而事实上，张謇的这次鬻字竟持续两年多的时间。一直到 1924 年 9 月，72 岁高龄的张謇才最终放下鬻字的墨笔。据不完全统计，张謇在《申报》《新闻报》上至少各刊登过 12 次广告，在南通的《通海新报》上至少刊登过 7 次广告。1923 年，张謇鬻字“收入万二三千”，1924 年，张謇鬻字收入“约七千六百元”。两年时间，张謇靠鬻字收获 2 万元，全部用于慈善公益。

此外，张謇用担任盐政总理所得的“六万六千

元”酬金，“拿来就办了南通、东台、仪征的三个贫民工场”。张謇 60 岁、70 岁生日收受的礼金分别用于筹建南通第一、第三养老院；张孝若结婚所受礼金，张謇分别用于南通赈灾、改善犯人待遇与资助残废院用途；张孝若出国留学所受礼金，张謇全部捐赠给南通五公园的建设。张謇还每每慷慨解囊，捐赠重金推动国内其他地区教育、科学事业的发展，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张謇为民慷慨解囊，对自己却极为吝啬，事实上，张謇的日常生活是令人难以想象的俭朴。他的儿子追述其父日常生活时这样写道：“他穿的衣衫，有几件差不多穿了三四十年之久，平常穿的大概都有十年八年。如果袜子袜子破了，总是加补丁，要补到不可再补，方才换一件新的。每天饭菜，不过一荤一素一汤，没有特客，向来不杀鸡鸭。……常说，应该用的、为人用的，一千一万都得不眨眼顺手就用；自用的、消耗的，连一个钱都得想想，都得节省。”

张謇晚年，虽境况艰难，但致力于慈善事业的热情始终未减。张孝若说：“在我父逝世那一个月，因为教育界的沙田纠纷案，还拿出九千元帮男女师范及幼稚园置沙田基产。我父一生一世为地方事业抱莫大牺牲的决心，所以他所有的钱财都用掉了。他本人虽依旧穷了，然而南通地方可是就光明灿烂了”。1926 年张謇去世，身上穿的衣服，是拿大生纱厂所织的南通大布做的，墓中的陪葬品只有一顶礼帽、一副眼镜、一把折扇，还有一对金属的小盒子，分别装着一粒牙齿、一束胎发。正如他自己说的，“我是穷人来，还是穷人去。”

（陈春华）

《大生一厂工人斗争史》的史料来源

对大生档案的深入研究，早在 20 世纪 50 年代末至 60 年代初就已展开，最早的代表作就是《大生一厂工人斗争史》，书稿的写作过程中，编写人员参阅了大量的大生档案，是大生档案服务于历史研究的早期见证。

现存的《大生一厂工人斗争史（初稿）》封面，标注该书为大生一厂厂史编辑室、中共南通市委

革命史编辑室和南通市文联厂史工作组集体编著。在目录前，有一段文字，类似编辑说明：“这是初稿，印出来，系专供审阅、核实和征求意见用。请妥为保存，不要外传，不要转载或引用。欢迎同志们对本书提出意见，来信请寄中共南通市委革命史料编辑室。”

编者写的后记简略介绍了成书的过程：“大生一厂的工人史写作活动，开始于1958年下半年。当时，曾经发动工人，大家回忆，大写工人史；并曾举办过厂史展览会。有几个学校的一部分学生，以及其他方面的某些同志，也曾参加过这项活动。1960年6月，成立了厂史编辑室，组织了专门力量，在前一时期群众运动的基础上，重新定题，收集材料，开始编写本书。1961年5月，完成了初稿。现在把初稿印出来，以征求同志们的意见。”落款时间为1961年5月15日。之后《大生一厂工人斗争史》有二稿，但未出版，二稿原稿藏于南通博物苑。

全书分《引言》《状元办厂》《农民变成工人》《苦难的生活》《苦工十三年》《工人斗争的萌芽》《惩治恶工头》《小洋改大洋》《党，到大生工人中间来了》《罢工委员会在活动》《怒打徐海洋》《三月大罢工》《分红斗争》《工人农民是一家》《大生工人的好兄弟——顾臣贤》《大闹公安局》《五月的怒潮》《坚持着斗争怀念着党》《抗日救亡的歌声》《膏药旗下的灾难》《党，回来了》《走上民族解放的战场》《“东洋曲”和“跑上海”》《年关大罢工》《“二十五路军”》《“大家都是代表”》《反饥饿斗争》《“五十周年”》《天亮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等30章。从穆烜1966年11月21日写的检查《〈大生一厂工人斗争史〉中关于张謇的叙述》可知，《状元办厂》这一章节中，涉及张謇为大生纱厂在唐闸选择厂址的部分是金鑫写的，接下去介绍张謇及其办厂经过，主要是穆烜执笔的。至于其他章节的具体作者，穆烜没有提及。

《大生一厂工人斗争史》的初稿的史料来源是两个方

面，一方面是大生一厂工人的口述，另外就是大生档案。《大生一厂工人斗争史》内容的时间跨度为大生纱厂筹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编写组研读了大量大生档案，每个历史阶段都有相关的历史背景的介绍，如大生纱厂的创办经过、规章、生产经营情况，还如华商纱厂联合会1933年的减工决定，日军占领南通后特务机关长德本中佐向大生方面提出的大生各厂复工的四项条件等，显然来源于大生档案。为了增强书稿的可信度，编写者甚至在一些章节直接引用档案原文，如第17章《五月的怒潮》叙述1933年大生一厂工人大罢工时，摘录了5月1日至12日之间，大生一厂经理李升伯的9封信，编写组是这样评述的：

“编史者从大生一厂的档案中，看到了李升伯当时写给在上海的董事长张孝若和董事徐寄尘（应为吴寄尘——作者注）等的密信。在今天，这些信件已经成为资产阶级的招供。编史者认为，以这些第一手的资料，来代替编史者的转述，是更能令人信服、更具有教育意义的。”

在第20章《膏药旗下的灾难》中，编写者多次引用大生档案中的《军管理始末纪要》，揭露日寇对大生一厂的掠夺和破坏，如：“（1943年）7月3日，钟渊续将一厂炉子间及电气间各种用具（装箱）、弹盘二十四只、铣铁全部（存账二万一千一百二十一磅）、马达一只，以军纳品运送军部。”

《大生一厂工人斗争史》中的口述，从现在来看，弥补了档案记载的空白和不足，如老工人胡巧林回忆大生纱厂早年招收工人时的情景：

“考工的手续，一般是首先要让先生看一看外相（连麻脸儿的也不要），然后再量一下身材（童工要满二尺五寸），还要问你姓什么、叫什么、属什么、家住在哪里、家里几个人。目的在于试一试你的口齿。接着，先生指着离你二丈远的一块墙上的墨笔写的大生纱厂、机器、棉条之类的字样让你认，识字的就读出声来，不识字的就数笔画，这是考的目力。另外，不识字还要加考识不识字和识不识字目字。如果先生认为合格了，就会给你一张木刻水印的条子，告诉你几时几日来上工，凭条换取记工手折和一块轧有工号的圆形白铁牌。一旦拿到手折和白铁工牌，你就成了大生纱厂的工人了。”

上述生动形象的口述，带有极强的画面感，而且不见于任何文字记载中，是对大生一厂厂史的重要补充。《大生一厂工人斗争史》中有不少这样的口述，这是当时的编写者一次口述历史的抢救，如果能留下记录稿的话，价值更大。

（朱江）

《大生系统企业史》的编写过程

1990年出版的《大生资本集团史》，是系统研究张謇及其创办的大生企业历史的经典著作，至今尚未有同类作品超越，是张謇及大生企业的研究者必备参考书。

《大生系统企业史》开始编写于1959年，当时称作《大生资本集团史》，由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布置开展。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设置于1954年，为国务院直属机构。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制定了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研究规划，其中棉纺行业史料整理研究涉及大生、申新、裕大华、华新等企业。写于1961年1月21日的《初稿编者说明》提及：“这一工作，得到了江苏省纺织工业厅和南通市纺织工业局等有关单位的领导和支持；由大生各厂（一、副、三厂）抽调干部，成立史料工作组，在大生一厂党委的统一领导下进行工作。上海工商行政管理局曾派出干部协助工作。”

据长期在文化部门工作的穆烜1966年9月20日的回忆，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把大生的编写任务交给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又把这任务委托给南通市纺织工业局。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负责这项工作的科长徐新吾来通商洽。纺织工业局从大生一、副、三厂各抽调了一个人，集中在一厂进行编写。一厂的陈嘉鑫中途停止工作。后来实际编写人员是二人：黄稚松，副厂的，大生旧职员；张遂吾，三厂的，是张謇的孙子。

初稿于1961年年初完成，养病中的南通市原市长邹强接受了审阅和主持修订的任务，之后与黄稚松、张遂吾和管霞起，一同查阅大生档案，于1963年夏完成二稿。现在我们能够看到的是二稿的手抄稿正本，该正本曾送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并转中华书局审阅，1964年中华书局将原稿退回，并提了一些修改意见。“文化大革命”时期，正本保存在南通市档案馆。1979年市委宣传部将正本借出，油印50本。而邹强手上的原稿底稿则被造反派抄去，不知下落。1980年，新的编写组成立，1986年6月完成三稿，1990年11月由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

二稿的编写说明第6条指出：“本书资料多辑自大生企业档案、张謇著作及南通地方文献。为便利审阅，特详注出处（其中个别资料因在编写时大生档案同时在整理中，无法查到原件所在，出处暂付缺如）。”《大生资本集团史》的特点就是资料详尽，这与编写者充分参阅大生档案密不可分，穆烜在1966年10月18日的检查材料中提及：“在《大生资本集团史》编写过程中，我做了一些具体工作。这主要有两方面。一方面是提供资料。资料主要是使用档案馆所藏大生档案，根据邹强和编写人员的要求，由我和曹钧查找。有的是他们指定要什么档案，有的是提出要求，由我们找。收、送档案资料的工作主要是曹钧和李伟（伟——作者注）君做的”。

《大生系统企业史》参考了大量的大生档案，资料扎实，说服力很强。编写人员还走访了许多大生企业的老职工，采纳了一些口述史料。根据大生档案记载，1962年8月29日“黄稚松报至上海调查访问资料”，1962年10月5日“管霞起至南通港、天生港、唐闸访问”，1963年4月2日“李伟君报到唐闸访问史料”，这里的时间是费用报销的日期。口述史料能够弥补档案的不足，但由于口述者记忆力、主观认识等原因，口述史料往往与客观发生的史实之间相去甚远，甚至风马牛不相及。

《大生系统企业史》根据徐润周1962年回忆，认为“1897年冬，筹建中的大生纱厂在上海福州路广丰银行（洋行——作者注）内附设账房。1898年迁设小东门，1901年迁天主堂街外马路”，就是一个明显的错误。这里提到的附设账房，其实是指大生纱厂最早的驻沪办事机构，即大生上海公所，由于大生纱厂最初的创办者之一、买办潘鹤琴供职于广丰洋行，因此暂时寄寓其中。大生上海公所徐润周，号近楼，籍贯镇江，据徐润周1944年在

大生纺织公司的人事记录，时年46岁的徐润周是“民国八年九月”进厂的，即1919年由曹秉仁介绍到大生纱厂工作，先后担任助员、内账、文书、文书科长、机要秘书、经理室秘书，1950年7月担任大生沪所主任。1962年徐润周口述时，距离大生上海公所设立已经过了60多年，即使是亲历者难免记忆模糊，何况徐润周不是大生上海公所的当事人。

根据《通州兴办实业章程》和大生沪所的会

计档案，可以清楚地得出大生上海公所 1896 年年初成立的结论，也可知大生上海公所大致在 1897 年九十月间迁入天主堂街，并改名大生沪帐房。由于《大生系统企业史》的影响力，几乎所有研究大生沪所历史的学者，都引用了徐润周的口述，算是一件遗憾的事情。

关于大达内河轮船公司最后结束的时间，《大生系统企业史》叙述为：“抗战胜利后，将所有三四只小轮船与镇江的镇通、镇泰两家小轮公司联合经营，不久即正式宣告结束。”依据是“据 1962 年访问主持该公司清理工作的老职员邱配言笔录”。大生档案保存的 1951 年 9 月 18 日董事会的记录，清晰地表明大达内河轮船公司一直勉力经营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笔者曾去镇江市档案馆查阅大达内河轮船公司的档案，收获颇丰。其中 1951 年 12 月 27 日，经理蒋志云致镇江市人民政府工商局《为办理企业登记应具送之文件》的函件中，提及大达内河轮船公司“1945 年 4 月在上海召开股东会议，决定结束，多数股东均已向清理处领回股款。迨胜利后，敝公司收回被敌伪强占之达汕轮船，复于同年十二月召开股东会议，决定终止清理，以达汕轮估值为股本，并由旧股东认购新股，移总公司于镇江继续经营”。1956 年，镇江市 18 个私营轮船公司共 69 只船舶，并入公营的中华旅运社，参加公私合营，大达内河轮船公司走进历史。

由此可见，即使是当事人，其口述未必正确，应当把口述史料与档案结合起来整体考察。即使在没有其他史料的情况下，作为孤证的口述史料，使用时宜持审慎的态度。

（朱江）

通海垦牧公司“挡浪墙”与水泥堤

清末状元、爱国企业家的典范张謇先生为了国计民生，同时为大生纺织企业的原料，创办了全国第一所农业股份制企业——通海垦牧公司。公司的围垦，从北至南分别为一至七个堤。在一堤的东北，所作海堤就处于风口浪尖！大潮一来，东北风一刮，潮趁风势，海浪特别大。龙王庙海

堤经历了时筑时破，时破时筑的艰难过程，由土堤到石堤，再由石堤到板堤，历经三十多年，一直到改为水泥堤，围海堤岸才稳定下来，有效地保护了一堤的围垦。为弘扬张謇为首的开拓者的拓荒精神，黄海之滨现在建有“挡浪墙”遗址公园。

“挡浪墙”名称的提出，据现有资料最早见于《特来克在南通》一书：“1. 龙王庙海堤挡浪墙，位于启东石堤乡海堤，长 400 米，为混凝土墙，至今存在。”从此，“挡浪墙”之名，纷纷引用；由张謇邀请特来克设计，也广泛传播，直至如今。

“挡浪墙”的设计者究竟是谁？张謇为了南通的保坍事业，请来了荷兰年轻的亨利克·特来克，为南通水利会的驻会工程师，负责保坍工程外，还被聘为建设南通水利工程。由特来克设计的这一推理有一定的合理性和可能性，可是最终还需要有一定的根据。

如果是特来克所设计，那么所谓“挡浪墙”始建时间一定在特来克从 1916 年 4 月到南通至 1919 年 8 月殉职之前的时段内，否则就可以排除。这就关系到筑海堤的历史。在通海垦牧公司就职长达 40 年的邱云章，有《通海垦牧 40 年》的回



通海垦牧公司第一届股东合影，前排右二为张謇，原件藏南通市档案馆

忆文章，比较完整地叙述了整个过程。他在“筑水泥堤”一小节中叙述一堤东圩堤岸工程，由李伯韞和徐蒿如先后负责，经历了十四五年，已经到民国四五年了，是特来克来南通之前。

徐蒿如以后由徐翼才接管，邱云章说徐翼才“代管之初，仍是土堤外抛石堆积，几个大潮汛即冲散，冲散后再整理、堆积。如此三四年，整理费用多、损失大，不合算，改为板堤挡潮。”也就是说抛石挡潮的石堤大约在 1919 年前后就结束了，开始用板堤，即洋松板挡潮的时期。至此，尚无有“为混凝土墙”的水泥堤出现，这就彻底否定由特来克所设计这一说法。

所谓“挡浪墙”，即水泥堤究竟何时所建？邱云章继续说：“板堤建成后，大潮涌来，洋松板被浪冲断，有的整片整片地被刮走，因此板堤工程也失败了。”这得到张謇有关文字的佐证，在《通海垦牧公司第十八届说略》的附录中描述板堤失败的情况。

邱云章又说：“徐翼才在经手板堤工程的五六年中有舞弊行为。……后来徐自动离开公司。”“我接替了徐的工作。我搞木板堤 4 年，……除原先板桩外，又加了 2 尺长的铁螺栓，外有撑桩，内有拉桩，却并无效用，最后改为水泥堤。”

徐翼才在 1919 年左右开始把石堤改为板堤，做了七八年，到了邱云章手上又做了三四年也都失败了，然后改作水泥堤。这样算下来筑水泥堤的时间已到了 20 世纪的二三十年代。关于筑水泥堤的时间，邱云章还提供了一个重要线索，说：“造水泥堤时江知源已去世。”江知源是 1939 年逝世的。这与上面的时间基本一致。邱云章接着改筑水泥堤：“该堤由南通祥兴建筑公司于育之承包。于育之是建筑工程师，骑岸镇人，当年 50 多岁。该工程由他设计。”

所谓“挡浪墙”即水泥堤的设计者真相大白，并非特来克，而是本地工程师于育之。邱云章还回忆道：“水泥堤的建设是程尔治和我共同决定、计划的。由于程尔治有病，住七堤家中养病，实际工作落在我的身上。”

“挡浪墙”应该恢复原来的名称“水泥堤”，堤岸尚未发现有以“墙”来命名的。通海垦牧公司先后以不同材质建筑海堤，分别为土堤、石堤、板堤，最后筑成水泥堤，从此保持围垦的土地不受海浸，反映张謇先生为首的前辈艰苦探索的一

个完整的历史过程，这一过程对后代有深远的教育意义。

（张廷栖）

大生上海公所——张謇接轨上海第一步

早在 1896 年，张謇就迈出了接轨上海的第一步，在上海设立大生上海公所（后文简称大生公所）。大生公所是筹备中的大生纱厂的驻沪办事机构，主要职能是为大生纱厂集资、与上海道和江海关沟通、购买机器物料、成品的销售、银两的汇兑等等。

大生公所是官府同意后设立的。1896 年 1 月 26 日，潘华茂、郭勋、樊芬、沈燮均、刘桂馨、陈维镛等 6 位筹办大生纱厂的董事，联名向两江总督张之洞上《遵办通海纱丝厂稟稿》。通海纱丝厂是大生纱厂的初名，这是目前能看到的最早的大生纱厂的文件。《遵办通海纱丝厂稟稿》其实反映了“通官商之邮”的张謇的思想。《遵办通海纱丝厂稟稿》除提及创办企业的由来、在唐闸建厂的设想、集股的办法外，还附有通海纱丝厂的章程，共 7 条。这个与其说是章程，不如看作是向官府的权益申请，希望官府不要干涉商办企业的内部事务、可以自行疏通连接长江的河道以利运输、自行开办自来水和电灯、参照上海几家纱厂的惯例给予优惠等。

章程第 6 条提到设立大生公所事宜：“拟立公所一处，由厂派人经理，刊刻戳记，以昭凭信，文曰‘奏办通海大生纱丝厂上海公所记’。”

对于这个章程，除了刊刻戳记“大属不合”，没有获批外，基本得到张之洞的认同。1896 年 2 月 11 日张之洞给光绪皇帝的《通海设立纱丝厂请免税厘片》中说：“督饬司道，将该商等所稟章程逐一考核，均属可行。除由臣批饬招商兴办外，理合附片陈明，一面将该商等稟请核定章程，咨送总理衙门备案”。经过修订，去除刊刻大生公所印章的条款后的章程，由于涉及江海关报税事宜，由张之洞报送到总理衙门备案。根据《张之洞全集》光绪皇帝在奏片上朱账本批：该衙门知道钦此。

光绪皇帝硃批的具体日期不得而知，但可以

从张之洞 1896 年 2 月 17 日的《筹办商务局片》推知。《筹办商务局片》还是在张之洞署理两江总督期间上奏的，光绪皇帝硃批“知道了钦此”，由差牟于 3 月 31 日带回，这时的两江总督已经是刘坤一，刘坤一在 4 月 17 日发文告知在湖广总督任上的张之洞。从《筹办商务局片》上奏到原件发还，时间在一个半月内，如果按照这个时间节奏的话，1896 年 2 月 11 日《通海设立纱丝厂请免税厘片》应该在 3 月下旬反馈到张之洞手上，而光绪皇帝批准的时间——也就是大生上海公所得到最高层同意的时间，大致在 3 月中旬。

大生公所附设在德商所办的广丰洋行内。由于大生纱厂最初的筹办人之一潘华茂就职于广丰洋行，大生公所暂时寄寓之中。1863年9月3日《上海新报》第 1 版刊登了广丰洋行《保险船只各货》的广告，可见其进入中国时间比较早。1880 年 6 月 10 日《申报》第 6 版《吕宋票》的推销广告里，出现“祈至四马路工部局隔壁本行购取”的文字，落款是“广丰洋行账房启”，揭示了当时广丰洋行的所在。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是租界行政管理的执行机构，占据江西路、福州路、汉口路和河南路 4 条马路之间的区域，四马路即福州路。日后大生企业兴建的九江路上的南通大厦，离大生公所仅仅两个街区，大概不是巧合吧。

大生公所的负责人为林兰荪，名衔叫作坐号。林兰荪，名世鑫，号兰荪，六合人。早年海门土布商人沈敬夫赏识林兰荪的经营才能，聘请他经营在上海的业务。林兰荪这样驻上海的代表通常被称为坐庄，负责报告市情、提供意见、收售货品、调度银根等。沈敬夫 1896 年投入到大生纱厂的筹办，成为张謇忠诚的助手。作为通董之一的沈敬夫，把“性坚毅，局量甚宏，遇事多深虑，谋而后定”的林兰荪推荐给了张謇。张謇用人不疑，“营运支纳不遥制”。林兰荪则把余生都倾注在大生的事业上。

大生公所的职员情况，目前没有详尽的档案记载。大生档案里保存着鲍涨保写给张謇和张謇的一封求援信，提供了一些信息。大生会计档案里记载有鲍长保，也有写成鲍长宝，估计就是这个鲍涨保，而这封信他人代笔的可能性很大。鲍涨保自述年已 58 岁，光绪廿二年进沪帐房工作，“至今有廿数载”。光绪廿二年是 1896 年，正是大生公所设立的时候，说明鲍涨保是大生公所

的员工，亦是大生纱厂最早的雇员之一。信写于 1920 年前后，沪帐房是大生公所后来的称呼。鲍涨保向张謇和张謇叹苦经，说居住在上海，物价昂贵，家中大小六口，上有 82 岁老母、下有 12 岁孩子，自己每月仅有 6 元收入，不敷支出，孩子无法上学读书，恳请张謇和张謇救济。

1897 年 8 月，买办潘华茂和郭勋退出大生纱厂的筹办，表面看是对是否引入官机（官股）与张謇发生分歧，实质是并不看好大生纱厂的前景。大生公所迁至新北门外天主堂街（现在的四川南路新永安路至延安东路段），名称改为大生纱厂沪帐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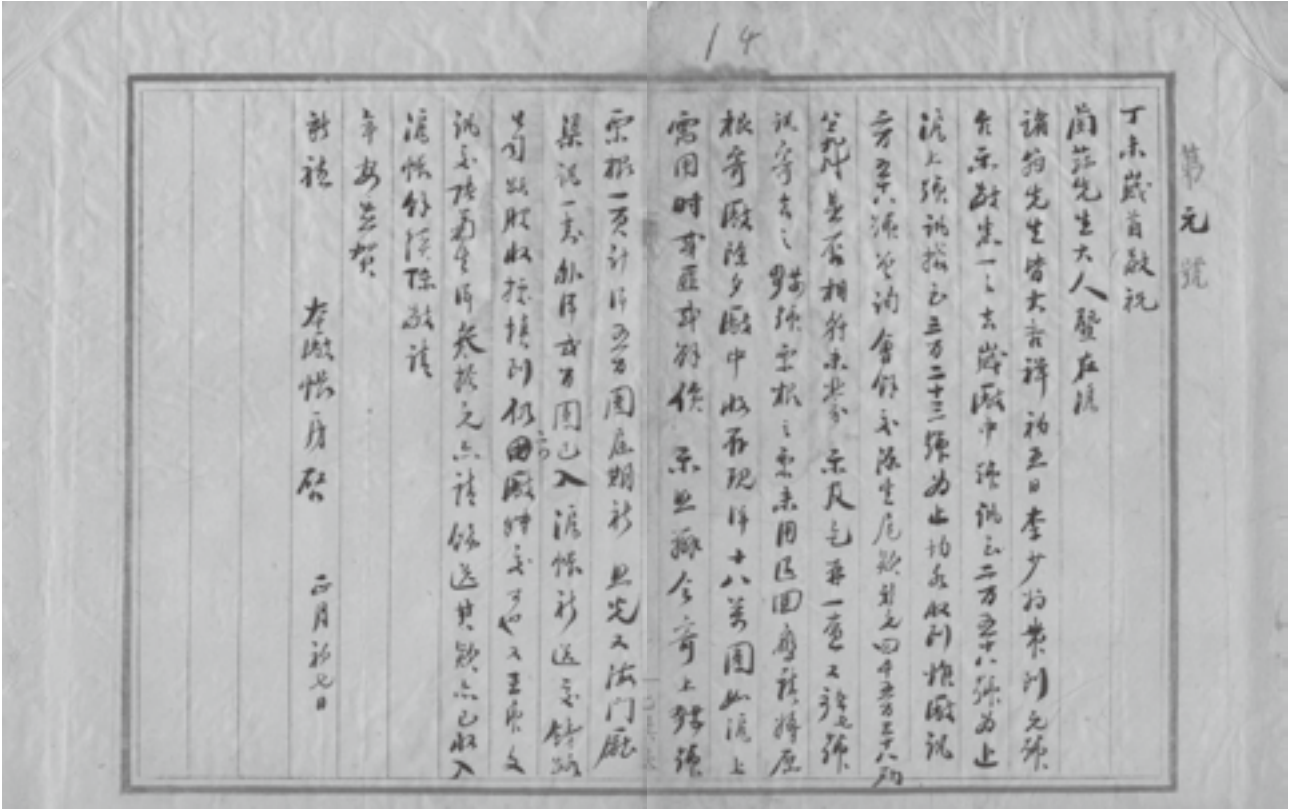
（朱江）

春裕成时期的大生纱厂沪帐房

1897 年秋，大生上海公所迁出暂寓的广丰洋行，搬入天主堂街（现在的四川南路新永安路至延安东路段），具体地址为 31 号的春裕成，并改称沪帐房，一直驻扎到 1899 年农历五月。这时期是大生纱厂筹建的关键阶段，沪帐房把沪通两地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为大生纱厂的创设提供了资金、物料、人才的支撑，1899 年 5 月 23 日，大生纱厂开纺，不久获得盈利，沪帐房功不可没。

从位置上看，天主堂街位于华界和法租界交界处，大致在上海道署和江海关新关的中间位置，而且离两处的距离都不算远，比较方便与上海道和江海关沟通。大生纱厂尽管在筹备中，但沪帐房作为企业的脸面，也承担集资的职能，地处不能过于偏僻。天主堂街靠近外滩区域，算是繁华市面，与洋行和钱庄打交道很便捷。何况比邻外滩，离码头很近，交通便捷。

选择租赁春裕成的房屋，与春裕成提供的办公条件有关。春裕成经营报关、客栈业务。报关是大生沪帐房的重要事务，春裕成或许能助一臂之力。而客栈为大生沪帐房的人员住宿提供便利，也方便南通方面人员来沪期间的逗留。张謇也曾 在春裕成留宿，张謇的日记记载，光绪二十四年八月二十九日（1898 年 10 月 14 日）：“抵沪，寓天主堂街通厂账房。”不仅如此，春裕成还经营餐饮业，提供生活上的便利，也是大生沪帐房



目前所见大生纱厂致大生沪账房最早的号信

选择春裕成的原因。

1897 年 8 月 11 日，张謇与盛宣怀签订《通沪纱厂合办约款》，约定双方各自领取 2 万余锭官机，各作价 25 万两，分别在唐家闸和浦东开设工厂。此分领、转运杨树浦的官机，成为大生沪帐房的当务之急。大生纱厂纱机运往通州，一直延续到 1898 年春。这段时间沪帐房的员工从春裕成到杨树浦之间不停地来回。除了突击性地完成分机和转运任务外，筹集资金、购买物料和沟通海关是沪帐房日常的主要工作。

大生沪帐房一方面需要为大生纱厂集资，另一方面还要筹集大生纱厂的流动资金。早年的集资非常困难，以上海栖流所为例，其投资入股大生纱厂的规银 1 万两，还需要付给利息，光绪二十四年三月初十（1898 年 4 月 30 日），大生沪帐房到保安堂送给栖流所该年的利息九八规元 142.222 两。鉴于集资数额不敷使用，短期高息借款是无奈的选择，如光绪二十四年六月二十九日（1898 年 8 月 16 日），大生纱厂借源丰润两笔款，各九八规元 5000 两，归还期分别为九月底和十月底，利息高达每月一分二厘。

上海开埠后经济迅速发展，19 世纪 50 年代就取代广州成为全国的贸易中心。1895 年《马关条约》签订后，随着外资和中资企业的不断设立，五金材料的进口也日益增多。大生纱厂对于通州是新事物，纱厂需要的物料，特别是五金材料，在本地无从获取，上海是最合适的供应地。大生沪帐房最早的一笔购货交款，是光绪二十三年嘉平月廿三日（1898 年 1 月 15 日），付给万源洋货号 的英洋 57.4 元。在大生沪帐房的物料贸易对象中，还有威麟洋行、杨祥记、顺利、义昌成、老顺记等,其中老顺记是上海有代表性的五金供应商。1862 年叶澄衷在虹口百老汇路口开设顺记洋货号，经营食品及船上五金杂货、洋油、洋烛、洋线等,之后业务不断发展,甚至从事小火轮的买卖。1876 年又设新顺记洋货行于外虹桥百老汇路武昌路口，原顺记洋货号改名为老顺记洋货行。后来又在百老汇路武昌路口设义昌成号，樊棻任经理。樊棻是大生纱厂最早的六位董事之一，尽管很快退出筹办，但与大生纱厂仍然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在 1907 年大生纱厂首次股东常会上被选为查账员，大生分厂首次股东常会上被选为议长和查账员。

大生纱厂在上海购买的物料,在江海关交税后,凭上海道颁发的护照,可以直接运往通州,沿途不再缴纳厘税。护照由大生沪帐房到上海道署领取,而且是一次趸领 100 张。光绪二十三年二月十七日(1897 年 3 月 19 日),张謇致信上海道瑞澂:“兹查前领护照壹佰张,自壹号起至壹佰号止,业经用完,除已将填用者随时陆续缴销外,相应循案续领。”为此张謇请求瑞澂按照成案再印发护照 100 张,编号后交给大生沪帐房。二十四日(3 月 26 日)瑞澂复函批准,由大生沪帐房“随时填用,仍按月汇缴一次”。这样的便利条件,无疑节约很多时间成本。

尽管后来大生沪帐房多次更名,也屡次搬迁,但基本的管理和运行方式,承续了春裕成时期的做法。大生沪帐房的负责人林兰荪在整个春裕成时期没有取过工资,这一方面跟大生纱厂资金困难有关,也因林兰荪还兼管着沈敬夫的申庄,有着另外的收入,所以不至于窘迫。当然在大生纱厂开工获利后,林兰荪得到的回报也是很大,大生纱厂在光绪二十六年(1900 年)元月付给林兰荪光绪二十五年(1899 年)薪水九八规元 244.252 两,1900 年和 1901 年林兰荪薪水为每月洋 40 元,而在光绪二十七年(1901 年)五月一次性得到花红款洋 700 元。

大生沪帐房从设立开始入乡随俗,为账房投保,光绪二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九日(1898 年 1 月 21 日)支付保险费洋 13 元。大生档案中保存伦敦与兰开夏郡火险公司(London & Lancashire Fire Insurance Company)1899 年 2 月 2 日出具的保险单,这份编号为 5392053 的保险单是 648883 号保险单的到期续签,保险期 1899 年 1 月 12 日到 1900 年 1 月 12 日,保险标的是上海法租界第 24 街区孟斗班路 32 号对面的欧洲大厦(孟斗班路 31 号)里大生沪帐房内的私人财物,保额 1000 元。保单背面写有“春裕成代大生账房保险单”。孟斗班路 31 号,即天主堂街 31 号,春裕成所在。

(朱江)

小东门外的大生沪所

光绪三十年(1904 年)农历四月,大生沪帐房与山协森木作签订合同,“在法界东城河浜建造住宅、账房五间”,这是大生沪帐房第一次在上海自建房屋。工程采用包工包料的形式,约定 4 个月完工,工程款九八规元 3800 两,分四期领取。1904 年 11 月 15 日至 17 日《申报》和《新闻报》刊登:“通州大生纱厂沪帐房迁移法界金利源后城河滨新屋。”

金利源,指金利源码头,是上海十六铺码头的前身,位于新开河路至东门路之间。19 世纪 50 年代,金利源、金方东、金永盛和金益盛等四位金姓船主,先后在十六铺沿江一带建造简易码头。1862 年,美国商人在十六铺北首建造旗昌轮船码头。1873 年,轮船招商总局成立,于 1877 年收购旗昌轮船码头,之后又将金姓四个码头并入招商局,统一定名为金利源码头。由此,北自新开河路、南至东门路的黄浦江岸被招商局连成一线,并在江滩建造 13 座浮码头,供长江和近海客轮旅客上下和装卸货物。

经历多年的租借,大生沪帐房终于在上海滩拥有自己的一席之地,一直到 1914 年。“金利源后城河滨”所指毕竟比较宽泛,后来以“小东门外”替代。如 1905 年 10 月 9 日的《申报》第 4 版《纪议立江苏学会情形》,报道前一天江苏学会成立的情况,里面提到江苏学会“另设办事所于小东门外大生纱厂账房”。

大生沪帐房在小东门外期间,在大生纱厂内部地位逐步提升。1907 年 8 月 31 日至 9 月 1 日,大生纱厂召开第一次股东常会。按照大生纱厂在 1907 年 7 月 20 日《新闻报》上刊登的《大生纱厂开第一次股东会办法次第》,大生纱厂第一次股东会流程为:报告本厂开办以来之历史、查账员报告账目、提议以后应办各事、选举四所董事及协理、在场公推议员公定名数、公推总经理。

在 9 月 1 日的会场上,股东常会的议长(主持人)许久香逐条宣读议案,与会股东逐条审议。其中第三条为:“公司原有四所董事,现拟改名会计、考工、营业、庶务四所,每所设所长一员,由总理协商董事局委托任用。……上海一部分事最繁重,本有驻沪帐房,应改名驻沪事务所,设

所长一员。”这条议案得到与会股东的多数认可。第一次股东常会将原定的选举四所负责人的议程,修改为选举五所的负责人,由此看出张謇所代表的股东对大生沪帐房工作的肯定,以及对其作用的重视。大生沪帐房在股东常会上更名为驻沪事务所,并跻身大生纱厂的核心管理机构,取得与会计所、营业所、考工所和庶务所同等的地位。还是在这次会议上,议决的大生纱厂花红分配方案为:股东十成、总理两成、五所所长及机匠一成、各执事一成。从之后历年的分红看,大生沪所的负责人分享大生纱厂的丰厚盈利。

伴随着的是大生企业日渐发达,大生档案形成的数量明显增加。大生纱厂第一次股东会的召开,客观上对大生企业的规范经营是一个促进,也影响着大生档案的管理。在档案的内容上,占大生文书档案约百分之十的大生企业号信,最早保存下来的是 1907 年大生纱厂给大生沪帐房的号信,这应该不是巧合。号信是特定通信者之间的编号信件,以年为单位,按照发信顺序编制流水号。从手头掌握的资料看,晚清的个人和企业都有运用号信的例子。高春平主编的《国外珍藏晋商资料汇编》收录的山西票号道光二十四年(1844 年)京都往来书稿,其中最早的是“四月初八日托天成局寄去八十八号信”,四月初八已经寄出八十八号信,说明该票号生意繁忙,在信的开头提到:“于初三日托天成局捎去八十七次之信,内报收会去北公义号足纹银五百三十两,无票砵,有伊信一封,每百两比咱平大四钱,严明见信无利交付。”第八十八号信,还简要地提到之前的第八十七号信的主要内容,对于票号来讲,号信是资金调拨的依据和见证,编号的目的是便于核对。另据海峡文艺出版社 2002 年版的《林则徐全集》,林则徐 1845 年 3 月 14 日在开都河南台发出第六十号家书,同年 4 月 13 日于阿克苏玉子满回庄寄出的家书中提到:“二月二十八日(4 月 4 日)在阿克苏接到六十五号。三月初四日(4 月 10 日)在乌什途次接到六十六号。”远在新疆的林则徐与家人之间的来往信件,通过编号的办法,来了解是否丢失。

大生档案中保存着 400 余卷大生企业号信,即大生各企业与大生沪所之间的编号来往信件。其中最早为壬子年正月初五(1907 年 2 月 17 日)大生纱厂总账房给沪帐房的元号信,里面提到上

一年(1906 年)总账房寄给沪帐房 199 号信,接到沪帐房 249 号信。从 1899 年订立的《大生纱厂章程》中的“银钱总账房章程”看,“沪帐房逐日所来信件,凡与厂事有关者,各处阅后,均应送交总账房存查”,说明从大生纱厂建厂初期开始,通沪之间应该就有号信发生。如果说 1899 年时的相关规定还不够清晰,那么 1904 年《大生分厂章程》里就有明确要求:“与正厂及沪帐房交涉单讯编号存稿,与他处讯亦存稿”,即大生分厂与正厂(一厂)、沪帐房以及其他单位联系业务的函件,编号发出的同时需要保存底稿或者抄件。

从大生沪所留存的号信看,1907 年、1908 年、1909 年、1911 年,即晚清时期 4 年的号信,全部是大生纱厂总账房(会计所)寄给沪所的。1912 年,才出现大生沪所给大生纱厂、分厂和营业所的号信。纵观全部大生号信,除了少量的原信,均为沪所发出号信的留底或者所收号信的誊抄件。号信的内容,主要是大生纱厂、分厂(二厂)、副厂、三厂、复新面粉厂、苏工染厂、通明电气公司、天生港电厂等单位与大生沪所之间,围绕企业经营问题,特别是银钱划拨事项的相互来往信件。由于涉及资金往来,号信带有凭证性和指定性,是大生企业内部经济交流的依据。把号信保存下来,大概也是在资金流向上对企业股东更好的交代吧。

(朱江)

大生沪帐房：从裕源到南太平码头

光绪二十五年(1899 年)六月,大生沪帐房搬进裕源批发所,一直到 1903 年迁入南太平码头,这段时间大生沪帐房迁徙最为频繁。

1899 年 7 月 15 日和 16 日,上海的《申报》《新闻报》刊载《大生厂告白》:“通州大生纱厂驻沪帐房今移于英后马路裕源批发所内”。英后马路,泛指南京路以北、苏州河以南所有东西向的马路,位于当时的英租界内。裕源批发所所在的阜成里,南接天津路、北通宁波路,这一带商铺林立、钱庄集中。这次搬家花了洋 4.6 元,其中“抬力”4 元,就是搬运工 4 元,“车力”6 角,估计是人力车费,另外还给帮忙搬家的裕源批发所伙计洋 8 角。

大生沪帐房在裕源批发所期间是搭伙的，曾有伙食费和补贴用煤费支出。

8月23日，大生沪帐房向印书公会支出七月份房租洋20元，就是说在裕源批发所不到两个月，大生沪帐房又搬到印书公所去了。印书公所成立于1897年，由顾润宾、黄尧圃在上海设立，据华师大出版社2009年版的上海高中历史教材，印书公所“非意在研讨有关翻译、出版方面的专业知识，而是从事西书翻译出版的专门机构，具有文化企业的性质”。《新闻报》1898年4月28日刊登的《印书公所告白》里，提到该公会自备机器、铜模、三四五六号铅字，可以代为印刷书籍和浇铸铅板，“请至六马路本会账房面议”，六马路即北海路。

时隔不久，大生沪帐房又一次搬迁。1900年1月30日，大生沪帐房会计档案记载，支付花公所十月、十一月、十二月这3个月的租金洋45元。所谓“花公所”，即通海花业公所。这里所谓的“花”，指棉花。通海花业公所设立于1891年，是通州、海门和崇明的棉花商成立的，用来统一棉花销售计量标准、防止假冒、打击棉花掺水的行业组织。

1900年3月9日，益生东（商号）持汇票，向“法马路首善里通海花业公所内大生纱厂沪帐房林兰荪、潘瑞征先生验兑”500两。同日，张趾麟先生持汇票，向“上海法马路首善里通海花业公所内大生纱厂沪帐房林兰荪、潘瑞征先生验兑”墨西哥鹰洋100元。法马路，建于1860年，是法租界修筑的第一条马路，又叫作法大马路，即现在的金陵东路。

1900年3月22日至24日，《申报》和《新闻报》连续3天刊登《通州大生厂告白》：“本厂沪帐房今迁移法租界紫来街同福昌街协兴公皮货行内”。紫来街为现在的紫金路，是一条南北走向的道路，南连人民路、北至延安东路。

1900年4月22日，益生东再次持汇票，向“上海法马路紫来街同福昌街协兴公皮货行内大生纱厂沪帐房林兰荪、潘瑞征先生验兑”500两。4月23日益生东兑500两。7月6日益生东至协兴公兑400两。

1903年5月23日，张謇在上海乘坐日本邮船会社的“博爱丸”轮船赴日本考察，置身紫来街的大生沪帐房为张謇的日本之行张罗了一阵。张謇是5月15日抵达上海的，5月19日理发，5月21日最终定下行程，买了船票（洋134.4元），

兑换日币30元。5月22日，张謇登船，坐人力车花了洋1.1元。开船当日，大生沪帐房还为张謇代办赴日的物品（洋22.8元）。等到张謇7月29日早上五时回到上海，大生沪帐房已经搬到十六铺南太平码头弄。张謇在这天的日记里记载：“是日顺风乘潮，故速。纱厂帐房已移十六埠南太平马头弄内。前地二弊：楼上太低，夏日不堪其热，秋病皮臭。今亦二弊：弄不洁，马车难通。”从张謇的日记推断，大生沪帐房不仅搬迁频率高，而且办公和生活的条件比较差。

就在张謇在日本期间，《新闻报》1903年6月26日至28日刊登一则广告：“通州大生纱厂沪帐房迁至十六铺南太平码头街内”。此前大生沪帐房一直在租界租房办公，这是首次搬到华界，跟张謇筹备上海大达轮步公司有一定关系。

1904年，张謇在给南洋大臣《请设上海大达轮步公司公呈》中提到：“上海濒临黄浦一带，北自外虹口起，南抵十六铺止，沿滩地方，堪以建步停船处，除招商局各码头外，其余尽为东西洋商捷足先得，华商识见短浅，势力薄弱，不早自占地步，迄今虽欲插脚而无从。每见汽船、帆船往来如织，而本国徽帜反寥落可数，用为愤叹。”浦西黄浦江岸线，北自虹口、南到十六铺，凡是能够建造码头的地方，除了招商局码头外，均被洋商占据，黄浦江上桅杆林立、舳舻相继，上面飘扬的大多数是外国旗帜。“自十六铺起至大关止，沿滩一带，岸阔水深，形势利便，地在租界以外，尚为我完全主权所在。”十六铺往南至大关（即江海大关，又称江海常关，位于大东门外肇嘉浜边）一带，处于华界，是建设码头的理想地带。“兹议约结同志，筹集开办经费，先就十六铺迤南老太平码头左右，购定基地，建筑船步，并造栈房，以立根据而固基础。即拟招集华商股本规银一百万两，分作一万股，计每股银一百两，分期收足，掣给股票。船步栈房工程告竣，接续订购轮船，增筑船步，一面先就沿江、沿海及内河地方，相定码头，以便添设。务冀华商多占一分势力，即使洋商少扩一处范围。”张謇等人发起，在十六铺至老太平码头一带，购地建筑轮步，同时建造栈房。需要说明的是，张謇等人创办的上海大达轮步公司，是在十六铺南边建造码头，并不是在十六铺建造码头。

（朱江）

上海滩上的南通大厦

1914年，大生沪所迁往法租界外滩12号（也称法大马路黄浦滩）。《新闻报》1914年4月4日刊登《南通大生纱厂、崇明大生分厂发给正息、正息余利广告》，里面提到：“大生沪事务所现迁法大马路口十二号洋房。”法大马路，即金陵东路。法大马路口，也就是金陵东路与外滩交界处。广告里提到洋房，这大概是大生沪所除了暂寓广丰洋行之外，第一次搬到西式大楼里。就在之前一天的4月3日，《新闻报》刊登的《南通大生第三纺织厂招工建筑》广告中，还告知“如愿承包此项工程，自阴历三月初三起至初十止，可至小东门外大生账房看图样并备候取开工价单”。这个洋楼里还有其他商号，比如1918年7月9日《申报》头版刊登立德油厂漆油广告，“如蒙惠顾请至法界外滩十二号本厂事务”。

法租界时期的大生沪所，酝酿并实施一项重要的形象工程，即在上海滩建造一座属于南通人的大楼。此时大生的核心企业正步入辉煌阶段，连年盈利不仅让股东获利匪浅，还带动上下游企业不断诞生和发展，南通县也随之在国内外声名鹊起。无论是业务拓展后办公场地扩张的需要，还是发达后追求体面起见，再加上有足够的财力支撑，新大楼呼之欲出。

这座后来命名为南通大厦的大楼，经营管理是以一种独特的方式进行的。从租地、建筑到出租、运营，具体工作由大生沪所操作，牵头负责的是吴寄尘。而投资方则是专为南通大厦成立的上海南通房屋公司。据《上海南通房屋公司股单》，总数11条的公司章程第一条，开宗明义“本公司为南通实业各公司筹备上海办事处房屋而设”，第二条也明确“本公司除在沪租地或买地建屋，采取租金外，不另营他项营业”。因此公司的股东是定向的，章程第三条限定为“南通公司及实业同人，不另招他股”。鉴于公司事务简单，因此章程第七条规定“不设董事、监事，所有责任公议推南通张退、耑老代表一切”，意味着公司大政由张謇和张謇说了算。但具体事务，则委托大生沪所操办。章程第六条提到“本公司经常一切款项均归大生沪事务所收付”，第八条确定“本公司用管理员一人，即附属于大生沪事务所内”。

南通大厦地块位于当时的九江路22号，毗邻河南南路，是以每月九八规元800两的代价从上海永庆公司租来的。据上海南通房产公司第一届账略，地租从戊午年（1918年）七月开始支付。建造采取招标方式，从现存的大生档案看，至少进行3次招标，第一次是十一月一日开价（应该为1918年，不确定阳历还是阴历），久记、三合新、王庆记、联益、张福记、裕昌泰、李合顺、辛和记、朱森泰参与。第二次为十二月二十七日开价，除了张福记之外的8家公司继续参与。最后一次还是8家公司投标，只是张福记取代了朱森泰，辛和记以元9万5千两、外加钢价1万8千5百两中标。

辛和记是上海著名的营造作，据1995年版《杨浦区志》记载，曾承建上海先施公司、申报馆、江南造船所等20余幢大型建筑，在外埠承建南京劝业会、东南大学图书馆、北京邮电总局、奉天兵工厂和天津宝成纱厂等多座建筑。南通大厦的设计者是英商裕和洋行，设计费元5千5百两，大厦为前后两幢4层楼房，钢筋混凝土结构。南通大厦至今还矗立在繁华的外滩地区，现在为九江路230号，上海市人民政府2015年8月17日公布的《优秀历史建筑》铭牌评述其为“简洁的折中主义风格建筑”，给人低调、沉稳、典雅的感觉。大概是对裕和洋行设计上的满意，1921年张謇聘请裕和洋行的包威尔作为吴淞商埠局的工程师。

1920年4月23日，辛和记致函大生沪所的吴寄尘和沈燕谋：“贵行之房屋现将工竣，兹特抄奉发票一纸，又加账一纸。”辛和记附上的是南通大厦造价单和追加工程的价目表。据南通房产公司第一届账略，南通大厦房屋建筑费为元11万4千3百65两7钱3分8厘，另外还有水汀冷热水管、电灯线、电梯的费用，内部设施先进可见一斑。

南通大厦落成后，大生沪所搬进前楼的二层楼办公，5月22日《时报》、23日的《申报》刊登《大生纺织公司及南通各实业公司沪事务所迁移通告》：“本事务所已于五月十八日，即阴历四月初一日，由法界移至英界河南路东九江路二十二号南通新屋二层楼办事。”南通新屋是当时对南通大厦的别称，在不少文字中可见。

南通大厦的产权属于上海南通房产公司，因此大生沪所其实也是租赁户。据吴寄尘7月23日

致张謇和张謇的信函，南通大厦前楼的一层楼为淮海实业银行沪行用，三层租给华丰公司四层租给美兴洋行，大生沪所、华丰公司和美兴洋行的租金每月均为元 800 两，按照上海滩的惯例，沿街底楼的租金是最高层的双倍，但考虑到淮海实业银行沪行初创，给予优惠价每月元 600 两。至于后面一进，最底层作厨房、栈房、汽车房、茶房卧室、淮海实业银行沪行饭堂用，租金元 170 两，根据实际使用情况分摊；二层为大生沪所员工宿舍；三层是淮海实业银行沪行职工宿舍；四层租给华丰公司；二层以上租金均为元 300 两。大生沪所每月应支付租金元 1200 两，由于转租给大生公司 3 间、中比航运公司 1 间、南通纺织局 1 间，可收回元 340 两。

南通大厦是张謇及其大生企业步入辉煌时期的标志，大生沪所迁入南通大厦，也是其高光时刻。大生档案终于有了相对适宜的保管场所。

（朱江）

保安坊：大生沪所最后一站

1920 年大生沪所进驻南通大厦办公，既是大生沪所的高光时刻，也是大生企业进入巅峰期的象征。然而好景不长，1922 年开始，大生企业陷入债务的深渊，1925 年上海银团接管大生各厂，企业的实权掌握在银团委派的负责人手上，相对而言大生沪所的地位下降。经济的下行，必然导致上海南通房屋公司承受压力。1929 年 4 月 21 日，上海南通房屋公司股东大会决定将南通大厦出让给大生纺织公司。12 月 1 日，上海南通房屋公司和大生纺织公司签订合同，以规元 102551.17 两成交，双方代表分别为吴蕴斋、茅友仁和沈燕谋、吴寄尘。12 月 11 日，大生纺织公司以相同的价格把南通大厦转让给永庆公司。

与此同时，大生沪所再次寻觅新的办公地，这次把目光投向不远处刚刚建成的上海女子商业储蓄银行大楼。上海女子商业储蓄银行由严叔和、谢姚稚莲等发起，于 1924 年 5 月 27 日开业，行址最初租赁在南京路直隶路转角，随着业务的发展，1929 年在南京路保安坊自建五层的行屋。女子银行新址，距离南通大厦不远，地处繁华地段。

大生沪所与女子银行洽谈租赁事宜，并提出对房屋布局适当调整。1930 年 10 月 7 日，女子银行给大生沪所复函，对于大生沪所 10 月 4 日来函“关于租赁鄙行新屋四楼全部各节”，表示许可；鉴于大生沪所诚意商租，女子银行同意大生沪所拆除原有房屋之间隔断的要求，要求大生沪所先期绘制施工图样，双方沟通；再约期订立合同。

1930 年 11 月 1 日，《申报》和《新闻报》同时刊登《大生纺织公司沪事务所迁移通告》：“本所及各盐垦公司，现已迁至本埠南京路虹庙隔壁保安坊东部四楼办公，此布。”而据《中央银行旬报》1930 年第 2 卷第 35 期刊登的《上海女子商业储蓄银行迁移新屋》，女子银行“业务日臻发达，所有旧址不敷应用，特在上海南京路虹庙东首 392 号，自建五层楼新式行屋。今已落成，定于 12 月 8 日迁入办公。”女子银行还没有正式搬到新大楼，大生沪所已经迁到女子银行大楼的 4 楼办公，是蛮有意思的事情。

1930 年 10 月 24 日大生第一纺织公司董事会通过修订后的《大生纺织公司章程》，其中第 28 条规定：“本公司设经理一人，由董事会延聘之。设总务、考工及沪事务所。总务、考工各设部长一人，由经理包括董事会任用之。沪事务所一人，由董事会延聘之。”大生第一纺织公司，下辖大生一厂、大生副厂，其前身就是 1895 年筹办的大生纱厂，1934 年一公司投资的天生港电厂建成。另据 1929 年 11 月 16 日，大生第一、第二、第三纺织公司委员、董事、监察联合会议有关沪所费用摊任的决议，沪所每月三千余元的经费，由各厂按照纱锭摊派，第一纺织公司每月摊 1850 元、第二纺织公司 520 元、第三纺织公司 630 元。由此可见，大生沪所首先是大生第一纺织公司的驻沪办事机构，由于第二纺织公司、第三纺织公司都是在第一纺织公司的基础上设立的，彼此之间有资金和业务的联系，因此大生沪所同时也兼理第二纺织公司、第三纺织公司的上海业务。

在南京路保安坊期间，大生沪所的体制和人事发生诸多变化。1935 年 8 月 22 日，所长吴寄尘去世。吴寄尘 1912 年接替舅舅林兰荪担任沪所所长，一直到 1935 年去世，经历大生企业的辉煌与沉沦，是大生企业举足轻重的人物。作为一名职业经理人，为大生企业乃至近代民族工业作出了突出贡献。

1935 年年底，徐静仁出任大生第一、第三纺织公司董事长。1936 年，大生第一公司和第三公司董事会组织大生总管理处，下属各厂只负责生产，其他诸如进出货、人员任免、薪酬发放等决定权均归大生总管理处。大生总管理处下设四组，徐静仁兼业务组长、赵叔雍总务组长、李耆卿经济组长、张敬礼产业组长。大生沪所从大生第一纺织公司董事会下属的办事联络机构，转变为大生第一、第三两家公司董事会之下的一个经营管理实体。

1945 年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派洪友兰、陆子冬接管大生各厂。9 月 15 日，第一、第三公司召开董监联席会议，议决设立临时管理委员会（临管会），代行大生总管理处职权，负责接收和复员事宜，陆子冬为主席委员。临管会接收总管理处，“该处文卷、账册及在处者，均接收。”“所有公司账，概于 9 月 22 日改行法币记账，管理会即以是日为实际负责之日期。”

1946 年 5 月，大生第一、第三公司召开股东会，选举产生新的董事、监察和经理，临管会结束使命。7 月，设立大生上海联合事务所，吴芳生任所长。大生上海联合事务所，是大生第一、第三公司联合驻上海的办事处，不再具有管理第一、第三公司的职能。

1949 年 5 月 27 日，上海解放。1951 年 3 月 10 日，上海市工商局给大生上海联合事务所的登变字第 522 号通知单，称“1951 年 2 月 2 日呈悉，所请更换负责人为徐润周、唐汉材并改名称为大生第一、第三纺织公司上海联合事务所（简称联合事务所），准予备案。”

1952 年年底，联合事务所向上海市有关部门申请撤销。在 12 月 25 日给上海市工商局的申请书中，提到撤销的原因：“本两公司上海联合事务所，经常业务，原为销售成品，收购原料、物料、燃料，曾向上海市人民政府工商局登记，领有登字第 0122626 登记证在案。近以纱布早经统购，机物料又已委托苏北财委购办，是以上海联合事务所，已无设立必要。”

1953 年 1 月 26 日，上海市老闸区人民政府老歇 53 字第 03874 号通知，称 1952 年 12 月 26 日来文已悉，原则上同意联合事务所撤销。7 月 3 日，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刊登《公私合营大生第一、第三纺织公司撤销上海联合事务所启事》。



天生港电厂早期办公楼

以往大生沪所登载启事的《申报》《新闻报》《时报》早已进入历史，大生沪所也同样成为社会记忆的一部分。

（朱江）

张謇与天生港电厂

1921 年动工兴建的天生港电厂，历经漫长的创立、停顿、重启，于 1934 年正式投产发电，这是南通实业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也足以告慰 1926 年去世的张謇。天生港电厂是张謇生前积极筹划的一个工程，既是南通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要求，也是减轻大生企业生产成本、带动其他企业发展、满足南通社会生活用电的需要。虽然在张謇生前，因经济困顿而壮志未酬，但在其事业的继承者努力下，最终把张謇的蓝图化作现实。

大生纱厂的动力，来自蒸汽引擎，煤耗大，随着机器使用年限增长，检修费用不断上升。张謇很早就萌发用电力替代的想法。1913 年，张謇派郁芑生和秦亮夫去英国考察相关企业，“冀资借镜而求进步”，电厂显然是考察的重点。据大生驻沪事务所所长吴寄尘癸丑年五月十六日（1913 年 6 月 20 日）抄录的，张謇致交涉使陈安生的信函，张謇认为：“商业竞争，纺织尤亟。泰西纺织，近均改用电力，日新月异，时有发明。南通州大生纱厂办理虽薄有成效，但处此时代，不事精研，焉能持久？”张謇从西方纺织企业的现状，看到大生纱厂的不足，特别是动力供给上的落后，决计以电力替代蒸汽动力，这是张謇居安思危的体

现，也是国际视野下的必然选择。由此张謇希望陈安生给郁芑生和秦亮夫各发护照一纸，以备途经西伯利亚时，应付“稽查甚严”的俄罗斯警察。张謇很细心，考虑到两个人的归期或有先后，所以申请给郁芑生和秦亮夫分别发放一纸护照。

1919 年，天生港电厂（当时称作南通电厂，考虑到习惯称谓和行文方便，本文将 1920 年前后筹建的南通电厂，统称为天生港电厂），开始启动设备的采购。天生港电厂早期的档案已经难觅其踪，因此无从完整地还原当年的筹建情况。但幸运的是，大生驻沪事务所（下文简称沪所）保存部分相关的档案。沪所是大生第一纺织公司在上海的办事机构，负责筹措资金、购买物料、报关纳税、迎来送往等事务。发电机组当年只能仰仗国外厂商生产，其采购工作是天生港电厂筹建的核心所在，上海洋行林立，成为采购的最合适地方，这项工作由沪所承担，因此留下了相关记录。

1919 年 12 月 1 日，德国籍机械兼电气工程师高翥（E. KOCHER，也译为孔赫）给沪所（当时位于上海法租界外滩 12 号，1920 年 5 月 18 日搬进九江路南通大厦）写了一封信。从信的内容看，高翥已经被张謇聘为天生港电厂的技术顾问，而且与沪所的负责人吴寄尘和沈燕谋有过面对面的交流。高翥这封信的主要目的，是提出天生港电厂拟购置锅炉和机械设备的技朧要求，让沪所转达给有意向投标的厂家。

12 月 4 日，沪所给高翥复函。沪所按照高翥提供的技术要求，拟订了招标文件。沪所还希望高翥把相关文本译成德文，用以寄给德国的公司。同一天，沪所把邀标书寄给慎昌洋行、美兴公司、茂生洋行、英国通用电气公司、大来公司，12 月 13 日再次寄给茂生洋行，1920 年 1 月 3 日寄给安利洋行。

1920 年 4 月 16 日，高翥写信给张謇和张謇，详细介绍参与投标的公司情况，一共有 7 家公司报价，包括慎昌洋行、茂生洋行、安利洋行、美兴公司、英国通用电气公司、西门子洋行、柏林通用电力公司。高翥对这 7 家公司提供设备的适用性、质量高低、配套服务、价格合理程度进行分析，倾向于订购西门子公司和设备。汽轮发电机的交货时间是 10 ～ 12 个月，锅炉设备的交货时间是 5 ～ 6 个月，所以高翥建议，先行订购汽

轮发电机和辅机，稍后再购置锅炉。

4 月 17 日，张謇决定订购西门子公司生产的发电机，并派高翥直接去德国商谈。在给西门子的信函里，张謇授权高翥与西门子公司商议合同的细节，并希望西门子公司考虑到天生港电厂初创，资金投入很大，发电机又是第一笔交易，希望能在价格上给予优惠，帮助电厂以尽可能低的投入取得成功。同一天，张謇在南通濠南别业、就是他的家中，签署一份授权书，授权高翥作为他的技术顾问，在欧洲逗留期间，负责为天生港电厂购买锅炉设备，以及订购造纸机械设备、油脂硬化设备和为南通企业所购的其他机械设备进行谈判。由此看，张謇高度信任高翥，委托采购的设备不限于天生港电厂。

4 月 22 日，高翥前往德国。与西门子公司签订的合同是 5 月 26 日签订的，包括两台 3200 千瓦带冷凝装置的涡轮发电机、发动机房内所有管道、空气过滤器及其他配件。合同总价 30.2 万美元，预付款 15 万美元，沪所分别于 6 月汇出 12.5 万美元，9 月汇出 2.5 万美元。4 台锅炉是向拔柏葛公司购买的，附件包括链式炉、过热器、省煤器、输料泵、给水泵及管道，总价 4.5 万英镑。

建设天生港电厂，张謇不仅考虑大生纺织公司所属企业的动力问题，还兼顾南通其他企业的用电。按照 1947 年 6 月所编的《南通天生港电厂》中企业沿革介绍：“本公司所属各厂暨南通地方其他各工业，在昔各谋动力，耗煤费工，殊不经济。先董事长张謇公有鉴于此，欲使已办之厂节省开支、后起之厂减轻成本，遂有以电力为动力，集中发电，分轮运用之意。”

天生港电厂的建厂资金，张謇准备通过南通自治会在本地发行公债筹集。据 1920 年 11 月 26 日《申报》：“张謇公提议募集县自治公债二百万元，俾购置公共汽车、创办玻璃厂、电厂等各项公用，已由自治会议决，付审查。其利息定周年六厘，二十年还本，将来动募之法，拟大区七万、小区三万云。”根据留存下来的第 916 号南通县地方公债实物，南通县地方公债条例于 1920 年 12 月 4 日经自治会议决施行，公债是 1921 年 1 月 1 日发行。拟发行的 200 万元公债，用于发展下列各企业：电厂、油厂、皂厂、纸厂、各区小工厂、县道汽车、长途电话和淮海实业银行。但由于经济下行，公债募集不利，据受张謇委任负

责电厂基建的黄友兰回忆，总共才募集到 20 万元左右，其中大生一厂认购 10 万元、大生二厂认购 5 万元（1922 年 1 月 7 日《通海新报》有 60 万之说）。无奈之下，南通自治会决定把收到的公债改作对电厂的投资，电厂改为有限公司。在支付电厂款项时，先由沪所垫资，收到公债后再归还沪所，大生一厂认购的 10 万元，是在 1921 年 7 月 19 日交沪所，用于划还沪所替电厂的垫款。

1921 年春，天生港电厂基建工程在大达后街开工，标志着天生港电厂的建设正式启动。根据 1921 年 3 月 3 日《新闻报》，预定的工程进度是：“三月动工，五月电机到，六月引擎室建筑竣工、动手装机，七月锅炉管子到通，八月厂屋完工、装锅炉，十一月全部机器装毕，十二月试机，民国十一年一月开始送电。”根据大生档案中《电厂辛酉年工程材料机器及各项开销银钱帐略》记载，1921 年天生港电厂购买钢条、水泥、黄沙、石子、砖瓦、石灰广木、桐木、洋松、白铁、柏油、白漆等多种建筑材料，购置钉子、铰链、插销、玻璃、螺丝、铅丝等配件，建造机器栈房、厂房、烟囱、物料所、办事房、厕所等生产、办公、生活用房。

1922 年年初建成发电的愿望最终没能实现。近代南通工业企业的陆续设立，是在大生纱厂的基础上，主要依靠已有企业的资金投入和引导，不断滚动发展的。天生港电厂是在大生企业不断获利的背景下筹建的。据《大生系统企业史》，大生一厂、大生二厂 1919 年、1920 年两年，利润率达 90% 上下，其中 1919 年大生一厂为 105.78%、大生二厂 113.2%。1922 年起大生诸企业陷入困顿，债台高筑，自身尚且不保，无力再拨款支持天生港电厂的建设。

民国十一年（1922 年）六月一日，张謇给上海华发实业公司的管趾卿写了一封信。上海华发实业公司是德国西门子的销售代理，其广告称“西门子厂驻华代表”。由这封信可知，西门子公司生产的发电机(托朋)1921 年已经全部运抵上海，除了小部分运到南通外，其他都暂时存放在栈房。张謇“顷承见示某处急需此类托朋一座，南通既不待用，正可分出一座让予先用，以缓济急，实属两便”。但张謇对于天生港电厂没有彻底放弃，只是打算暂时出让发电机一座，“惟原有合同既不取消，则此次让出之托朋一座，自应仍由贵行补

运来沪，以符原数。补交时期以十个月为限，在民国十二年三月底以前必须将全部补交清楚，幸勿迟误”。张謇希望通过腾挪，换取时间，指望赢得转机。然而事与愿违，1947 年《南通天生港电厂》痛惜地回顾：“垂成厂房，被迫停工，到沪机器，亦以无法付款而不得不转让与昔戚墅堰震华电厂；糜款七十余万，未能完成，良可扼腕。”

1925 年，大生一厂的债权人上海银团派李升伯到南通，考察大生企业的实际情况，寻求解决债务问题的方案。李升伯到南通后，与张謇进行交流，并在张謇的安排下参观张謇所创的事业，足迹从南通一直到东台。李升伯制订了一个在大生一厂不破产基础上的厂务改革计划，根据他在 1985 年手书的回忆，内容包括：请求老债权人允许一千万老债停息还本；引用日本人纺织厂的科学管理，手脑并用，改良三十几年的旧厂；引用成本计算作为吸引借款资料；赎回大生副厂，并添办布厂；设立天生港大电厂减轻动力费用；引进纺四十支纱的美棉种子；试行改八小时制。天生港电厂的建设再次提出，成为复兴大生一厂的措施。这应该是张謇的电厂设想，得到李升伯的认同。

1931 年 11 月 28 日，大生一厂在上海香港路银行公会召开股东常会。经理李升伯没有与会，但他之前（11 月 21 日）致函董事会，提出改良机械设备和规建电厂的建议。李升伯认为：“旧有之原动力运动力小，燃费滋巨，不独逐年消耗过当，且于改良发展上发生莫大之阻力。”李升伯呼吁，尽管目前企业负债累累，但在失去土产土销这一本地市场优势的情况下，如果固守旧有藩篱，不进则退。李升伯在附上的《规建电厂案》中，真情回顾当年张謇始创天生港电厂的情景：“张前总理本有规划电厂供给通海各工厂需要之企图，目光远大，诚足令人景仰。惜乎事业未就，半途停顿，良可扼腕。”李升伯还描绘电厂建成后的远景：“仅以一、副厂言之，每日即可省燃煤近五十吨，通年计省银十五万两。此外所余电力尚可分给其他工厂或电灯公司之用。不特此也，当地打米、榨油、织布，一切小工业亦将陆续兴起，尚有附带收入。故为本厂未来节省计，为发展地方工业、宽裕民生计，则规划电厂实为迫不容缓之图。”

在李升伯的力主下，大生董事会通过规建电厂的计划，并与上海银团达成协议，依旧在天生

港重新建设电厂。经过勘察，天生港电厂选址天生港大达轮步公司通靖轮埠码头西侧空地 30 亩。订购英国拔伯葛 25 吨锅炉两座，德国蔼益吉厂 5000 千瓦发电设备一组。1934 年年底，天生港电厂发电，由 22000 伏输电线路，从天生港经唐家闸输送至城区，再由城区延伸到江家桥大生副厂。张謇的电厂构想，通过李升伯—— 这位真正理解张謇宏愿的企业家的接力，至此终于得以实现。

（朱江）

章开沅先生研究张謇的动因

章开沅（1926—2021），被公认为张謇研究领域的开拓者和领路人，他的《开拓者的足迹——张謇传稿》是张謇研究领域的一座丰碑。章开沅祖籍浙江吴兴，生于安徽芜湖，1946 年 10 月入金陵大学历史系，后于该校肄业。1948 年 12 月赴中原解放区，在中原大学政治研究室革命史组当研究员。1949 年 7 月随校南下武汉，隶属该校新创办的教育学院历史系。1951 年秋中原大学与华中大学合并，两年之后正式改名华中师范学院，章开沅在历史系任教。远在武汉的章开沅是怎么关注并研究张謇的呢？

章开沅是 1961 年开始，对张謇这个历史人物产生兴趣的。这年的 10 月，辛亥革命五十周年学术讨论会在武昌举行，上海历史研究所副所长徐崙在会上提交的论文《张謇在辛亥革命中的政治活动》，引起十分强烈的反响。原因一是徐崙引用较多原始文献，特别是当时还不为熟知的赵凤昌藏札，二是其结论“张謇在经济上是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在政治上是反革命的助手”引发争议。尽管章开沅对此结论不尽同意，但被张謇这个人物的复杂性及其史料的异常丰富所吸引。

对于人物个案的研究，最早的提议来自历史学家唐长孺。据周国林《高贵的学者和蔼的老人》，2011 年 7 月上旬，中国唐史学会在武汉大学召开第 11 届年会，主题之一是纪念唐长孺百年诞辰。开幕式上，章开沅作了很动情的长篇发言，其中提到 1956 年请唐长孺到华中师范学院给青年教员传授研究方法。章开沅说：“唐先生讲什么我不记

得了，但是唐先生私下跟我讲的一条经验我是记住了。我问他像我这个情况，大学本科都没有读完，我怎么做科学研究呢？他很实事求是，他说这也没有什么神秘的，他说你最好开始做点人物研究。你找一个人，把他的资料系统地找全，再看看国内国外有多少人研究，既有的一些研究成果。你找一个人，去做人物研究。他说这个对你的锻炼很全面，因为你刚开始的时候什么都没有。你做一个人物之后呢，可能你就有点信心了。”章开沅把自己的心血之作《开拓者的足迹——张謇传稿》同唐先生的指点联系起来，告诉与会者“回想起来，大家可能还不知道这样一个秘密，最早的提议还是出自于唐长孺先生。”让陪同章开沅一起去会场的高国林深切地感受到，章开沅真是一位重情重义的学者。

徐崙的论文，让正在研究辛亥革命时期中国资产阶级的章开沅萌发研究张謇的想法。由于感觉自己并没有具备从宏观上研究中国资产阶级的基本条件，章开沅认为必须先从企业和企业主的个案着手，然后再逐步扩大自己研究的广度和深度。研究张謇，也有着章开沅家庭背景的原因。章开沅的曾祖父章维藩（字干臣），1876 年投效左宗棠西征大营，转战新疆南北两路，西征结束后历任安徽抚署文案、牙厘局提调、无为州知州、怀宁县知县等职。后来在宣城任内，因上级对教案的肇事民众处分过重而辞职。甲午之后章维藩投身实业，1896 年在芜湖创办的益新面粉公司开业，民国初年成立宝兴铁矿公司，以新法开采安徽当涂凹山铁矿，矿石主要外销日本八幡制铁所。章维藩的人生经历，与张謇有类似之处，激发章开沅研究张謇的兴味，也有助于对张謇的理解。

章开沅 1962 年 9 月底来到南通查阅资料、实地走访与张謇相关的场所，跟对张謇了解较多的老人交流。据章开沅的回忆，南通之行最大收获，是在当地友人协助下，仔细阅读《张謇未刊函电稿本》第 7、8、26、27、29、31、32、33、34、35、36 等册，以及扶海坨辑藏的《来函汇集》、张孝若辑藏的《父训》、沈燕谋辑藏的《张謇致沈敬夫函札》等珍贵文献。当年，江苏人民出版社影印出版《张謇日记》，为张謇研究提供极大的方便。章开沅决心投入张謇研究并为之写传。

章开沅提及的文献，除了《张謇致沈敬夫函札》外，都是大生档案的瑰宝，绝大部分都已经向社

会公布。1963 年至 1964 年，华中师范学院给章开沅一年多进修时间。时任全国政协副秘书长兼文史资料委员会副主任、原华中师范学院院长的杨东莼便以协助该会征集北洋政府时期史料名义，把章开沅借调到北京。章开沅得以把大量的时间用于张謇研究，在北京图书馆善本部摘抄赵凤昌藏札，与在北京中华书局校注《张謇日记》的祁龙威相互切磋。通过为张謇、赵凤昌等部分未刊信札作笺注，以《啬翁自订年谱》与《张謇日记》为基干，把《张季子九录》及其他重要相关人物的文集、函电加以排比，做较详细的史料长编。期间，章开沅还得到章士钊的关心，章士钊在一部分张謇未刊信札笺注上做了认真的批注和订正。《开拓者的足迹——张謇传稿》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写成的。

（朱江）

如皋沙元炳：“张謇们”的核心成员

张謇致力于南通地区的近代化，可谓竭尽全力，呕心沥血。当然张謇并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在他的领导、影响下，南通甚至崇明、上海、常州、扬州、安徽等大江南北众多仁人志士都团结起来，尽全力实业救国、教育救国，如通州的张謇、范当世、孙宝书、孙倬，海门的郁寿丰，如皋的沙元炳、陈君谋、顾延卿、顾仁卿，崇明的王清穆，安徽的江石溪等等。他们这个光辉的群体我想可以敬称为“张謇们”。

沙元炳是“张謇们”的核心成员。他不仅是如皋地区近代化过程中的领军人物和杰出代表，更重要的是，他全力支持张謇教育救国、实业救国，是张謇在地方上倚重的重要人物之一。他的思想和实践、努力和成就与张謇深深融合，成为张謇领导下南通地区近代化历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沙元炳与张謇乃同科进士，被授予资政大夫、翰林院编修的官职。1898 年请假回如皋，以“启迪民智，御侮图强，洗雪国耻，振我华夏”为己任，兴教育、办实业，热心文化事业和社会事业，先后创办了安定初等小学、如皋公立高等小学、如皋师范学堂、测绘专修科、强善初等小学、道南初等小学、艺徒小学、如皋私立乙种商业学校等初、

中等学校，在其倡导之下初步形成了如皋普通教育、职业教育体系。又兴办了广丰腌腊制腿公司、皋明电灯公司等多家企业，还修撰县志、创立商会、兴修水利、清查田地、创办医院、成立学务公所、成立防疫公所等，开启了如皋地区教育、农业、工业、商业、医学等领域的近代化的大门。辛亥革命后他被推为如皋民政长，1913 年又当选为江苏省议会议长。可以讲，沙元炳也是 20 世纪初江海大地上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的先驱之一。尽管沙元炳在中国近代化历程中的作用与影响不能与张謇相提并论，但他与张謇相互勉励，交相呼应，在这一潮流中也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为南通地区的近代化作出了很大贡献，发挥了重要作用。

记录沙元炳与张謇齐心协力的文章已然很多，今再介绍沙元炳与张謇公私交往的几件轶事以飨读者。

捐巨额资金支持张謇办学

张謇创办实业之初，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资本积累困难重重。大清王朝统治下的一部分官僚、地主、商人尽管拥有不少财富，但他们并没有投资近代实业、资助教育发展的理念。因而张謇奔走于朝野上下，周旋于官商之间，四处筹资募款，吃尽了千辛万苦。面对资金方面的困难，张謇经常请沙元炳一起商量解决问题的办法，张謇的日记中有不少记载。每当此时，沙元炳总是坚定地站在张謇身边，一是个人投资，二是以自己在如皋的影响发动乡绅集股，投资于大生纱厂、广生油厂、复新面厂、资生铁冶厂、大达轮船公司以及各垦牧公司等。

光绪三十四年（1908 年）六月二十三日，有《两江总督端方、江苏巡抚陈启泰奏编修沙元炳捐资助学请给奖片》奏折，记录了通州直隶州知州关炯、如皋县知县周景涛的报告：“在籍绅士翰林院编修沙元炳捐助通州师范学堂银洋 1000 元；通海公立中学银洋 2000 元；如皋公立高等小学银洋 1000 元，嗣改高等小学为初级师范附属高等小学复捐田 112 亩 4 分，计合价洋 3696 元。（以上合计捐资银洋 7696 元，按每个银元约 0.7 两白银计算）共折合银 5300 余两”。端方和陈启泰“拟请由翰林院编修议叙四品衔加级请给从二品，封典以资鼓励”。他们的请求得到了皇帝的批准。

这只是一个奏折统计的数据。可以肯定地说，沙元炳捐助支持张謇办学的资金肯定不止这些。可见，沙元炳在捐资办学方面确实不遗余力、成果丰硕。在上述奏折中，端方和陈启泰这两位封疆大吏也大赞沙元炳“目击时艰，捐资助学，为数之巨，实属深明大义”。

以高明医术医治张謇好友

沙元炳医术高明似乎鲜为人知。他的母亲孙濂贞夫人，知书达理，通晓星形、卜筮、医药、种艺诸书。沙元炳应该是受到母亲的熏陶，医术高明但并不张扬。张謇非常信服沙元炳的医术，常请他为自己或自己的好友治病。

张謇好友中有一位最特殊的挚友——沈寿。沈寿 40 岁后一直体弱多病，张謇极其关心她的衣食住行、身心健康。在张謇延请的为沈寿治病的医生中，沙元炳是最重要的一位。

刘培林、张德义著《张謇传》第 143 页：（1917 年，沈寿被她丈夫余觉气得）“昏倒在地，口吐白沫，不省人事……中西医皆束手无策”。陈君谋建议张謇“速请沙健庵来为雪君诊病……健庵对妇科调理极有研究”。张謇“专电相请沙健庵……沈寿服了沙健庵的方剂以后，病势真的日有起色”，不久就脱离险境。第 149 页：沈寿想起余觉“负心的历历往事……口吐鲜血，病况又沉重了起来”。张謇“连忙急电沙健庵……沈寿接连服了沙健庵三剂煎方，吐血就止了，气也渐渐平了”。

张謇在自己的《柳西草堂日记》里也多次记录了沙元炳为沈寿治病的事。如 1917 年五月初九“与健庵诊雪君病”。1918 年四月初一“健庵来诊雪君病，开膏丸二方”。1920 年正月十六“雪君病甚”；十八日“电健庵，竟夕不能寐”；十九日“雪君病甚，再电健庵”；二十日“专轮迓健庵。延杨姓西医诊雪君病，谓险而难治”；二十一日“健庵来诊雪君病，谓有可施治”；二十七日“以上六日，雪服健方，日有起色”；十一月二十九日“专轮延健庵为雪君治病，服羚羊、桂枝经方加减而平”；十二月初十“雪病大剧，卜不吉，亟专轮延健庵”等等。

为医治沈寿，沙元炳每请必到，不辞劳苦地奔波于南通如皋之间。当然他也没有辜负众望，每每药到病除，展示了自己高明的医术，堪称一

代名医。刘培林、张德义著《张謇传》第 150 页：（1919 年《雪宦绣谱》）“印出以后，沈寿持着绣谱……朝张謇道：生我者父母，活我者沙先生（沙元炳），知我者你”，对张謇、沙元炳的感激之情溢于言表。张謇也在 1920 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的日记里写道：“健庵于医学诣殊有得，雪剧病三次，皆至可虑，皆健庵应手而平也”，对沙元炳赞誉有加。

除此之外，张謇还多次请沙元炳为自己的其他好友治病。例如张謇 1924 年三月二十七日的日记：“适然享宴客，属健庵于小筑诊视罗、陈二生”，安排沙元炳在濠阳小筑为教育家罗玉衡等人治病。张謇 1920 年 5 月 3 日《致梅兰芳函》：“闻夫人病，极念……此间沙君绩学博通，俞君临症灵敏，皆一时之杰……病若能起，来通调整亦善”，称赞沙元炳和俞汝权医术高明的同时，推荐他们为梅兰芳的妻子王明华诊治。

（孙红兵）

张謇保坍事业之缘由

张謇致力于家乡南通的保坍事业并卓有成效，直到现在，张謇当年兴修的水利工程仍在造福乡梓、泽福后人。张謇为何要沿江保坍呢？既有地理环境的因素，也因清政府的无所作为，更有张謇忧心水患、爱国忧民的拳拳之心。

南通地处长江下游北岸，深受长江河道摆动的影响，到了清代，长江主水道向北摆动的趋势已经十分明显，江水浩浩荡荡，昼夜不停冲蚀南通岸线，沿江堤岸不断受损，塌陷至江中。再说气候条件，南通属于典型的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区，常年雨热同期，尤其是夏季雨水格外充沛，历史上曾多次发生由于不能及时排泄滂沱暴雨而致水位猛升，地面积水与内河水连成一片，造成人员伤亡、牲畜淹毙、器物漂流、农作物颗粒无收的严重灾情。

自光绪元年（1875 年）起二十多年间，长江下游水流依旧持续冲刷北岸，日夜潮汐作用，加上盛行于夏季的东南季风持续作用，造成沿江土地田亩坍削日益严重。面对肆虐的江潮和淹没的田亩，时人慨叹黎民百姓生活之艰难，担心普通百姓生活无以为继，惊呼潮灾“直接损失之财产

已有数百圆之多，其人民迁徙之所费、庐舍漂流之所耗又更数十万圆”。尽管地方百姓不断向地方政府求救，但清末的地方政府无力出资修筑堤岸，仅仅只作口头表示，无助于社会的救民护堤事业的发展。

光绪三十三年（1907 年），与南通隔江相望的江常县因为要沙田速成，在长江边筑了两条坝，结果引致江流变迁，汹涌的江涛直逼北面南通江岸，造成坍江危险骤然大增。张謇十分愤怒，上书政府要求拆去江常所筑江坝。在《为段山夹滩地事致人书》中，张謇指出：“坍江之侧，无鄙人一毫私产，与害我人争者，为地方而争，涨滩之中，无鄙人一毫私领，非法不可领，为个人人格而不领，所谓人格者，不欲以义始以利终也。”张謇虽情真意切，但政府虚与委蛇，结果不了了之。1908 年，面对南通地区的水灾和江岸坍削日益严重的现实，张謇斥私资三千余银元用于聘请专家来南通勘察水势、商议对策。为了家乡长远的生存利益、为了不辜负家乡人士的信任和期待，1911 年 4 月张謇决定成立通州保坍会，主持长江护堤计划。通州保坍会的办会宗旨是“联合各法团，保全江坍，以保州城”，特别强调要联合南通地方自治中法团和公所组织。南通的社会力量聚拢在张謇周围，共同围绕着“保坍救民”这一目标而竭尽全力。

1911 年 8 月，长江沿岸再次遭遇严重的风潮灾害，造成沿江堤岸大面积坍削，甚至部分江岸基径直陷入江中。由于水情事发突然，地方百姓没有能够及时逃离险境，淹没人口、田庐无数，从南通城外望去，郊野已是荒芜之地。张謇曾函告盛宣怀，在描述此次潮灾的情况时讲，此次水灾“淹毙人口，漂没田庐，种种灾情，惨不忍述”。为了有效发挥通州保坍会的救济功能，张謇当即联合其兄长张謇，广泛邀请地方名流，包括孙宝书、刘桂馨、费师洪等人，创办通州潮灾救济会，试图筹集灾赈，救广大生民于水火之中。1912 年 2 月，通州保坍会因辛亥革命所爆发的战事无法继续工作，面对日趋严重的江岸问题，同年 4 月，张謇下定决心重新组建保坍会。新组织的南通保坍会以张謇为会长，陈琛为保坍会副会长，并“以筹划保全南通之沿江坍岸”为宗旨，分设文牍、工程、材料、收支、庶务等职事股。南通前后两届保坍会之所以重要，在于它成功地整合了南通绅商两界的社会力量，将各方力量成功聚拢在保护堤岸的目标下；相比较早

期的通州保坍会侧重以观测和施救为工作重点，南通保坍会则更加明确了以修筑保坍工程为办会目标，致力于筹建保坍工程。张謇的保坍事业便从南通保坍会的精心筹划开始。

（陶莹）

张謇自觉抵御外侮的实践

五千多年中华文明发展的过程中，爱国是经久不衰的传统。不同的历史时期，涌现出彪炳史册的爱国主义者，他们用行动昭示着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铸就了我们这个伟大民族的爱国主义精神。

爱国，是张謇企业家精神的核心与灵魂。作为自幼受传统文化熏陶的一代儒商，张謇将爱国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他认为，爱国不仅仅是简单地喊几句口号，而是要落实到实际行动中。1924 年，张謇在《垦牧乡志》中写道：士负国家之责，必自其乡里始。张謇把爱国落实在建设家乡、造福桑梓上，其实业救国的实践是早些年抵御外侮实践的延续。

1895 年，守制在籍的新科状元张謇受张之洞之命，总办通海团练，防止日本海军入侵长江流域。办理团练期间，张謇起草了《海防团防营制》《民团续议》等规章，又作《通海劝防歌》，以通俗的语言揭露日本侵略者的暴行，号召人们参加团练，保卫乡里。在《海门团防营制》中，张謇写道：“尔等平民，老死牖下，无人知觉，所谓轻于鸿毛也。若能执干戈以卫乡里，则是堂堂丈夫，可谓重于泰山矣。”“寇未至当作有寇想者，儆戒不虞，慎固防守是也。”

张謇举办团练的活动虽然没有取得实际抗敌效果，但为他以后的事业发展提供了便利条件。当《马关条约》签字的消息传来，张謇痛心不已，悲愤难平。“实业救国”的思想就是在这时形成的，他为张之洞起草《条陈立国自强疏》，“中国人数之多，甲于五洲，但能于工艺一端，蒸蒸日上，何至有忧贫之事哉！此则养民之大经，富国之妙术。不仅为御侮计，而御侮自在其中矣”，阐明了自己的救国主张。1903 年，张謇东游日本之际，在《马关条约》签订地春帆楼赋诗一首：“是谁亟续贵和

篇，遗恨长留乙未年。第一游人须记取，春帆楼上马关前。”表现出深深的爱国热情。

张謇的爱国精神还体现在注重发挥历史遗迹的爱国教育功能。1915年，南通当地重建文天祥渡海亭，张謇欣然命笔，作《重建成宋文忠烈公渡海亭记》，文中表达了他对英雄的仰慕和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1919年，张謇为明代抗倭英雄曹顶修建曹公祠，并撰写碑文，痛陈明代倭寇侵扰我国沿海的历史，讴歌曹顶重创倭寇的业绩，“士果如顶，县之人能以重顶者自重如顶，渊其智，岳其气，一夫而万夫，一世而十世，其可也，何有于国仇”，鼓励乡人传承和发扬爱国精神。1921年，张謇为曹公祠题写“匹夫犹耻国非国，百世以为公可公”的联语，勉励国人勿忘国耻。

明清更迭之际，传统儒家思想得到继承和发展，出现了顾炎武“经世致用”等思想，在当时曾活跃一时。顾炎武在其《日知录》中最早提出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概念，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然而亭林匹夫兴亡有责之言，藜洲原臣视民水火之义，固常闻之而识之矣。”这是张謇在《柳西草堂日记》中写的一句话。19世纪中叶以来的中国饱受列强的欺凌，出生于1853年的张謇，从孩童到少年、再到中年，先后经历了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甲午中日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等一系列战争，且一次比一次加剧。张謇受传统文化的滋养，对国家、对家乡都有着深厚感情，即便不能在战场上挥戈杀敌，但也自觉肩负爱国之责，以实业救国。

张謇自觉抵御外侮的实践，是张謇爱国主义精神的具体体现。从跟随吴长庆到朝鲜，再到亲历甲午战争中日本的侵华，张謇始终保持着对日本军国主义的警惕态度，并通过弘扬曹顶的抗倭事迹，引导官员和民众增强爱国自觉。正是在这些实践中的深入思考和深刻认识，张謇“实业救国”思想才更加坚定，即便遭遇不同程度的挫折，也矢志不渝、不遗余力。

（吴昊翔）

张謇与如皋教育的早期现代化

实业家、教育家张謇在20世纪前后推进了我国学校教育从无到有的进程，他以南通为中心，初步建立起一个较为完整的地方教育体系，成为当时“南通模范县”的核心内容之一。南通的进步辐射到周边乃至全国，尤其对如皋和海门教育的早期现代化影响颇大。而在张謇的“助力”之下，如皋地方教育体系基本形成，义务教育普及成绩突出，并形成了自身特色。

一、兴贤育才，开教育风气之先

1901年，清政府下“兴学诏”，普兴学校。张謇应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邀请，以士绅的身份参与了新政改革纲领和学制奏稿的拟稿讨论，以及在省级地方筹办示范性学校体系的具体活动，张謇又推荐了如皋在籍翰林沙元炳一同赴宁参与兴学之议。这一过程中，张謇等进步士绅提出的首重师范教育源头、立足国民教育发展的主张，受到部分省级官僚的强烈反对。义愤之下，张謇回到家乡，决定依托所办实业和地方社会力量，从师范和小学入手，建设学校教育的示范区，立志“以南通教育，树全国之模范”。1902年2月，张謇邀请包括如皋的沙元炳、张藩、祝寿慈、马锦繁等人在内的通州、如皋、泰兴、海门各属16名士绅代表集议地方兴学事宜，并决定由州厅县筹资建设一所“合州公共”的师范学校，议定师范生学额比例，如皋每年可有16人入学。1903年4月，通州民立师范学校开学，建设过程中沙元炳等如皋士绅共捐资银3300元。办学初期毕业或肄业的如籍学生沙元渠、何镇寅、张汝霖、黄家瑞、赵邦荣、潘树声、冒桀、顾元弼、沙俨等都成为近代推动如皋教育发展的中坚力量。

在参与通海地区教育规划的同时，1902年如皋士绅沙元炳、马文忠、张藩等也与知县张存彝积极筹商如皋兴学事宜，决定创办如皋高等小学堂。1903年3月，他们把如皋安定书院首先改为模范蒙学堂，11月又支持乡绅刘邦霖等创办马塘蒙学堂，这是如皋最早的两所新式学堂。1904年3月如皋高等小学堂开学，翌年2月附设师范简易科。6月，

张謇在通州稟设“通海五属学务公所”，管理地方学务，设议员13人，如皋定额3名，张謇、沙元炳和孙宝书被推选为议长。随即如皋仿照成立县学务公所，1907年2月分设为如皋县教育会、劝学所。学务公所的成立更有力推进了地方兴学：一方面，为扩充师资，1906年8月改公立高等小学为“如皋公立初级师范学堂”，以原小学为附属小学。同时，先后在城内尊经阁和双甸、石庄、丰利、李堡、丁家所等市乡开办为期半年左右的分期师范传习所，快速培养了188名师资。另一方面，将如皋县域划分为17个市乡，作为兴学的基本单位。由此，在近现代教育肇端的晚清时期，包括如皋在内的通海地区起步早、启动快，走在了江苏的前列。

二、勠力同心，树普及教育之帜

在师资培养略有基础、学校教育初具规模、组织管理日臻完善之后，自1908年起，张謇、沙元炳等开始着手全面推进地方教育发展：一是普及四年制初等小学义务教育，二是构建从初小、高小到中学、专门学校、大学的地方教育体系。

普及义务教育方面，通海地区在全境测绘、户口调查、学龄儿童统计、划分学区、建校地点、建校标准、经费筹集和教育模式、课程内容、教学方法等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1911年张謇倡导在通州推行了我国第一个府州县地方的普及义务教育计划，以16方里设一所学校为原则，计划建设332所初小，并在1921年完成目标，成为全国“教育模范县”的重要标识。1910年12月教育家黄炎培受江苏教育总会委托专程赴通州、如皋调查地方教育。1919年，江苏决定在全省实施普及义务教育的计划，如皋成立“全县义务教育筹备处”，划分县域为6个学区，分年增设国民学校和学级，增筹县市乡教育经费。至1928年，如皋教育一跃而与武进、南通、无锡相颉颃，成为江苏普及教育的领头羊。

三、实践为本，立职业教育之基

张謇、沙元炳等爱国进步士绅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在近代工业社会到来的大势之下，国家面临的最大危险在于老百姓的“生计困顿”和“道

德堕落”，而“穷在无实业”“堕在无教育”。因此，重民生、救国家、复兴民族，就必须兴实业办教育，并且办教育有高低两个目标：高目标是培养现代的国民、劳动者和家国的捍卫者，低目标是让老百姓获得在工业社会之中谋生的基本知识和技能。

张謇、张謇以南通为中心创办了25个初、中、高等实业学校和职业培训机构，形成较为完整的职业教育体系。针对如皋近现代工商业刚刚起步的现实，沙元炳等士绅在家乡致力于举办初等实业学校、职业培训，并注重中小学的职业陶冶与渗透。到1920年前后，如皋的职业教育体系初步形成。比如：职业培训机构中，1917年沙氏家族捐资创办的女工传习所开如皋女子职业教育先河。常年经费3800元，生徒150人，分习花边、刺绣、缝纫、纸工、贴绒等科，尤其是如皋工艺特色的贴绒制品广受好评。县立贫民工厂资本金1万元，规模100人，专收无业贫民，分习染织、藤竹、铅铁工艺，两年毕业。工厂出品以布匹为大宗，曾在农商部国货展览会（1915）和江苏省地方物品展览会上获优等奖章和奖状。

在普职教育融合上，最出名的有如皋知县周锦涛在1905年捐建县立孤幼学校，常年费7500元，学生规模150名左右，举办普通科之外，特设工业补习科，分习木工、车工、雕工、漆手工艺。有1910年在如城北门创办的市立第七初等小学，附设职业补习科，招生初小毕业生20人，分习织工、鞋工、梳工等手艺，同时学习国语、常识、珠算和商业实习等课程。因此，民国初年历次省视学调查时“国民学校教授颇能注重实际生活之技能”成为如皋教育的一大优点。

但与当时同样领跑江苏教育的南通、无锡、常州等地方相较而言，如皋当时还是一个近现代工商业尚在起步阶段的江北传统农业县，地方可供财力和风气开通程度大有悬殊，因此以沙元炳为代表的如皋官绅乃至百姓为发展教育所付出的心血和努力则可想而知，其中积淀的教育精神与文化更值得我们去梳理总结、发扬光大。正所谓：教者学者，前后赓续，来去燕与鸿；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千秋曷有穷！

（都樾）

睁眼看世界的顾延卿和张謇

1869年，16岁的张謇结识比他大5岁的如皋顾延卿，从此两位年轻人保持着终身的友谊。在他们相知相助的岁月里，最华彩的乐章是两人都持有对西学浓厚的兴趣，通过各自的方式汲取新知，彼此交流相互影响。

1875年8月21日，张謇身处江宁（南京），这一天张謇日记记载：“顾延卿由沪来，同来者肯堂，久谈乃去”。张謇日记有很多顾延卿来访的记录，唯有这一次，强调顾延卿是从上海过来，而且交谈很久，值得玩味。

顾延卿为何去上海、见到了什么、与张謇聊了什么，无法详知。但那时的上海，已经成为中国的经济中心、西学输入中国的重地。1843年，墨海书馆创办，这是中国第一家出版机构，是中国近代出版业的发源地。1844年，上海进出口贸易仅为广州的七分之一，到1852年和广州相当，到1855年是广州的两倍，取代广州的中国对外贸易的中心地位。随着经济的发展，近代金融业开始出现，1865年汇丰银行开设分行，后成为上海最大的外资银行。1865年，李鸿章等创办官办江南制造总局，制造军火、轮船、火药、机床，冶炼钢铁，开设翻译馆，传播西方工业技术，成为中国近代工业的摇篮。

对于善于学习、敏于思索的顾延卿来说，上海不会仅仅用来访友、购物、饮酒和看戏。19世纪中后期，上海人口日益增多，1865年近70万人，推动市政的迅速发展。顾延卿所到的上海，煤气、电灯、电报、电话、自来水和较完备的城市地下排水系统已经出现，使上海卓然于国内其他城市。上海的发展程度不要说对一个国人，即使是来自日本的东瀛人士也是震撼的。日本学者鹿岛茂在《日本商业之父涩泽荣一传》里是这样描述的：

阅读幕末去欧美旅行的日本人的日记，我们会惊讶地发现，这些头顶发髻、身穿和式服装的人，在初次面对巴黎、伦敦等高度文明的城市风景时，并没有感到十分震惊。在我们的想象中，他们分明应该感受到强烈的文化冲击，但他们在日记中记载的惊讶之情比我们想象的要少得多。因为这些出国者都会经历一次共同的体验。当时日本人去往海外所乘的船几乎都是经由印度洋、穿过地

中海到达英法的邮船。因此这些船必然会在途经殖民地或租界靠港数次，这对于日本的旅行者来说，相当于预先对欧美风格的生活形态有所了解。

1867年2月19日，涩泽荣一等人乘坐的阿尔菲号靠岸上海。上海街道上煤气灯和电线杆让涩泽荣一的内心感到震撼。百闻不如一见，涩泽荣一在还没有踏上欧洲土地时，在上海已经目睹和体验了西方的科技水平，使他觉得需要学习的地方太多了。

在上海的所见所闻，必然冲击顾延卿的内心。如果没有出洋的经历，可以透过上海来了解外面的世界。对张謇来说，上海也是他洞察国际风云的窗口。因此，顾延卿上海之行，以及顾延卿与张謇的谈话，可能引发很多的话题，带给彼此诸多的思考。

1890年，当顾延卿作为驻英法意比四国大臣薛福成的随员，踏上欧洲的土地，近距离考察西方发达国家，感受应该更加深刻。薛福成一行是在1月31日乘坐“伊拉瓦第”轮从上海出发的，3月6日抵达法国马赛。3月8日从马赛坐火车前往巴黎，薛福成在日记里有很翔实的记录：

晴。酉初二刻，余挈眷属及参、随、翻译等乘马车至火车栈。坐半时许，酉正二刻登火车，又十五分展轮。马赛铁路，处处通行，遥望之几如蛛网。东至意大利，至苏彝士；东北至比国之劳而林；北至梅恩，西北至巴黎；西至劳而来脱，至开埃；西南至开恩脱而，至爱维隆。一路行车，过各镇皆停轮，共停轮五六次，每次停五分钟，多则十分钟。

随行的顾延卿据说也有日记，但未现世，所以无法得知他当时的心情。但顾延卿在这年写给张謇的信中，篇幅最大部分就是谈铁路问题。其中提及铁路的作用，顾延卿认为不仅在于促进经济的流通，更在于军事上的意义，这跟当时中国面临的列强环伺的国际形势有关：

铁路专主兵事，而通商为次。迂者谓井田坏而戎马入中国，不知戎马入中国而井田不能不坏。商鞅开阡陌而六国以亡；六国不开阡陌，而商鞅所以独强。张良烧栈道，诸葛出祁山，古人用兵争道为第一意。故愚以为，凡彼四境，彼开铁路，我即开而与之逢迎，将来我之所以制彼死命必在于斯，彼之所以制我死命亦在于斯。

历史学家陈旭麓对薛福成有很高的评价，认

为薛福成“源于洋务派又高于洋务派。洋务派只学西方物质文明，薛福成却注意吸收西方的精神文明。他学西方，学得很勇敢很深刻。他的文章不夸夸其谈，而是致力于经世致用”。作为薛福成的随员，顾延卿在欧洲四国游历后，思想认识上也有很大的提升。在给张謇的信里，顾延卿提到：“大都西戎之强，不尽缘于机巧。其政事有可观，其风俗人心尤不可及。”与薛福成“欧美两洲各国勃焉兴起之机，在学问日新，工商日旺”的观点有异曲同工之处。

1893年11月26日，张謇在通州（南通）见到从法国刚刚回来的顾延卿，这次会晤的主题大概离不开顾延卿的欧洲之行。1891年8月31日张謇曾经给顾延卿写过信，请顾延卿留心、搜集西方农林方面的书籍，不知道顾延卿有没有办妥。另外信中还提到中外刑事法律量刑标准不同的问题，不知道顾延卿有何高论。顾延卿实地考察西欧国家的风土人情，通过信函和面谈，把他的所闻和见解传递给张謇，是张謇早年看世界的一扇窗户。

（朱江）

高清、高观四父子与大生企业

高清（1850—1912）是大生纱厂的元老，1896年就被张謇邀请参加大生纱厂的筹建，担任厂工董事。高清的长子高观四（1893—1985），可能了解的人不多。但如果把高观四跟海门的大生三厂、南通的天生港电厂、南京的中央商场、上海的静安别墅，乃至在中国历史上发生过重大事件的庐山大礼堂这些建筑的设计和建造联系起来，即使不熟悉高观四的身世，也会对他肃然起敬。对于大生企业的发展，高清、高观四父子作出很大的贡献，他们也得到张謇、张謇等大生企业掌门人的尊敬和重用。

高清，字立卿，祖籍江西龙泉。高清的父亲高执瑶经营木业，在金沙开办“高吉泰”木行，就在金沙安家。1896年高清加入大生纱厂创业团队后，负责大生纱厂的基建、设备安装、招工、纺纱等事宜，受张謇的委托到上海考察各纺织企业。在华盛纺织总厂，高清一行获益匪浅，得到总办



繁荣的地方经济促进了南通旅馆业的蓬勃兴起

盛荔孙的指点和帮助。盛荔孙与别人交流的时候说，张謇任用的那些调研人员为人朴实、做事有条有理，由此可以推测，将来一定大有作为。盛荔孙赞誉的，其实主要就是高清。高清主持下的大生纱厂基建工程，现在还有留存，如清花车间、仓库，历经百年风雨和沧桑，依旧能正常使用。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十一月，为大生纱厂创设立下汗马功劳、被张謇誉为“厂中最共患难者”的沈敬夫坚持辞职，据《大生纺织公司年鉴（1895—1947）》记载，原因是“与同事不洽”。沈敬夫到底是什么缘故，不顾劝阻、决然离去？沈敬夫的孙子沈燕谋在1947年5月29日的日记中，提及大生纱厂初创时期，“啬公每欲兴建土木，高先生颇顺适其意”，高清对于张謇扩大基建规模的想法，积极贯彻落实。但沈敬夫“以经济筹集之艰难，开工运转之不易，竭忠谏阻，每难挽回，其后坚决引退，此亦一因”。大生纱厂早年集资困难，流动资金大多靠短期贷款，利息很重，到底是先扩大生产规模，还是确保流动资金的充裕，

这个问题上高清与沈敬夫发生分歧，沈敬夫主动退出，也避免了矛盾的激化。

高观四，名鉴，1919 年从北洋大学土木工程系毕业后，很快得到张謇的重用。1919 年，大生三厂开建，高观四参与之中。一种说法是徐陶庵、吴晓江监工，高观四承造。也有说法是高观四受聘于安利洋行，被派往南通，督造大生三厂。不管是哪种说法，都显示高观四深度参与大生三厂的基建。大生三厂生产、生活和后勤建筑，大小房屋共 2365 间。年仅 26 岁的高观四初出茅庐，就被委以重任，也不辱使命。

1921 年，作为南通建筑公司南通营业主任的高观四，从事天生港电厂（南通电厂）工程的设计和建设。大生档案里保存着当年高观四为购买建筑材料，诸如铁钉、铁条、钢条等，给大生沪所的信函。由于整个大生企业系统陷入经济困境，天生港电厂工程不得不下马。1933 年，在时任大生一厂经理李升伯的力主下，天生港电厂工程重启，委托上海扬子建业公司（南通建筑公司改名而来）承担土木工程设计和建设，高观四驻厂主持。

李升伯对高观四评价很高，其晚年所写的回忆录里，记录道：“初次见面，我就对观四兄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感觉他不仅技术好、做事细心踏实，而且对专业非常热忱。”在李升伯的记忆中，高观四不仅具有建筑工程的新理念，而且做事耐心、稳扎稳打。天生港电厂进水间工程施工，需要在长江急流中，确保桩柱屹立不动，在当时条件下绝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高观四的组织下，历经数十次的试验，终于获得成功。李升伯认为这是在长江下游的浮沙上首次成功安置桩柱，成为长江建筑史上的破天荒之事，值得在中国水利史上大书一笔。天生港电厂全部基建工程 1934 年完成，该年冬天发电，高观四功不可没。

（朱江）

有斐馆前春水生

1914 年，南通模范马路上开张了一家新式旅馆，名称有斐馆。“有斐”出自《诗经》，有文采的意思。有斐馆的地理位置绝佳，位于濠河南岸，离长桥、濠南别业都很近。有斐馆是南通经济发展到一定

阶段的必然产物，当时大生纱厂生产经营渐入佳境，带动相关企业成长，特别是随着大达内河轮船公司、大生轮步公司的运行，交通的便利带来商旅的增多。鉴此，张謇发动集资，兴建有斐馆，以适应需求。

有斐馆采用股份制，原始资金 1.5 万元，至于基建费用，张謇垫付了部分。癸亥年七月二十日（1923 年），有斐馆监察杨懋荣、薛弢给股东的信里提到：“啬公垫用建筑费计本利共洋八千元”。另据有斐馆庚申年（1920 年）营业收支清单，有斐馆“在款”（相当于固定资产）项下，乙卯年（1915 年）房屋建筑费用洋 8601.199 元，己未年（1919 年）洋 3530 元，庚申年洋 19643.708 元。张謇垫支费用利息若干，不详，但其垫支本金应该占了当时房屋建筑费的大头。

有斐馆是从甲寅年（1914 年）四月开始营业的，主要经营住宿、餐饮和洗浴。从《有斐馆甲寅乙卯两年营业收支年总并比较盈亏一览表》看，甲寅年四月到十二月，酒席客饭收入最多，达 1945.152 元，房金收入 1345.116 元，盆汤收入 118.925 元，另外有杂款收入 116.774 元。支出项有菜蔬工食、盆汤、薪工、伙食和杂款，当年盈利 2.84 元。

有斐馆的开张，让张謇接待外地来宾有了一个体面的场所。1914 年 7 月，也就是有斐馆营业不久，张謇的两封信提到了有斐馆。这两封信其实涉及一件事，7 月中旬，时任江苏都督的冯国璋遇到张謇，告诉张謇准备派鄢遇春到南通来，参观通海垦牧公司。张謇当然非常重视，第二天给他的三哥张謇写信，布置接待鄢遇春的事宜，住宿安排是“寓有斐”。7 月 19 日，张謇接到冯国璋的来信，次日张謇回函冯国璋，告知已经安排好鄢遇春来通参观的行程，“其路程须由宁而通，再由通而吕四。到通可住有斐馆，该馆新建，一切清洁”。张謇特意跟冯国璋这样见过大世面的人提及有斐馆，可见他对有斐馆的住宿条件充满自信。

为了提高竞争力，有斐馆在招徕顾客方面下了工夫。《有斐馆丙辰全年营业收支清单》显示，1916 年“收弹子洋 90.396 元”。弹子，指台球，或称桌球。上海开埠之后，外国侨民的俱乐部里设有弹子房，之后外资的礼查饭店、汇中饭店、密采里饭店、客利饭店增设弹子房，茶馆、游艺场也有附设。有斐馆添置弹子房，是欧风东渐，

并通过上海影响到南通的例子。

1920 年 12 月出版的《南通实业教育慈善风景画册》，是一本反映南通城市面貌的相片集，配有中英文对照说明文字，其中有一张有斐馆的广告。广告中除了提到自身优越的地理位置，客房里“上等西式器具”外，强调“更仿车站联运行李简捷办法，商准本港各轮局，联络芦泾港永朝夕馆一气呼应，共同派出有号衣之接客，到轮船迎送，俾免旅客自顾行李之累赘，藉轻劳瘁，只须向接客交明件数，索取凭证，便可独身出入，照证检收无讹”。当年乘坐长江轮船到南通，一般都在天生港、芦泾港、任港等处登岸，离南通城还蛮远。有斐馆与芦泾港的永朝夕馆合作，是因为永朝夕馆的老板陈葆初也是有斐馆的股东。永朝夕馆靠近上下轮船处，两家旅馆合作派出员工，代为客户搬运行李直接送到住处，确实是方便顾客之举。况且员工还穿上编号的制服，有助于取得顾客的信任，也避免欺诈行为的发生。

有斐馆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是南通最具标志的旅馆。这期间，张謇的贵客，应该是安排在有斐馆。住在有斐馆，客人到张謇家里做客，步行百米即可抵达。而且离南通博物苑、南通师范学校等著名机构也不远。1920 年 5 月 11 日至 13 日，苏社在南通召开成立会，与会者 140 多人，有斐馆和桃之花馆是两家主要接待宾馆。1920 年 6 月 5 日至 8 日，美国哲学家和教育家杜威（John Dewey）受邀到南通讲演和参观。杜威一行 6 月 4 日晚上，在上海乘坐大达轮步公司的“大德”号轮船赴南通，第二天从天生港上岸，据《申报》报道，随后下榻有斐馆。即使 1921 年条件更好的南通俱乐部出现，还是有著名人士下榻有斐馆。1923 年 11 月 23 日，黄炎培到南通女子师范演讲《理想的女子》，当晚赴张謇在中公园的宴请后，住在有斐馆。

1938 年 3 月日军侵占南通，有斐馆员工逃避一空，所有账簿、文件散失殆尽。1940 年，日军发还时，有斐馆早已是面目全非。股东薛秉初出面，向老股东筹增股本 1 万元，称为维记新股（原有股本 4.9 万元），由李庆祥担任经理，主持业务。

1952 年 10 月 22 日，有斐馆召开第十届股东大会，各股东考虑到有斐馆资金缺乏、借贷无门，房屋破旧必须立刻大修，被褥等物件需要补充，费用浩大，增资困难，决定将有斐馆的房地产出售。

经洽商，有斐馆将全部资产以 3.9 亿元的价格出售给南通市人民政府，10 月 27 日双方签订草约，定金 5000 万元，即由政府接收所有房屋，原有职工亦由政府录用。12 月 8 日签订正式合同，有斐馆迈入公营时代。

（朱江）

张謇与江西瓷业公司的创办

2021 年 4 月和 9 月，来自中央戏剧学院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科教频道《探索·发现》栏目的两个摄制组，先后来到南通市档案馆，围绕着“张謇与景德镇”寻找和拍摄相关的历史档案。南通市档案馆馆藏的有关档案，让摄制组满意而归。

张謇与景德镇的联系，主要是因为他参与了商办江西瓷业有限公司（简称江西瓷业公司）的发起。江西瓷业公司原为官商合办，光绪二十九年（1903 年）五月由江西巡抚柯逢时奏请朝廷开办，拟拨官款银 10 万两，实际仅出资 1 万两用于订购祁门土坯。原定自招商股 5 万，仅仅筹集到 3 万。江西瓷业公司经办人多次变更，股本不敷，因此筹办工作迟迟不得进展。光绪三十二年（1906 年）四月，经办人李嘉德到上海为江西瓷业公司招商集股，拜见了上海道瑞澂。瑞澂认为江西瓷业公司与其官商合办，不如改为商办，可以避免官商股东之间的矛盾，或许能够容易办成。瑞澂的建议得到江西巡抚吴重熹的认同，同年八月吴重熹致书瑞澂，委托瑞澂筹办。瑞澂联系了张謇，张謇在光绪三十二年八月九日（1906 年 9 月 26 日）的日记中记载：“瑞观察以江西瓷业有限公司集股属为赞成，许之。”

张謇答应瑞澂参与江西瓷业公司的集股，应该有两方面的原因。首先在于张謇认同瑞澂的主张。瑞澂之所以出面扶持江西瓷业公司，是考虑到瓷业是江西重要的产业，瓷器又是民间大宗日用品，随着制作工艺继承乏人，瓷器质量日渐下降，同时外来瓷器输入增多，“诚非设立公司不足以开通风气，挽救利权”。瑞澂对于江西瓷器业状况的认识，与张謇筹办大生纱厂时抵御洋纱倾销的想法，有一定的共通之处。瑞澂试图通过江西瓷业公司，“欲利便于民生，更冀销行交于域外”，得到当时

在实业界颇有声望的张謇的支持。其次，上海道瑞澂对于张謇的事业，给予很多的支持，如大生纱厂到道署一次性领取100张空白护照（通行证），自己填写，证明在江海关已经纳税，物料可以直接运往通州，沿途不再缴纳厘税。再如1906年清政府批准天生港暂作可以起下货物之不通商口岸，交江海关辖理，瑞澂也起到推动作用。因此对于瑞澂的邀请，张謇投桃报李。

张謇很快就开始为江西瓷业公司集股，根据大生沪帐房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的总录，八月二十三日（10月10日）大生沪帐房代收江西瓷业公司的股金洋500元，来自张受伯、王肇之等6人。九月初五（10月22日）大生沪帐房“交慎裕转寄袁”。慎裕即慎裕号，为宁波帮的代表人物朱佩珍（葆三）创办，经营五金业，后来涉足机器业、投资房地产和钱庄。朱葆三也是瑞澂邀请的商办江西瓷业公司的发起人，另外还有曾铸（少卿）、袁蔚章（秋舫）、陈作霖（润夫）、许鼎霖（九香）、樊棻（时勋）等人。通过慎裕号转送的股款，估计是交给袁秋舫，袁秋舫为江西士绅，有可能在江西具体负责瓷业公司的业务。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三月，瑞澂领衔，与张謇、袁秋舫、朱葆三等八位发起人，“为江西瓷业公司改归商办，呈请准予立案保护事”禀农工商部。禀稿陈述了江西瓷业公司的筹办经过，希望在江西缴纳百分之五的正税后，销往外地的瓷器不再征收厘税。

1907年6月8日《申报》第一版，刊登《奏定商办江西瓷业有限公司广告》，向社会公告商办江西瓷业公司“以改良制造为宗旨，以期工艺之扩张，商业之发达”。从该广告可知，农工商部批准公司集股本银20万元。广告里不仅署名瑞澂、张謇等八位发起人，还列出袁百川、汪勉斋等五位赞成人。最后还列举上海和江西的收款处，其中上海6处，包括位于上海小东门城河浜的大生纱厂沪帐房，江西有3处，分别地处九江、南昌和景德镇。不久，江西瓷业公司以资金难以周转为由，经过两江总督批准，把集资额提升到40万元。（1907年8月30日《申报》《江督批准扩充江西瓷业》）10月19日，《申报》刊登《奏办江西瓷业公司续招股本广告》。

江西瓷业公司第一次股东会议是宣统元年十月二十二日（1909年12月4日）借用苏州农工

商局作会场的。据张謇日记的记载，张謇提前一天来到苏州，股东大会的次日，即12月5日到上海。《啬翁自订年谱》中，有宣统元年“十月，与瑞澂计营江西瓷业公司”的记录。江西瓷业公司股东大会不在公司的生产地江西开，也不在股东集中的上海开，原因在于主要发起人瑞澂此时担任江苏巡抚，而江苏巡抚衙门就在苏州，可见瑞澂在江西瓷业公司创立过程中的中心地位。

江西瓷业公司在景德镇和饶州分设两处厂区，景德镇为总厂，以传统方式组织瓷器生产，饶州（今鄱阳）则采用新工艺。饶厂内附设陶业学堂，设立本科及艺徒二班，目的在于培养工匠、改良瓷业。陶业学堂被视作景德镇陶瓷大学的最早源头，瑞澂、张謇等八位江西瓷业公司的发起人，也就成为景德镇陶瓷大学的创办人。

（朱江）

张謇与新疆阜民纺织公司

以前很少把张謇与新疆联系在一起。有在新疆创业的南通籍企业家，积极筹划在新疆宣传张謇的企业家精神，专门前来查阅相关档案。交谈之后，引发笔者对此题材的兴趣。根据目前掌握的史料，张謇与新疆实质性的关系，在于支持新疆阜民纺织公司的创设。

阜民纺织公司是新疆近代标志性的企业，学界对其有较高的评价。如魏长洪和伏阳认为，阜民纺织公司可谓是民国前期新疆近代新式企业的硕果。1923年11月，杨增新致电张謇，希望张謇能够帮助新疆方面在上海订购纺织机器。据《辞海》介绍，杨增新（1863—1928），字鼎臣，又字子周，云南蒙自人，清光绪进士。初为甘肃中卫知县、河州知府。1900年为甘肃提学使。1908年任新疆阿克苏兵备道。后为镇迪道提法使。1912年，被袁世凯任命为新疆都督兼民政长。1914年，改称新疆将军、巡按使。后又任新疆省长。1928年，通电拥护南京政府，同年就任新疆省政府主席，7月被部下行刺身亡。

购买纺织机器事宜，杨增新委派新疆籍众议员继孚和赵国祯具体操办。继孚和赵国祯两人专门赶赴南通，谒见张謇。

张謇在1924年1月24日日记中记录：“新疆杨鼎臣督军、绥远马都统令继子成（孚）、赵文府来，询设五千锭纺厂事，赠大宛葡萄、哈密瓜。”对于客人带来的葡萄和哈密瓜，张謇印象深刻，在交通不便的当年，新疆的瓜果应该算是稀罕品，他在1月27日把葡萄和哈密瓜转赠诗人谢林风和画家孙琼华分享，还赋诗一首：“宛夏葡萄哈密瓜，远来万里督军衙。殷勤分与江南客，助尔辛盘笔上花。”

张謇与远道而来的继孚和赵国祯进行了深入的交流，主要是围绕选择何种纺纱机器。张謇认为英国生产的机器坚固耐用，但体型粗重，而美国机器则相对灵便，新疆地处僻远，交通不便，由此选用美国机器比较适宜。新疆的人工和燃料的成本低，市场又大，大致经过10年可以收回成本，如果到时需要扩大生产规模，再次选购机器，可以斟酌选用美国的还是英国的。继孚和赵国祯接受张謇的观点，决定订购美国维丁厂生产的设备。

谈话的第二天，即1月25日“复杨、马电并讯”。张謇的复函，南通市档案馆保存有信底，张謇在信中写道：“纺织，衣之本，兼农工商三者有之，势必日增。我不自谋，人将代谋。新疆当俄乱未定之时，乃千载一时振兴实业之机会。执事注意及此，可谓远识，不胜敬佩。”张謇认为棉纺织业不仅关系百姓的日常生活，而且关联农业、工业和商业，是一个有发展前景的产业。新疆是中国重要的产棉区，民间有手工纺织的传统，在新疆兴办纱厂，对于新疆实业的发展有推动作用，由此张謇高度认同杨增新兴办纱厂的举动。

从张謇的信中还可获悉，张謇已经与海京洋行职员联系，要求“慎重公平订约，并属先以约稿见示，代为斟酌”。据张謇的信稿，张謇不久给海京洋行的杨锡仁写过一封信，主要内容是：“新省购纱机，已属继、赵二君与严君接洽，并愿双方慎重，订诚实公平之约。约稿并祈先示，以鄙人受杨督军之托，又与海京亦友好，不敢不求其融洽也。”杨锡仁是吴江人，费孝通的八舅舅，1910年参加清政府举办的庚款留美选拔，名列第一，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习，当年赵元任第2名、竺可桢第28名、胡适第55名。1943年，杨锡仁任外交部长宋子文驻美国特使，参与组织“驼峰航线”的物资保障。海京洋行设立于1921年，总部在上海，在天津和纽约设有分支机构，1923

年还在天津创设4个毛纺工厂，第二年开工。从张謇给杨锡仁的信中看出，张謇是阜民纺织公司与海京洋行之间的中间人，他希望海京洋行能够诚信地处理好这笔交易。最终，阜民纺织公司通过海京洋行，采购美国维丁厂制造的纺纱机5台，每台240锭，共1200锭。

张謇不仅为阜民纺织公司购置机器穿针引线，他创办的南通纺织专门学校的毕业生成为公司的技术骨干。杨增新聘请的技师（相当于总工程师）杨传敬，号瑞桥，湖南人，毕业于南通纺织专门学校。杨传敬很早就来到乌鲁木齐，负责设计和监造厂房，之后负责公司的生产技术指导，根据1932年2月的记录，杨传敬每月薪酬500两。副技师童溪石也毕业于南通纺织专门学校，另文叙述。

阜民纺织公司厂址位于迪化（乌鲁木齐）西郊，于1929年5月1日正式开工，一度产销两旺。1933年，马仲英部队围攻迪化，阜民纺织公司是交战地之一，公司大部分厂房被焚，部分机件被盗窃。1934年1月，阜民纺织公司结束。

（朱江）

张謇与童溪石

对于张謇对中国社会的影响，用胡适的观点“造福于一方，而影响及于全国”，是非常恰当的。新疆阜民纺织公司的机器设备，由张謇协助购置，核心技术人员毕业于张謇创办的南通纺织专门学校，笔者的《张謇与新疆阜民纺织公司》有所介绍。其中提及的阜民纺织公司聘请的副技师童溪石，与张謇有着深深的师生情谊。

据1919年11月20日中华民国教育部发行的《教育公报》，童溪石为南通纺织专门学校第四次本科毕业生，当年该校共有23名学生本科毕业。南通纺织专门学校，前身是1912年张謇倡导，由大生纱厂、大生分厂各出资六成和四成开办经费，用于培养纺织技师的纺织染传习所。1913年，建于大生纱厂南侧的校舍落成，定名南通纺织专门学校。张謇《南通纺织专门学校旨趣书》提到，创办该校的目的，主要是满足南通本地对纺织技术人员的需求。而事实上，南通纺织专门学校的毕业生散布全国各地，有助于改变中国纺织企业

在技术上完全依赖外国技术人员的局面。

童溪石是崇明人，据童溪石 1922 年的自述：“溪石亦南通学校生徒之一，学成任事于上海宝成纺织厂。”所谓的上海宝成纺织厂，系实业家刘柏森于 1919 年在上海创办的宝成纱厂。刘柏森与张謇有良好的合作关系，1911 年两人携手，通过湖广总督瑞澂，租办湖北官办纱、布、丝、麻四局，开办大维公司，刘柏森任营业所长兼总经理。1919 年刘柏森在上海设宝成纱厂及宝成二厂，后又在天津设宝成三厂。在此之前，刘柏森还租办苏州苏纶纱厂（改名宝通纱厂）和上海裕通纱厂（改名宝丰纱厂）。为了纱厂的顺利运行，刘柏森连续引入三届南通纺织专门学校的毕业生，这批年轻的纺织技术人员，给刘柏森的企业带来生机和活力。

1922 年夏季，童溪石编译的《纺织大全》一书，由中外日夜印务局印制，纺织丛书编辑社发行，在上海大东、泰东、世界书局寄售。《纺织大全》还在《申报》刊登广告。该书分《棉纱之计算》《引伸计算》《棉纺工程》《特载》等四编，马润生、吴麟书和张謇分别作序。马润生（1871—1945），实业家，曾受刘柏森委托兴办宝成纱厂，他赞赏童溪石“好学深思”。吴麟书（1878—1930）也是实业家，统益纱厂的创办人，吴麟书认为《纺织大全》详尽介绍“纱厂各部工作之顺序，机械配置之诀要，棉性之分类，设备之概略”。张謇的序，高度评价《纺织大全》的作用，称之为“俾未入纺织学校者，阅之奚啻耳提面命，得具有纱厂之学识。已入纺织学校者，阅之奚啻临场实习，

得具有纱厂之经验。足见该书对于纱厂之学识、经验，无不应有尽有，可谓南针，洵称善本”。

1925 年 4 月 15 日，童溪石受聘阜民纺织公司，职务为副技师，合同是与“承办迪化纺织厂事宜”继孚签订的。根据合同，童溪石作为副技师，需要协助正技师杨传敬修理、保全机器设备，预防火灾；在不妨碍工作的前提下，对工人进行理论和技术培训；监督和改良工厂的运行。童石溪每月薪水规元 75 两，从到达迪化之日开始支付，膳食由工厂供给。童溪石从上海动身前往新疆时可获赠家费洋 250 元，川资亦由工厂提供。

获悉童溪石远赴新疆的消息，张謇于 1925 年 5 月 16 日给杨增新写了一封信，其中提到：

纺厂设置，当有端倪。闻聘敝处纺织专门学校毕业生童溪石往新，担任贵处纺厂副工程师。该生年富力强，学行不苟，年来亦尚有经验。已諄属任职之后，力图报称。但东南少年，骤至西北，极边风土民情，恐或隔阂。趋辕奉谒时，幸进教之，不胜大愿。

对于阜民纺织公司的筹备情况，张謇表示了关注。童石溪赴新疆前，估计是专门前去谒见张謇，跟张謇辞行。这位从南通纺织专门学校走出的学子，经过几年的职场锤炼，加上自身好学勤思，已经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纺织行业的实践经验。自己这位年富力强的门生即将远行，张謇在勉励与教诲之外，也担心童溪石对边疆地区水土和民风的适应问题。张謇给杨增新去信，也是希望杨增新能够关照童溪石，让童溪石更快地融入新疆的生活，也能更好地服务于新疆的纺织事业。

（朱江）

张謇支持上海中国银行抗拒停兑令

“农工商业之能否发展，视乎资金之能否通融”。这是张謇 1913 年出任北京政府工商总长兼农林总长（后为农商总长）时，发表的《实业政见宣言书》里的观点。张謇根据多年从事实业的经历，认为振兴实业需要在完善经济立法、确保金融基础、减免厘税征收、奖励补助企业等四个方面着手。在创办实业过程中，张謇充分认识金融的重要性，

积极培养金融人才，创办淮海实业银行。

张謇筹划和组建本地金融机构的同时，积极参与国内其他银行的经营活动。1915 年，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创办，张謇入股 1500 元。1919 年，该行续收资本时，大生企业加入股本 15 万元。1922 年 6 月，交通银行第 11 届股东大会上，张謇被推举为总理。张謇 1916 年出任中国银行商股股东联合会会长，支持上海中国银行抗拒北洋政府的停兑令，给予上海中国银行极大支持，在中国金融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由于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为北洋政府大量垫款，滥发钞票，导致信用不稳。交通银行总办梁士诒主张将中国、交通两行合并，集中现金，并建议发行不兑现纸币。这一消息传开后，北京、天津两地中国银行、交通银行的钞票持有者，前往银行兑现的日益增加。北洋政府国务院对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下达命令，“所有该两行已发行之纸币及应付款项，暂时一律不准兑现付现；所存之准备现款，应责成该两行一律封存”。

5 月 11 日清晨，上海中国银行接到北京总行转来的国务院钞票停兑、存款止付的命令以后，上海分行经理宋汉章、副经理张嘉璈当即进行紧急磋商。认为如果按照命令执行，中国的银行将从此信用扫地，永无恢复之望。宋汉章和张嘉璈决定拒绝接受北洋政府国务院的命令，上海中国银行照常办理兑现、付存。

为了保障上海中国银行的正常营业，宋汉章和张嘉璈采取一系列措施：请浙江兴业银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和浙江地方实业银行出面，以中国银行的股东、存户和持券人身份，聘请律师向上海会审公堂起诉上海中国银行经理、副经理有损益行为，这样宋汉章、张嘉璈必须作为被告人应诉，在诉讼期间，依法两人不会被中国银行撤职。同时，宋汉章和张嘉璈寻求地方政府和外资银行的支持。

与此同时，宋汉章和张嘉璈请张謇出山担任中国银行商股股东联合会会长，借助商股股东的力量抵制北洋政府国务院的停兑、止付令。据张嘉璈的回忆，5 月 11 日晚，“行内准备翌晨照常兑现付存。同时我与宋经理以为挤兑提存风潮平息之后，袁政府怀恨在心，势必设计摧残反对停兑之行，不得不藉股东作后盾，以相抵制，因偕股东刘厚生（垣）往访张季直（謇），说明组织

股东联合会维持中国银行之用意。股东联合会随即成立，公举张氏为会长，叶葵初为副会长，钱新之为秘书长”。

5 月 12 日，针对停兑、止付令，张謇为会长的中国银行商股股东联合会回应称：“金融枢纽首在银行，中央银行又为银行之母，此时骤行停顿，则金融枢纽立时破坏，是无异国家宣告破产、银行宣告停闭，况沪行为中外观瞻所系，欲求保全必自沪始。中央命令万难服从，沪行钞票势难停兑。”张謇在当时的政商两界都享有极高的威望，经由中国银行商股股东联合会发出抗拒宣言，对北洋政府国务院具有很强的震慑力，也有助于安抚上海中国银行的储户。

中国银行商股股东联合会同时还公布五条办法：由股东联合会推选监察人到行监察，将全行财产负债及发行准备金移交外国律师代为保管，再由外国律师委托宋汉章、张嘉璈二人继续营业；所发钞票，随时兑现，不得停付；一切本行存款，均届期立兑；以后，政府不得提用款项，一切均按普通银行营业办理；将来如逢商家有损失，均由本会向南北政府交涉，归正式政府承认。

上海中国银行从 5 月 12 日起，经受了储户兑现的冲击，到 19 日兑现风波基本平息。6 月 20 日，段祺瑞致电中国银行商股股东联合会会长张謇等人，电文中提及“中央银行为国家命脉所系，前因金融紧迫，必不得已停止兑现，原为暂时救济之计，幸赖诸公热诚维持，商民蒙福，感仰同深”，实际上承认停兑、止付令的不当，也表达对张謇等人的尊敬。

（朱慧）

中国第一只企业债券

张謇与上海金融界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彼此携手，相互促进。盐垦公司需要投入大量资金进行水利设施建设，土壤改良时间又长、因此投资周期长，见效慢。1921 年，大有晋、大豫、大赉、大丰、华成等五家盐垦公司遭遇经营困难。在张謇的邀请下，这年的春天，时任中国银行副总裁的张嘉璈应邀赴江苏沿海垦区，考察除华成盐垦公司之外的其他四家盐垦公司。



设于南通的上海银行

张嘉璈邀请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农科主任邹秉文，以及该校教授过探先和原颂周一起考察。邹秉文一行随后拟写了一份考察报告，从农业科技的角度记录了盐垦公司的现状，提出了改良的方向。考察报告提到，各盐垦公司尚有大量土地可供开垦，而当下生产力水平低下，其潜台词就是有很大的发展余地。他们认为，要改变导致收获歉薄的原因即“病虫害之蔓延、耕种方法之不善、种子之不良”，首要措施是组织农事研究机构；直接给农户小额贷款；普及农业知识，推广农业器械。这个考察报告给了张嘉璈很大的信心。

张嘉璈回到上海后，积极推动金融界携手支持张謇的盐垦事业。他邀请各银行和钱庄“协同讨论。金以吾国事业，久待振兴。各盐垦公司规模宏远，关系于农产纺织业者甚巨。偶为天时所困，积累不振，亟应合力扶持，以示提倡”。在此基础上，上海金融界与张謇等人共同发起，发行中国历史上第一只企业债票（时称公司债），即“通泰盐垦五公司银团债票”（下文简称五公司债票）。

参与五公司债票发行的银行，有上海的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兴业银行、上海银行、盐业银行等，几乎囊括上海的华资银行，这些银行与源昌正、裕盛隆、信康等参与的钱庄，共同组成经募通泰盐垦五公司债票银团。根据《通泰盐垦五公司债票合同》，五公司债票第一期发行 300 万元，利息每年 8 厘。当时金融市场短期借款利息极高，“除长存款月息约在一分之谱而外，平时调汇，以市面银根宽紧，故时有重轻。活期往来，有时市拆涨至按月一分五、六厘，定期放款最轻月息亦在九厘左右，平均周年计息在一分三四厘”。年息 8 厘的水平可以理解为上海金融界对张謇事业的支持。

为了顺利发行五公司债票，张嘉璈设计了比较合理的债票发行条件。“惟发行公司债票，系属创举，风气未开，仅以轻率利息，恐不足以鼓动企业家之兴味，似须另酬相当利益，方易集款。”认购五公司债票每千元，可以获得五公司另外赠予的红地 10 亩。如果按未来土地成熟后的地价每亩 20 元计算，债票持有人预期收益为一分六七厘。

经募通泰盐垦五公司债票银团不仅在经济上给予盐垦公司支持，还在大有晋盐垦公司所在的南通三余镇成立农事试验场，有田 600 亩左右。“特聘著名昆虫专家、作物专家，研究虫害之防除、

农事之改良，以图增加各公司之收益”，委托东南大学农科代为筹备。农事试验场每年预算经费 2 万元，其中五公司承担 1 万元、银团 5000 元、张嘉璈 5000 元。

五公司债票作为中国金融史上的创新产品，其本意是为了促进苏北盐垦事业的发展，也为债权人带来收益。然而由于五公司连年受灾，五公司债票没能按照合同的规定按期归还，原定 5 年的债票期限，一直持续到抗战期间才了结，以至于拟定的第二期债票计划无法实现。大有晋公司债本较少，加上经营情况略好，因此是最早清偿债务的公司。根据大有晋公司第 18 届股东会报告书，到 1932 年，大有晋公司债务为 92200 余元。除去银团应还大有晋公司的 3 年之间的垫款，大有晋公司“以三余镇市房 217 间，连地基在内；东余区区房 31 间，又自垦地 200 亩；包场市房 40 间，厕所 1 处，连同地基作价抵偿”。双方多次谈判、拉锯，基本达成一致。“所有三余镇市房与东余区区房及自垦地，曾于六月间由该团主任翁君季骧先行接收管理。”

其他四家盐垦公司的债务，大部分是通过以土地抵债的方式解决的。对银团而言，手中持有五公司抵债的土地，固然有一定的营收，但不是其最终目的，金融资本追求的还是流动性。因此银团执掌土地之后，也是择机卖出。

（朱江）

张謇资助宋希尚出国深造

宋希尚（1896—1982），字达庵，浙江嵊县人，著名水利专家。1914 年冬，宋希尚在上海的报纸上，看到张謇倡办的河海工程专门学校的招生广告，征得家人同意后，到位于上海的江苏省教育会应考。宋希尚记得考试那天漫天大雪，马路成为银白世界，黄炎培在考场门口高声唱名。被录取的宋希尚于 1915 年 3 月 15 日前往南京报到，当时校址借丁家桥江苏省咨议局旧址。1917 年，宋希尚毕业，被派到南通保坍会见习。

到南通后，宋希尚协助荷兰籍工程师特来克（1890—1919）工作。特来克是 1916 年获南通保

坍会聘请，担任驻会工程师，主持筑隄保坍工程。特来克除了负责保坍工作并取得成效外，还参与南通、如皋和海门等地水利、道路、市政等土木工程。

1919 年 8 月，特来克在遥望港建筑工地督工时，感染霍乱，由于当地没有医疗条件，于是坐船星夜赶回南通，却在夜半到达中公园桥时去世，而这座桥也是特来克设计和督造的。张謇悲痛之余，迅速与荷兰驻沪总领事联系，处理特来克的后事，张謇将特来克公葬于美丽的剑山山麓。

特来克遽然去世，使得进行中的遥望港工程受到冲击。当时工地现场聚集着各类工人多达六七千人，工程无人主持该何去何从？经过南通和如皋两县水利会的紧急磋商，决定遥望港工程仍照原计划继续进行；责成宋希尚临时负责，斟酌办理；请张謇从速聘请外国专家前来主持，一竟全功。宋希尚临危受命，以义不容辞的勇气和兢兢业业的态度，努力以赴，投身于工程建设中。张謇分别急电北京外交部、上海领事团征聘外国工程师，或以待遇问题、或以兴趣问题，延聘事宜毫无进展。

一年的时间很快过去了，在不知不觉中，遥望港工程在宋希尚的指挥下，按部就班地渐次完工。宋希尚可谓不辱使命，张謇对他慰勉有加，深感满意。遥望港工程落成之日，举行盛大典礼，南通、如皋两县官绅地方代表二三百人出席。张謇对宋希尚大加赞许：“去年在通开紧急会议时，原以宋生年青，出校未久，嘱其暂时维持现状，以待新聘外国工程师之来临，初不料竟能遵照原定计划，按步推进。一年来并未发生任何困难与意外事变，卒底于成。故今日之落成大典，不仅为两县两公司水利大闸完成而庆，尤应为发掘年青有为工程师而欣慰！”并让宋希尚起立，接受全场掌声祝贺。

第二天，张謇在三余镇大有晋公司召见宋希尚，以 2000 元作为对宋希尚勤勉工作的奖励。宋希尚婉言谢绝，认为这是自己的分内之事，何况通过挑起大梁获得不少宝贵经验。只是希望将来如有机会，能够赴美深造，并考察欧美水利，充实自己，为今后从事水利事业做准备。张謇听闻后大喜，非常认同宋希尚的志向，表示一定会促成留学事宜。但是因为大生三厂建设的原因，亟需修筑厂区到青龙港的轻轨和青龙港船闸工程，希望宋希尚能

够继续参与这两项工程，工成之日，即当以运河工程局名义派美考察。同时，张謇亦发觉当时宋希尚的月薪不过 30 元，还是实习生的待遇，宋希尚从未抱怨过，也未曾提出过要求，更加器重宋希尚。

1921 年春天，张謇交办宋希尚的两项工程告一段落。张謇履行自己的诺言，斥私资帮助宋希尚留学美国。并以督办运河工程局名义致函美著名工程师（时任美土木工程学会会长）费礼门（John R. Freeman）博士，托其指导照顾。张謇还亲笔开列清单，吩咐宋希尚考察欧美水利时，应特别注意研究的问题，用以将来回国后的实践。宋希尚赴上海坐轮船赴美前，来到濠阳小筑向恩师辞别。下面是宋希尚在 40 多年之后依旧刻骨铭心的回忆，也是让笔者反复阅读而不断感动的一幕：

嵩师正在书房内阅读，乃起身命侍者加上马褂，整襟肃容，自房内步送，经一长廊，复命大开正门而至门口，乃停步拱手面嘱曰：“水利事业，关系国计民生至巨，我国江淮河汉，无水利可言，而水患日甚。我虽致力导淮，但忽忽数十年，迄无尺寸成就，今垂垂老矣。所望于汝者，年富力壮，考察各国水利机会，务须悉心研究，彻底探讨。取人之长，补我之短，我国水利，终必有大治之一日。行矣达庵，好自为之，有厚望焉。”鹄立门口，目送余行，直至淮海银行转角不见为止。此幕临别郑重训词，为余有生之日所永不敢忘者。

张謇对待一位有志向、有抱负的年轻人，郑重其事地着正装迎接、开正门相送，体现着对青年才俊的尊重，也饱含着对宋希尚尽快成为栋梁之材的期盼。张謇在南通兴办教育，是希望民众普遍地提高素质、增长知识，他更希望能在各个领域涌现出杰出的领军人物，所以他对有潜能的年轻人格外青睐，会委以重任、悉心培养。宋希尚以其才华和品行赢得了张謇的重视，也为自己开创了一片崭新的天地，赴美后先后在麻省理工学院和布朗大学学习，1924 年回国。

宋希尚 1928 年任交通部扬子江水道整理委员会委员兼工程处长，同时在中央大学主讲水文学。20 世纪 30 年代初与全国建设委员会电气工程师恽震、水利工程师曹瑞艺、测量总工程师史笃培、技术员陈晋模等，组成中国第一支长江三峡勘测队，到三峡现场查勘选择坝址。所选坝址大致与现在葛洲坝水电站位置相当。设想大坝工程分三期，

编制出详细计划和预算，并第一次提出利用水电制造化肥、发展农业的设想。这是中国第一个三峡开发计划。

（朱江）

张謇与实业教育

张謇认为，实业和教育是救亡图存、国家强盛的根本。甲午战争之后，张謇有了“实业与教育迭相为用”的思想。1925 年他在暑期讲习会的演说中总结为“南通有纱厂，爰设立纺织专门学校；南通经营盐垦，爰设立农校。以实业辅助教育，以教育改良实业。实业之所至，即教育之所至”。在张謇的推动下，培养实用型、技术性人才的实业教育兴起，促进了南通经济的发展，其中南通纺织专门学校具有代表性。

张謇兴办大生一厂后，对于缺乏纺织技术人员有切肤之痛。早年大生一厂设备安装，都依赖英国工程师的指导，为此大生一厂支付了大笔费用。1912 年，为了培养纺织方面的技术人才，张謇在大生一厂内附设纺织染传习所，学生 10 多人，开创了中国纺织教育的先河。纺织染传习所的办学经费，张謇通过劝导大生一厂和二厂的股东出资解决，由大生一厂承担六成、大生二厂分担四成。之后由于请求插班学习的学生纷纷前来，为满足社会的需求，在大生一厂南侧规划建设校舍，于 1913 年秋迁入，改称南通纺织专门学校。

南通纺织专门学校教员除日籍外，大多是留美学生，这些教员带来了先进的理念。南通纺织专门学校特别注重实践，向国外订购当时最新式的纺织设备，供学生在掌握理论的基础上提高实际操作能力。学生在校期间每学期修学旅行一次，了解各地实业状况。对于学生的实习，南通纺织专门学校非常重视，张謇曾经亲笔写信推荐学生。如在 1920 年 7 月致信好华特厂总经理，介绍第五班学生章以铨、钱昌时去实习。1920 年 10 月 4 日张謇还曾给时任驻英公使的顾维钧去函，希望能给赴英实习的蒋德寿提供便利。

由于紧贴生产实际，加上有很多提高能力的实习和参观机会，南通纺织专门学校的学生具备很强的动手能力。1918 年，毕业生协助上海厚生

纱厂排装新机成功。

1920 年，位于海门常乐南湾的大生三厂处于厂房建设阶段，机器设备的安装提到了议事日程上。上海慎昌洋行介绍英国工程师惠令登先来看，由于大生三厂为外国工程师修建的洋房尚未竣工，张謇的三哥张謇将惠令登安排到自己在常乐镇的家里居住。惠令登援引大生一厂和大生二厂以往的接待之例，认为大生三厂招待不周，只住了两天就扬长而去。

1921 年，大生三厂以资生铁厂技工为基本力量，以南通纺织专门学校毕业生马季谟、于石圃、瞿觉先、唐人杰、施秀珊、习是则等 6 人为技术骨干，配合大生一厂、大生二厂机工傅鸿生父子等设计排车进行安装。大生三厂全部纺织机器完全由中国技术人员自行排装完成，于 10 月 10 日开车。11 月大生三厂产品在上海开盘，十六支三星纱比大生一厂的红魁星纱高 10 元一箱。这固然跟大生三厂的机器相对先进有关，但也离不开中国的技术人员的能力。中国技术人员能够独立自主地安装设备，摆脱了对外籍工程师的依赖，其中南通纺织专门学校的毕业生功不可没。大生三厂毅然让南通纺织专门学校毕业生在困难的时候挑大梁，除了迫于无奈外，心里多少也是有底的。

张謇给南通纺织专门学校所题校训为“忠实不欺 力求精进”，而毕业生的表现也没有辜负张謇的期待。据统计，从 1912 年至 1944 年（1927 年改称南通纺织大学，1928 年并入南通大学，1930 年改称南通学院纺织科），共培养毕业生 384 人，广泛分布在全国各纺织厂工作，成为企业的技术骨干。

南通纺织专门学校是张謇所创实业教育的一个缩影。实业教育注重适应南通社会发展的需要，根据本地实际的需求来培养人才，与地方的建设紧密联系起来，在百废待兴的年代可谓现实的举措，可以迅速培养实用人才，及时充实到一线。无论是 1906 年通州师范学校附设的农科，还是 1909 年在通海五属公立中学内附设的银行专修科和初等商业学校，都为南通输送了亟须的人才。张謇倡导的实业教育着重技能的传授，张謇认为“教育以普及为本，普及以生计为先”，在课程设置上，诸如女工传习所、伶工学社、通州师范学校附设测绘科等，都体现出务实、致用的特色。

（朱江）

与大生档案结缘

档案，是人们在历史进程中，从事各类社会活动过程中自然形成的原始记录。档案作为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与社会活动的开展相伴相生。档案因其原始记录性，被认为是最接近于事实真相的历史文献，成为后人研究历史、探求实情、摸索规律的重要依据。大生档案，从广义的角度，是清末状元、实业家、教育家、社会变革家张謇及其创业团队，以及他们的事业继承者，在兴办实业、倡导教育、捐资公益事业等方面直接形成的历史记录，也有一定数量的个人和家庭活动中直接形成的历史记录。但通常所讲的大生档案，为狭义的概念，也是档案界和历史学界普遍认同的，即保存在江苏省南通市档案馆，包括 4 个人物全宗和 23 个单位全宗的万卷档案。这些档案基本涵盖 1895 年张謇筹办大生纱厂而引发的南通的工业革命，以及由此发轫的南通早期现代化的探索历程，是这段历史基本完整的反映。按照现在的档案分类方法，这些档案大致可以分为文书档案、会计档案和实物档案。文书档案包括信函、合同、购地文契、股东名册、股东会记录、董事会记录、说略账略、规章、收发文簿等；会计档案包括日抄、内流、草流、往来账、总账、轮船装货回单、寄货簿、庄票录根、送银回单、报关簿、配货簿、收货簿等；实物档案包括布样、印章等。

一

我于 1990 年大学毕业，分配到南通市档案馆工作。作为一个海门人，之前竟然根本没有听说过张謇，既属于孤陋寡闻，也实在是匪夷所思。家住海门镇南边原来的秀山公社（乡），那里最繁华之处是一个名叫横沙镇的集市，有供销社、邮电所、信用社、饭店，是我儿童时代的乐园，我在那里上了幼儿园。往南走两公里有个圩角闸，我家就位于横沙镇和圩角闸之间，再过去两公里就是浩瀚的长江。近年看张謇的日记，才知道张謇年轻时常往来其间。清同治十二年十一月廿八（1874 年 1 月 16 日），张謇“往圩角问敬轩疾，略谈。偕石一泉、孙瑶圃观海，有五律一首”。廿九（1 月 17 日），张謇“偕子青、瑶圃、一泉、

树亨世丈谈。饭后往海，道由横沙镇，过倪也迁宅略坐。偕子青诣海”。这里的观海，并不是看大海，而是看长江，长江到南通地界，便是最宽阔所在。1984 年南通成为对外开放的十四个沿海城市之一，5 月 8 日至 10 日，国务院分管对外开放工作的谷牧副总理到通视察。谷牧考察了南通经济技术开发区的选址之一富民港地区，这是一片濒江的土地，位于后来建成的苏通大桥北桥头的西侧，谷牧亲临沿江察看后说：“这里一望无际，真是大海啊！”

长江带来的丰沛泥沙，造就南通沿江大片肥沃的土地，这里特别适宜种植棉花，是闻名遐迩的优质棉产区。在秀山中心小学读书时，每到秋高气爽的季节，最快意的事情就是去棉田摘棉花。这项劳动由学校组织，给周边的生产小队帮忙。小伙伴们把书包清空，欢快地跟着老师，奔向蓝天下的那一朵朵洁白。松松软软的棉朵，很快就将小小的书包撑满。马上把采撷的棉花倒向大布包中，又飞奔回田里。与其说是劳动，不如讲是快乐的游戏，现在想来都是那么惬意。张謇创办大生纱厂，并连年盈利，依靠的基础就是通海地区的棉花种植和手工棉纺织业。后来这里的棉花种植面积渐渐变少，农户现在偶或种植少许，用于自家做棉被用。

小时候经常去上海，坐上二等车，沿着乡间小路到青龙港，坐上“东方红”号轮船。轮船进吴淞口，黄浦江岸边建筑、车辆和行人渐渐多起来，那时候浦东还很荒凉，浦西外滩却是车水马龙，牢牢吸引我的眼球。踏上十六铺码头，就可以到大上海体验都市生活。吴淞、十六铺一带，曾经留下张謇的足迹，倾注了张謇的心血，那时候却浑然不知。

二

但我最终还是走近张謇，以一种独特的方式。正式到单位报到的第一天，便被分配到南通市档案馆的四楼，从事大生档案的整理。当时的南通市档案馆位于南通老城区的中心。我那天起了个大早，搭了一辆从老家开往南通市区的卡车。车到易家桥，司机帮我把自行车从卡车上卸下，指着一条北向的小巷说：“一直骑，到底就是市政府了。”于是，我先是在窄窄的巷子里骑行，过了一座桥（后来知道叫长桥），发现街面开朗许多，

也热闹很多，再经过一个转盘，就看到一座钟楼，经过钟楼下面的圆拱门，就看到南通市人民政府的牌子，我就职的单位——也是我服务至今的唯一单位——南通市档案馆，当时就在门牌号码为建设路1号的这个大院的东北角。

档案馆坐北朝南，4层楼，每层居中的是1间大办公室，两侧是库房，左右各有4间，两间朝阳、两间背阴，中间有个过道。4楼办公室大约50平方米，靠窗面朝西依次摆放3套办公座椅，我被安排在最东侧，前面是茅春江和冒巧云，张宗和坐在一张大整理桌边上。他们都是离退休后被请来的，张宗和离休前是档案馆的副馆长，茅春江和冒巧云则是退休教师。档案馆的退休职员王永嘉也参与其中，但印象中他没有固定的办公桌。张宗和瘦削，戴一副高度近视眼镜，不善言辞，坐下来往往就是埋头半天。他体弱，走到四楼办公室，需要中途歇好长一会儿。档案馆留了电梯井，大概是经费问题，直到被拆除都没有装电梯。张宗和古文基础非常好，那些难辨的文字，对他来说似乎小菜一碟。偶尔累了，会点上一支烟，聊作解乏。近年查阅大生档案，看到张宗和整理的案卷，确切的案卷题名、详尽的卷内目录，还有颇具启迪的案卷内容介绍，深感其功力之深，为后来者提供诸多便利。茅春江则相对健谈，从他那里了解到很多张謇和大生企业的背景和知识，他撰写的大生企事业单位概况至今都有参考价值，还曾推荐我去对自学考试人员进行辅导（因故未去）。冒巧云亦不多言，印象中就是默默做事，遇到人笑笑算是打个招呼，偶或也抽一支烟。

由于我是参与大生档案整理工作中唯一的在职人员，负责档案馆基础业务工作的严玉龙便把保管大生档案的库房钥匙全部交给我管理。大生档案库房位于四楼办公室的左侧，大门很沉，钥匙是Anchor牌子，铜质，大约15厘米长。朝南的两间库房401室和402室放着已经整理好的档案，北侧的403室和404室里面是未经整理的散件和图书。相当长时间内，大生档案库房是档案馆仅有的安装空调的场所。

大生档案的整理工作由张宗和牵头，他没有急于叫我投入整理，而是吩咐我先看点书。于是看了一些相关资料，考虑到要辨认前人写的字，特别研读上大学时买的却一直没有好好看的一本字帖。最初着手整理的大生档案，主要是英文材

料。大生档案的整理，需要反复研读档案的内容，自己搞明白，才能开始组卷，抄写卷内目录，装订成册，节奏不快，也快不起来。档案业务的熟悉，就是在慢慢的琢磨中渐渐提升的。

四楼办公室往往整天都很安静，除了翻阅档案的细微声响。空气中弥漫着老旧纸张特有的呛人气味，桌上堆放的档案，容易把人的思绪带到遥远的过去。有时候还会遐想，那封信是写作者在何种心绪下挥就的，接信者读完后又是如何的反应、引发什么样的后果，之后该是历经多少岁月的沧桑，才呈现在档案工作者和历史研究者面前，无声地叙述历史的跌宕和起伏。档案原件能够把人带到历史的场景中去，感受其中的原始气息，那是精度再高的扫描件都无法提供的。出于保护档案的目的，现在的查阅者已经很少能直接接触原件，一般都是在电脑上看电子版。电子版携带的信息量，相比原件其实已经减少了，特别是载体信息，很难从电脑上感知原件的尺寸和用纸，而这些恰恰又是还原历史的要素。我有幸能近距离与大生档案相伴多时。

立卷工作基本结束后，老同志回家了。大生档案最终设立全宗、排列顺序、编写目录，是负责档案馆基础业务工作的整理室的全体同志一起完成的。之后我先后从事档案学会、监督指导、档案用品销售等工作。2004年，南通市档案馆搬迁至世纪大道6号行政中心内。2006年，我担任刚刚成立的档案资源建设和开发处处长，再一次与大生档案直接打交道。大生档案，是南通市档案馆编研工作的主要档案来源，也是档案征集工作的导向。大生档案最初的源头在哪里？又是如何辗转到档案馆来的？多年来萦绕在脑际的问题愈发清晰，也迫切地希望得到答案。

三

2006年距离张謇1895年筹办大生纱厂，过去了一个多世纪，不要说初创者，即使是他们事业的继承者，大都已远离我们。大生档案作为实体存在着，它的形成史，在张謇及其创业团队留下的文献里，只有片言只语。大生档案的保管历史同样值得探寻，文献流传讲求传承有绪，不同的人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接力保管大生档案的过程，在近当代历史风云变幻的背景下，一定有耐人寻

味的故事。

通过不断研读馆藏的大生档案，逐渐了解到大生档案的形成者，主要就是张謇本人和大生沪所。张謇年轻时，曾先后在原通州知州、后来负责江宁发审局的孙云锦，和庆军统领吴长庆处当过幕僚。幕僚相当于私人秘书，从文书学和档案学的角度，幕僚既处理文书，也管理档案，是个兼职的档案管理员。大生档案的丰富反映张謇的档案意识之强，张謇十分重视档案的形成与积累，他的儿子张孝若所作的《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自序”中说：“我父有许多实在的事业，他一生几乎没有一件事没有一篇文字的。”

从数量构成的角度看，大生档案的绝大部分为大生沪所形成。理论而言，大生系统各个单位在存续期间，都会形成相应的档案，但是由于战争以及其他未知的原因，张謇在南通所创立的企事业单位，如大生纱厂、通海垦牧公司等，其形成和保管的档案，绝大部分都不存于世。作为大生企事业单位在上海的窗口的大生沪所，历经岁月的风霜，它的档案幸运地留存了下来。大生档案中有一卷1953年9月编制的《沪所文卷目录》，反映大生沪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次从上海运回的档案，于1953年8月27日至9月26日在南通初步清理的情况，也印证了我的判断。大生沪所在上海的驻地几度变更，其实就是大生档案在上海的迁徙过程，我曾按照大生档案的记载，多次寻觅大生沪所的旧址，想象着大生沪所员工不断积累、悉心保存、小心搬迁这些珍贵档案的场景。

走访知情者，取得口述，是在没有第一手资料的情况下无奈而又现实的举措，当然口述史料必须与档案相印证。这方面取得的第一个突破，是得到长期在南通文化系统工作的穆烜的帮助。2006年5月23日，我拜访家住南通老城区西南营34号的穆烜。在与这位市档案馆档案征集对象的交流中，意外地得知他对20世纪五六十年代大生档案的情况相当熟悉，因为他本人就是大生档案的利用者、整理者，乃至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最早的大生档案出版物《张謇日记》出版过程的亲历者。按照穆烜的指点，我随后采访了洪国辉和杨桐。1962年，时任大生一厂厂办秘书的洪国辉，具体经手到上海把剩余的大生沪所档案运回南通，直接入藏市档案馆，时任馆长为杨桐。

1966年年初，南通市档案馆出于备战考虑，清理档案，并需用库房，经请示副市长曹从坡，把大生档案移存至南通市图书馆。20世纪70年代大生档案回归南通市档案馆，于20世纪80年代初对零散件进行整理，20世纪90年代初对外开放。大生档案通过几代人的接力，从企业的资源成为社会的记忆，成为研究中国近代史、张謇的企业家精神和家国情怀的重要资料。

误打误撞进入档案行当，因工作原因与大生档案结缘。由大生档案，对张謇有全面而深入的了解，了解愈多，内心愈发感动，从而把大生档案的相关工作当成事业去尽力而为。从大生档案的整理起步，参与大生档案的境内外征集，从事大生档案史料的编纂出版，再到张謇与大生企业的研究，大生档案几乎伴随我整个档案职业生涯。作为一个普通的档案工作者，时刻没有忘记“为国守史”这个基本而崇高的任务，把大生档案这一国家重点档案的形成、保管、整理和开发本身考证清楚，其实也是“为国守史”的一部分。随着时光流逝，当事者渐渐老去，这个工作显得更加紧迫和重要。每一代人都会逐步退出舞台，这个课题的基本完成，既是一个时期的总结，也可以算作给年轻的档案人的一个接力棒吧。

（朱江）

张謇的优良家风

张謇的儿子张孝若曾说：“我家有一种安贫乐道、独立自主的家风，我曾祖传之祖父，祖父再传之我父，真所谓水有源、木有根。”

无论是早期的追求功名，还是后来的躬身实业，勤俭和务实都是张謇不同人生阶段鲜明的高尚品德。据他的家人回忆张謇的生活：“起居不求适意，饮食不求丰美……用钱于公益教育，虽千万不介意；不当用者，虽寸钉断铁亦所爱惜。平时人必勤俭刻苦，学校亦多以此为校训。”

张謇不仅自己勤俭务实，而且言传身教，对家人严格要求，在张謇的书信和日记中有很多这方面的记载。

民国成立肇始，张謇各项事业和威望正如日

中天，在书信中他却不忘告诫夫人吴道愔：“余昨来沪。三四日即回通。外间各省扰乱，移家者纷纷，能安居有饭吃有衣穿者，便是幸福。余家须一切谨慎，勤俭。余有暇即归，不必系念。”

张謇在任职北洋政府期间给儿子张孝若的信中嘱托“家中须嘱勤俭谨慎”。在学习和做人方面，张謇教育张孝若：“天下之美德，以勤俭为基。凡致力学问，致力公益，致力品行，皆勤之事也；省钱去侈，慎事养誉，知足惜福，皆俭之事也。”

在张孝若人生伴侣的选择上，张謇十分慎重，要求儿媳不仅要生于有礼法教养的世家，而且必须勤俭好学，最后经友人介绍，迟迟数年才选定安徽石埭的陈石云作为儿媳。陈石云是一位才女，读过四书五经，在上海徐家汇教会女学上学时考试成绩都在前列。据1915年11月11日张謇日记中记载：“闻新妇上岸时服饰质素，甚喜。”可见陈石云的勤俭获得了张謇的认可。

张孝若继承了张謇务实担当的优良家风，1918年回国后先后担任南通淮海实业银行总经理、南通县自治会会长。1926年，张孝若被委任为扬子江水道委员会会长，张謇去世后，张孝若继承先志，担任大生第一纺织公司董事长，承担起经营建设南通之重任，可惜英年早逝，其才华和抱负未有机会充分施展。

陈石云受到张謇家风的浸润，为人善良、追求进步。日伪“清乡”时期，陈石云返回南通居住在濠阳小筑，与设于城南别业的“清乡公署”近在咫尺，不久濠阳小筑南院被“清乡公署”主任大汉奸张北生亲信孙永刚霸占，陈石云只能偏居北院曼寿堂。当时中共地下党特派员袁溥（后改名林克），利用与孙永刚的师生关系，成功潜入敌伪“清乡公署”秘密搜集机要情报。正是在濠阳小筑一次偶然的相遇，陈石云与袁溥相识并接触。向党组织汇报后，袁溥开始了争取陈石云这位社会知名人士的统战工作。袁溥正直的品格和沉稳的性格得到陈石云的信任，她开始从丈夫意外去世、爱女抗日牺牲的悲痛中走了出来，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抗日战争有了新的认识，坚信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并多次关照和掩护袁溥与其胞妹雪尔（南通女师学生）在濠阳小筑定期见面和传递信件。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共南通城工委根据上级指示开始着手准备解放南通城。出于对陈石云的

高度信任，城工委向她提出了需要帮助的请求，陈石云欣然应允，扮演中共地下党员王敏之（化名陈克然，后接任中共南通城特派员）姑母的角色。在次子张绪武的协助下，陈石云冒着生命危险，让王敏之以娘家侄儿的名义住进自己的濠阳小筑开展工作。不久陈石云又同意中共南通城地下党组织的申请，提供可隐蔽200名武装人员和存放武器弹药的房屋，后因形势发生变化，根据上级指示未予实施。解放战争打响后，陈石云再次接纳王敏之入住濠阳小筑，还多次将居所提供给中共党组织作为会议及议事场所。

张孝若和陈石云的六个孩子，除一个早夭外，另有三个孩子先后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其中一个不幸牺牲，成为抗日烈士）。除了早夭和牺牲的两个孩子，其余的四个孩子都在各行各业上报效祖国、心怀家乡、事业有成。张謇家的优良家风在他的孙辈和后人们身上得到进一步传承和发扬。

（胡磊 卓婉虹）

愿成一分一毫有用之事

1897年4月初，忙碌了一天的张謇终于得空坐下来，给他的老朋友沈曾植写了一封信，吐露他丁忧守制这三年来的所作所为、所思所想。

沈曾植（1850—1922），清末大儒，曾深受翁同龢赏识，是帝党的重要人物，与张謇一度来往密切。1894年10月，正值甲午中日战争的紧要关头，就职于翰林院的张謇突然接到父亲病故的消息，匆匆离开政争纷纭的北京，辞别一众“清流”人士。一别近三年，张謇开篇即对沈曾植说：“三载不能得一言之问，知足下非遗弃我者，然亦不能无责望之意也。”可见张謇当年离京回乡使他们的关系产生了微妙的变化。

张謇首先介绍了三年中他在家乡做了些什么事情：“自甲乙丙三载通籍、奉讳、治丧、营葬，重之以团练、工振，加之以家庙、义庄，负累已逾万数。”在回乡守制的甲午（1895）、乙未（1896）、丙申（1897）三年，张謇除了忙于丧礼杂务，还奉命总办通海团练，花了大量的精力准备地方武

装，以图抵御日本侵略者的长驱直入。为此他亲自起草《海防团防营制》《民团续议》，写了通俗易懂的《通海劝防歌》以发动民众，还以自己的24箱书籍“付典肆抵质银千元”，补助通海团练费用。虽然不久后因清廷战败，结束了团防事务，但张謇在家乡做了大量公益事务，并为此债务缠身。甲午战争后，《马关条约》签订，列强可以在通商口岸投资设厂。为挽回利权，根据张之洞的指令，张謇毅然投身实业，筹办纱厂。从1895年开始，历经坎坷，看多了人情久乖、商市之变，从踌躇满志到忍辱蒙讥，经费窘迫的张謇不得不四处筹措，甚至卖字筹措路费。

身处如此困境，张謇向沈曾植倾诉了自己的烦恼。那就是丁忧期将满，按规定应该回京销假，然而张謇认为自己此时不宜离开南通。直接原因有二：一则有债要还，“客岁与叔兄卖文鬻力，仅足以偿债息，资家计，以势度之，非兄弟忍苦作客十年，殆不能了。”粗略一算，他起码要和三哥张謇吃十年苦头才能还完债务。二则办厂到了关键时刻，“又加以拏合通州纱厂，屡蹶屡振之余，可成可败之际，益不可以舍之而去。”几年的心血不能前功尽弃啊！于是他想托人请假，回应是“电促入都，谓不可代假”，后“仍相督促”；自己写信详述请假的理由，并表示“如其与例乖违，合有处分，如罚俸之类，心愿受之”，二十天都没等到回复。另外还有在京的朋友来信规劝他早日入京。

深感困扰的张謇选择了向当年正月“以京察一等引见，奉旨准其一等加一级”的老友沈曾植袒露心扉，欲求得其理解和支持：“愿为小民尽稍有知见之心，不愿厕贵人受不值计较之气；愿成一分一毫有用之事，不愿居八命九命可耻之官。”张孝若在《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中讲述过一段张謇在甲午年间经历的往事：慈禧太后从颐和园进宫，恰逢暴雨，路面积水一二尺，文武百官迎驾，各个匍匐路旁，两膝泡在水中，而慈禧乘轿经过，视若无睹。这件事情曾使张謇十分难过，觉得这种官是有志气的人该做的吗？加上当时有传闻，张謇的名字被列入了后党的打击清单，所以远离政治漩涡中心、专注于兴办家乡的实业和教育，成为张謇当时的心志，更成了倾注他后半生心血的事业。

这是一封写给老友的书信，更像是一封张謇

在“新旧两界线之中心的过渡时代”作出抉择的宣言书。他跳脱出“学而优则仕”对封建知识分子的思想禁锢，把士大夫的乡土责任和救亡图存的时代使命相结合，以强毅前行的姿态，披荆斩棘走出一条创新之路，实实在在地改良了南通社会，将一个新世界的雏形交给了下一代人。“愿成一分一毫有用之事”，是他的价值观和人生抉择，使他成为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先驱，成为林语堂先生所说的“不可无一、难能有二”的时代巨人。时光荏苒，一个多世纪过去了，张謇身上所坚守的家国情怀与责任担当，也将继续引领我们与国家民族同呼吸、共命运，为社会发展贡献更多力量。（施炜炜 陈军燕）

张謇创办中国第一所水利高等学府

1915年3月15日，时任北洋政府农商总长和全国水利局总裁的张謇风尘仆仆从北京赶到南京，参加一所隶属于全国水利局的新学校的开学典礼。这所学校的名字叫作“河海工程专门学校”，它由张謇一手创办，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所水利高等学府，是河海大学的前身。

张謇在开学典礼上发表了热情洋溢又语重心长的讲话。他说，全国水利局已经制订了治理淮河的计划，急需水利人才，但是引进外国的水利人才不但费钱、语言不通，而且外国专家也不熟悉我国河流的历史地理，延聘洋专家不是长远之计，所以培养本国的高级水利人才是河海工程专门学校设立的原因。关于办校方针，他指出：“一是注重学生道德思想，以养成高尚之人格；二是注重学生身体之健康，以养成勤勉耐劳之习惯；三是教授河海工程必须之学理技术，注意实地练习，以养成切实应用之智识。”对于来求学的青年学生，张謇要求具备两个条件：“一必自问志愿，实有从事河海工程事业之决心然后来学；一必自审体格，足胜从事河海工程事业之劳苦然后来学。”

张謇之所以能够成功创办这所河海工程专门学校，一是得益于他的眼光，二是得益于他的职权，两者缺一不可。

张謇具有十分超前和长远的眼光，他认为：“吾

国人才异常缺乏，本应在工程未发生之先，从事培育，庶不至临事而叹才难，自毋须借欧美之才供吾使用。”因此，早在1906年10月，张謇就在通州师范附设测绘科，聘请日本教师教授测量等技术，至1908年1月毕业43人。1908年2月，又在通州师范设土木工科，从测绘科毕业生中挑

选9人入读，学生于1909年2月毕业，一部分到通州测绘局工作，一部分进入江淮水利测量局，实测淮河水道地形图。

张謇担任全国水利局总裁的职务为其创办河海工程专门学校提供了必要条件。如果说在南通办学培养水利测绘人才，张謇是以一个实业家、

江苏咨议局议长的身份办到的，那么创办全国性的水利高等院校，只能在全国水利局总裁的任上才能实现。张謇办实业、办教育常常离不开他的政治身份，而他也善于利用自己的影响来实现抱负，做有益社会的事。1913年10月，受袁世凯邀请，张謇北上任北洋政府农商总长。上任不久，怀抱治淮夙愿的张謇即提议成立导淮总局，并扩展为全国水利局，张謇自己兼任全国水利局总裁。他雄心勃勃地制订出一系列导淮治黄、疏浚大运河、开垦苏北滨海盐碱滩涂的宏伟计划。他深感培养我国水利人才之必要，遂决定创办一所中国人自己的水利高等学校，培养中国自己的水利专家。

1914年7月，他挥笔写就《请设高等土木工科学学校先开河海工科专班拟具办法呈》上报袁世凯，该呈文首先指出办学的迫切性：“揆时度势，则建设高等土木工科学学校，先开河海工科专班，刻不可缓。”关于校址的选择，他建议借用江宁省前咨议局房屋：“查前呈原拟借用上海中国公学或省收中国图书公司房屋为校舍，以省开办之费。现闻中国公学业已继续开学。中国图书公司系在上海，若须养成勤苦纯朴之校风，尚觉非宜。不如借用江宁省前咨议局房屋，较为适当。一以该局及各属公寓现均闲旷，足容多数学生；一以局在江宁，为南北适中之地，各省就学者便。”关于经费，他认为应由国家担任。随后，他又在《拟请拨款即设河海工程学校并分省摊筹常费办法呈》中提出经费筹措办法：“至常年经费，最少数约需三万圆，拟由謇商同直隶、山东、浙江、江苏四省巡按使，暂时分认。”同时对招生名额和学制做出规划：“学生定额百人，以中学毕业及能知算术、测绘者为合格，毕业年限，暂定二年。”

1914年12月，张謇聘请前江苏教育司长黄炎培、前都督府秘书长沈恩孚为河海工程专门学校的筹备正副主任，并派许肇南为校主任，紧锣密鼓地勘察校舍，商订校章、校课、校费、校员等。

1915年春，河海工程专门学校终于在南京开学。为了参加开学典礼，张謇专门向袁世凯请假：“该校事关创举，拟并亲往督同开学，以宣德意而昭郑重。”这个假一请就是两个月，张謇3月8日就从北京出发，沿途勘查了山东、安徽等地的林场、牧场、棉场等各试验场。到南京参加完河海工程专门学校的开学典礼后，第二天他就从南京直接回了南通。4月21日，他在南通写信给袁世凯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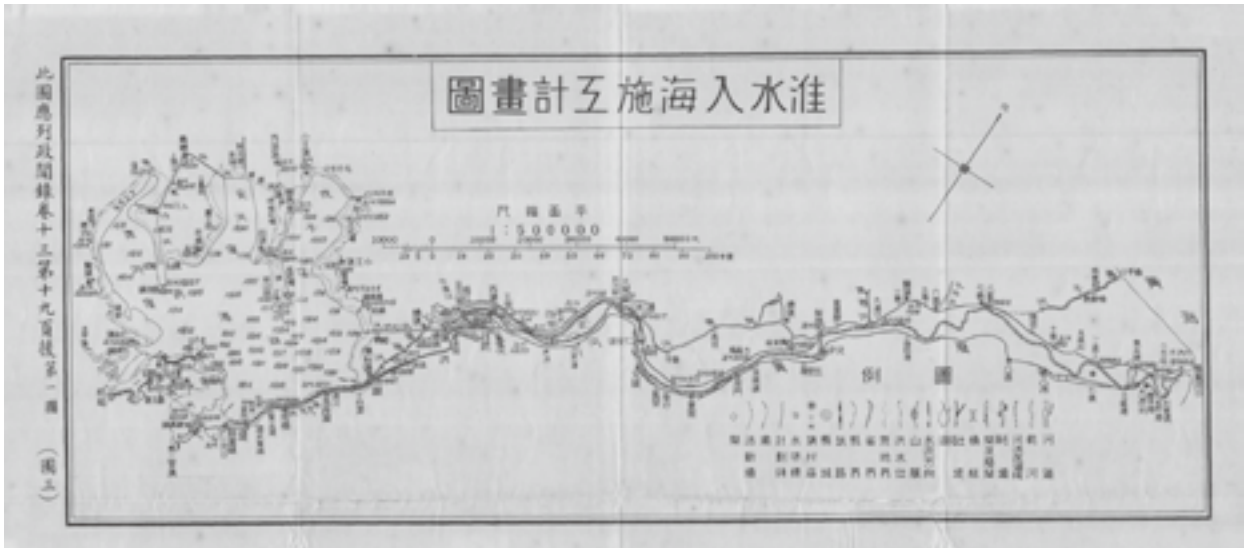
求辞去农商总长的职务。同年11月1日他又写信要求辞去全国水利局总裁的职务。在袁世凯称帝前夕，张謇辞去所有的职务。

即使在辞职以后，张謇也一直心系河海工程专门学校。1924年，在张謇和韩国钧等人筹划下，东南大学工科并入河海工程专门学校，学校更名为河海工科大学。张謇受邀对该校毕业生专门发表了演讲：虽然世界上工程门类繁多，但河海工程尤为切近民生之事业。张謇殷殷嘱托他们不但要熟读书本，更要注重实际；不仅要注重学习欧美，而且要吸收我国传统水利理论合理之处；在主持规划工程时，一定要顾及中国的国情，量力而行，决不可贪大求洋；在个人待遇上，不要和欧美专家攀比，不要太计较报酬，中国财力有限，先做出成绩来，辅助穷弱中国工程进步，为本校增光。言语间可谓一片苦心孤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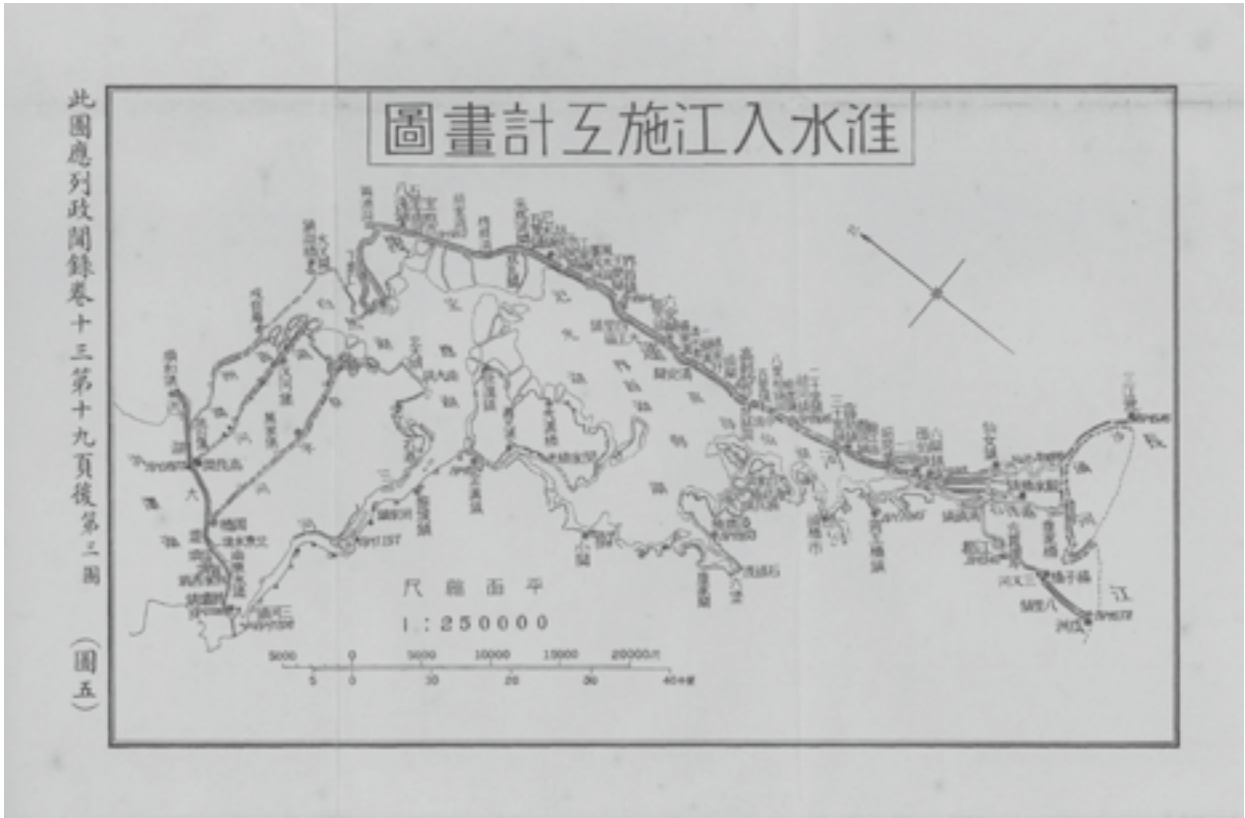
正如张謇所期待的，河海工程专门学校为中国水利事业培养出大批栋梁之材，如早期毕业生须恺、汪胡楨、宋希尚、顾世楫等，后来都成为我国知名的水利专家。

（陈春华）

《档案里的张謇》由南通市档案馆供稿



淮水入海施工计划图(原件藏南通市档案馆)



淮水入江施工计划图(原件藏南通市档案馆)

老大的海

□ 李新勇

—

西斜的太阳在微波轻浮的海面上，铺出一条金光闪烁的大道，渔港的黄昏，在十月微凉而柔和的晚风中，开始了。

船老大郭大海把船舱内外仔细检查了一遍，坐进驾驶舱，来回操作一趟机器，一切正常，抬头朝西面天空打望一眼，那道金光和偌大的太阳，渐渐消失在了遥远的海平线下。“苏启渔 508 号”渔船四周，只剩不知疲倦的细碎波浪，在有节奏地轻轻拍打船舷。港池内停泊着四五十艘渔船。周围十几艘上，还有人在做出海前的准备，桅杆顶上的桅灯早早亮起。

每次出海前一天，郭大海的船都会比别的船早几个小时做完准备，一是那晚有一顿丰盛的饭菜，二是万一有什么必需品没有备妥或者考虑周全，

连夜添置或更换，还来得及。

“收工啦！”四十二岁的郭大海身材高大壮实，手脚粗大，四方脸，黧黑的脸庞透出红润的光泽，他招呼船上的六个伙计，从怀里掏出半包红南京，逐一递过去，自己也点上一支。抽上这支烟，就该下船啦。路边一辆电动三轮车是他们往返于家和港口的专车。

李二娃接过香烟夹在左手的两根指头上。在往右侧裤兜摸打火机的时候，顺势在一口渔网的浮子上踢了一脚。浮子纹丝不动。确信网绳把浮子捆扎结实了，才把打火机摸出来，正准备点上，渔港大堤上传来宝马公司的 BMW 摩托车特有的轰鸣声，越来越近。李二娃把香烟夹到左边耳朵背后，打火机也顺势滑进了右边裤兜。他不想过一会儿让郭一朵嫌弃。“你抽了香烟不允许亲我！”郭一朵曾经警告过他，“一大股烟屁股味道！”他们目前只发展到这一步，要继续往下发展，得等郭大

海表态。

这一连串的动作被身后的孙元良看得清清楚楚。孙元良抬起右腿膝盖，在李二娃屁股上顶了一下，坏坏地笑：“某些人的幸福日子又来了！”孙元良的河北腔普通话，每一个字都浸透梆子味道，尤其最近，怀孕五个多月的河北小媳妇从老家赶过来陪他，他那刚劲华丽的腔调，越发慷慨激越了。他把“幸福”两个字咬得特别重，谁都听得出那是在说另外一个词。

两个小伙子一般年纪，李二娃二十四，孙元良二十五，都瘦削，一米八的高大个儿。李二娃胸阔肩宽瓜子脸，八字须带板寸；孙元良腰圆背阔国字脸，面白无须，头发三七开。这两人要是站到舞台上，便是一对相声胚子。李二娃从耳朵上把香烟取下来递给孙元良，用四川麻辣普通话轻声说：“兄弟，不能光顾自己吃饱，忍心让兄弟我挨饿哦。给老子装一两回哑巴，谁也不会说你是笨蛋！”

“托您老人家的福，赏俺一次假装聪明人的机会，哈哈！”孙元良一张脸笑得波光潋潋，把头偏在半空中，叼着香烟的嘴伸向李二娃。李二娃会意，重新摸出打火机，替他点上。这是他俩相处两年来约定俗成的下矮桩的仪式，此举让彼此各归本分，信守承诺。孙元良美滋滋地喷着香烟，咧开嘴巴笑：“行船靠掌舵，理家靠节约——莫把腰累闪了，留点气力明天上船出海。”跟在后面的杜小孔和秦启潭笑得嘴上的香烟都叼不住了。来自广西的杜小孔学孙元良：“行船靠掌舵，理家靠节约。”他的大舌头，一瞬间把岭南的喀斯特风味跟河北梆子搅和到一起，连郭大海都绷不住，差点笑出声来。

郭大海走在前面，其他六个人跟在后头，沿着跳板下了船。最后一个人抽掉跳板，大家一起向电动三轮车走去。

摩托车的声音郭大海也听见了，整个渔港就这一辆，德国原产。他皱起眉头，心想，闺女啊闺女，千万别让你爹难堪啊，你们的事我还没点头呢，我还没点头就等于八字还缺一撇。既然我没点头，你就这么当着我的面把李二娃带走，你爹我的面子往哪里搁？

摩托车拽着晚风，越来越近。外人都以为这摩托车是郭大海宠自己闺女宠出来的，事实上不是。

他宠闺女不假。读初三那年，闺女的娘因突发

中风险些瘫痪在床，是闺女精心照顾大半年，才挺过险关。一向成绩优异的闺女学业荒废，再也追不上别人，初中毕业只得回家做渔家姑娘，以前专事照顾母亲，兼带补网，去年开始利用微信和抖音从事海鲜销售，货真价实，离水第一时间快递送达，销量一个月比一个月大。照这样发展下去，春节过后很有必要开个对应网络的实体店。郭大海觉得亏欠了女儿，只要不是从天上替她撬颗星星下来，一般都会满足她。只是近年实力不济，前年自建了三层楼房，去年买了渔船，多年的家底腾空，还欠了二十万元的外债，单指望这季秋汛能船船满舱，到过年的时候争取还清债务。

这摩托车是郭一朵的亲哥送给妹妹的礼物。她哥在德国工作，有一天在微信里说参观了这家车厂，晒了几辆摩托车。妹妹一看，左一声喜欢、右一声不错，不久就收到她哥哥通过国内渠道分拨过来的托运单，她哥哥给她微信留言：“看见摩托如同看见你哥！”李二娃听了这个故事，开郭一朵的玩笑说：“你哪是见你哥呢，你是骑着你哥满世界乱跑！”这两人的关系，似乎就是从这句玩笑话开始的。

郭一朵原本打算像以前那样，趁她爹不注意，把李二娃“俘获”了就走。孰料到了跟前，正碰上一帮人收工，她老爹还走在第一个，只好硬起头皮把车开上来，熄了火，叉开脚撑住车，把头盔面罩托举上去，取下墨镜，对她爹轻声喊了一声：“爷！”吕四渔场的孩子称呼自己的父亲叫“yá”。郭一朵面容清秀、声音清亮，刚过二十，出落得漂亮而又干净利落，晃眼看，有点像《红河谷》中的藏族少女丹珠。郭大海收紧的心轻松了些，与其父女二人尴尬，不如主动给闺女搭个台阶，先过了这一关再说，女儿的脸面也是自己的脸面。郭大海问郭一朵：“你娘一个人在灶上，可忙得过来？”

郭一朵心头一热，她正不知道该从哪里张嘴呢，亲爹毕竟是亲爹。她冰雪聪明，立即顺坡下饺子：“爷，我这就是来找帮手的！”

“灶上的活儿我一窍不通！”郭大海一双手在身体两边拍拍，翻过手掌，在身前摊开。他知道闺女是来“捉”李二娃的，但众目睽睽之下，事到临头谁知道闺女会不会发虚，点兵点将点到别人头上。

一听这话，郭一朵刚才的尴尬烟消云散。郭一

朵知道老爹的脾气，面善心更善，他宁愿自己痛苦也不会让她受委屈。老爹的话明摆着，她该喊谁就喊谁。郭一朵用唱歌的声音冲着郭大海身后喊了一声：“川娃子！”

从郭一朵出现在眼前那一刻开始，郭大海身后众人除了李二娃，都在嘻嘻哈哈笑着。听到郭一朵的喊声，一向大大咧咧的李二娃有些不好意思，左手摸耳背，想找支香烟塞到嘴里掩饰一下，发现耳朵背后只有空荡荡的晚风。郭大海转过背，看了一眼李二娃。李二娃左手摸着后脑勺，三步两步蹿到郭一朵的摩托车跟前说：“老大放心，又不是第一次下厨，川娃子办事，只管放心！”身后又是一阵笑声。

李二娃上了摩托车，郭一朵一拉油门，摩托车带着二人夹着一束雪亮的灯光，顺着大堤，钻进远方的暗夜。一干人也上了电动三轮车。孙元良把李二娃给他的香烟续上，歪起嘴巴在半空中，打算吐个像样的烟圈，薄暮的风吹散了他处心积虑的计划。他说：“老大，俺们吃喜糖的日子是不是要来了？”

郭大海没吭声。郭大海的大舅哥赵德柱为郭大海帮腔：“男大当婚，女大当嫁，顺其自然。”说完发觉口快了，简直像是在表态，而且表得迫不及待，在郭大海故意发出的一声咳嗽声中，窘迫地闭嘴，猛吸了几口香烟。

二

川娃子办事确实让人放心。去年郭大海跟他的姐夫彭金星和大舅哥赵德柱三人合伙买下这条船，招了孙元良、杜小孔和秦启潭三个船员，凑了六个人。

别人给郭大海介绍李二娃。郭大海不想要，渔民讲究口彩，六个人，六六大顺，加一个变成七，七有什么好的口彩，难不成还北斗七星？再说了，整天爬山的川娃子不会游泳，不适合上船。好在推荐李二娃的中人面子大，郭大海勉强答应让李二娃跟船出去试一试。他心想，即便是海边长大的，第一次上船也得吐个一佛出世，你这整天爬山的小伙儿，不把你吐得魂飞魄散，你不知道锅儿是铁打的。郭大海的渔船是外海作业的大船，一个

来回要十天半个月。

郭大海问李二娃：“你为啥不干别的行当，偏偏要上船呢？”李二娃读过高中，遍地都有适合他的行当。

李二娃心想，远离大山，就远离了过去。可他不会那样说，解释起来太麻烦，还会触碰到他努力想忘记的一切。他说：“我喜欢大海！”

众人便笑。郭大海也觉得喜庆，汪洋大海是大海，郭大海也是大海，你喜欢哪一个“大海”都是喜欢，何况李二娃还补了一句：“读高中的时候，我是我们学校游泳队的冠军。”

李二娃不但不晕船，船上的机器和工具他一学就会，尤其会通过声呐提供的鱼群影像数据，测算出鱼群距离船体的位置。那一次渔船开到预定海域，声呐系统发出超声波 0.9s 后，接收到鱼群反射回来的回声，以前大家根据显示屏上模模糊糊的影像的长短，判断是带鱼还是黄鱼。李二娃根据声呐提供的数据，在手机的计算器上一拨拉，说鱼群距船 675 米。

当时郭大海心想，到底是从山沟沟里出来的，本事不大，牛逼不小，老子做了二十多年的掌舵人，鱼群在船的哪个方位我知道，但距离船体多远、渔网够不够得着谁也说不上来。这小子第一次上船就能精确到米、精确到个位数，把老子名字倒过来写老子也不相信。

已经空网两天，赵德柱和彭金星死马当活马医，按照这小子测算的数字，调整渔船位置，布网，收网。出乎大家预料，收网的卷扬机刚启动，赵德柱就说：“我们大概要发财了！”两吨鲳鱼、一吨带鱼，还有一吨多杂鱼。搞得一船人激动不已，问李二娃是不是能未卜先知、是不是会打卦算命。李二娃指着声呐显示屏说：“都在那上面。”郭大海盯着显示屏看了半天，怎么看也看不出个所以然。

后来每一次出海，李二娃的任务除了替郭大海在顺风顺水的情况下掌几分钟舵，他的主要任务是观察声呐，然后测算出渔网投放的位置和深度。靠这小子，郭大海每次出海都获得丰收，每一次还比别的船早两三天进港。

郭大海的两个合伙人对郭大海说：“这小子好好培养，将来有希望做船老大。”年富力强的郭大海心想，这小子简直是老天爷派来抢老子饭碗的！嘴上不好这么说，换个说法：“我这里庙小池水浅，谁敢打包票留得住？”



说这话的时候是休渔期，三个人闲得蛋痛，坐在郭大海家的堂屋里喝茶抽烟吹牛。外地来的单身汉李二娃住在郭大海家的三楼上。照规矩，住在船老大家的船工，是不用做家务的。李二娃是个勤快的人，肯做事，闲不着，郭大海家里的事情，他放下这样做那样。赵德柱给郭大海递了个眼色，嘴巴朝屋外水龙头底下淘米洗菜的李二娃努了努，说：“招进门做女婿，不就什么问题都解决了？”彭金星帮腔：“我看这两个人是秤杆配秤砣，找不出更合适的。”

那时候，郭一朵跟李二娃早有意思了，这三个合伙人还没看出来，是郭大海的女人先发现了这小伙子的好。郭大海的女人突发中风留下后遗症，手脚有些不协调，灶上好些动作难以完成，家里办招待，以前靠郭一朵，现在靠李二娃。郭一朵烧出来的菜，只有海港上的传统味道；李二娃下厨手脚麻利，菜品丰富得多，尤其是船老大邀请大家聚餐的时候，既兼顾到了河北人，又兼顾到了广西人，还不时放几截四川人喜好的辣椒、几粒花椒调味，广受欢迎。郭大海的女人背地里跟闺女旁敲侧击提了一下，闺女也看得中。郭一朵和李二娃便从有一搭没一搭发微信，到一起骑摩托车出去兜风。别人对郭大海说：“郭老大，你闺女恋爱啦！”郭大海弹着香烟灰，没当回事。在他眼里，他的闺女还没有长大，他经常问自己，

我的闺女何时长大过？这一次大舅哥和姐夫都这么说，郭大海便听进去了，不但听进去了，心里还乐，最近二十余年，本地人大多要么到全国各地做小五金、要么满世界搞建筑，上船打鱼的人越来越少，船工来自全国各地；做船老大的人更少，四十岁以下的船老大基本上找不出来。我只要悉心调教，这小子指不定会名扬吕四渔场。

老郭正打算表态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让他对川娃子有了不同的看法。

吕四渔场位于长江口。长江为海洋鱼类带来大量的饵料，渔业捕捞量和质量都稳居中国四大渔场之首。海洋捕捞分为春秋两汛。春汛油菜开花时节捕捞上来的海鱼，非常鲜美；秋汛捕捞的是经过一年滋养、准备前往过冬海域的海鱼，也很鲜美。吕四渔场的海鲜深受上海、北京等大城市的欢迎，连广州、青岛、大连等沿海城市，都到吕四渔场批发海鲜。

上半年春汛，捕捞作业即将结束，郭大海掌舵，不需要看守声呐的李二娃帮赵德柱和彭金星用卷扬机收网，孙元良等人在甲板下面的舱里忙不迭地分装海鲜。天气回暖，船舱内外两重天，外面干活的人穿夹衣，里面干活的人靠近用于保鲜的碎冰块，羽绒服外面从上到下套上防水衣裤，方能抵御寒冷。

突然，渔船右侧飘来一块白白的物体，飘到近

处，是一具全身赤裸的死尸，仰面朝天。李二娃看见了，不禁发怵。他手头正持一根十多米长的毛竹竿，对着死尸伸过去，准备把死尸撑远一点，免得靠到渔船上。赵德柱见了，顺手拽住李二娃的竹竿：“你别把人家戳破了！”尸体又飘近了一些。李二娃手持竹竿又要去撑。他对赵德柱说：“你莫拦我，撑远点，靠到船上来多晦气！”赵德柱有些生气，把李二娃手中的毛竹竿夺过来，说：“川娃子，你别乱来！”

两人的争执引起郭大海的注意，抬头看了一眼，明白了，头伸出驾驶舱问：“公的还是母的？”赵德柱回：“看不清。”说罢从船舱里找了一块擦脸毛巾，用毛竹竿戳着毛巾，小心地递到浮尸的两腿之间，把羞处遮住。李二娃接过赵德柱手中的毛竹竿，又打算把浮尸撑远点，这会儿真的要靠到渔船了。李二娃甚至隐隐嗅到尸臭，胃里翻江倒海。赵德柱立即拽住竹竿，制止李二娃。驾驶舱传来郭大海的声音：“照老规矩办！”

李二娃被赵德柱反复制止，有些生气，问赵德柱：“老规矩？啥老规矩？”

从年龄上可以做长辈的赵德柱在跟李二娃反复争夺毛竹竿的过程中，憋着一口气，现在脸都气青了，心想，要是自己的孩子，老子早给你一巴掌了。他只管忙活儿，不答李二娃的话。

彭金星跟赵德柱像商量好似的，一个关了收网的卷扬机，一个从船舱里拖出一块四面套了四根绳子的木板。两个人把木板放到海面上，用毛竹竿把木板撑到尸体附近。

这分明是要打捞尸体。李二娃惊呆了，正在收网的卷扬机一旦停机，已经进网的鱼虾会逃脱大半，再说了，这即将满舱的鱼虾，怎么可以跟死尸放在一起呢？要是传出去，谁还敢买我们船上的海鲜？

李二娃正愣神，赵德柱粗声大气喊他：“川娃子，再来一根毛竹竿，帮个手！”再来一根毛竹竿可以，递过去，李二娃整死不搭手。赵德柱生气了：“贼川娃子，见到尸体就吓怂了！”这话把李二娃惹毛了，啥叫贼川娃子？啥叫怂？晦气你们懂不懂？会给人带来噩运你们懂不懂？接下来回港还要一天半天，也就是说，我们要跟一具死尸相伴一天半……李二娃心头鬼火直冒，不等他们二人来接竹竿，一转方向，把竹竿当标枪射向远方的海面，拍拍双手，像拍灰，转身坐到船

舷左侧的一堆网绳上抽烟，生闷气。

驾驶台上的郭大海看得真切，招呼孙元良等人从船舱里出来帮忙，孙元良出来一看，操着梆子腔尖叫了一声“晦气噢”，蹿到李二娃身边，打算抠支香烟出来抽，不想上去搭手。广西人杜小孔大着舌头不知叫唤了一句什么，也向两个人靠过来。走在第三的秦启潭是本地人，走出舱就明白一切，从船舱上捡起一根毛竹竿就上去帮忙。郭大海稳住舵，那三个人忙乎了半个多小时，终于把浮尸套上了木板。接下来拉上甲板，得四个人才省力，郭大海在驾驶舱喊：“你们三个起来帮帮忙！”三个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孙元良和杜小孔虽不情愿，但还是起身去帮忙，只有李二娃屁股上像扎了钉子，纹丝不动。

拽上渔船甲板，滴滴答答的，不知是海水还是尸水。除了赵德柱和彭金星，几个年轻人呕得像谁下了药。开春不久，海上的气温比陆地上低一些，闻不到气味。李二娃本来蜷缩着身子抱着手臂坐着，把脸和鼻子捂在左手臂弯的衣袖里，此时见众人呕吐成这个样子，也呕得像谁下了药。

赵德柱把刚才遮上去的毛巾揭开，对彭金星说：“竟然是个带枪的。”抬头朝驾驶舱的郭大海喊了一嗓子：“公的。”郭大海在上面“喔”了一声。赵德柱对彭金星说：“好像不是中国人。”彭金星凑到面孔前面看了看，海水已让那个人的面孔变了形，但恍惚看上去，比对电视上的形象，彭金星说：“不是韩国人就是朝鲜人。”赵德柱觉得有理，反正不像中国人，也不像日本人。二人找了旧衣服盖上去，艰难地为尸体穿上防水服，拽上拉链，搁在甲板上，不再湿漉漉的。

几个年轻人眼不见心不烦，呕吐稍微缓和一些。赵德柱钻进船舱，把三个舱的海鲜并成两个舱，两个舱便满满当当。赵德柱用铲子把空出来这个舱的碎冰块刨平，钻出船舱，招呼几个年轻人帮忙，把装在防水服里的浮尸抬进第三舱。其他几个一边吐一边帮忙，只有李二娃，还是纹丝不动。

众人收拾完毕，郭大海在上面用对讲机通过渔政系统已经向警方作了报告。还没有收上来的海鲜已经不能装了，卷扬机把剩下的六口渔网收上来。这六口网里，至少有两吨半海鲜，都抛还给大海。

回到渔港，公安和殡仪馆的人等在岸上。来不及卸鲜货，先把保存完好的浮尸卸到殡仪馆开来的车上。三个合伙人上了警车，到公安局做笔录。

渔港上的人翘起大拇指，纷纷夸赞他们仗义。鱼贩子一看就懂，不但不嫌弃他们的海鲜，还争先把他们的海鲜购了去。

不久，警方通过DNA比对，发布了协查通告。很快从大洋彼岸传来消息，原来这三十三岁的男子是该国半个月前的失踪人员，生前长期患抑郁症。死者家属赶来，料理好后事，专程赶到渔港，感谢郭大海等人，对众人的仗义行为发自肺腑表示感谢。

在这过程中，李二娃表现出极大的不耐烦，几次三番说，好好的渔船弄来载浮尸，想想都晦气。郭大海对李二娃说，我们都是在海上讨生活的人，哪一天自己要是万一……被遇到经过的船只带回港口，对活着和死去的人都算有个交代。这就是吕四渔民为啥老早以前要礼葬浮尸、如今一定要打捞上岸交给公安和殡仪馆的原因。话说到这个份儿上，李二娃还嘴硬，说在我们老家，碰到死尸都是倒霉的事情，晦气得很。

郭大海生气了：“这里不是你的四川老家！”见船老大发火了，李二娃才闭嘴，不再吭声。

郭大海吃不准李二娃是没有仁慈之心，还是出于四川人的传统习惯。没有仁慈之心，再优秀的人都不可能做船老大。这种人做了老大，遇到紧急情况，说不定把其他船员一个个推下大海，只留自己一个人夹起尾巴逃跑，更不可能做他的女婿。还有一件事让郭大海百思不得其解：普通船员一年有十来万的收入，李二娃不例外，郭大海每一汛还额外给李二娃两千块钱，李二娃算不得穷人。郭大海发现，李二娃居然连衣服都舍不得多置一件，是舍不得花钱，还是花到哪里去了？守财奴和漏斗户，同样为人不齿。郭大海心想，得替闺女把好关。

三

三轮车开进郭大海家的院子，开电瓶车的孙元良一拉手闸，“嘎”一声，车厢里一车人往前撞到一起。杜小孔冲孙元良吼了一声：“奶奶的，你是忙回家抱老婆怎个，急刹不提前喊一声！”

郭大海从回忆中出来，看见院子里站着的刘欢实，正冲着自己微笑，心想这人早不来晚不来，

大概是冲着即将捕捞回来的一船海鲜来的。刘欢实胖墩墩、矮矮挫，头顶早早谢光，从小跟郭大海一起玩泥巴长大，如今开冷库做海产批发生意。去年买船，郭大海向他借了二十万。借钱的时候刘欢实说，我不要你还钱，我要你的海鲜。郭大海嘴上答应，却不想跟他做生意。这种不愿意不在明面上，而是心里头。郭大海卖给他的带鱼每条六两，刘欢实买进冷库后进行加工，安排几个工人在入库之前，再在带鱼身上包两次冰，六两的带鱼就能变成八两到九两。如此损阴丧德，若从别处进货，他郭大海可以视若不见；从自己船上进货，郭大海就堵得慌，感觉好像他也参与了这桩掺杂使假的买卖。

刘欢实刚到，手上提了两瓶白酒，见了郭大海便说：“我今天必须跟你一醉方休！”

赵德柱揶揄刘欢实：“我们一帮人，只怕你两瓶老酒不够我们解口渴。”

刘欢实笑嘻嘻的，把手机摸出来说：“大舅哥说得是，我这就打电话让我那乌娘子（方言：傻老婆的意思）送过来，哈哈！”

郭大海上前拽住刘欢实的手，说：“就别折腾了你，菜都上桌了，我们坐下就喝。老酒我家里有的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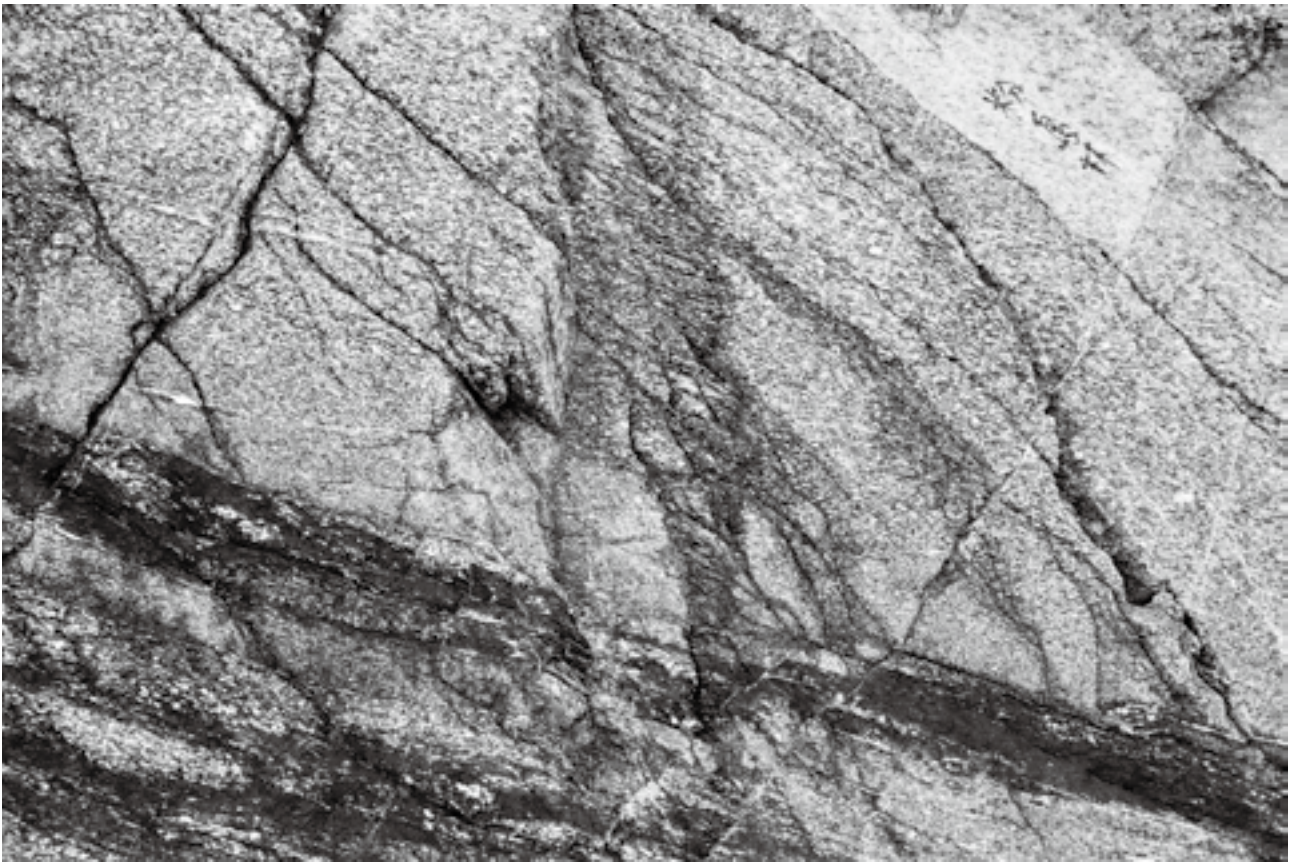
堂屋里电灯底下，是一桌丰盛的菜肴。李二娃腰系围裙，正在厨房里忙乎，郭一朵穿梭于堂屋和厨房之间，端菜、摆碗设筷。郭大海的女人在替他们摆酒盅。

赵德柱在脚步跨进堂屋的时候招呼李二娃：“川娃子，一起来上桌了！”

“你们先整起来。还有两道菜，这就来！”李二娃在灶房里挥舞炒菜勺答道。

酒过三巡，刘欢实对郭大海说，这一趟他要跟他们一起出海。“所有海鲜都归我。”刘欢实满嘴酒气地说。最近海鲜价格猛涨，进货困难。不少收购商把收购船开出去一二十海里，半路上就把海鲜截掉。刘欢实的冷库早半个月就卖完了库存，单等着郭大海的海鲜救急。秋汛是大汛，海鲜量大质优，郭大海的船，每一趟都在七吨以上。

郭大海说把海鲜全部卖给你可以，不过你没必要跟着我们一道出去吃苦，出海十天，十天不洗脸不洗脚，喝淡水都得计划着来，海上作业，撒网收网，分拣鱼虾，经常三五个白天黑夜连轴转，没工夫休息，也没工夫睡觉。



刘欢实像吃了秤砣，仗着借给郭大海的钱撑腰，偏要去，他说：“我冷库里一条鲜货都没有，我要不跟你们去，离岸十几海里就给外地鱼贩子给劫掉了，活生生放我的鸽子，眼看大好的利市，跟我一分钱关系没有，我不急死，都要被气死！”说罢跟郭大海又碰了一个。

“人家两条收购海鲜的船堵在我前面，”郭大海举杯抱歉笑笑，“不交鲜货不给让路，我也是没办法呀。”

“所以这一趟我必须跟你去，”刘欢实还要碰一个，“免得你碰上那一帮海贼，拉不下情面。”

郭大海到这会儿还是不想卖海鲜给他，便示意几个年轻人用车轮战法跟刘欢实拼酒。只要把刘欢实灌醉，明天早上他们出发的时候这家伙起不来，就算甩脱这难缠的主。几个年轻人会意，真把刘欢实喝得滑到八仙桌下。赵德柱打电话，让刘欢实的妻子和儿子开车来，生拉硬拽才把他搬上了汽车后座，拉了回去。

第二天一大早，众人在郭大海家吃过早饭，郭大海把门边挂着的日历翻到10月12日，招呼一千人，相互说了吉利的话，在微凉的晨风中抽着

香烟，说笑着，携带起锚的利市炮仗，乘三轮车来到港口。只见刘欢实站在郭大海的渔船边，笑嘻嘻地对郭大海说：“我一想起你的鱼虾，酒就醒了，醒了就睡不着，两个小时前我就来候着了。”

郭大海心想，到底是生意精，想一想海鲜都能醒酒，段位够高了。李二娃在一旁开刘欢实玩笑：“未必，你大概是猫变的！”

刘欢实笑着应道：“还别说，我老刘做生意，靠的还就是这股子犟脾气。”

孙元良接过李二娃的话：“人家那哪能是猫？人家那是公鸡，半夜开叫，喔喔，喔喔！”

众人笑起来。孙元良看过的连环画，李二娃也看过。李二娃说：“不要把刘老板跟周扒皮混到一个食槽里去，周扒皮戴瓜皮小帽，人家刘老板穿西装！”

众人又笑。刘欢实也不恼，跟着大家一起笑。

郭大海对刘欢实说：“刘老板刘兄，我发誓把这一船海鲜发给你，你就待在家里要不要得？”郭大海心想，我这一船人都是买了保险的，你这半路上杀出的程咬金，啥保障都没有，要是有个三长两短，别说我无法向你的妻子孩子交代，就

算搭上全部家底也赔不起呀。过去吕四渔场不是没有类似的教训，说是上船闲耍，结果把船主要得倾家荡产。

“就当我跟你们到大海上去旅游一趟，反正我在家里也闲得慌！”刘欢实说。郭大海心想，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下了三轮车，不答话，心里盘算用什么理由来堵刘欢实。刘欢实给每个人递了支香烟，继续笑嘻嘻：“看，我一加入，船上就有八个人，多吉利的数字，要得发，不离八，八面威风、八仙过海嘛，哈哈！”刘欢实手上提着个装了洗漱用品和食品的塑料口袋。看来是铁了心的了，郭大海找不出理由拒绝他，再说大清早的，渔船起锚在即，不想磨叽；还有渔民也喜欢好口彩，八个人，八方来财、八仙过海、八面玲珑，有点意思。当时便下定决心，这一汛回来，哪怕借钱也要先把他的钱还上，免得像碰上牛皮糖，纠缠不清。

放炮仗，敬海神，做完出海仪式，起锚出港，东边的太阳湿漉漉地从海平面下一点点升起来，海鸥凭借干净潮湿的海风在船舷外忽上忽下翻飞，渔船推开细碎连绵的微波，向大海深处驶去。跟他们一起出海的，还有一二十艘渔船，他们会在各自熟悉的海域从事捕捞作业，开出去四五海里便相互望不见。

大海每天的海流方向不同，涨潮时海水从东南流向西北，退潮时从西北流向东南，中间有一个多小时旋转。这一天出海正是涨潮时分，渔船逆水而行，速度快不起来。经过一天半，渔船行驶到这个季节海鱼惯常洄游的水域。郭大海根据海水的流向、颜色和海面上散发的气味，判定渔船停驻下锚的位置。李二娃盯着声呐，从光斑的多少和形状，跟郭大海讨论船上几十口网撒放的位置。

刘欢实出海的当晚上就不高兴，他要烧水洗脚，赵德柱让他去打海水，他嫌海水咸，洗了脚，脚上都是盐，跟糊了一层米汤似的，要有多不爽就有多不爽。李二娃恶心他，说哪有米汤那么好，最多算清鼻涕。说得刘欢实直呼想吐。

第二天早上刘欢实又闹着要洗脸，赵德柱指着装在四个塑料桶里的淡水说，船上八个人十天的饮用水都在这儿，你打算用多少来洗脸？今天洗了明天还洗不洗？刘欢实气得喊了一声“卧槽”，把装洗漱用品的塑料袋甩到甲板上，坐到一堆网

绳上望着碧蓝的大海抽闷烟。

大海的碧蓝和苍天的蔚蓝融为一体，只有天上偶尔飘过的白云和海上捕鱼的船只，才能参照出哪一面是海、哪一面是天。川娃子李二娃、河北梆子孙元良、广西人杜小孔不由得佩服这个钻进钱眼的海鲜老板，照常理第一次上船出海的人，都会被这分不清天和地的蔚蓝搞得晕船，呕吐得一佛出世、二佛升天。在海上晃荡了两天多，刘欢实居然不吐，还能在他肥嘟嘟的脸上展现喜怒哀乐，也算奇迹。

杜小孔说：“海边长大的人就是不一样。”

赵德柱咬着烟屁股接话：“屁，还不是因为惦记着我们一船海鲜！”

“这是他的中国梦！”杜小孔说罢，扭头问身边的孙元良：“现在电视上都在大谈中国梦，老兄，我问问你，你的中国梦是啥？”

孙元良忙活着手头的渔网笑着说：“你怎么不先问别人却得先问俺？有好吃的好喝的你想不到先来孝敬俺。本人做外交发言：无可奉告。”

赵德柱对杜小孔说：“小杜，你别为难河北梆子，他老婆挺着个大肚子给了他一道谜题。我猜他现在的中国梦就是他老婆肚子里的孩儿，到底是男孩儿还是女孩儿。”

孙元良答道：“恭喜大舅哥，俺指天发誓，你真是猜错了。俺没啥中国梦，俺的想法怎么能代表全中国呢？俺的想法只能代表俺。俺现在想的是，等着孩儿落地，俺跟俺老婆是不是该考虑生个二胎？”

杜小孔的儿子八岁了，因为收入关系，至今不敢要二胎，他翘起大拇指赞赏孙元良：“为人类繁荣昌盛作贡献，佩服！”

赵德柱说：“听杜小孔说话，简直像在听老师上课。电视上的词语一串一串的。”杜小孔没别的爱好，没事儿抱着个电视不放，他老婆经常抱怨，你重新跟电视机扯个证过日子算了。

“其实是俺老婆想要，”孙元良说，“俺老婆那是不挣钱不知道柴米油盐贵，就俺这么点儿工钱，哪儿有本钱养两个？”

“也就是说，你每次跟老婆睡觉都得穿雨衣。”杜小孔坏坏地笑着，众人也跟着笑。杜小孔说：“你得小心你老婆用针提前在雨衣上扎孔。”

“你们的妻子是专业打孔队出来的。”一向不喜欢说话的彭金星冷不丁冒出一句。彭金星跟

郭大海和赵德柱年纪差不多，算得上长一辈的人，平时埋头干活，不喜欢张嘴，他一张嘴，这话就变得尤其搞笑。

众人说说笑笑，渔船上繁重而单调的日子，便摇曳生姿了。

这时候从驾驶舱传来李二娃的声音：“舱里还剩几口网？”

“八口。”

“暂停下网，等船往东偏北开三百米，我喊你们下，你们再下。”

“八口网够不够？”下面问。

“体量不大，密度不小，八口网足够！”上面答。

过了一阵下面又问：“长的还是短的？”这个季节，长的指带鱼，短的指小黄鱼。

“长的和圆的。”

下面的人听了，有些小兴奋。这么说，除了带鱼，还有鲳鱼。意味着前面十多口网都是捕捞练习，这一次才算得上正式捕捞。这两样都是这季节的畅销货，而且会顺着海潮接连不断地上来。照往常经验，不会少于两吨货。如果接下来三天都这样，17号他们就能拔锚返航，18号中午就能返回港口。气象预报说19号午后有台风从吕四渔场过境，他们能在台风来临之前安全回港避风。

四

刘欢实在网绳上坐得不耐烦了，钻到驾驶舱跟郭大海和李二娃唠嗑。驾驶舱狭窄，三根烟枪把个驾驶舱里的空气搞成了重度污染。李二娃指着外面蔚蓝平静的海面对刘欢实说：“刘老板，舱门外是广阔的天地，谁都可以大有作为，请到外面呼吸新鲜空气。”说罢站起来把船舱上的玻璃窗前后各打开一扇，形成对流。刘欢实说：“我跟你们的船老大什么关系？从小玩泥巴长大的。你一个外地蛮子，说话不知轻重。”在四川，所谓蛮子，就是土匪。而在吕四渔场，只要不是本地人，统统被称为“蛮子”。过去带有歧视性，如今主要用于指代外地人，美国来的是蛮子，四川来的也是蛮子。李二娃指着声呐对他说：“你有本事你来，你这个本地蛮子！”三个人都笑，就过去了。

过一会儿，站在一边长期不运动的刘欢实说：“海上比陆地上冷得多！”李二娃知道他嫌冷，偏不关窗：“现在啥季节？这不叫冷，这叫凉快，不信你干干活儿试试。”郭大海注意到，刘欢实只用了三天工夫，把自己带来的两条香烟抽光了，他不留在驾驶舱，甲板上的船员不会给他打香烟。刘欢实答：“像郭老大那样掌舵，我不会；像你这样守声呐，看得懂一点点，但计算不来；像下面几个在甲板上撒网，或者进船舱分拣，我又体力不够。想去想来，只有陪你们抽香烟最适合我。”

“除了不能洗脸洗脚，打鱼的生活还是蛮惬意的。我琢磨着我是不是该买艘船，自己给自己当老板。”刘欢实终于招架不住，起身把舱前的一扇窗户关上了。

“船工好请，老大难寻，”郭大海左手扶舵，“难不成你亲自上船做船老大？”

“谁做船老大我不管，只要有一个像李二娃这样的船员，就万事妥帖了。”

“我李二娃你请不起！”李二娃头都不转一下。

“要多少工钱，你只管开！”

“当着我们的船老大挖他墙角，这事也只有你才做得出来！”李二娃把烟屁股弹到垃圾桶，“你可以挖人墙角，我不能见利忘义。这道理我川娃子自小就懂！”

郭大海在心里为李二娃加了几分，心想这刘欢实早就掉进钱眼里了，还有什么事情做不出来？亏当初还是一起玩泥巴长大的。

15号这天主要上带鱼，16号却什么鱼都没有上。孙元良在下面吼：“川娃子，你把你那两个牛卵子眼睛睁大一点看仔细好不好？左一网下去全是海水，右一网下去又全是海水。你打算让俺们都改行，不打鱼专打海水还是怎么的？”

李二娃也纳闷儿，今天渔船已经挪了三个地儿了，按照海水的流向，应该不至于连毛毛鱼都不见几条，海里的鱼今天都请病假了，还是上龙王爷家吃酒席了？孙元良的吼声一下子把李二娃的怒火点燃：“你个瓜逼喊个锤子！老子就是看你不顺眼，偏偏不给你上鱼又咋的？你龟儿的不想想，毛毛鱼看不见一条，你好好生生的蹲在船舱甲板上抽香烟，省力又舒服，没人说你磨洋工、没人骂你偷懒，你还大叫驴那样叫唤啥？”

孙元良遭了骂，声音不像先前那样洪亮：“俺

说你这锤子川娃子，以前没有观礼团，你想要什么小性儿就要什么小性儿，现在刘老板在船上，你这岂不是在观礼团面前丢俺们508船的脸？传出去，郭老大的面子往哪儿搁？俺们的面子往哪儿搁？”

孙元良句句在理，李二娃也急了，不答孙元良的话，转身对碍手碍脚的刘欢实说：“刘老板，请到外边玩一会儿，我这会儿心情烦躁，担心管不住自己的两个巴掌。”

刘欢实觉得这小子简直就是一根四川小辣椒，说翻脸就翻脸，退出驾驶舱，用抖音上学来的一句话不失脸色回敬李二娃：“本事小的人容易发火，能力差的人喜欢动武！”

17号下午两点开始，声呐里全是灰白斑点，成团成团的带鱼和鲳鱼出现在显示屏上。捕捞持续了两个多小时，又突然连毛毛鱼都没有。又过了两个小时，屏幕上又出现成团成团的白色斑点，再次收网，天已经黑了。

经验丰富的郭老大意识到，这多半跟台风有关。如果不出现异常，鱼群会随海水均匀前行；像这样时断时续，意味着台风要么提前、要么延后，且风浪巨大。

第二天早上，郭老大第一个从船舱里钻出来，七个人挤在一起都嫌窄的卧舱，如今更加拥挤。刘欢实呼噜声还特别大，占的地方也宽。迷迷糊糊睡了几个小时，郭大海周身酸痛。

海面上风平浪静，他爬上驾驶舱，负责值班的杜小孔斜靠着驾驶舱的舱壁上沉沉入睡。郭大海走到声呐前面，只见满屏都是白点和细线，顿时兴奋得忘记周身的酸痛，三步并作两步钻进卧舱把李二娃叫醒：“川娃子，你来看看显示屏！”

川娃子努力睁开眼：“哪个啦？”穿上衣服来到驾驶舱，对准上面的数字用手机计算，立即兴奋地喊：“砍脑壳儿的孙元良、秦启潭，尊敬的姐夫和大舅哥同志们，赶紧起床啦，一万条鱼就在我们的渔船周围，再不起来把它们捞上来，小心把我们的船当轿子抬起来了！”

李二娃最后一句话给郭大海的意向是，一万条鱼造反，要把他的渔船拱翻。郭大海说：“川娃子别乱开腔哈，大清早的！”说完，他竟忘记了昨晚的打算。昨晚，他决定今晨拔锚起航回港，虽只打了六成，也算满载而归，因为全是卖给刘欢实的，打得越多，被他祸害的老百姓越多。这么

怪异的鱼汛，早一个小时回港，早一分安全。郭大海面带笑容，自己跑到卧舱把众人招呼到甲板上。

李二娃不轻不重踢了一下杜小孔，扯开嗓门喊了句：“早上好！”前半夜眼睛没眨一下、刚刚沉沉睡下的杜小孔不满意，大着舌头学四川话：“‘早上好’个锤子，会说‘早上好’莫非你就是城里人？”

众人在郭大海和李二娃的指挥下撒网，忙碌了两个多小时，太阳从茫茫的天水之间，一芽一芽往上冒。大家干得正欢，刘欢实蓬头垢面从卧舱钻出来，像被打火机点了指尖一般尖叫：“不好了，不好了，台风提前了！”

正在布网的一千人扭过头来。赵德柱十分恼火：“狗操的刘欢实，大清早的你一张乌鸦嘴聒噪什么？”

刘欢实抖了抖手上的手机说：“天气预报说，台风提前！”

郭大海也恨不得大骂刘欢实乌鸦嘴，一听说天气预报，就责怪自己一兴奋，竟然忘了昨天的决定，他昨天的预感没错，台风移动的速度果然不正常。这时郭大海的对讲机响了，岸上的渔政部门通知，所有在海上作业的渔船必须报告自己所在位置，然后全速回港避风。在海上，每一条渔船都配有两套通讯系统，一套是手机，一套是对讲机。岸上的渔政部门联系渔船，会同时拨打两套系统。海上没有基站，手机信号不好，超过一定距离就只能当手表用，有的船老大还经常换号，因此利用手机联系的少，而对讲机在辽阔无障碍的海面上，信号好不说，还拨打简单，随时都能联系。

郭大海向船舱上的人发出指令，停止下网，用卷扬机把已经上鱼的网卷上来。赵德柱仰面对郭大海说：“刚开始上鱼呢，再等一个小时，我们还可以收入一两吨，说不定三吨也有！”

郭大海让李二娃计算了离港口的距离和航程，对他们说：“给你们一个小时时间，一个小时之后收网动作一定要快，能有多快就得多快。”两三吨海鱼，毕竟不是个小数目。

十月的海上，气温已经开始低了，刘欢实冷得抱着膀子瑟瑟发抖，上下牙哇哇直打架，没人给他打香烟，他觉得一张嘴巴快淡出鸟来，船上的活儿他都搭不上手，谁都不鸟他，半句话不跟他说，他这才真正意识到自己是个多余的人。不

需要照看声呐的李二娃出了驾驶舱，上来跟着帮孙元良他们的忙。卷上三口网，每一口都是满满当当的带鱼和鲳鱼。郭老大手头的对讲机响了，渔政部门来电。

“郭老大，你在哪个位置？”

郭大海报告了船只的经纬度。

“你们的船向东南二十海里，二十海里，‘苏启渔 447 号’船动力故障，447 号船动力故障，请火速前往援助，务必在台风过境前拖船进港！”渔政值班人员把 447 号船只的经纬度告诉郭大海。

在吕四渔场，拖事故船进港的事，每隔几年发生一起，不是新鲜事。郭大海把李二娃喊进驾驶舱，告诉他“447 号”船的经纬度，李二娃迅速算出前进的路径和航向。郭大海算了一下，如果单单自己的船回港，他们按刚才的节奏收网返航，可以在台风来临之前三个小时回港；要是拖上“447 号”船回港，返程时间会多四到六个小时，正好是台风过境的时间。要确保万无一失，必须立即返程。

郭大海走出驾驶舱，指挥甲板上的众人：“时间一刻不能耽搁，立即砍掉网绳，拔锚返航！”

甲板上几个人齐刷刷扭头，看着郭大海，心想老大是不是疯了，水下还有八口网，每口网价值八千元，加上网里的鱼，少说也超过十万元。郭大海又重复一遍自己的指令。刘欢实终于找到个说话的机会，用局外人的自由自在冲着郭大海吼：“郭老大你是不是疯了，你就是不心疼我的鱼，也该心疼你的网！”

作为合伙人，正在收网的赵德柱和彭金星决定把剩下的网收上来再拔锚起航。赵德柱对郭大海说：“兄弟，对那种忘恩负义的人，早晚一个小时过去救他都是恩德。”大前年，447 号船和他们 508 号船同时在海上进行海鲜交易，447 号船的船老大朱建林为打压 508 号船的生意，在低价倾销完船上的货之后，对鱼贩子说：“以后他们那条船跟你们做交易，如果不比市场价少两成，你们就别买。”搞得他们这条船有一半的海鲜没有及时卖出去。怨气就这么结下来的。李二娃事后找 447 号船的掌舵人邱斌理论，三句话不和打了一架。

这会儿李二娃没开腔，但他心里赞成赵德柱。孙元良的老乡兼干儿子石国涛在那条船上，他不希望下次回河北，家人能看见他却看不见石国涛。孙元良说：“俺们连外国人的浮尸都打捞，难道还能对自己的同乡见死不救？再说了，那都是他们

的船老大做的缺德事，已经遭报应了。现在俺们过去拖他们的船，不过是举手之劳。毕竟人命关天，有啥好计较的？”一句话问倒整船人，朱建林去年被查出一个字的毛病，卧床疗病一年多了。

郭大海抬起手腕看看手表，上午十点半，不能再拖延了，他再次果断发出指令：“砍掉网绳，十分钟内拔锚返航！”

五

渔船转身返航，郭大海手扶船舵，将速度开到最大，回首看了一眼海面上隐隐约约网具上的泡沫浮子，有些遗憾，感觉愧对一船人，船上的海鲜哪怕不平价卖给刘欢实，高价卖给别人，也弥补不了那八口网具的损失。郭大海哪能料到，接下来的事情，远远超过那八口网具。

路上，郭大海通过对讲机联系上 447 号船上的掌舵人邱斌，问他发生什么故障，能修就修，该换就换，他们可以提早做好准备。

邱斌讲，他们那条船的曲轴烧掉了，彻底失去动力，现在随波逐流，要是有风，搞不好会有倾覆的危险。郭大海没想到问题如此严重。渔船上一般备有两台柴油机，要是一台出故障，还有另一台。但曲轴是唯一的，一旦烧掉，就只能等待救援，上岸后才能更换。到了休渔期，每个船老大每年要花四五万元来维修保养船只，看来朱老大因为自己的病，已经无力维持。郭大海估计，连曲轴都会老化烧毁，447 号大概好几年没有保养维修了。

此时海水从西北向东南流动，逆水行船，郭大海把马力开到最大，速度还是上不去，理论上一个小时的航程跑了两个半小时。正午的太阳高悬于天空，颜色暗浊的片云飞过太阳的表面，台风来临之前，高空的天气已经开始起变化。海面也跟着晃动起来，随着风向，一层一层波浪铺天盖地从不远的地方赶过来。

五天没有晕船的刘欢实，却在这时候晕船了。别人晕船，只是呕吐，他不但呕吐，还像非得弄到满世界的人都知道那样大喊大叫。孙元良望着满甲板的呕吐物说：“没想到这刘老板肚子装得下那么多东西。”李二娃说：“你没见他上船五天，

没上过厕所吗？他是把这五天来在船上搜刮到的油水，一次性坦白‘交代’了。”孙元良问赵德柱：“你说刘老板前几天不晕船，今天反倒晕船。难不成他晕船还看日子？”赵德柱喜欢跟几个小伙子说话，但他不喜欢出任何人的丑。他说：“前几天他一直盘算着我们船上的鱼，能给他带来多少油水，想晕船也晕不起来；现在起了风浪，船上的海鲜一时半会儿上不了岸，我看他是给急晕的。”

447 号像一片树叶，在波浪中晃荡，失去动力的船只永远处于被动状态，一旦船身不能与海浪形成垂直角度，就可能侧翻；即使形成垂直关系，如果风浪过大，下了锚，前后颠簸，不是船头栽进海底，就是船尾栽进海底。

508 号开到 447 号跟前时，六个船员站在甲板上，直喊“感谢救命恩人到了”。孙元良招呼他的老乡：“石国涛，俺在这儿！”胡子拉碴的石国涛顿时哭了：“俺以为从此见不上俺爹俺娘了呢！”他们的船从早上八点多就发现失去动力，这半天工夫，他们的意志受到严重摧残，一看见他们就哭开了。

李二娃心想这小子这会儿还有心思开玩笑。他

拍了一下孙元良的肩膀，戏谑轻声问：“你啥时候成人家的爹娘了？”孙元良扭头笑得诚恳：“俺是他磕头拜认的干爹，你说是不是他的爹娘？”李二娃便无话，心想这两人年岁相差不大，不知石国涛怎么喊得出口，孙元良怎么好意思答应。

“把缆绳甩过来！”郭大海稳住舵，招呼对方。508 号船稳稳停驻在 447 号船附近，相隔十余米，不敢太靠近，447 号船在逐渐加大的风浪间，像一条拴在铁链上疯狂猛扑的看家狗，摇头摆尾、左突右进、毫无章法，稍有不慎，两船相撞，大家都活不了。

447 号渔船上的船员在缆绳上打了套，连抛了十几次。兴许经历了一个上午的惶恐，总差一米半米。那头抛不过来，这头抛过去也可以，李二娃和孙元良试了好几次，也够不着对方的船。郭大海让李二娃代他掌舵，从甲板上抄起一根碗口粗的缆绳，打上活套，举起来像直升飞机的螺旋桨一样在头顶上旋转，然后突然放手，活套竟稳稳地套到 447 号船头的龙骨上。

船舵再次回到郭大海手中，李二娃用卫星定位的经纬度算出，此地离港口还有 37 海里，如果



单单他们一条船，三个小时就能进港，现在拖上447号，少说也要五个小时，进港的时候正好台风来临。渔政打来电话，问他们有没有看见447号？郭大海说，已经往港口上拖了。又问需不需要他们开渔政船来帮助？郭大海回答他们，不需要。郭大海知道渔政都是小船，到了大海上，若遇台风，他们的船经不起几个风浪；再说渔政驾乘人员不像他们常年在大海上，风浪间的驾船经验远远不如他们。

刘欢实缓过劲儿来，像一个死去的人复活，到处找香烟。李二娃对他说：“你不看看我们的甲板，被你搞得比羊圈还糟糕，你要是看不下去，至少也该拿水冲一冲。要不然待会儿船靠岸，人家还以为我们满船的鱼都是你吐出来的呢。”说着把水管塞到他手里。刘欢实望着满甲板的污秽也挺不好意思，老老实实冲完，又开始向人讨要香烟。此时除了郭大海的驾驶舱里还有一包，其他人早已弹尽粮绝，他不提香烟还好，他一提香烟，纷纷喉咙打结。郭大海从储物柜里取出那包香烟，让李二娃给大家一人发一支，剩下的重新放回储物柜。刘欢实死活要两支。他说：“我以前从睁开眼用一次打火机，直到睡觉，烟不离口。”李二娃不给：“你到我们船上来，一分力气不出，怎么好意思多吃多占？”

风浪越来越大，台风真的来了，暴雨顷刻间覆盖了海面，越下越密集。

郭大海指挥大家留两个人穿上雨衣在甲板上值班，其他人都退回船舱里避雨。海水改变了流向，两条船变成了顺流。要是没有风浪，船借水势，回程的速度会更快。但风浪像一个恶汉在后面猛推着屁股，渔船前后颠簸得厉害，船头和船尾轮番要么翘上天空，要么冲向海底，船尾的螺旋桨不时脱离到空中，渔船反倒不敢开快了。再说两条船牵在一起，既不敢太近，又不敢太远，缆绳既不敢绷得太紧，也不敢放得太松。好在郭老人在海上风风雨雨二十多年，508号渔船的船体“嘎嘎”地响着，仿佛下一秒就会散架，但作为动力船，它坚定地海港驶去。紧随其后的447号则像癫痫病发作的疯子，又像大街上失控的没有刹车的汽车，忽慢忽快、忽左忽右，有时候半天往前拉不动，有时候又快得来恨不得撞到508号船上。

郭大海回头看了一眼447号，甲板上一个值班

的人都没有，他用对讲机呼叫邱斌，回答他的是船上的一个船员，他说邱斌刚才在把舵的时候扭伤了胳膊，现在是他们几个船员在把舵。郭大海皱起眉头，一辆失去动力的船，却将把舵的事儿交给一群不懂把舵的船员手上，这差不多就等于在闹市街头，把一辆没有刹车的汽车交给一个不会开车的人那样，纯粹是在胡搞乱整。

郭大海让李二娃专门负责观察447号。郭大海对李二娃说：“我负责照看前面，你就是长在我后脑勺上的一双眼睛。”两条船要是距离太远，李二娃就喊：“刹一脚。”郭大海便减减速；靠得太近，李二娃又喊：“甩一鞭子。”郭大海便加加速；要是看见447号冲过来，李二娃又喊，赶紧往左或往右偏一偏，躲闪几度让开来。整条船上只有他俩有事、他俩忙。两人虽然配合得很好。这种你来我往丝毫不敢分神的事儿实在累人，不仅累人，每一次危险来临，都令人心惊胆寒；每一次危险解除，都汗湿衣背。在这过程中，郭大海看出李二娃的精细、认真、准确和镇定、果敢。这些不仅是未来的船老大必备的素质，也是做他的女婿必备的素质。他对李二娃的好感又增加了几分。

刘欢实从船舱里钻出来，冲着郭大海大吼：“郭老大，你开的什么船啊？简直像害疟疾，抖抖抖、抖抖抖，没完没了，要是没抓牢，我们早就满船舱滚了。我现在手酸得打火机都捏不住。”

郭大海没吭声，倒把李二娃惹毛了：“你他妈真是站着说话不嫌腰疼，不看看外面什么情况？老子们真是拿命来拼了，你还在那里满嘴屁话。趁早闭上鸟嘴，再这么哼哼唧唧，小心老子揍你！”

刘欢实满脸愠怒，不再吭声，缩回船舱里。

距离海港十海里的时候，天渐渐黑了，风浪更加巨大，船的两边全是四五米高的巨浪，一个个小山似的向渔船砸来。紧赶慢赶，他们还是比台风慢了两个小时。他们被巨大的台风包围在海上。渔船四周全是横着扫射的狂风和暴雨，四下全是凄厉狂乱的声响，分不清是风声、雨声，还是波涛声，所有嘈杂的声音混杂在一起，变成了海的狰狞和夜的狰狞。甲板上轮流值班的两个人，为了防止被狂风吹进大海，每人腰上都系一条缆绳，绳子一头紧紧地拴到甲板上的船柱上。到这会儿，甲板上已经完全站不住人，郭大海命令他们撤回船舱。

突然，在嘈杂而令人恐惧的声音中，从渔船后方传来“嘣”的一声响。郭大海感觉手上的船舵立即轻松了许多，渔船被生拉硬拽发出的“嘎嘎”声，也骤然停止了。不待郭大海发出指令，李二娃打开驾驶舱的门就要往外冲，郭大海一把抓住他的后衣领，把他揪回来：“腰上不系根缆绳，小心一出门就被吹到海里！”李二娃满脸惶恐：“我估计缆绳断了！”“我估计也是。”郭大海在风里浪里几十年，海上救援也十多次，像这样把碗口粗的缆绳拽断的，还是第一次。

对讲机响了，传来邱斌恐怖而绝望的声音：“缆绳已被拽断，邱斌我代船上所有船员及其家人跪求郭老大救命！”

在山呼海啸、铺天盖地的巨浪中，郭大海看见447号的桅灯时隐时现，失去动力的船，在浪涛间向远方飘去，越来越远。

郭大海安慰他们，我既然前面已经帮助了，现在绝不放弃。嘴上虽这么说，但怎么救呢？郭大海心里打鼓。如此大的风浪，再次靠上去抛缆绳是根本不可能的，两船靠在一起直接救人更不可能，要是发生撞击，谁都活不了。

难道就只能听之任之？

或者放弃不管，先行回港避风，保住一船算一船。

508号船上的八条命是命，447号船上六个人的命也是命。六条人命岂止牵扯六个家庭，都是青壮年，都是家中的顶梁柱，要是没有了，上面老的、下边小的，未来日子怎么办？

船舱里的赵德柱和彭金星发现不对劲，从船舱里来到驾驶室，一句“缆绳绷断了”，两人顿时什么都明白了。三个合伙人跟李二娃把最后半包香烟打开，一人一支抽上。彭金星主张508号先回港避风。他说：“眼下既不能拖船，又不能靠上去救人，在这儿干耗着，简直像癞蛤蟆下油锅，单单在等一个结果。”

“那他们那条船怎么办？”郭大海反问他。

彭金星说：“为救他们这条船，我们前边损失了十多万；接着又把他们拽回来二十多海里。谁会想到碗口粗的缆绳都会拽断？既然碗口粗的缆绳都能拽断，只能说这就是他们的命，是老天爷的安排。”

郭大海打算再次尝试把船靠上去，如果能把六个人都救到这条船上，也算功德圆满。赵德柱和

彭金星立即反对，目前这种风浪，靠上去唯一的结果，就是两船相撞，船毁人亡。

三人僵持不下。李二娃建议，让447号船在海上下锚，这样至少不会随风浪飘得找不到。

三人立即反对，在大风大浪的情况下，船一旦被固定在海上，下锚之后颠簸得更厉害，三摇两晃，船就没有了，等于找死。

李二娃左手习惯性摸着后脑勺说：“之前我没有经历过，不知道可不可行。可到了这步田地，何妨先在我们船上试一试。渔船下锚，如果缆绳短，很容易被风浪打翻；要是尽量放长缆绳，船和锚之间的距离放到最大，这样船就不会随海水飘走，又不至于被风浪打沉。”

郭大海的眼里顿时闪出光亮，眼前是一个处乱不惊、善于动脑子的小伙子。郭大海对本船下完指令，立即拨通邱斌的对讲机，让他报告自己的经纬度，就地下锚，特别嘱咐要把缆绳放到最长。

447号已经漂出去五海里。郭大海对两个合伙人说，我们不能丢下他们不管，得留在海上。只要有船陪着他们，度过这一夜，他们就还有信心 and 希望。要是过几个小时风浪小了，我们还可以尝试着靠上去，把他们的人救到我们船上。郭大海说话在理，赵德柱同意，彭金星不好再说什么。

郭大海把船开到距离447号一海里的地方，彼此能看到桅灯。郭大海让大家把两条船上的工作灯也打开，风浪太大，灯光要是不醒目，不能及时掌握情况。郭大海宽慰447号上的船员，现在距离港口已经很近了，大家不要慌张，我们不会放弃你们的，不仅不放弃，还会在海上陪他们一起对抗风浪。郭大海与邱斌约定，保持对讲机畅通，每半个小时联络一次。

拽锚的缆绳像一条能够伸缩的琴弦，有足够的长度，巨大的风浪被消解了，能够传递到渔船上的拉拽和摇晃变得弱小，夜深了，众船员包括刘欢实都沉沉睡去。驾驶舱里，郭大海和李二娃轮流值班。年轻人不会考虑更多的艰难，李二娃刚过子夜，裹上一件厚实的棉大衣，斜靠在船舱上，睡着了。只要熬到天亮，447号就有获救的把握。

凌晨一点钟，铺天盖地的瞌睡从额头开始占据全身，郭大海也进入睡眠状态。

意外就在他们瞌睡的时候，在凶猛的巨浪和横扫一切的台风中，向两条船靠近。

447 号渔船上的船员，两顿没吃饭，士气不振。经历一天的恐惧，船体稍微稳定，有 508 号船陪伴，过了子夜，除了驾驶舱里的邱斌，其他人都睡着了。凌晨两点，睡在卧舱的人被突然漫进被窝的海水惊醒，惊慌失措地起身，发现六个电瓶照明灯，只有放在高处的两盏还能使用。

“船舱进水了！”船员钻出卧舱大喊。

强劲的台风和巨大的波浪把船员的大喊吹得忽远忽近、高低起伏。

邱斌听到喊声，从迷迷糊糊中惊醒，他从驾驶舱冲向船舱，打开舱盖，邱斌就意识到不妙，半舱海水把船员的被褥、锅碗瓢盆和打上来的海鱼、用于保鲜的冰，都混在一起。他连忙组织水泵抽水。在慌乱中，把潜入式水泵架好，发现船上的电瓶只剩两个还能使用，要是用于抽水，不等天亮就用尽蓄电，连桅灯都不亮了。茫茫海上，在黑夜里要是没有了桅灯，更加危险。

仅剩的办法，组织船员人工排水，同时跟 508 号的郭大海取得联系。之前他们相约半个小时联系一次，半夜之前他们都依约而为，过了子夜，两条船上的值班人员各自睡去了，现在邱斌拨打 508 号的对讲机，一连拨打了几十个都没人接，怎么也联系不上。邱斌透过风浪和暴雨往 508 号船望过去，还能隐隐约约看到尾桅灯和工作灯。邱斌尝试拨打手机，他有郭大海、赵德柱、彭金星三个合伙人的电话，挨个儿打过去，还是一个都不能拨通。在大海上手机信号不太好，时有时无；夜晚入睡的时候，渔民习惯关掉手机，避免相互影响睡眠。邱斌绝望了。石国涛说，俺跟俺干爹试着联系一下怎样。说罢拨打了孙元良的电话，也是无法接通。邱斌与渔政联系，咨询他们附近还有没有其他渔船，请求支援。渔政值班人员回答他，附近只有 508 号渔船，他们的渔政船无法在 11 级台风中出港，他们表示立即呼叫 508 号渔船前来营救，与此同时，请邱斌他们根据海上的实情随机应变，组织自救，务必保证船员的生命安全。

船员一盆接一盆把船舱中的海水端出去，终究还是疲于奔命，于事无补，海水通过船体上不知道具体位置的缝隙或者漏洞，源源不断地涌进船

舱。

海面上的风浪和暴雨更加巨大了。每一个船员都不吭声，但他们心里明白，他们已经看得见死亡了。

总不能听天由命，坐等最后一刻来临。邱斌走出驾驶舱，观看海水的流向。台风的方向、小山一般巨浪的方向、海水的流向，通通指向陆地，摆在他面前的路只有一条，这一条虽然也属于冒险，但已经别无他途：砍断缆绳，让渔船随波逐流，只要不完全下沉，船体就能越来越靠近海岸，说不定能被台风和巨浪送回到岸边，搁浅在沙滩上。

邱斌让石国涛继续通过对讲机和手机跟 508 号联系，自己手持斧头走向船头去砍系锚的缆绳。有船员说，可以用卷扬机把缆绳收上来，争取把锚也收上来，稍后有了合适的位置，说不定还能下锚。邱斌说，时间来不及了，再说，缆绳一旦收紧，我们的船只只会在这片海域下沉更快，连靠近海岸的机会都没有。

凌晨三点，郭大海一觉醒来，发现自己的船上黑灯瞎火，桅灯和工作灯全都不亮。他心想这下完了，说不定船舱进水，所有的电瓶都被海水吞没了。要是这样，睡在下面船舱里的船员就危险了，说不定还在梦中就吃了海水。他在李二娃的屁股上踢了一脚：“醒醒！”李二娃身上像安装了开关，“嘣”一下醒过来问：“郭老大有啥吩咐？”

“桅灯和工作灯，一盏都不亮了！”郭老大尝试着打开驾驶舱的电灯开关，“啪嗒啪嗒”连开了几次，舱顶电灯没有一点反应。驾驶舱里，只剩由柴油机独立带动的操作台上的按钮键，仍旧发出微弱的灯光。

“糟了！”李二娃惊呼着，打开驾驶舱的门，冲向船舱。拖在腰上的缆绳，像一条又大又长的尾巴。李二娃用脚“砰砰砰”对准舱门一阵猛踹：“下面进水没得？龟儿子些，你们喘的是空气还是海水？”

船舱里立即起了一阵慌乱的响动，很快赵德柱的头从被李二娃掀开的卧舱里钻出来：“川娃子，你惊扯扯地吼个什么？”

“船舱有没有进水？”

“你脑壳进水！”孙元良瞌睡浅，稍有响动就睡不着，刚才实在困得不行，迷迷糊糊睡过去不到半个小时。

赵德柱和刘欢实的脑袋也出现在舱口。

李二娃大大地松了口气，提醒大家：“桅灯和工作灯一盏都不亮，大家一起来查看出了什么问题。”

刘欢实一听，吓得声音都变了：“老祖宗，求求你们啦，我是你们船上的客人，没有买保险。无论如何你们得保证我这客人的安全！”

赵德柱和彭金星跟郭大海从二十来岁出海，至今已有二十多年，他们亲见和听说过太多的海难，桅灯和工作灯都不亮，意味着要么柴油机舱进水，渔船失去动力，沦为第二条 447 号；要么船舱进水，所有的电瓶都失去作用，他们将面临与陆地失去联系的危险，即使风平浪静、渔政救生船能够出海，可要在茫茫海上寻找一艘一百吨排量的失联渔船，整个吕四渔场，还没有成功的先例。

赵德柱、彭金星两人立即上了甲板，往 447 号渔船方向望去，被巨浪和狂风霸持的海面，没有灯光，也看不见 447 号的影子。他们相互搀扶着，弯腰扛风，艰难地进了驾驶舱。赵德柱用手指指 447 号船的位置说：“你们看见什么没有？”郭大海说：“什么也看不见。”赵德柱迟疑而惶惑地反问：“你估计是什么情况？”郭大海想说：“千万别是沉下去了！”彭金星生气地责怪郭大海说：“光想着救别人，到现在才发现，自己也不过是尊泥菩萨！”赵德柱看了一下正常运行的驾驶台仪表盘说：“柴油机正常，船舱没有进水，一定还有别的原因。”郭大海知道，此时再让别人检查故障不合适，也没有谁比他更有经验。

他请赵德柱帮他看好驾驶台，举着手电从驾驶舱开始排查。

海上的暴雨和狂风没有减弱的迹象。他们早已习惯渔船在大浪中间上下颠簸的生活，出了驾驶舱，郭大海小心前行，一只手打手电，另一只手紧紧抓住船舷或者缆绳。

郭大海进入卧舱检查。卧舱里的船员都已起床。刘欢实度过了要命的晕船期，这会儿他担心的是自己没有买过保险的老命，要是香烟来给他提神，他会精神些、神志更清醒些。可他这会儿不是这样，见了郭大海，便像找到了仇家的复仇者，一把揪住郭大海的衣领说：“郭大海，你是屁股上夹根鸡毛掸子，冒充大尾巴狼！你的本分是打鱼，你没有拖船救人的责任，你不是太平洋警察，也没谁封你为海上 110！你要是不管那条船，我们早就进港了。如今人没救着，自己的船进不了港，

到这会儿还桅灯和工作灯都熄灭。这意味着什么？”刘欢实越说越愤怒，开始推搡郭大海：“你这是狗拿耗子多管闲事你知道吗？你倒是见义勇为，要是还能活着，戴红花的是你；你要是死了，立功受奖的是你的老婆孩子。你有没有想过我们这些人？我们都有家有室有老婆孩子！为了你一个人的荣誉，为了你一个人的虚荣、你不惜让我们搭上老命。狗操的郭大海，你太自私啦，你太无耻啦，你太不要脸啦，你太没有人性啦！”

别的船员不敢插话。双方的战斗一触即发。要论实力，刘欢实一身油水的慵懒身体，不是郭大海的对手。可郭大海再怎么受辱也没有反击的理由，他面对的每一个都是生命，每一个生命的背后都是一个家庭，上有老下有小，都是家里的顶梁柱。哪怕像刘欢实这样掺杂使假的人，一切劣迹跟可能失去的生命比起来，都可以忽略不计。

郭大海对刘欢实说：“老兄，请放手，我正在检查线路，情况多半没你说的那么糟！”

“桅灯和工作灯都不亮了，说明什么？说明我们的船也像 447 号那样，已经断气了、没命了、失去动力了，我们一千人只有等死了！”刘欢实不依不饶。郭大海十分恼火，却无法还击。

渔船史上最忌讳说“死”，太不吉利。刘欢实的话，感染了孙元良等人，他们不知道驾驶舱的情况，发现两盏灯熄灭的时候，他们就怀疑渔船失去动力，现在经刘欢实这么说，他们确信这条船也失去了动力。孙元良神情忧伤，老婆怀上孩子，从老家赶来陪他，原本想再过几个月，带着他的工钱和他们的孩子，一起欢欢喜喜回老家，在乡里乡亲面前多少荣耀荣耀，没想到不久的将来，他的老婆要背着襁褓中的婴儿、怀抱他的遗物或者骨灰盒回乡。想想那场景，让人肝肠寸断。

杜小孔南方人的面色本来就深，几天不洗，更加黧黑。这会儿转成了暗黑。他在广西老家有个上小学的儿子，成绩虽然不是太好，但一直以为爸爸在远方挣大钱，能够供他念完小学，然后念初中高中和大学。每一次父子俩通电话，他都在为孩子描绘美好的未来。小家伙也信心满满，说一定努力，爸爸过年你回家，请看我的成绩单。

“我们要相信郭老大！”秦启潭还没女朋友，是这条船上最年轻的一个，他的梦想还没有开始，“到这个时候，我们不相信郭老大，还能相信谁？”孙元良和杜小孔觉得有理。

郭大海再次恳求刘欢实，请他松开手。他说现在风浪太大，暴雨不停，各种声音混杂，大家不妨仔细听听，我们这条船的柴油机还在工作，驾驶室一切正常，卧舱没有进水，只能说明我们的电源线路有问题，现在只要把线路问题解决，我们的船就是安全的。郭大海说：“我用性命向各位担保，我一定把你们平安带回家！”

一说到平安带回家，刘欢实劲头又上来了，再次像发怒的狮子，恨不得跳起来扇郭大海几个耳光：“你到这会儿还只管吹牛，你的老命都不知道还有没有，你拿什么带我们平安回家？我现在有充分的理由怀疑你：这条船，你的份子钱是跟我借的，你姐夫的份子钱也是跟我借的。谁知道你是不是提前买了保险，等我们大家一道死在海上，你和你姐夫不但借的钱不用还了，你的老婆孩子还能享受丰厚的赔偿金。郭大海啊郭大海，你真会打算盘！你真是一点人性都没有，禽兽不如哇！”

站在一旁的李二娃实在按捺不住了，一拳打在刘欢实的左臂膀上，再一拳打在刘欢实的左手腕上。刘欢实松了手，腾出手来准备跟李二娃搞。李二娃不待他出手，封住衣领朝上，把刘欢实举得比平时高了一头：“龟儿刘老板，你再胡搅蛮缠，老子非把你揍扁不可！”

刘欢实不依不饶，正找不到地方出气，揪住李二娃不放：“你是哪根葱？你一个外地蛮子有什么资格来跟我说话？在我们的地盘上我们让你干你才有得干，我们要不让你干，你这蛮子就得立马滚蛋！”

郭大海隔挡在刘欢实和李二娃中间，对刘欢实说：“他是我的船员，这条船不由你说了算！”

刘欢实像发疯了，又来抓扯郭大海。李二娃寻了个空档，手上一拖、脚下一绊，刘欢实摔了个四脚朝天，紧接着被李二娃一个大嘴巴子扇到脸上。李二娃还要再揍，让郭大海及时出手给挡住了。李二娃这次声音放低了，以更加坚定而不容置疑的声音警告刘欢实：“这只能算示范练习。你再蛮不讲理，我能容忍，我的两个巴掌不能容忍！”

李二娃出手又准又狠，只是明显没有用足气力。刘欢实吃了痛，终于老实了。一旁的孙元良、杜小孔等人又拉又拽又劝说，刘欢实随众人复又钻进卧舱。秦启潭要随郭大海检查线路，郭大海说了声谢谢，让他也进了卧舱。

郭大海在李二娃的帮助下，终于在柴油机舱

里找到原因。原来，在风浪的剧烈扑打下，船上的所有物件都离开原来的位置，有的变得更紧了，有的松动脱落甚至扭曲折断了，还有的挪动了原来的位置。桅灯和工作灯共同使用一个电瓶。郭大海把松动脱落的电闸推上去，桅灯和工作灯终于亮起来了。

此时已是凌晨四点。

在漆黑的夜里，只有灯光能够驱走心头的恐惧。有了灯光，船上的每个人都像看到了生的希望。郭大海打开对讲机，紧急求救信号响成一片。

七

447号船老大邱斌声音嘶哑，已经超出恐惧和绝望，他告诉郭大海，他们的船在狂风和恶浪的推搡拍打下，漏水的地方越来越大，失去所有电源，渔船进水之后开始下沉，凌晨三点他们砍断了牵锚的缆绳，打算随风和潮水漂向海岸，现在完全失控的渔船，在海上随风浪漂流到小闸口海域。

“郭老大，只有你能救我们了！”邱斌的声音带着哭腔，“我们的船正在下沉，现在的位置是东经121度18分、北纬31度52分。”

船上六个渔民兄弟的性命已经命系一发，危在旦夕。郭大海对驾驶舱的其他三个人说：“拔锚起航！”他安排李二娃计算航程和方向，又用对讲机向卧舱里的孙元良等人发出拔锚起航的指令。

彭金星表示反对，他说447号那叫自作自受，要是朱建林舍得投本维修保养船只，不至于先烧曲轴，后遭漏水，“昨天他们甩缆绳的时候我注意到，他们缆绳比我们的细，朱建林自己作了孽，反倒要我们去陪绑，我不同意。再说那么大的风浪，你郭大海有几成胜算的把握？我们船上也有八个人八个家庭！”

郭大海眉头紧紧地皱了几十秒钟，他也犹豫，可他很快咬牙果断地说：“我们总不能见死不救！”他扭头对赵德柱说：“德柱阿哥，要是那条船上的六个人都飘掉了，你可落忍？人家也是六条命六个家庭。”

举棋不定的赵德柱被他这句话说服了，他说：“不落忍。要那样，一辈子睡不安稳。”郭大海马上要接嘴表态，毕竟二比一，赵德柱瞄了一眼舱

外的滔天巨浪打断他：“妹夫，你有几成把握？”

郭大海转头看了眼狂怒的大海，说实话，他心头一点没有底。但他知道，那是他在海上几十年，从来没有遇到过这么大的风浪，从来没有尝试过，而这一次他必须前去，毕竟在风浪间行船他是有把握的，至于能不能从一条失控的渔船上把六个渔民兄弟救出来，那得等靠近之后，老天爷是否给他机会。他对大舅哥赵德柱说：“德柱阿哥，要是我们不去，一成胜算的把握都没有！”

赵德柱听了，把两个袖子挽了挽说：“我支持你！我们吕四人没有见死不救的传统。”

彭金星见他二人如此坚决，努力劝他们：“我们是渔民，不是110。我们的老祖宗确实撂下过‘不能见死不救’的老话，可我们在出手之前得自己掂量掂量有没有这个本事、有没有这个实力。现在风是多大？11级！浪是多高？五六米！我们自己能平平安安保全就阿弥陀佛了——自己都是过河的泥菩萨，却要冒充太平洋警察，你们两个的脑子是不是进水了？”

李二娃向郭大海报告前行的方向和距离：“东偏南37度，距离7.4海里。”



郭大海顾不上回答姐夫彭金星，对讲机又响了，渔政打来的。他们分别告诉他447号和859号两艘渔船的位置。他们说859号渔船是刚刚跟他们联系上的另一艘渔船的位置，那条船上七名船员，到跟他们联系上时，已基本沉没，还有3名船员活着，距离508号渔船三海里，郭大海他们的508号船要去营救447号，必经过859号渔船。

彭金星一听，前面447号渔船还等他们去救，现在又添一条859号渔船，这是在演哪一出啊，头都大了，这一来，真是凶多吉少。他也不含糊：“如果你们两个坚决去救，那对不起，我决定退股。合伙买网具的钱就不算了，单单算我那买船的十五万，你们两个分担接盘，还是谁单独接盘？”

这话已经没有丝毫商量的余地。赵德柱看着郭大海，不表态。郭大海一眼就明白了，他有些气恼，心想姐夫啊姐夫，你真会临阵脱逃、挖人墙角啊，罢了，大舅哥也明显不乐意，我要是不吃进，还能由谁来吃进？

渔船已经起锚。郭大海把稳舵，调整航向和渔船与风浪的角度，刚要说话，李二娃的声音从他们背后传来：“彭金星的股，我认五万，我手头就

这么多，要不然多认点。”

郭大海心头一热，自古川人仗义，果然名不虚传。郭大海不想让一分一分攒钱过活的李二娃增加负担，对彭金星说：“我们就别增加晚辈的麻烦了。你的股我认，十五万，德柱阿哥和川娃子作证，说过就算，决不食言。”

郭大海驾驶着 508 号向 859 号开过去。

859 号渔船只剩船尾的驾驶舱在风浪间时隐时现。此时已是凌晨五点二十分，黎明来临，可风浪依然狂暴。二十多米长的渔船，船头已经搁到海底，铁锚仍然死死抓在海床上，下沉的船相对稳定一些，晃荡不算太大，救援相对容易得多。

508 号小心地靠近 859 号，李二娃和孙元良几个年轻人把两条船缆绳套起来。靠近的时候特别小心，风浪像复仇的猛兽，疯狂地拍打两条船的舱板，海水一起一伏泼溅到渔船的甲板上，几个年轻人的腰上要是没有缆绳牢固地拴在船柱上，早被风和浪掀到大海里。为确保万无一失，李二娃在靠上去的那一面船舷上，绑上四个大大的泡沫浮子。

经过三十多分钟努力，508 号终于靠上 859 号。两船相靠的时候，859 号在风浪间晃动了几下，便像死去的海洋生物那样，任由外力摆布。859 号船舱和甲板上已经不可能有人，船头和船身早已浸没在汹涌的大海中。驾驶舱里倒是有一个，被拦腰绑在驾驶台方向舵上，被救的时候海水齐腰。十月里海水的寒冷，让这个人脸色乌青，全身活力失去大半。这人看见李二娃，已经不能动弹，嘴巴艰难地翕动几下，竟没有发出声音。眼睛里也没有像影视屏幕上那样，流下感动的泪水，而是有了一些光泽，他已经失去激动的力气，更别说流泪了。

李二娃把这人从驾驶台上解下来，用缆绳拴住他的腰，再把这个人背到背上。孙元良、杜小孔和秦启潭等人的腰上也绑了缆绳，弯着腰小心地靠在 508 号船的船舷上，拽住李二娃和那个人腰上的缆绳，防止他们被风浪卷走。李二娃也极其小心，每一步踩实在了，才敢前行。从 859 号跨到 508 号，李二娃用尽全身的力气，跨进 508 号船舷时，努力来了个一百八十度转身，确保把那个人送进他们的船上。

把那个人解下来，李二娃身体前倾，一个五米多高的大浪打过来，把他整个人盖了进去。众人

惊呼，忙不迭地把那个人放到船舱甲板上，死死拽住系在李二娃身上的缆绳。浪涛下去，李二娃趴在船舷上，只有一只脚出了船舷，身体还在船里。李二娃抹了一把脸上的水，只听孙元良冲着他惊呼：“抬脚！抬脚！”李二娃赶紧借助众人拉拽缆绳的力气，迅速把船舷外的一只脚收进来，只听“咣”一声，在刚才那只脚的位置，两条船“咣”一声碰到一起。李二娃回头看了一眼，心想幸好老子收得快！就在这时，又是两个四五米高的大浪连续向船头盖过来，众人惊呼着拽紧缆绳，硕大而碧蓝的波涛把李二娃深埋到里面，待到“哗”一下散去，李二娃重新在甲板上出现，全身滴滴答答，像只精瘦的水獭，连滚带爬回到甲板中央。

风浪把两船之间的泡沫浮子早就挤压开了，晃荡的大海上，气势汹汹的恶浪一个接着一个，两条船如果再相碰，谁知道还会出什么危险。李二娃捡起甲板上的斧子，举起来向驾驶舱里的郭大海示意，意思是要砍缆绳了，请他把稳舵，免得两船之间的拉拽突然失去之后，给 508 号造成短暂失控。

众人把那个人扶进卧舱，扒了湿漉漉的衣裤，换上干燥的衣服，乘着铺位上起床不久的余热，为他盖上被子。

对讲机里所说的还活着的两个人跟其他三个人都找不见。就目前的情况看，已经没有寻找的必要了。

众人都感到奇怪，为什么这个人偏偏被拦腰绑在方向舵上呢？

九

508 号继续向 447 号先前报告的海域驰去。虽然顺着风的方向，也顺着海水的流向，但是由于风浪太大，渔船像被恶狗撵着一样，腾空而起的巨浪不断向船尾压下来，如果前舱没有装海鲜，船头早就翘到天上，倘若这时候正好波浪回缩，整条渔船就会像一个行为失控的大汉，一屁股坐向海底，要是海水不够深，船尾直接触到海床上，整条船立即解体。

几十年风里来浪里去淘来的经验，帮助郭大海战胜了一个个恶浪。他让渔船始终在与风浪大

致垂直的情况下，侧偏一定角度，不管多么颠簸，渔船都能切开波浪前行。

刚刚搭救 859 号渔船船员的时候，郭大海尚能与 447 号的邱斌联系上，他说渔船在继续下沉。郭大海默算时间，预计需要两个小时才能赶过去，便问邱斌能不能坚持到他们抵达。邱斌说预计还能，可话没说完，对讲机“咔”一下，什么声音也没有了。郭大海估计，要么对讲机没有电了，要么进了水。不管哪种，情况都万分危急。

天大亮了，508 号到达 447 号先前提供的位置，海面上除了牵连不断的波峰浪谷，哪里有渔船的影子。

站在郭大海身后一言不发的彭金星又发话：“该做不该做的，我们都已经做到家了。眼前的情况表明，447 号已彻底哦豁了。”

“姐夫！”郭大海终于忍不住了，他很想说几句狠话发泄一通，但转念一想，现在不是吵架的时候，忍一忍，说不定还能争取他的支持，“目前我们的船距离海岸三海里左右，这个位置的海水深度最多四米，不管风浪多大，他们的渔船要是完全沉没，至少能露出桅杆，说不定还能露出驾驶舱的顶盖。现在海面上什么都没有，说明什么？说明他们的船没有沉没，他们的船跟着潮水飘走了。”

赵德柱觉得有理，彭金星见他俩都没有返回港口的意思，不好再说什么。

郭大海决定，顺着潮水和台风的方向寻找 447 号。

这时，岸上渔政部门打来电话，询问他们有无发现 447 号渔船。

郭大海回答，没有发现。

“你们可即刻返回港口，风浪太大，我们也很担心你们的安全！”

“目前风向和潮水的方向都指向海岸，我们离岸三海里左右，海上看不到他们任何痕迹，我们决定再顺着风向找找。”郭大海讲。

“你们有没有把握确保自身安全？”

“请放心！我们不能见死不救，有一线希望也要争取！”

电话那头沉默两分多钟，大概请示上级，又过了一会儿：“在确保自身安全的情况下，指挥部原则同意你们。你们可根据实际情况，随时选择返回港口或者就地靠岸。一定要确保你们这条船上

所有人员的生命安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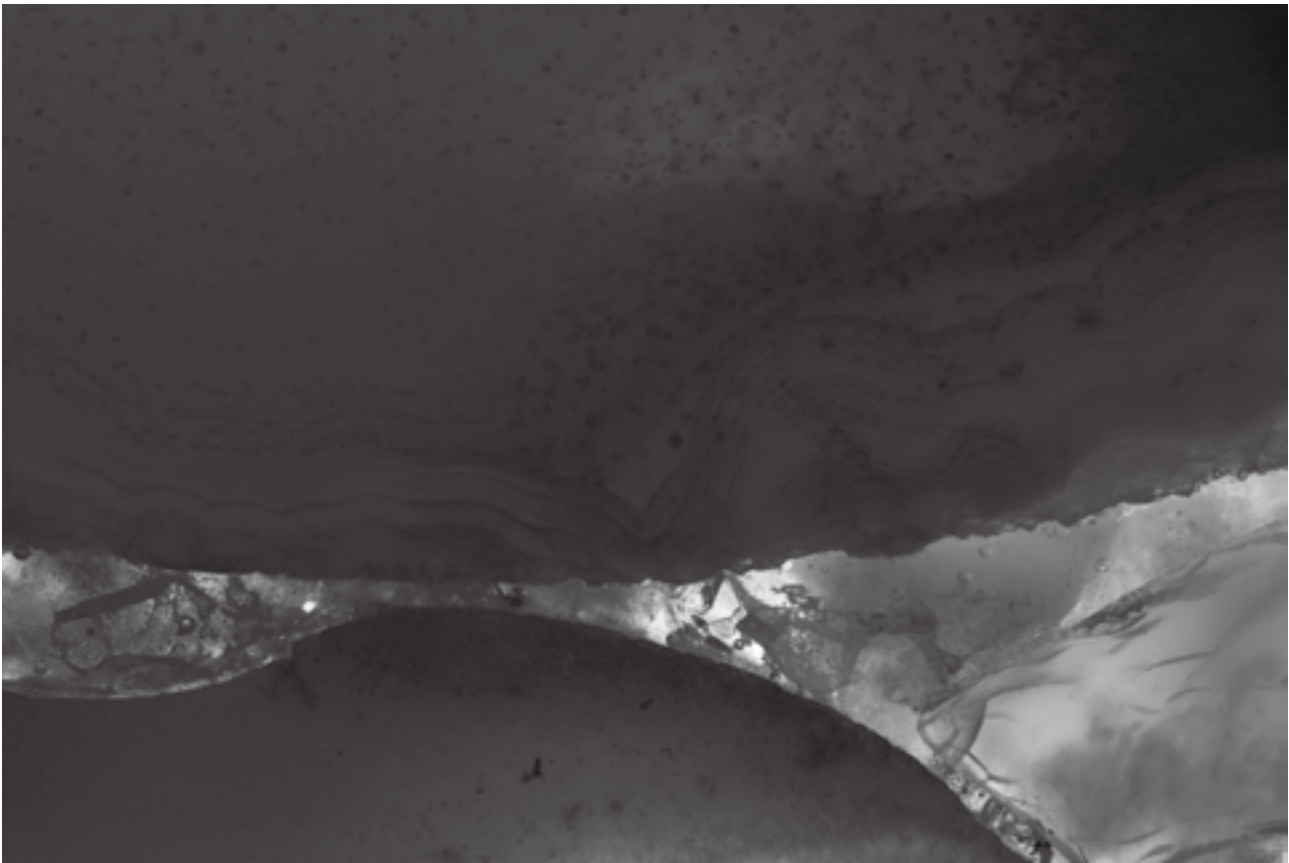
“一定！”

“市里已经组成救援临时指挥部，你们的一举一动都受到高度关注。临时指挥部已经协调东部战区，请求直升机支援搜救 447 号渔船。直升机预计今天下午两点才能抵达。”

郭大海推算了一下，照邱斌最后一次通话的情形，447 号渔船坚持不到下午两点。郭大海吩咐大家，由他负责驾驶渔船，沿着海潮流向继续前行，其余人等趴在玻璃窗上四面瞭望，仔细搜寻 447 号的踪迹。

路上，孙元良从卧舱出来，拖着粗大的缆绳，弯腰钻进驾驶舱。告诉驾驶舱里的人两个消息，一个是刘欢实在手机上用录音给他老婆立遗嘱，以便将来作为呈堂证供，他说，他要是死于非命，所有责任都在郭大海身上，是郭大海一手造成的，这一点不能含糊，还有一天多时间水米未进，将来多给他化些斋饭过去。刘欢实蜷缩在卧舱里哇哇大哭，搞得其他人也禁不住伤心流泪。另一个是 859 号船员醒过来了，他说他们先后犯下两个错误，一个是轻视了船上的漏洞，以为在吃水线上一米，就能平安无事，谁知道大浪起来时，海水从漏洞源源不断涌进来，漏洞越扯越大，不久船就沉了；二是在台风来临时没有想到海上的风浪会有那么大，在甲板上从事必要的自救作业时，没有在身上绑缆绳，以致于有一个人被颠簸的渔船抛进大海，另外两个人前去营救，连续盖过来两个五米高的巨浪，就再也不见他们的身影。船上剩下三个人，人手少，顾东顾不上西，船在即将沉没的时候，那两个船员决定弃船逃生，他们把船上的竹竿和泡沫浮子捆绑在一起，然后他们两个人各自把自己绑在浮子上，打算随波飘向海岸。他不太会游泳，水性特别差，估计绑在浮子上，呛上几口海水也会被淹死，于是留在驾驶舱里。海水即将淹没驾驶舱时，他不愿被漂流到海上做浮尸，打捞都不一定能捞回来，就用缆绳自己把自己拦腰绑在方向舵上，心想将来只要能把渔船的残骸打捞上来，他说不定还能得个全尸。由于紧张，缆绳绑得太紧，喘不过气来，自己差点没把自己勒死。

郭大海听后，脸色凝重，心情更沉重。作为一个在海上闯荡几十年的老渔民，他见过丰收，更见过海难。吕四渔民千百年来留下见死必救的传



统，不在于他们有多么高尚的情操，更不是因为
他们想博得一个见义勇为的好名声，而是，每一
条船上的每一个渔民在一生中都可能遇上 447 号
船相同的境况，今天他郭大海要是坏了这一条不
见于任何文字的规矩，将来他要是也遇到类似情况，
别人也像刘欢实和彭金星那样，那他郭大海和他
的船员，便一线生还的希望都没有。

清晨六时，他们终于追上了 447 号。风浪比先
前稍微小了一些，五米多高的海浪变成四米多高，
暴雨仍然粗暴，像谁把老天捅漏了，没有一丝减
弱的迹象。508 号船比先前平稳。彭金星度过最紧
张的情绪期，出手帮郭大海和赵德柱。三个人不
说话，但配合默契，毕竟合作多年。

此时的 447 号船头已基本沉入海面，六个船员
挤在高于船舱的驾驶舱里，海水已经打齐他们的
腰杆。他们没有想到 508 号船还会出现在他们面前，
竟齐刷刷哭了。

郭大海驾船绕到 447 号的尾部，打算用搭救
859 号渔民的办法搭救船上的人。他稳稳地操着舵，
慢慢靠上去。相距七八米，就在一切即将如愿的
时候，508 号船的螺旋桨突然停止转动。作为动力

的柴油机还在轰轰作响，反复开合操纵杆，螺旋
桨仍然纹丝不动。郭大海惊呼：“难道我们的曲轴
也烧掉啦？”赵德柱和彭金星一听，脸刷的一下
白得没有人形。

李二娃手持对讲机一扭身，下到机器舱里，查
看了柴油机和曲轴，向郭老大报告：“柴油机和曲
轴完好！”

郭大海望着赵德柱和彭金星说：“川娃子检查
过了，柴油机和曲轴完好，还会是什么故障？”

彭金星拽了一下赵德柱说：“我们再下去检查
一下。”

两个人腰上绑上缆绳，蹲身弯腰出了驾驶舱。
彭金星往船舷外的海上看了一阵，只见船尾附近
到处是渔网上的泡沫浮子。他示意赵德柱看。两
人立即明白了，447 号在倾斜下沉的时候，堆放在
船舱甲板上的渔网顺势滑入海中，此时缠到了 508
号船的螺旋桨上。渔网缠绕螺旋桨的事，在海上
很少发生，因为最多缠上一口网，飞速旋转的螺
旋桨会在第一时间切碎纠缠的网绳，而现在，整
个一堆渔网绞上去了，由一口网而到多口，越绞
越多，竟把螺旋桨给抱死了。

两人下到渔船底部，赵德柱打开平时为方便
检查螺旋桨的竖洞。要是在平静的海面上，这个
竖洞不会进水，像这样在波峰浪谷里颠簸的渔船，
必会有海水打进来。而此时，竖洞里一滴水也没有，
通过竖洞也听不见船外风浪的声音。这说明竖洞
已经被堵死了。赵德柱伸手下去摸了一下，果然，
竖洞确实被渔网堵死了，堵得滴水不漏。

两人用对讲机向郭大海报告后，轮番持刀，打
算通过竖洞切割缠在螺旋桨上的渔网。

郭大海在上面组织众人救助 447 号上的渔民。
跟即将沉入大海的 447 号船比起来，508 号没有任
何损坏，只要把螺旋桨上的渔网清理掉，依然能
够正常航行。

他让李二娃和孙元良首先下锚，固定好渔船，
然后甩套索过去，使两条船能够牵连在一起，指
挥杜小孔和秦启潭在两条船之间布置泡沫浮子，
并把毛竹竿放在身边，随时隔挡两条船，避免相
撞。

考虑是周到的，但面对两条失去动力的船只，
即使把全船的人力都添上，也无法阻挡两条船相撞。
套索还没有套上去，失控的 447 号“哐当”一下，
撞击到 508 号船上，508 号左舷受损，出现裂缝，
海水从裂口疯狂地喷射到船舱里。李二娃留下孙
元良继续甩缆绳，自己下到舱里，安装抽水泵把
进舱的海水抽出去。

躲在舱里不敢露头的刘欢实哭成一张大花脸，
看见李二娃便凑上讨好说：“川娃子，我要是能
活着上岸，你打我那几拳我不跟你计较了！”

“你便再给我打回来也可以，只要你打得过
我！”李二娃说，“如果你确实消不下这口气，非
打回去不可，我保证不还手，但你这会儿必须老
老实实待着！”

“不打了不打了！”刘欢实像是想通了一些事
情，“跟老命比起来，其他东西，一钱不值！”

李二娃不含糊：“要这么说刘老板，我只求你
一件事，不要再给海鲜打冰了，六两的带鱼转手
变成九两，天底下还有比你更黑心的人不？搞得
我们老大一条海鲜都不想卖给你。”

“我向老天爷保证，以后这种事情再也不敢干
了。”刘欢实继续讨好李二娃，“既然我们的船也
被撞坏了，我们是不是可以一起劝劝郭老大，别
的船能管就管，不能管就撤，立即就地靠岸，确
保万无一失？”

“闭嘴！小心老子给你两个窝心脚！”李二娃
来火了，“刚冒出一句人话，立马狐狸尾巴夹不住，
从昨天到今天，两天的时间我们都挺过来了，那
六个人的命就在眼前，竟然想见死不救、溜之大吉，
我严重怀疑你脑壳里装的全是乌龟蛋！”

为掩盖自己的尴尬，刘欢实又哭开了，而且
自己给自己找了一条理由：“我也不想见死不救啊，
只是你们没办法救人，我又实在太饿了！”

不说饿想不起来，一说李二娃便想起，他们全
船人还是在昨天早上吃过早饭，后来到现在水米
未进，他感到腹中空瘪得窜进窜出都是空气，瞬
间蹦出来的饥饿感，险些让他跌倒。当他意识到
饥饿的时候，手上的气力似乎也小了许多，难怪
刚才在架设抽水泵的时候，以前一抬手就能把水
管抛上甲板的事情，他反复几次才到位。刚才还
奇怪是怎么回事。

十

赵德柱和彭金星在对讲机里对郭大海说，渔
网太多，一时半会儿切割不完，已经切坏了两把
刀。船上只有三把切割刀。前无救兵，后无退路，
郭大海说继续切割。他心想，切割总比不切割好，
能切割多少算多少。

郭大海死死扳着方向舵，不时调整方向，稳住
渔船。

两条船之间的缆绳已经套上，郭大海决定冒
一次险，他指挥孙元良等三人，让他们大声呼喊
447 号船上的船员穿上救生衣，每人身上绑两根缆
绳，一根在身上打活结固定在 447 号船上，确保
不被风浪卷走；另一根打死结，抛到 508 号船上来，
等把缆绳的另一头全部拴紧在 508 号船上，再择
机进行人员转移。

447 号船上失魂落魄的六个人，又冷又饿又恐
惧，个个抖得像筛糠。捆绑缆绳很困难，郭大海
对邱斌喊话，务必检查每个船员身上的缆绳，确
保绑缚到位，稍有差池，后果不堪设想。

待一切准备就绪，郭大海命孙元良用船上的
卷扬机收紧两条船之间的缆绳。李二娃也从舱里
出来帮忙。这样做，两条船只能短时间靠在一起，
只要 447 号船上的船员迅速爬上 508 号，就得砍

第二天早上，住院部十三层的七号病房里，李二娃还处于术后昏迷中，两个手臂，一个手臂上挂着盐水瓶，另一个手臂上挂着血浆。摆在床边的脑电图、心电图屏幕上的红线线在上下波动。一切正常。作为特殊手术病人，医院为他安排了单间。

郭一朵在她娘的陪同下提着水果站在病房外面。陪床守护的郭大海见了，招呼闺女进来。把水果放置到床头柜上，郭大海招呼自家娘子和闺女坐在陪床椅上。郭大海认真把闺女看了又看。郭一朵说：“爷，你老看我干什么？”

“爷有话对你讲。”郭大海认真地对郭一朵说，“闺女，床上这小伙我认定了，我家的姑爷就该这个样。”

郭一朵脸上飞过一缕胭脂红：“爷，你闺女等你这句话等得好辛苦。”

“爷在生死一线替你验证过这小伙了。”郭大海说，“从人品到能力，爷都对他满意。”

“爷，你不怕他将来不能接替你做船老大？”郭大海懂女儿的意思，女儿大概是担心李二娃因为右腿有残疾，不能再上船出海。他把医生的话重复给闺女，同时也打消自家娘子的疑虑：“医生说，他那两斧子钝伤了腓骨，未伤经络，三个月后骨头长好，再休息个半年。医生说有三个不影响，不影响走路，基本看不出来，不影响干活，不影响上船。”郭大海捞起右脚的裤脚，指着脚踝外侧说：“这个部位的骨头叫腓骨。”又指着内侧说：“这是胫骨。”仰起脸来又说：“医生要不跟我讲，我哪知道哪是腓骨哪是胫骨啊，我只知道都是骨头。”

郭大海想让自家闺女跟李二娃单独呆一会儿，便招呼自家娘子出去逛逛，他说医院旁边有家小面食店，会做天底下最鲜美的馄饨。郭一朵的娘说，你那是饿狠了，只要不是狗屁你都觉得香。老两口说笑着出门去了。

房间里，郭一朵望着九天前还在自己面前说说笑笑的李二娃，心想不管你们经历了什么，只要你最终回来，就没有辜负我。那天从港口上回家，李二娃要亲热一下，郭一朵不允。吕四渔场千百年来留下的规矩，上船出海前两天不近女色。她

的小腿，果然是渔网，一头网住了李二娃的脚，另一头不知缠在海底的什么东西上。李二娃用手去解，竹筷子尖粗细的尼龙绳子，扯是扯不断，解是解不开。两根尼龙绳深深地勒到脚踝朝上两厘米的肉里。李二娃试图用斧头的利刃把大腿附近的渔网撩开，无济于事。

随着渔船的漂移，缠在脚上的渔网的拽力越来越大。如果不能果断分离，他很可能被拽进大海。此时一旦被拽进大海，立即会被周围的渔网包裹，船上的人眼睁睁看着他被淹死，也无力救起他。

李二娃朝上面喊了一声：“不要松手，把我拉紧啦！”声音未落，举起斧头向勒进肉里的网绳砍去，他以脚踝上的肉和骨头做砧板，一斧子没有把网绳完全砍断，又砍了一斧子……

下午两点，当直升机出现在508号渔船上空的时候，他们已经漂流到远离海岸30海里的地方，船舱全部进水，船员站在齐腰深的海水中，被飞机上垂下的缆索，一个个拽上了飞机。郭大海最后一个上飞机。望着在波涛间渐渐下沉的508号渔船，郭大海流下了眼泪，一半是伤心，一半是庆幸，伤心的是自己一无所有，人到中年，还得举债从头开始创业；庆幸的是自己船上的八个人全须全尾地重返安稳的陆地，不仅挽救了447号船上的六条人命，中途顺道还挽救了859号上的一条人命。他相信，一定是吕四渔场见死必救的古训，给大家带来了重生的机会。

因失血过多而昏迷的李二娃在临时停机坪上，被单独送往医院抢救。其余人员在救援指挥部众人的护送下，分乘两辆救护车被送往市区医院。医生打算给他们每一个人做个全身检查，他们一致要求，先吃两碗馄饨再说。郭大海说：“我们两天没吃饭了。现在全身最大的毛病就一个字：饿。”

在医院旁边的小面食店，每个人两碗热乎乎的馄饨没吃完，所有船员都靠着小饭桌睡着了。吃饱之后，他们最想要的，是一场平安无虞的睡眠。跟随的护士要唤醒他们，小食店的老板兼跑堂的把手在围裙上搓一搓，右手指压到嘴唇上：“嘘，让这些英雄再眯一会儿。”他们的惊险故事，已经像风一样，开始在全市的每一个角落流传。

爹：秦启潭虽然跟他一样还没结婚，但水性不太好，他下去只怕不被渔网缠住，也会被海水呛死。

李二娃说：“郭老大，让我下去。”

出这一趟海，郭大海是越来越喜欢这小伙子了，敢说敢做、果断干脆，有文化、肯动脑筋，动粗的时候拳头不含糊、动细的时候也会跟人讲道理，做什么像什么、摆哪碗吃哪碗。这小伙子，假以时日，必定是个优秀的船老大。他现在有些后悔，不应该老是绷起，要是早点表态，这川娃子现在就是他名正言顺的毛脚女婿了。

此时，虽然来不及挑明，他也把李二娃当毛脚女婿看待了。郭大海手把方向舵，亲自指挥众人替李二娃把身上的缆绳重新绑过，还仔细教导他下去以后遇到哪种情况采取哪种措施，如何避让渔网，如何憋气更久。然后教导众人，用拉拽缆绳的次数，传递起降信号。

“你下去看看渔网有多少，要是不多，几斧头能解决问题，你就砍。要是下面还多得很，几斧头砍不完，你立马撤上来。下午两点钟有直升机来营救我们，距现在还有三个来小时，我们的船还沉没不了。”临把李二娃放下去的时候，郭大海再次叮嘱。他眼角泛潮，像一位慈父为自己的儿子送行。

郭大海调整渔船的角度，使李二娃处于上风，避免螺旋桨拖拽的渔网第一时间网住李二娃。

李二娃手持斧头，依靠身上的缆绳，在众人的拖拽下，沿着船舷慢慢朝下坠。牵连不断的海浪采用了推和掀的姿势，让他根本无法判定海面究竟在哪里，每一个巨浪铺盖过来，他都要像在水里游泳一样憋一口气。他依靠手上摸索，在船尾的舱板上确定好螺旋桨的位置，深深憋足一口气，沉下水面一米多，还好，身边没有渔网。他摸着渔船底部的螺旋桨，用手触摸，心里凉透了，螺旋桨一米多长的连杆上裹紧了渔网，渔网拖着大大小小的泡沫浮子，全部拽下来，估计能装半拖拉机。这不是几斧头能解决的问题。他朝上面拉了三下缆绳，上面收到信号，把他往上拖拽。

头和上肢被拽离水面的时候，一切顺利。待大腿被拽离水面的时候，他感觉不对劲，右脚像被什么套住了。他心想，千万别是渔网啊！

上面也感觉不对劲，传来孙元良的声音：“川娃子，你是不是喝饱海水了，重得像头牛。”李二娃努力收缩身子，把腿缩回来，摸了一下右脚

断缆绳，使两条船迅速分离，否则447号下沉的拽力，要么让508号船侧翻，要么发生更大的撞击。

两条船在靠上的那一刻，再次发生撞击，508号船上裂缝比先前更大，汹涌的海水喷射进船舱，船舱里的刘欢实吓得连声尖叫，声音已经不是常人的声音，舞动双手，接近发疯。

即将沉入大海的447号矮，508号高。孙元良和李二娃等四个人分成两组，分三次把六名船员拽上508号，在确保打活结的缆绳被解开后，李二娃捡起甲板上的斧头，砍断缆绳，倾斜的508号在巨大的风浪中左右摇摆几下，如释重负地与447号分离。郭大海调整方向舵，让渔船继续顺着风浪漂移。

此时，台风和潮水开始改变方向，从大海深处指向海岸，来了一百八十度的旋转，指向大海深处。头上暴雨如注，船舱里海水不断灌入，抽水泵已经不起任何作用。李二娃和孙元良合力把859号船上救下来的船员扶上甲板，再用夹持的方式把失常的刘欢实从船舱里拽上甲板，强制性在他腰上绑缚上缆绳。

机器舱里的赵德柱和彭金星这时候又报告说，第三把刀也切坏了，渔网切割了一半，已经没有办法再从内部伸手下去切割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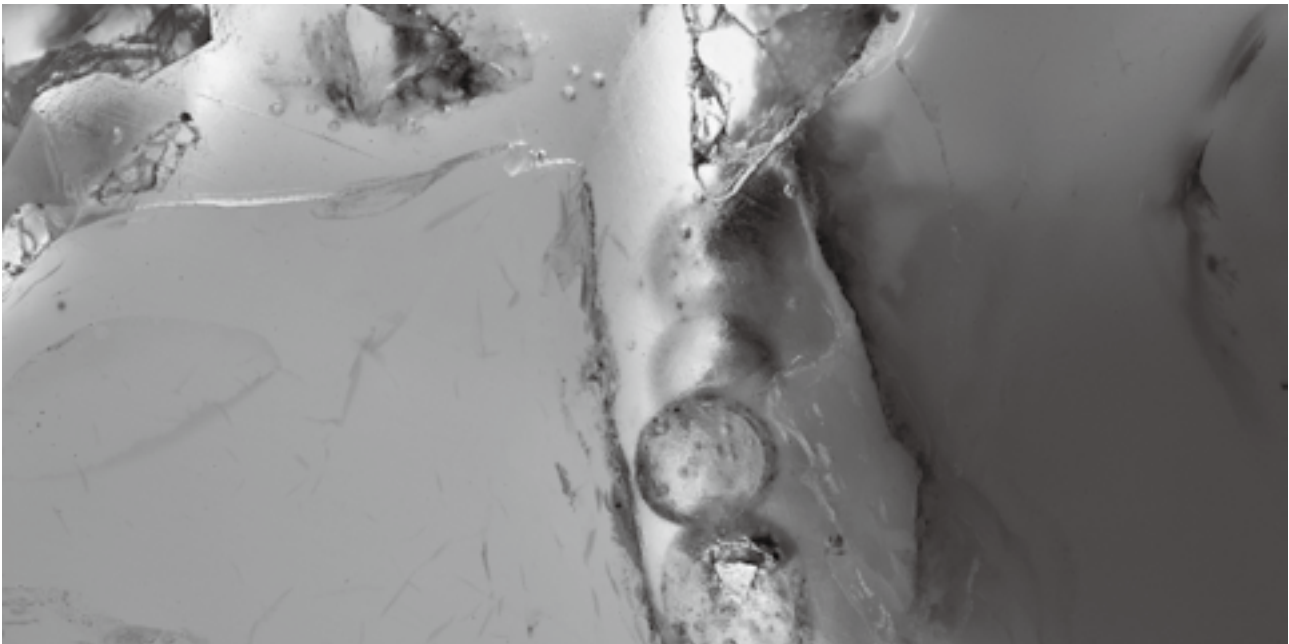
失控的渔船在向大海深处飘去。

与其坐等死亡，不如再次一搏，郭大海决定再次冒险。现在唯一的办法是，从外面下到螺旋桨位置，把剩下的渔网砍掉。这是个向死求生的冒险活儿，要是下去的人被渔网缠住，神仙也无法救命。他打算亲自下去。

他让赵德柱和彭金星两个人上到驾驶舱来，代替他掌握方向舵，时刻调整渔船的方向。两个人轮番上来尝试把舵，刚一沾手，渔船立即开始失控。在看不见的水下，方向舵的把握只能靠手感和经验。他俩虽然是合伙人，在海上也几十年，但从来没有在船只失去动力的情况下把过舵。

现在船上的十五个人中，有七个刚刚获得新生的人，还没有从恐惧中恢复过来，帮不上忙；刘欢实这会儿不添乱，已经算烧高香了；所有人全都又累又饿。怎么办？

李二娃看了一下全船的人，赵德柱和彭金星跟郭大海一样，上了年纪，体力赶不上小伙子；孙元良的孩子即将出世，不能让人家的孩子一生下来，就没有爹；杜小孔的儿子在上小学，也不能没有



的爷娘虽未亲口教导过，但渔民孩子自小便从大人的交谈中懂得这些规矩。

李二娃还没有度过麻药期，他安安静静地熟睡着，电影里呼唤最亲密的人名字的镜头没有出现，手指头在特写镜头下动两下便苏醒的场面也还没出现。这个胸阔肩宽瓜子脸的男人，以前给郭一朵带来的，不仅仅是欢乐，还有踏实和安全感，一句话，靠得住。一度帮衬了他果断和干练的八字须和板寸，不复昔日风采，头和脸上都是乱七八糟长长短短的毛，需要精心收拾一下。昨夜她已简略知道他们船上的事情，在惊心动魄中，这男人表现得好生勇敢。郭一朵有些疑惑，是川人都是这种性格，还是单单川娃子是这种性格？

搁在床头杂物柜上尚连接着充电线的手机响了。屏幕显示来电人叫李北川。这是李二娃的手机，缺电关机好多天了。

郭一朵滑开接听键，里面传来李北川的四川话：“哥，哥，八九天了，你怎么不接我电话？你让我好担心阿哥！”

在这之前，郭一朵从未打听过李二娃的爷娘和兄弟姊妹的情况，她觉得她选择的是他，而不是他的父母和兄弟姊妹。这会儿，她发现自己多么幼稚，选择了他，就得跟他一起关爱呵护他的家人，就像他选择了她，也应跟她一起关爱呵护她的家人一样。郭一朵说：“喂，北川，我是你哥的朋友，我叫郭一朵。你哥在海上辛苦了九天，昨天刚上岸，

现在还在补瞌睡。你放心，他好着呢。过两天再给他打电话。你在那边好不好？”郭一朵不知道“那边”在哪里，她想用“那边”知道他在哪里。

李北川是聪明人，他大概已经猜到跟他通话的郭一朵跟他哥的关系了，高兴地说：“我在这边很好。北京快下雪了，要是下雪，燕园和未名湖到处都好看，从宿舍到图书馆的路被我们打扫得干干净净，以前可以边走路边看书，现在有些冷了，扫干净了我们可以放心大胆地奔跑，不用担心摔跤。”

是个大学生。郭一朵想起远在德国的哥哥，德国这个季节是不是也该下雪了呢？读大学的人是幸福的；身在渔港，有个读大学的亲人惦记着，也是幸福的。为帮爷娘一把，她昨晚已决定把那辆摩托车转手出去，还跟远在天边的哥哥通了电话。爷娘一辈子为儿为女，以前再艰难，都有苦自己吃、有泪自己咽，轻易不向儿女伸手；现在是该儿女出力的时候了。郭一朵问李北川：“过年回家哇？”“回……”李北川吞吞吐吐，“回，还是不回？我说不好回还是不回。哈，等我哥醒了，你让我给我打个电话。谢谢啦！”说罢，挂了电话。

李二娃的手机没有锁屏，一点，就开了。郭一朵很想全面了解李二娃的情况。当这种强烈愿望出现的时候，她发现她跟李二娃的关系，已经不是简单的男女倾慕和欣赏，而是一种责任和角色的进入，是真正的庄重和认真。

郭一朵滑开微信。李二娃的微信好友不多，郭一朵和李北川都处于置顶位置。她跟李二娃的聊天记录她也有。倒是李二娃跟李北川的聊天记录是郭一朵特别想了解的，她想从二人的聊天中，知道他们更多的过往，包括他的父母、兄妹等情况。郭一朵看了一眼床上的李二娃，心想，为了快速全面了解你，请原谅我。

以前别人问李二娃哪里人，李二娃的回答很干脆：“四川的。”别人顺口回一句：“哦，川娃子！”再也不会往下问他来自哪个市哪个县，是川北还是川南，是川东还是川西。要是熟人问他，比如孙元良，李二娃会摸着后脑勺不屑地说：“老子四川人。以后哪个儿记不住！”在这之前郭一朵也没想起要问他，活生生的人就在眼面前，来自哪个市哪个县重要吗？只要知道是个川娃子就行了，而今天，郭一朵觉得非常必要，也非常重要。

在聊天记录中，李二娃把他的打鱼生活描绘得无比有趣，大海是辽阔蔚蓝的，活蹦乱跳的带鱼银光闪烁，黄鱼会嘎嘎嘎叫唤，磷虾在夜里能发出夜明珠一般的光芒……李北川的聊天文字，记述的事务更多、更复杂，比如某天拜访了某教授，某天上中国现代文学馆听了某个名家的课，某天他们就某个问题组织了专题讨论会，谁谁发表什么观点，他的观点是什么，等等。从他们的交流中，郭一朵看出他们是一对相依为命的孤儿，他们兄弟俩经常鼓励对方。两个人的许多话，一次次击中郭一朵柔软的内心，尤其是李北川发给李二娃的文字：

……

二娃哥，别再给我打钱了，我用不到那么多，你挣钱那么辛苦，要安排好自己的生活，该吃的要吃、该穿的要买来穿，人靠衣裳马靠鞍。

二娃哥，又到5月12号，愿我们的爹娘在那边无病无忧！那么多年过去了，我睁开眼睛能想起他们，梦里却只会出现白大褂和迷彩服，梦不到他们。是不是被接走之后我们再也没回去过，连接不上他们的气息？

二娃哥，放暑假了，同学们大多数回家了，我留在学校。我们的老家在哪一座山背后，我记不得了，哥你可记得？

二娃哥，你出海打鱼一定小心，欺山莫欺水，千万莫逞能。

二娃哥，你出海回来赶快给我发个信息或打个

电话，爹娘把我俩留在这世界上，就是要我们相互关心、互相爱护的。

二娃哥，好几天跟你联系不上，我不相信鬼神，但这会儿我祈求所有的鬼神保佑你们！

……

郭一朵低着头，秀美的头发从耳朵背后滑下几绺，把脸颊衬得越发清秀。她的右手食指在手机屏上不时往上滑动，每一下，都像滑开了一段岁月、一段故事。她记得，孙元良曾半开玩笑半认真对正在炒菜的李二娃说：“要俺说，你得让你爹娘来向郭老大提亲了。”李二娃脸上倏忽划过躲闪而囫囵的神情，眨巴几下眼睛，挥舞着炒菜勺，把话题岔到别处。

屋子里安安静静，郭一朵沉浸在他们弟兄俩的聊天中。不知何时，泪水打湿了睫毛，手机屏上的汉字，竟有些模糊。抬眼望着熟睡中的李二娃，郭一朵心中升腾起女人才会有的温柔。是的，女人的温柔。这种感觉，是她从前没有过的。

作者简介：

李新勇，1971年出生于四川大凉山，现居江苏启东。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江苏省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启东市作家协会主席。出版小说集《某年某月某一天》《何人归来仍少年》、散文集《马蹄上的歌谣》《穿草鞋的风》、长篇小说《风乐桃花》《乡村少年》等16部。在《当代》《花城》《北京文学》《上海文学》等刊物发表小说散文400余万字，部分作品被《小说月报》《小说选刊》《中篇小说选刊》等刊物转载。曾获国土小说奖、徐霞客散文奖、梁斌文学奖、大地文学奖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等。

活下去才是最重要的

——中篇小说《老大的海》创作谈

□ 李新勇

黄海和东海在长江入海口处交汇，三水激荡，为海洋生物提供了丰富的养料，中国四大渔场之一吕四渔场就在这片海域。到了捕捞季，在三万多平方公里的海面上，常常聚集着来自沿海各地的三四千艘渔船。这里盛产两千多种海产品，海洋捕捞量占整个江苏省总量的三分之一。

大海无偿呈奉丰富的物质资源，也衍生出无数传奇故事。在这片海域，曾发生过无数次大海难，而海难的出现，对应无数救援。海难产生的原因各不相同，救援故事也千奇百怪。这中间的每一桩每一件都值得大书而特书。可奇怪的是，被讲述出来的很少，被记录下来的更少。人们的记忆往往具有选择性，会努力遗忘悲伤往事，这好理解；但连成功救援也概不提及，这是为什么呢？

小说《老大的海》叙述了吕四渔场的一条渔船，在超强台风中拼尽全力救援两条兄弟渔船的故事。船老大郭大海跟被救助的 447 号渔船的船

老大有旧仇，救还是不救？“见死必救”的古训守还是不守？风大浪急，两个合伙人闹退股，郭大海该作如何选择？一条渔船还没救助成功，中途遇到只剩 1 个船员另一条渔船，是绕道而行还是必须救助？滔天风浪中，自己渔船上的船员“造反”自保。但勇敢的渔民，自有其智慧的解决办法。

小说中的船工之一川娃子李二娃，年轻而无畏，其勇敢、果断、泼辣、机智的性格，在小说中相当出彩。这个大地震遗孤的勇气来自哪里？每个月近万元报酬却舍不得买件像样的衣服，钱又去了何方？小说写的不仅是故事，也不仅是人的坚强和智慧，还有交相辉映的江海文化和巴蜀文化，以及世态人情流变和传统美德的坚守。文化上的考量，赋予了小说更广阔的艺术空间和精神维度。

我走上工作岗位的第一站，就在吕四渔场边上的渔港。我熟悉渔港、喜欢渔港，我也熟悉渔船和船工的生活。为写好这篇小说，我先后采访了

十多位渔船老大。他们文化水平大多比较低，健谈，不会写，热情诚恳、朴实善良。讲起高兴的事情，他们滔滔不绝。但对经历过的海难和参与过的救援，他们只字不提。一位船老大面对我的疑问，在沉默半晌之后回答我：我们不希望发生海难，没有海难，也就不需要救援。停顿了一下他又说：“碰上那样的事情，我们别无选择，必须那样做，救别人就是在救自己。”旁边另一个船老大补充一句：“活下去才是最重要的。”

“见死必救”是这片海域渔民的传统。小说中有一段“捞尸”情节，虽然短小，但必不可少。这是一种文化行为，着眼点是每个人不可预知的

未来。有一句俗得不能再俗的话叫“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一个先来”，对在苍茫大海上讨生活的渔民来说，每一次渔汛都意味着全新的解读。这是美德，更是智慧，是一种拥有终极关爱情怀的人才会拥有的智慧。

小说中正面出场的十多个人物，个个性格鲜明、各具特色。在写作过程中，我尽量控制好叙述的节奏，使小说在惊险之余，给人以无限希望和温暖。如果说，还能给人带来一点点关于生和死、关于人类自身未来的思考，那就真没有白写这篇小说了。



三十不立

□ 王新军

刘小群在电话里兴奋地说，霏儿，我们的新床到了，一张无边无际的大床啊，我已经安装好了，你完全可以在上面信马由缰，稳定性和软硬度都很好，你要不要现在过来体验一下。握着手机的俞霏霏心里扑腾一下，半截舌头差点吐出来，脸颊上的神经簌簌一阵狂跳。她勾下头压低声音说，你就不能正经一点啊？我在上班，这会儿是上班时间，你不知道啊？刘小群在那边嬉皮笑脸地接着说，知道你在上班，什么事情不得忙中偷闲地干，我这不正在汗流浹背嘛。俞霏霏又瞟了眼坐在对面、瞬间把头压向桌面的罗科长，小声对刘小群说，知道你这些天辛苦了，下班请你去地中海吃冰淇淋，大桶的。刘小群说，不吃冰淇淋，你请我到吾麦尔吃烤肉、喝啤酒。俞霏霏小声应了个诺，急匆匆地将电话挂了。

感觉已经进入恋爱状态的时候，俞霏霏其实已经马上就要结婚了。这让她紧张又慌乱，渐渐临

近的婚期让她有点无所适从。她甚至渴望这个进程能够停下来，让她再好好想一会儿，找个地方安静地独自待一阵子，想想关于婚姻的这摊子乱七八糟的事。仿佛她是一只刚刚停歇的树上的小鸟，还没有完全站稳脚跟，还没有来得及看一看四周的风景，一场大风却不期而至，让她猛然产生了无枝可依的困惑与慌乱。刘小群像一只勤勉的小狗，两个月前就将目光和心事完全放在了他们即将入住的婚房。仿佛刘小群有了一个像模像样的巢，她俞霏霏就应该没有任何理由地住进去一样。

装修是从炎热的六月开始的。房子在一个刚刚建成的小区，楼层的位置与价格基本相称。四层。金三银四，这个层高对于 20 世纪 90 年代出生的人的脚力来说，应该是没有任何问题的。而且俞霏霏觉得，她这样轻捷的脚力，至少还可以保持二十年。二十年之后，已过不惑之年的他们，就可以考虑换个更加舒适的地方开始养老了！四十

多岁，的确是一个开始养老的年龄，这是俞霏霏的感觉。二十年对于人生是一个多么漫长的过程，到了那时候，她不知道自己将要老成什么样子。当她慢条斯理地说出这些想法的时候，刘小群的一只手正握着她饱满的乳房说，重要的是当下，我们先过好当下，二十年后的事，让二十年后的我们去考虑吧。她挡开他的手，用一根手指敲着他的脑门，俏皮地说，你就知道过好你的当下，你有点理想好不好？有点追求好不好？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什么叫未雨绸缪，你懂不懂？刘小群有些尴尬地睁大眼瞅着她，一边握住她的手，一边装作若无其事地说，你一虑就虑到了二十年之后，这也虑得太远了吧，你还是选择近忧吧，关心关心当下吧。话没有完全说完，刘小群的双手已经带鱼一样绕到她平滑的后背，只轻轻一撩，她粉色的针织 T 恤就被撸掉了。她沁出一层细汗的麦色肌肤，像一块上了色的面点摆在他眼前。俞霏霏并没有惊诧，她似乎完全预料到了刘小群这个小把戏。事实上，她也觉得自己的远虑远得有点不着调了，心里这样想，嘴上却不饶人。她一扭腰，摆出个生气的架势来。她知道自己这完全是在无理取闹，事实上她就是想这样做作一下，没有什么说得出口的缘由。刘小群没像往常两人一起时那样，见她一做生气状，立马小心地黏过来，一迭声地在她耳边说出一串对不起、这厢有礼了之类腻味的废话，而是像打了鸡血奔上场的相扑运动员，将她拦腰抱起，轻而易举地撸到了那张他们熟悉的床上。身体的诱惑总是会在这种时候突如其来，瞬间推翻一对热血青年所有远大理想和雄伟志向，淹没任何思想和精神。

如果说俞霏霏选择刘小群是头一次恋爱，这可真是有点不对路子。本科四年的校园生活里，她至少和三个男孩子不十分密切地来往过。吃吃饭呀、逛逛街呀，只要外出她都喜欢有个人陪在身边。最好是女孩子，男孩子也行，当然这个男孩子必须是自己熟悉的，这方面俞霏霏有自己的标准。你想啊，偌大的省城，二三百万人口，她一个小县城出去的毛丫头，人地两生，好奇是肯定的。俞霏霏性格虽然并不内向，但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她一个女孩子胆子再大，各种各样的小担心总是会有的吧。

第一次和俞霏霏一同出校门的，是同班一个小个子男生。那是开学不久的一个周末，他们是在

校门口东面穿越斑马线的时候遇见的。现在已经弄不清楚，是谁先向谁打了个手势或者搭讪了一句，反正他们就一起去了对面街上的一排小店，一起要了牛肉酸辣粉。后来俞霏霏才发现，这样的小店在学校周围多得很，和她初中高中时的学校周边环境差不多，店面普遍不大，主要卖一些小吃小喝、礼品挂饰之类的小玩意，不一定物美，但一定要价廉。总之，只要是学生们需要的，学校周围就有得卖。俞霏霏和这个小男生有一搭没一搭地处了多半个学期，就各自慢慢地淡了。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仿佛就是一种没有开始的结束，内心那么一懵，嗡嗡两声也就过去了，什么动静也没有。这样波澜不兴的交往，根本到不了恋爱的程度。

俞霏霏其实是那种不会轻易表白自己的女孩子，外表看上去是开朗的，甚至是外向的，其实骨子里却十分孤傲，也有几分言不由衷的清高。一开始，大学生活的闲散让俞霏霏完全不能适应，这和高中阶段老师苦教、学生苦学的苦逼拼法，完全彻底不一样。她高中时好不容易聚合起来的心劲，进入大学校园一个月之后就散了。她完全没有向上的心力了，因为她不知道向上的方向到底在哪儿。她没有想到自己梦寐以求的大学生活，会在这样一派散淡中开始，并将日复一日地继续下去。确切地说，俞霏霏当时是有点害怕的，她忽然找不到人生的目标了。人生的路那么多，她却被突然而至的重度雾霾笼罩其中。曾经无数次设想过的人生之路，一条也找不到了。她来到了人生的又一个十字路口，不，分明是来到了一个纵横交错的立交桥上。她站在那里焦急四顾，却是一脸懵懂，不知道脚步应该迈向何方。这样阴霾中的彷徨，在她心里持续了好长时间。最终在第一个学期就要结束的时候，这阴霾被父亲俞平安的一个电话驱散了。俞平安在电话里以一种非父亲的口吻语重心长地说，对于一个人来说，学习永远是自己的事，与学校无关、与他人无关。当别人，也就是外部世界给不了你目标的时候，唯一的办法就是自己去找。去哪里找呢？你目前最理想的地方，当然就是图书馆了。并古怪地转述了博尔赫斯说过的一句话：如果这世上真的有天堂，那一定是图书馆的模样。俞平安把话说得不紧不慢，作为俞霏霏眼中的父亲，他是一个不强硬但又不对原则妥协的人。一开始，俞霏霏觉

得父亲的话听上去有点离奇，弄不明白几乎等于什么也没有说。在她的眼里，父亲老实本分，干了二十多年的机关会计和出纳，除了爱读书，偷偷写点永远也发表不了的小玩意，也没有见他一辈子有什么大的追求。但正是这种兢兢业业的本分，让他拥有了小县城里的不错口碑，他业余时间有做不完的事。前些年考取了会计师资格证后，业余时间的自接业务就更忙了。他常在她们母女面前说，我这一辈子可能永远适应不了当官，也当不了官，但我完全可以心无旁骛地去做自己乐意做的事。

当俞霏霏在一个下午的选修课之后，走进学校图书馆的时候，发现偌大的阅览大厅里，几乎找不到一个空着的座位了。她沿着阅览大厅的步道小心翼翼地走着，不时地停下来，认真地阅读各种挂在墙上的管理规定，然后又根据标识，一个区块一个区块地进行搜索。她突然觉得自己成了一只钻进麦仓的耗子，图书馆的每一排书架、每一张桌子，甚至每一把椅子，都让她充满了好奇。它们呈几何形的排列方式，也让她在严谨中感到一种隐约的神秘。初中的时候，学校也有图书室，而且每个班级还有一个小小的图书角，但很多时候，那些躲在角落里的书都是被遗忘了的。到了高中，图书室变大了，图书也更加丰富了，但紧张得透不过气的学习任务，几乎占去了所有时间，图书室根本无暇涉足。高中三年，她甚至不清楚图书室在校园里的什么位置。但在大学第一学期就要结束的时候，俞霏霏终于找到了打发大把时间的方式，图书馆让她刚刚开始纷乱浮躁的心绪，重新安静了下来。

另一个男孩子，就是在这种充满书页香气的静谧氛围中相遇的。像好多电视剧里俗套的镜头：他抱着一堆书来到她对面，指着她对面枣红色的木质阅读桌，轻声说，我可以坐在这里吗？她微微一笑说，当然可以。他坐下去的时候，她发现他的鼻尖上沁出了一层细细的汗珠。第二天下午，差不多还是那个时间，他又安静地坐在了她的对面。这一次，他从他那个样式笨拙的书包里取出两瓶饮料，迟疑了一下，把其中的一瓶推到她面前说，请喝果汁。俞霏霏抬起头，让面部表情从遥远的非洲部落风俗中，回到洒满阳光的阅览大厅，然后打开放在自己腿上的编织包，取出一听露露放在桌子上说，谢谢，我喜欢这个。看着那男孩

脸上泛起的尴尬，俞霏霏垂下头抿嘴笑了。其实，她完全可以不拿出露露来。他推过来的果粒橙的口味，她其实也很喜欢。

大学四年轻松得出乎俞霏霏的预料。她泡图书馆最厉害的是第二个学年，除了吃饭、上课、睡觉，之外的时间几乎都是在那座四层的方形建筑里度过的。后来，她竟然就对那个地方渐渐轻慢了，毫无疑问的原因是她迷上了网络。网络让她变得忙碌又一无所获。当她宅在五层的女生宿舍，几乎足不出户的时候，与那个高她一级有点木讷的图书馆暖男，自然也就少有往来了。另一个虚拟的世界，把俞霏霏的时间塞得满满当当，把她的内心糟蹋得空空落落。应该说，到了大三的时候，是要轰轰烈烈地谈一场恋爱的时候了。但她情感波动的速度，在现实世界中却那样迟缓。父母也没有向她宣示上学期间不许恋爱之类的硬性家规，学校倒是有相关的条例，但一直被青春似火的大学生们从大一开始就置若罔闻。这样形同虚设的规定，就像一条隐形的绳子横在那里，没有事情的时候，这根绳子是完全看不见的，只有你伸手去抓到它了，它才对你起作用。然而就是这样的宽松环境，如此适宜的恋爱季节，俞霏霏似乎还沉迷在混沌之中，以至于让她开始怀疑自己身体发育是否存在某种先天的缺陷。

在网络上混久了，当然也会有一些事情发生。网络男孩的出现，是俞霏霏始料未及的。他的出现很突然，有一个很酷的头像眨眼一样频频闪动，要求加好友，也许是无意间搜到了她，香草儿儿，她加了。总之，她没怎么犹豫就加了。之后，这个停止抖动的头像，就迫不及待地向她扫射一般发来了信息，还推送了好几个空间链接，她根本来不及回复。他就像一个古板又固执的推销员，不管你听还是不听，他完全按自己的套路自说自话、天上地下，给人的感觉对方好像无所不知、无所不晓。他的狂聊让俞霏霏应接不暇，她想踢了他，但发现他竟然是本校与她同级的一个校园诗人，空间里几乎天天都能看到他创作的新诗。他还兼有国画特长，竹子画得瘦而密，山崖画得像砖块砌的一样棱角分明；书法竟然也不错，字写得很黑，还有评论说他的字似柳非柳、像颜非颜，有二王笔意什么的。俞霏霏是看不出这些道道的，只觉得字黑而大，毕竟能用毛笔写字的人，已经少之又少了。在他诗书画三艺齐全的空间里，他

把自己打理成了一个完全的才子，几张表情丰富的美白自拍，表情阴郁而拘谨，却俨然以怀才不遇的天才自居。难怪他会一上来就高谈阔论，原来人家以为自己的大名，地球人应该全知道。俞霏霏只言片语的回复，让他大失所望。他没有想到在这个超过万人的校园里，竟然有一个角落还没有被他横溢的才华所覆盖。这个自以为是的家伙，留着一头瘦弱的长发，约俞霏霏和另外两个哥们，一起吃过两次水晶小火锅。但他似乎不怎么吃东西，只就着啤酒疯狂地散布自己浅显易懂的学识，以及稚嫩生硬的思想。其中的一次喝高了，也许并没有高，他竟然死缠着俞霏霏，要带她去旅馆开房。他的这个想法，被俞霏霏断然拒绝了。俞霏霏觉得这个人可恶又可笑，还有几分可怜。像他这样力必多分泌超量的男孩，完全可以不去顾及社会影响，去洗头房发泄一通了事，而不是跟她俞霏霏这样的女孩正常地处朋友。

几近无聊的大学生活结束之后，俞霏霏经历了一个度日如年的漫长秋天。老妈田倩倩撺掇一向无事不请假的好职员俞平安同志，请了年休假，一家三口一起外出半个月，去黄海边走了一圈。这是一次全家人最为开心的旅行。俞霏霏再没有听到他们为花钱的事情吵嘴，好像他们已经真的无所谓了。在大海边，看着海浪轻轻抚摸着沙滩，光脚走在沙滩上的田倩倩，油然地在女儿耳边说，霏霏呀，我琢磨着，生活的真谛其实就是叫自己快乐，这种快乐，来自不苛责自己，来自珍惜眼前的幸福，来自自我的心理满足。俞平安在一旁听见了，打趣地说，哦哟，长进不小呀，一个小学后勤管理员，终于活成生活哲学家啦。面对自家男人的揶揄，历来刀子嘴的田倩倩，竟然没有反唇相讥，而是趾高气扬地又说出了一堆芝麻绿豆的大道理。俞霏霏知道，那些只不过是微信朋友圈里转来转去的大路货，听起来句句是硬道理，实际没有一点用，都是些千锤百炼之后的正确的废话，放之四海而皆准，却永远校正不了你曲里拐弯的糟糕人生。

旅行结束休整了几天，俞霏霏参加的公务员考试也有了结果。到了年底，一番面试体检之后，俞霏霏开始上班了。在那栋县城数一数二的气派大楼里，俞霏霏体验了自己的年轻与幼稚，同时也发现了自己身高腿长难以掩藏的美。如果说俞霏霏在省城和大学校园里是可以被忽略的，那在

这个小县城里，她数年之后的再次出现，是能够成为一个话题的。

回到县城是父母的心愿，也是俞霏霏自己的想法，她不希望在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开始自己全新的生活，她内心是有点儿恋家恋父母的。她表面乖巧而内心坚定，不想完全依赖父母，但也不愿意远离他们。总体来说，这个家对她而言是温暖的，是能一再满足她各种愿望的。父母的知书达理，使她的生活一直运行在一种看似正确的秩序中，虽然没有土豪的奢华，但也没有寒门的辛酸。

机关工作的繁琐和人际关系的微妙，把俞霏霏所有的神经都调动起来了。她用自己一贯的沉着和别人不可想象的冷静，宽绰地打理着手头的一切。两年之后，她的工作难能可贵地受到了上下一致好评。如果不出意外，她的人生就将这样按部就班地一直走下去，直到退休。厘清了这些之后，俞霏霏发现这不过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愿景，说庸俗也未尝不可。

刚刚入夏的一个傍晚，一家人正在吃晚饭的时候，田倩倩一边往女儿碗里挟菜，一边说，霏霏，个人问题是不是应该考虑一下了？说着，她的目光不约而同地和俞平安的目光拧到一起，钉在了俞霏霏脸上。毫无疑问，这是在捕捉她的第一反应。这种情形很明显地告诉她：他们已经商量过了。当时俞霏霏就放下筷子，嗔怪地嘟起了宫廷剧中公主的嘴巴。俞平安却没有像以往那样选择退让，他一边吃饭一边说，我看刘小群这个小伙子还是不错的，你们相处也有一段时间了，感觉怎么样你自己心里应该有数。

俞霏霏这才意识到，父母早就把她和刘小群的来往当成处朋友谈对象了。事实上是不是呢？俞霏霏自己心里竟然一时吃不准了。如果说不是恋爱，那刘小群半年多来的嘘寒问暖、拥前抱后又算什么呢？直到那时候，俞霏霏才知道刘小群的父母已经托人来问过话了，她隐隐感觉到了一种将被抛弃的凶险。在这个小城里，这种问话的形式，不关乎婚姻的自由，但又是必需的。那顿晚饭，在慌乱中匆匆吃过之后，俞霏霏打电话把刘小群叫到一间僻静的小酒吧里，狠骂了一顿。

刘小群当时显得很冤枉，后来俞霏霏自己竟然失声哭了起来。她从来没有那样歇斯底里地哭过，那阵势可把刘小群给吓坏了，一个劲地向她道歉

赔不是。但只有俞霏霏自己知道，真的是她自己想要哭一哭，与任何人无关。

一通长哭之后，俞霏霏仿佛真的长大了。二十多年来围绕在她身边的一切，丝丝缕缕，让她感觉牵绊，又感到不舍。作为父母唯一的孩子，他们对她的关爱是无声的，也是无处不在的，更是被她一次次忽略了的。俞霏霏这样反复而又零碎地拷问着自己，她猛然觉得自己其实从来都不曾缺少爱，而是缺少了感受爱和发现爱的能力。那天夜里，俞霏霏依偎在刘小群怀里，什么也不说，她突然意识到缺乏去爱的能力正是自己的隐疾，也几乎成了他们这些独生子女的沉疴通病。

双方家长你来我往地聚了几次之后，俞霏霏和刘小群的婚事就算正式定下来了。仿佛一夜之间，全城人都知道他们两个就要结婚了。一些人开始羡慕，羡慕刘小群一个地税局的小职员，竟然娶上了县府机关的一枝花。一些人惋惜，惋惜县府机关的一枝花，竟然插在了地税局这坨相当不起眼的牛粪上。

俞霏霏和刘小群的来往，从那个傍晚之后，就变得更加密切了。双方的家里，他们也开始经常成双成对地光顾。这样炎热的季节里，俞霏霏认真地体验着恋爱的浓烈滋味，这滋味浸润着她的内心，也浸润着她的身体。爱在经历了几次三番的浅尝辄止之后，就这样又一次扑面而来，开始燃烧两个年轻的身体。

刘小群是俞霏霏上班第一个年头的夏天认识的，那时候县上搞职工运动会，在女子排球四进二的赛场上，县府机关队和地税队磕上了。那时候，俞霏霏是机关队的二传，刘小群是地税队的教练。俞霏霏行云流水般的接传球，让机关队的进攻顺风顺水，在毫无悬念地拿下第一局之后，第二局眼看又占了上风。刘小群坐不住了，一连叫了几个暂停，指挥队员要从对方7号身上寻找突破口，方法是把球直接喂给她。这种战术，俞霏霏在对面听得一清二楚，她就是那个7号。刘小群的战术居然真的起了作用，球每次以各种姿势向她飞来，她成功接住了，接下来其他队员的接传却失误连连。机关队就此止步，地税队摇摇晃晃前行，最终拿了个季军。场上有输赢，场下无恩怨，夜市广场上啤酒一喝，微信一加，他们居然成朋友了。

刘小群有一双大长腿，据说大学时候打过一阵子篮球，工作以后自然成了机关里的运动健将。

可惜的是，基层税务单位，普遍中老年人居多，球类运动的机会很少。好在县城有几处还算像样的运动场，刘小群和俞霏霏的约会，就是从一起打球开始的。而打球对于俞霏霏来说，几乎是赶鸭子上架，在运动方面她感觉不到任何天赋。唯有在算不得激烈的排球场上，她能感觉到自己因目光聚焦而被灼得发烫的身体的存在。

婚床是他们两个人一起选定的，前后推敲了大约一个星期。它满足了刘小群所希望的高度，也满足了俞霏霏所需要的辽阔。她已经厌倦了刘小群私人空间里那张单人木板床的狭小，以及它随时发出的代表着衰老、却能有效抑制亢奋的咯吱声。刘小群是家里的独子，娶媳妇成家的基本条件，父母是能够满足的。房子买了已经有三年，仿佛这套房子三年前，就在等待着俞霏霏。这一点让她内心有点沮丧，她觉得自己的人生几乎没有什么与自己的努力有关。

那晚，在吾麦尔干掉了三把烤肉、十二瓶啤酒之后，刘小群像狗一样趴在桌子上不起来了。俞霏霏自己吃了半个烤饼，陪着刘小群有一搭没一搭地喝了一些啤酒。她应该有三瓶啤酒的量，但那时候她已经独自喝掉四瓶了。望着刘小群的死狗样，她突然觉得有一种被谁玩弄了的感觉。

她下意识地喊了一声：刘——小——群。

她的声音有点歇斯底里的味道。烤吧里的客人都惊了一乍，以为有人喝醉了，纷纷扭过头朝他们这个格子间张望。但刘小群没有动，依旧趴在洒有斑斓油渍的瘦长桌子上。这时候他要是喊一声他常常挂在嘴边的霏儿就好了，但他没有喊，依旧肆无忌惮地对神情古怪的俞霏霏不理不睬。

空酒瓶在刘小群头上碎裂的声音响起来的时候，烤吧里的客人几乎全都站了起来。穿着白色工作服、戴着高筒厨师帽的老板，最先赶了过来，他先是抽起身子哦了一声，接着才有点结巴似的说，这，你们，干吗呀？这是……很显然，他并不急于得到一个回答。因为血水已经布满了刘小群无奈的面颊，他傻傻地看着手足无措的俞霏霏，眼神里居然充满了迷离的神色。

俞霏霏盯住刘小群的脸说，你骂我呀。

刘小群咧开嘴，给她笑了一下。

俞霏霏说，你打我呀，还手呀。

刘小群嘴巴咧得更大了些，同时嘿嘿出两声。挂下来的一条血流，进了他的嘴角。



俞霏霏嚅地站起来，双手插着面前的桌子说，刘小群，你骂我、你打我，我现在命令你。

刘小群又嘿嘿两声，刚刚站起来的身子，忽然向一边歪了过去。俞霏霏喊了一声刘小群，接着又向烤吧里惊恐的人群喊道，快叫救护车。

事情并没有向俞霏霏预想的方向发展。刘小群的脑袋被剃光了，裹上了纱布，套上了网套。那个被啤酒瓶砸开的伤口，总共缝了七针。在整个小城都开始疯传刘小群被女朋友酒瓶击头而砸出脑震荡的时候，面对父母狐疑的眼神，刘小群却一再坚持是自己喝高了，不小心磕伤的，跟女朋友俞霏霏没有任何关系。有关系也只是一个施救，一个被施救。因为桌子磕伤脑袋的事只是一个瞬间，在当时昏暗的灯光下，除了他自己，根本没有人清楚发生了什么事。

刘小群的解释，并没有使父母信服。他们一再地追问在他磕伤脑袋的时候，一起吃烤肉的俞霏霏在做什么？刘小群解释说那时候她已经被他灌高了，她对当时发生的一切一无所知。一无所知了，她还怎么施救？他们说。她可以呼唤呀，叫人呀！

刘小群说。

婚事的进度，必然地因为刘小群的意外受伤放慢了。俞霏霏的把戏，也被母亲田倩倩看穿了。她在一个傍晚，十分严肃地对她说，你咋能这样呢？你已经不小了，你是对这个人不满意，还是有别的什么原因？事情都到这种地步了，你是想让这件事到此为止吗？你要知道，从世俗层面来讲，你们已经是夫妻了，再怎么闹都是毫无意义的。这种毫无意义就是，你所做的，可能什么也改变不了。

一切只能归结于酒精麻醉引发的瞬间意识混乱。几天来，坐在办公桌前的俞霏霏一直是懵懂的，时常目光呆滞地盯着键盘或者电脑屏幕，看上去那么专注，然而神情却是僵硬的，目光散乱迷离，找不到焦点。坐在她对面的罗科长，当然会敏锐地感觉到俞霏霏的变化。作为一个三十岁出头的过来人，他大度地建议俞霏霏休几天年假。他说，没什么大不了的，不要不相信爱情，但也不要对爱情抱太多幻想，一切才刚刚开始，但一切都会慢慢过去，因为这就是我们的生活。生活就是生

下来了，就只有慢慢地活着。一个人要正常地活着，就不可能没有婚姻，这是几乎每个人都要为自己戴上的枷锁。罗科长的话听上去，逻辑有点混乱，但意思基本明了。在俞霏霏的心目中，他的确算得上一个掌握着生活哲理的人。

休假后，俞霏霏先是自己在家睡了一天，然后陪刘小群去医院拆了线，又买了一顶黑色的男生太阳帽扣在了他的光头上。不仅如此，她还以一种庄严的方式，去超市买了两大包零食，从巧克力到馋死猫豆干，再到兰花豆、鱿鱼丝等几乎应有尽有。刘小群嫌太多了，却怎么拦都拦不住，俞霏霏硬是把它们拎到了已经差不多打理好的婚房里。

按照刘小群父母的计划，国庆节之前，刘小群和俞霏霏就将在这里开始他们的婚姻生活了。她将不是父亲俞平安和母亲田倩倩的了，也将不是她自己的了，她俞霏霏的角色，转换成了刘小群的媳妇。她是他的了，她将属于他。这是一件多么不可思议的事情啊，但却无可奈何地正在一步一步地发生着，就像一根线，原来的她是看不见的，随着婚事的临近，它也离她越来越近，它所编织的那个网，也在她心里有了愈加清晰的触感，然而她却什么也看不见。她觉察到自己被困其中，却又什么也看不清。她躺在那张宽阔的大床上，身旁是健硕又谦卑的刘小群。恋爱带来的幸福，从一开始就已经烟消云散，仿佛从来没有在她内心聚起来过一样。婚姻的浓雾笼罩在她的四周，让她觉得孤独无助，又没有地方叫屈喊冤。这种感受拥堵在她胸口，吞不下、吐不出。

一个没有提前计划的小假期，对于两个已经住到婚房里的小青年来说，自然是短暂的，自然是经不起消磨的。假后上班头几天，俞霏霏感觉整个人像掉了几十斤肉，身子轻极了，那一丝隐约的乏困也被淹没。两个星期之后，她突然觉得身上什么地方不对劲儿了，她像身处荒野辨不清方向一样，始终想不到那个点上去。

这天夜里，俞霏霏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一个人穿过炎热的戈壁，来到了一片山林之中。山坡上古树参天、绿草无垠，口干舌燥的她却找不到一滴水。她沿着林间蜿蜒的小路一直向山上走去，一路上听不到鸟鸣，也没有风声，四周只有寂静在不断地扩散。她就那么走着，听着自己的脚划过草叶的声音。在路的尽头，一面山崖横在了面

前，就在她感到惊诧不已的时候，却看到被阳光照耀的峭壁上方，悬挂着一泓清水。光线射在那一掬小小的水面上，丝丝涟漪在悠然晃动。她来到石壁下，正感到一筹莫展的时候，一颗巨大的水滴穿过金色的阳光，不偏不倚地落在了她的小腹上……

一阵透心的冰凉，让俞霏霏从梦中惊醒了。她猛地坐起身来，发现汗水已经把睡衣的前胸后背全都湿透了。

坐在床上愣了片刻，俞霏霏突然意识到了什么的，摇了摇熟睡中的刘小群，然后轻声说，我们抓紧时间，办我们的婚礼吧。那声音听上去像是在对刘小群说，又像在自言自语。

作者简介：

王新军，男，甘肃玉门人，一级作家，连续三届入选“甘肃小说八骏”。曾深造于上海首届作家研究生班、鲁迅文学院中青年作家高研班。甘肃省宣传文化系统“四个一批”人才，现为甘肃文联专业作家。

遍地月光

□ 严泽

—

那夜月亮真大，直到现在，我也只见过两次。

月亮是从湖中升起来的。这么多年过去了，我老是想，那夜的月亮在出水之前肯定是被谁擦洗过了，不然不会有那样亮。

当月亮升到两丈高的时候，我们晒网洲简直跟白天一样，我蹲在门口看天上一排排滑过的大雁，感觉它们就像一只只熨斗。

吃过晚饭，妈妈开始洗碗，姐姐洗漱完准备上床歇息。我看着姐姐这样，真是失望透顶，但又无可奈何。我心里总是惦记着去守虾的事。

晚谷子开镰后，姐姐就没跟我去守过虾了。队长的哨子一早就嚯嚯响，妈妈每天都得去晒谷场出工。姐姐虽然不到十六岁，但每天也得像大人一样去割禾。我家是半边户，没有男劳力，姐姐

只能当劳力用。每天下来，姐姐累得骨头都散了架，吃过晚饭就只想歇息。学校放了秋收假，但队长并不要我们这些小把戏（方言：小孩子）去割禾，顶多只在家带带弟弟妹妹。我没有弟弟妹妹带，白天闲得无聊，晚上老是想去湖边守虾。眼下正是守虾的好时候，等晚谷收完就没得虾守了。那散发腥臭的虾干虽然我不喜欢吃，但它们可以换来小人书，换来喻瞎子摊子上的钓鱼钩、尼龙线，还有供销社柜台里的发饼姜糖。

我早就听到来自不远地方的一种声音，那是浩大的虾群在水里，用步足跟尾扇划水的声音；这声音不是来自大堤外的洞庭湖，而是来自我们经常去守虾的地方——那地方我们叫内湖。

姐姐去不成，难道我一个人不能去吗？我忽然萌生了独自去守虾的念头，这念头一时竟是那么强烈。我急匆匆起身，进到屋里，去取虾簏、拿筲箕和窝锹。

“鬼崽子，去哪？”正在灶台边烧猪食的妈妈瞪了我一眼。

“守虾去！”我说。

“发宝气，有看到姐姐那样累？”

“我一个人去！”其实，我们那儿，每到守虾时节，大人都忙着割禾扮谷，唱主角的大多是小把戏。

“不准去！再说，今夜哪有什么鬼虾守？”妈妈朝我凶了一句。

是啊，这个我也晓得，有月亮的晚上是不要去守虾的，虾子最怕光。今夜这样大的月光，虾子不会出来。

“今夜肯定有虾守，刚刚我又听到虾子划水的声音。”我想说服妈妈。

“你又打鬼讲（方言：意思是讲鬼话）了，到外玩去！”妈妈又瞪了我一眼，提着泔桶去了猪屋。

我不跟妈妈说了，因为说得再多也没用，她不会相信我的。

从小，我就能听到别人听不到的、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但所有人，包括妈妈都不相信我。

“以后少跟我打些鬼讲。”妈妈倒完泔桶，看到我还站在那里发呆，又开始唠叨。

“不是打鬼讲，我真的听到了。”

是的，只要细细地听，谁都应当听到虾子划水的声音啊，只是大家没有耐心罢了。在这样的夜里，所有人听到的都是水声，那是洞庭湖的水位急剧回落，相通的沟港湖汊紧跟着回落的汨汨汨的水流声。

“你霸蛮（湘方言：执意的意思）要去，去问问黑皮跟五斤，他们不去的话就早点回来摊尸（指睡觉）！”妈妈看到我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样子，只好这样说。

我背上虾篓，兴冲冲去找黑皮。

“找黑皮做么子，下午去舅公家了。”黑皮爹正准备关门睡觉，他看到我背着虾篓拿着窝锹，哈哈大笑：

“二狗，今夜月亮咯样大，你发么子癫，只怕一个虾子也守不到呢。”

“不会的，刚刚我还听到虾子划水的声音。”

“虾子划水？哈哈哈，你这伢子，尽打鬼讲。”黑皮爹也这样说我。

我一口气又跑到五斤家。真不巧，他妈妈正在

给他扯痧，应是白天玩疯了中了暑。五斤妈见我要去守虾，一边跟五斤扯痧，一边把脑壳摇得像拨浪鼓。

五斤也去不成，怎么办啊？我好失望，只好走出来。外面月亮真亮，远处的稻田就像洒了一层白色的面粉。一丝风儿都没有，连小狗都见不到一只。我感觉到这个晚上跟以往不同，但究竟哪儿不同我又说不上来。我背着虾篓，在村路上踟蹰。月亮慢慢升高，搁在村东头抽水机屋顶上，金黄金黄的，简直就像一面大铜锣。我真想拿个东西爬上去敲它一下，看它会不会发出“**咚**”的一声。被脚踏打谷机喧闹了一天的晒网洲简直静得要命，估计所有的人都上床歇息了。他们需要体力的修复，准备明天的挥汗如雨。这么亮的晚上，我真不想回家，家里哪怕有电灯，也显得黑沉沉的。我喜欢月亮，我喜欢月亮的亮堂。这真是一个美妙的夜晚！犹豫了一会儿，我打定主意，往湖边走去。我猜想湖边应会有人。

内湖离村子只有两里多路，很快我就到了湖边，却没有看到一个人。我站在湖堤上，正想打退堂鼓，这时听到湖堤上有人叫我。

“弟弟——弟弟！”

我回头一看，是个不认识的姐姐。她穿小兰花布连衣裙，脖子上围着一条红纱巾。这是谁家姐姐啊？我都穿夹衣了，她还穿个裙子，不冷吗？我没理她，但又不好意思往回走，只好硬着头皮往堤下走，想等她离开了再走。

“弟弟，你是去守虾吧，教我守好吗？”她竟然快步跟上来。她的声音很好听，软软的、糯糯的。我不得不又回头看了她一眼。月光下的她真好看，鹅蛋形的脸上一边有个小酒窝，长长的睫毛下，一双大眼睛扑闪扑闪的；她可能是才洗过澡，一头乌黑的长发披在背后，还带着微微水汽，散发出香皂的气味。

“弟弟，你一个人不怕吗？”

“不怕！”我毫不迟疑地答道。

“真不怕呀？”她微微一笑，伸出一只手，轻轻地在我额上点了一下。

“弟弟，教我守虾好啵？”她又一次这样问我。

我还是没有回答她。看她那样子一时不会走开，我不好意思那样站着，只好绾起裤脚，来到一条坝矶上，将虾篓放了，用窝锹在坝矶上挖了三道口子，然后在每一个口子上顺水流的方向各斜插



上一个筲箕——这都是跟姐姐学的。

“真了不起，咯样细的伢子（湘地方言：这样小的孩子）。”她这样说的时候，我猜想她应当是哪家城里来的客人，我们晒网洲没有这样洋气的人。我想告诉她，我不是细伢子，过年就八岁了，但没吭声。我一边布阵一边想，这样好看的姐姐，能多待会儿也好呢。

我布好阵后，就坐下来开始守虾了。我要等流动的浑水慢慢变清，等虾群从清水里黑压压游上来。它们逆水而上，试图越过水坝，没想到被筲箕挡住了去路，一只一只钻到筲箕里，想从缝隙钻过去。但筲箕密不透风，根本就钻不过去，这些蠢家伙也不晓得撤退，反而越聚越多，好像专门等人去撮起来……

月亮升高了，圆圆的，没那么黄了，但更亮了。湖汊里的枯荷苇秆都清晰地浸泡在月色中。很快湖水清了，浅水中有了虾子用步足跟尾扇划水的声音。

我示意她把筲箕撮起来。她一只手撩起裙摆，轻轻来到水坝上，弯下腰来，一只手将筲箕撮起来；

看到筲箕里活蹦乱跳的小虾时，她高兴得手舞足蹈，大声喊叫起来。接着她去取第二只筲箕时，里面却没有一只虾了。

“谁要你乱叫乱喊啊，虾子炸群了。”我不高兴地说。

“嘻嘻，对不起，我不晓得嘛，弟弟告诉我还有哪些规矩？”她嘻嘻哈哈的。

“规矩可多啦，不能说话、点灯、亮手电。”我一本正经地说。这也是平时姐姐教我的。

“哦，哦，我晓得啦——那虾子还会拢来不？”听我这样说，她像一个小学生连连点头。

“会的！只要耐得烦。”我像大人一样说。

“不说话何解（方言：如何）守得下去呀？弟弟，我们不如坐到堤坡上去吧。咯样虾会来得快些。”我只好跟她来到不远的堤坡上。

过了不久，我便听到虾群上来了的信号。她蹑手蹑脚来到坝矶上，弯下腰，熟练地撮起一只筲箕。呀，里面满满的都是虾。这简直出乎我的意料。不是都说虾子最怕光，月夜不敢出来吗？今夜怎么会有这么多虾啊？她把虾倒进篓里，然后用大

拇指在我额上轻轻点一下。我知道，那是对我的认可。

她不喜欢蹲在坝矶边守虾，一定要坐回堤坡上。堤坡上长满了草，厚厚的绵绵的，月光下显得墨绿墨绿。坐累了，她就双手交叉垫在脑后，仰躺在草上，看天上的月亮。她问我读几年级，住在几队，家里几个人。她的问题真多，怎么不跟姐姐一起守虾呀？怎么守的全是小虾呀？碰上下雨天，虾子弄回去怎么弄呀这些。我告诉她，碰上下雨天，虾子就放在大铁锅里焙干。听我这样说，她恍然大悟似地说：“咯就是火焙虾不？我最喜欢吃啦……叫你妈妈送我火焙虾好不？”

“好啊。”我说。

火焙虾是我们晒网洲的特产，都是用来送人的。

月色无声，光华如炽，草里有秋虫唧唧。起了一丝风，微微的，堤下芦苇在月光下轻晃，不经意根本看不出来。不时有夜鸟从苇丛弹起，“嘎”地一声飞到空中；水里不知是鱼还是什么东西也不时发出“蹦”的一声；更远的稻田里，收割后的草靶子像一个个小矮人立在那里；天上的野鸭子一排排的，仍像熨斗一样嘎嘎地贴着天幕往南……这一切都是那么美妙。

“……弟弟，你喜欢月亮不？”

“喜欢呀！”

“你看月亮像么子？”

“像一面铜锣。”

“哈哈，咯比喻不错哟。”听我这样说，她笑个不停。

“那——姐姐，你说月亮像么子？”我都没想到“姐姐”二字会在这时脱口而出。

“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又疑瑶台镜，飞在青云端。李白说月亮像白玉盘，又像一面镜子。”“嗯哪。”我似懂非懂地点头。

“你读过李白的诗么？李子的李，白天的白。”

“李子的李，白天的白？没有！”我回答。

“弟弟，你真聪明。我有个你这样的弟弟就好啰。”

我心里很想说，你就做我大姐姐吧，但不知为什么，我并没有回答她。

“弟弟，你喜欢唱歌不？”她轻轻叹息了一声。不知是我没有回答她，还是她想起了什么不愉快的事。

“喜欢。”

“那我教你唱歌吧。”

她倏地坐直身子，一边打着手势，一边轻轻唱起来。

野菊花，黄泥巴，草堆围成一个家，前院妹妹后街娃，难忘儿时过家家。

红公鸡，绿青蛙，日出唱到夕阳下，一场大雨哗啦啦，童年岁月走远了。

“姐姐唱得真好听。”

她没有回答我，继续唱。

天再高，地再大，月儿圆了就想家，常在梦里回故乡，村口站着小二丫。

山一重，水一洼，那里住着爹和妈，春草绿，发新芽，年年岁岁都开花。

她的歌声软软的、糯糯的，跟广播里、电影中唱的一模一样。说真的，长那样大，我是第一次听到那么好听的歌。

我卧在草坡上，支着腮儿，听她唱着、唱着，忽然看到她脸上流下了一串泪珠，在月光下像一颗颗晶莹剔透的珠子。

“姐姐，你哭了？”

“姐姐想家啦。”

“姐姐家在哪里啊？”

“好远好远的地方……长沙，去过不？”

“冇去过，那姐姐——你来我们这里走亲戚？”

“——不是。”

“那我们咯里做么子？”

“姐姐是下放的……你就叫我知青姐姐吧。”

“么子是知青啊？”

“细伢子不懂啰。”

不知不觉，月上中天，天地一派彻亮。秋凉如水，我感到有些冷，记起妈妈要我早点回家的话，就跟她说守不了。她却指指虾篓，示意虾还不够多，要我再守一会儿，我只好依她。看到我冷的样子，她把我搂在怀里，像姐弟俩相依在湖坡上。

那天晚上真是非同寻常，一开始虾就多，快到半夜的时候，那些勾鼻、弓背，光是两根胡须有一拃长的虾公像排队一样，前赴后继地爬到簕箕里，一点也不怕人。要知道，平时能守到两三只虾公也得碰运气呢，何况还是在满月的夜里？不到个把小时，我们就守了五六斤虾公，虾篓一下子就满了。看到没地方装虾了，她提出收工。这时的

她又是唱又是笑，像央求我似的说：

“弟弟，我们去煮虾公吃好不？”

“好！”不知怎么的，我脱口答应了，跟她抬起虾篓。

她家是两间新茅屋，就在湖边不远的地方。她把虾公全部洗了，放到大铁锅里，然后坐在灶湾里，升起了稻草火。火光映得她脸庞通红、眸子闪亮，我就像弟弟一样挨在她旁边。不久，锅里发出了诱人的香气，她往铁锅里放了一把盐，突然又想起了什么，飞快地跑出去，回来时手里拿着一把蒜苗。

那一夜，我俩吃了整整一锅虾公，奇怪的是，小时吃虾就肚子痛的我，那晚竟然一点没有痛。

“不早啰，送你回去吧。”她带关门，又跟我抬起虾篓。

月亮已微微偏西，但光芒依旧，晒网洲如同白昼。送到我家门口，她问我明晚还守不守虾，见我毫不迟疑地点头后，又用手指在我额上点了一下。

“好啊，明晚见。”月光下，她眨眼儿就不见了。

我刚上到阶矶上，大门吱呀一声开了。妈妈可能是见我这么晚还没有回，准备去接我。听我说了经过，她沉思起来。

“这是哪个屋里的妹子，真是个好吃鬼呢（湘地方言：馋鬼的意思）。 ”

末后妈妈又自言自语地说：“怪了，如今哪还有知青，他们都回去几年了啊。”

上床后，我好久也没睡着，耳朵里老是回响着知青姐姐那软软糯糯的歌声，脑海里总是浮现她那鹅蛋形的脸、小酒窝、乌发，还有那双长长眼睫毛下扑闪扑闪的大眼睛。

我盼望第二天晚上又去守虾。

谁知第二天，一场秋雨哗啦啦，一下就好多天。

水涨了，天凉了，满月变弦月，地净场空，那年便没去湖边守过虾了。

稻子金黄，大雁南飞。

转眼又到了次年守虾之际，有天晚上，我想去守虾，妈妈却怎么也不让我去。

“我叫上黑皮、五斤一起去。”

“一起也不行——以后，你也别去那里了！”妈妈说得很坚决。

“为么子？”我好纳闷。

“莫问为么子——以后跟你讲。”

……

以后——是若干年后吧，妈妈跟我说了这样一件事：有一年城里下放来了好多知青，分到我们晒网洲四队的是个长沙妹子，长得真素利，她有两条乌黑的麻花辫、一双大大的眼睛……

她喜欢穿连衣裙，喜欢唱歌，常常教小把戏唱歌，声音真是比百灵鸟的还好听……她还特别喜欢花啊草的，出工收工，路上看到好看的花就要摘一朵戴到头上。有天夜里，好大好大的月亮，她经过湖边，看到一朵荷花，真是太好看了，她就去摘，没想到不小心滑到湖里了……捞了好久也没捞上来。

“那是哪年的事啊？”我问妈妈。

妈妈盯了我好久才说：“你三岁那年。”

二

具体是哪年，我记不准确了。由于种种原因，我厌倦了才干了一年的办公室工作，决计离开县城去基层。当时有两个单位供我选择：一个是颇有名气的乡镇企业，一个是地处偏僻的水果之乡，我毫不犹豫选择了后者。不是我有先见之明（乡镇企业几年后倒闭），而是跟我一个小小私心有关。

我的私心来自一个不良嗜好——当然，这样说也不一定对。我从小嗜好水果，大凡果树上能吃的水果，我比常人多一个胃，简直就是一个饕餮之徒。哪怕是酸得一般人不能开口的狗矢柑（一种个头小又奇酸的土柑橘），我也能一口气吃下十来个，蜜桔吃一脸盆尚意犹未尽。鉴于这两个原因，我选择去水果之乡也就理所当然了。

我善吃水果如果非不良嗜好，那算不算是特异功能？我不知道。但我认为与基因有关。我母亲说她十来岁的时候，有年农历五月，一棵狗矢柑树被风刮倒了，外公拣了一筐狗矢柑回来，她闲着没事，全给剥着吃了。

我去的那个地方叫黄金乡，北枕长江、南眠洞庭，江北即湖北监利。一半土地属冲积平原，一半属丘陵地带。属平原的土呈黑色，沙性重，捏

一把流油，插根筷子也能生根；属丘陵的土介于黄黑之间，多矿物质与微量元素。因为土质特别，黄金乡盛产稻菽桑麻、四季瓜果，尤其以优质木李子与鹰嘴桃名声在外。每当阳春三月，整个黄金乡便成了一个桃花如霞、李花似雪的梦幻世界。家家房前屋后、田畔、塘坝、溪旁、坡地，甚至连坟地、篱笆上都会腾起一树树桃花李花。黄金乡的桃李虽然好吃，但囿于交通不便，也没多大价值，因家家户户大面积拥有，果熟时节，墟场村头也看不到卖桃李的，除自己吃外，送亲朋好友，吃不完的任飞鸟啄食，或烂在枝头，最后掉在地上，次年再长出一棵桃树李树。而被飞鸟啄食的，或在空中不小心坠落，或拉出的鸟屎又在别处化作次年春天的一棵树苗。黄金乡就是在这种自然生态的良性循环中成了闻名遐迩的果乡。

我是中文系毕业的，平时喜欢吟风咏月，到乡府办公室工作不到半年，便在市报发表了几则报道，领导极为赞赏，称我有才。而真正让我博得“才子”之称是我在市报征文大赛中获得一等奖之后。

我获奖的那篇文章只千把多字，开篇是这样的：从著名的岳阳楼下过洞庭，然后往西走往北走，那片土地人称黄金。黄金出木李子。第一次看到河西木李子，我惊异得叫出声来了。走了大半个中国，我还是第一次看见宛若乒乓球那么大的李子。它们一颗颗鲜亮、金黄，向阳面又微露酡红，像怀抱琵琶半遮面的美人的脸。我迫不及待拈了一颗，一口咬下去，“嘍嚓”一声脆响，伴随诱人的清香，那汁儿便漫涌而出，连同牙根漫涌而出的唾津。那微微的酸、那沁人的甜，像突然唤醒了我沉睡的味觉记忆。那真是恰到好处酸甜，无论是对嗜酸还是惧酸的人来说都是妙不可言。我真是不知怎么去形容它的味道。我一口气吃了整整五斤……

这篇文章让我在黄金乡名声大振，但也有人指出我文章有不实之处，一口气吃下五斤李子不足为信。晚报还转了几封读者来信，面对质疑，我唯有哈哈大笑，大笑之后便是打电话给晚报副刊责编，声明这是事实，如有谁存疑可来当面证实。

不久，果然就有几个质疑者提了水果跑来乡政府找我。为了让他们信服，我当面演示，直到他们竖起大拇指离去。自此，我嗜好水果、善吃水果的名声全乡皆知。

又是一年“五月端阳，李子出山”的时候。

具体地说，那天是农历五月十五，乡下把这天称作大端阳。

这天晚饭后，有少年来找我。少年自称姓姚，长得白皙斯文，山里人打扮。我问他哪个村的，少年笑道：

“桃李湾，知否？”

我问：“找我甚事？”

少年说：“早闻你赫赫大名，我家桃李正熟，又逢佳节，想请你去尝新，如何？”

“佳节良宵，如此好事，求之不得！哈哈！”见少年谈吐不俗，我也文绉绉应道。

湘北民俗，家里果熟，自己不得先尝，要请尊贵的客人先尝，谓之尝新。据说这样的话，来年果子就会结得更加丰硕。我虽吃过好多人家的水果，但请我尝新的还未有过。

心里高兴，二话没说，便爽快地跟少年上路了。

那夜的月亮真亮。是的，直到现在，我孙子都能打酱油了，我才见过两次那样的月亮。第一次是我八岁那年。

我们出发时，月亮仿佛“砰”地一声从乡政府后山升起，天地立即亮同白昼，刚刚还是虫声如雨的夜晚，顷刻间变得寂静无声。那些蚍蚍、蝈蝈、青蛙面对前所未有的浩大月光，似乎一下子无所适从，抑或是感到羞赧，全部噤若寒蝉。每颗草尖上的露水晶莹剔透，它们又像千万颗月亮放射光芒。

少年疾走如飞，一路上问这讲那，所涉内容无不关乎果木。我们相谈甚欢，只觉腋下生风，忘路之远近。大约个把小时后，登上一个山头，少年说：“快到了。”便拉了我，顺了一条快被芭茅草掩盖了的小径又飞走起来。

须臾，我便嗅到了一股果子熟透的清香。我贪婪地用鼻子嗅着，唇齿间早已涌出了唾液。猛抬头，果然就见满坡满坡果实累累的桃树、李树挡在前面。月光下，桃子宛如鹰嘴、红如染脂；李子大如鸡卵、金黄耀眼。说实话，我来黄金乡这么久，真还没见过这样品相好的桃李。看着喜欢，禁不住伸手去摘，少年笑道：“别急，等下会让你一饱口福。”

果树中有茅庐两间，一少女倚门而立，朝我脉脉一笑。月光下，少女亭亭玉立，面若满月。对视间，她害羞地把头一低，让我想起那一句“像水莲花不胜凉风的娇羞”。

“这是我妹子。”少年向我介绍。山里人把妹妹叫妹子。

少女又转过头来，再次朝我脉脉一笑。这一笑又让我想起“明眸皓齿”这个成语。

“请那边坐。”少女邀我至庭前一桃树下。

桃枝不堪重负，几近坠地，枝上全是伸手可及累累熟桃。树下有八仙桌一张，板凳四条。桌上摆有木盆两个，一盛桃、一盛李。落座后，少年欠身对我道：“严秘书善吃水果早有耳闻，今日邀君前来，一为尝新，二则是想开开眼界——请。”

兄妹文质彬彬，又儒雅秀美，我心里早存喜欢，也不讲客气了，很快就把两个木盆吃空一截。兄妹礼节性地陪我吃了几个，随后便是看着我吃，不时相视一笑。吃到八分火候，少年道：

“果然名不虚传啊，要是酒会不会更好？”

“正合我意！”面对天上那轮千古如斯的满月、面对满山累累果实、面对月下这对正是韶华的兄妹，我如何不想畅饮一杯？

少女很快拿来两个饭碗，满满筛上。我一边吃着果子，一边跟少年对酌开了。很快我就酒酣耳热，桌上的两个盆子也差不多空了。妹妹还要去摘，少年说：“算了吧，别把严秘书撑坏了，酒倒是可以再筛半碗。”说是半碗，少女又满满当当各筛了一碗。

喝完最后一口，起身时，我便有点踉跄了。

“今夜月亮真亮，此情此景，真还对应了一首诗呢。”少年道。

“哪一首？读来一听。”我已是八分醉意了。

少年把碗中酒一饮而尽，字正腔圆用普通话大声吟哦道：

“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吟完四句，少年好像不记得了似的，斜乜着醉眼望向我。

这首李白的《月下独酌》我平时极是喜欢，自然是烂熟于心的。我见他卡壳了，趁了酒意，正想卖弄一下自己，便接口道：

“月既不解饮，影徒随我身。暂伴月将影，行乐须及春。”

少年与我对视一眼，醉眼里露出赞许。

“自古写月亮的诗，我最喜欢的是米芾的《中秋登楼望月》。这首诗引用了两个民间传说，一是民间传说珍珠的育成与月的盈亏有关，月圆之时蚌则孕珠；二是民间传说月由七宝合成，人间

常有八万二千户给它修治呢。这样借传说咏月，为中秋之月增添了神话的色彩，使中秋之月更为迷人。”少年说完清清嗓子，面对天上的皓月，又大声吟哦。

“目穷淮海满如银，万道虹光育蚌珍。天上若无修月户，桂枝撑损向西轮。”

“是啊，目之所及的淮海海水就好似银子般泛着白光，彩色的光芒下，蚌孕育着珍珠。天上的月如果没有人为他修治，桂树枝恐怕会撑破月亮呢——不过，米芾的这首意境美是美，也富有想象力，但比起东坡的《中秋见月和子由》来，还是略微逊色。”我卖弄道。

“洗耳恭听——”少年似满怀期待地望向我。

“明月未出群山高，瑞光千丈生白毫。一杯未尽银阙涌，乱云脱坏如崩涛。谁为天公洗眸子，应费明河千斛水。遂令冷看世间人，照我湛然心不起。”

“好个‘一杯未尽银阙涌，乱云脱坏如崩涛’，气势堪壮啊，尤其是‘谁为天公洗眸子，应费明河千斛水’，想象力真让人佩服，这实为中秋咏月诗中的上乘之作。可惜我孤陋寡闻，还不曾读过呢。”

“此情此景就好比我们现在，一杯在手，可惜天上无云。”

“无云世界秋三五，共看蟾盘上海涯。直到天头天尽处，不曾私照一人家。无云自有无云之妙。今日虽是大端阳，但你看今夜之月，真个万里无云。可惜好个良宵！无人弄笛。”

少年的表现着实让我大吃一惊，他说苏轼的诗没读过是假，他方才吟诵的这首我没读过倒是真！我推测少年应是刚刚毕业的高中生，同时也是对我能啖五斤李子的质疑者之一。他此番邀我来，名说是尝新，实际是对我验证。我不敢继续跟他谈月亮的诗，只好岔开话题。

“走，带你去参观我的果园。”

月亮很大，月下世界纤毫可见。果园少说也有百亩，到处都是挂果的桃、李。有的树枝支着木撑，有的树枝压得贴近了地面。有的地方人不能行，少年便在前拨树而进，我和少年的妹妹跟随其后。我手触之处、眼落之处，无不是熟透了的桃李。

走上一个小山包，少年指着对面一片山地对我说：“那边是梨园、桔园、葡萄园，栽有无花果、石榴、板栗，熟了再请你来尝新。”

“可别食言啊！”
“一言为定！”少年与我击掌。
“果园里就你们两兄妹？”我问。
“父母年迈，住在山下。”少年答。
“这么大的果园是承包村里的？”我又问。
“这原是一处采石场，没人管的地方，是我们兄妹开荒出来的。”少女抢过话题。
“了不起呀！”我由衷赞叹。

我想这兄妹开荒的事迹，算是黄金乡青年的一个创业典型了，回去应该整个材料宣传一下。

“山里寂寞，我们就盼客来，有时太寂寞了就把录音机放得满山都听见——看，那边树上还装了一个高音喇叭呢。”少女又说。

但月光下，我根本看不到少女所指，目光所触之处依然只有果树。

我说出了想宣传一下兄妹俩的想法，谁知少年一口谢绝。

“绝莫宣传，要是出了名，就没有这份安静了。我们是慕你大名才邀你来，不足为外人道也。”

弄得我一时语塞，兄妹俩的话句句是实。我答应了他们。

“时间不早了，送你回去吧！”少年说着，从地上扛起一只蛇皮袋。我知道，那里头装的是早就摘好的桃子、李子。我也没客气，让少年扛着。

出了果林，上了荒径，好像只走了来时不到一半的时间就回到了乡政府。留少年坐，少年说怕妹子等急，不坐。我执意要送给少年一些化肥、柴油票证。在当时这些都是紧俏物资，凭计划供应的，我想以此回报。谁知少年脸色大变，像不认识我似的厉声道：“原来你这么俗气？我要这个何用？”我只好收回了。月光下，少年丢下袋子，转身便不见了。

第二天，我将桃子分给同事们吃，大家都说太好吃了，问哪里弄的，我记住少年“不足与外人道”的叮嘱，卖了个关子，硬是没说。

桃李谢园后，有一天，县农业局一名专家下乡调研果树病虫害防治情况，那天负责接待的干部有事不在，我只好陪同专家下去，想起山里的兄妹，觉得那地方无论果树栽种面积、品种数目都是一个好的调研点，便带了专家循旧路前往。谁知绕来绕去，一个上午过去了，也找不到那晚的山头，只好临时去了别的地方。

秋天，板栗和柿子成熟时，我记起少年约我尝

新的诺言，又专程去找这对兄妹，但仍是没有找到。根据大概方位，我找到了那个村的支书、村长，描述了我要找的地方，因我说不出具体位置，倒弄得他们一头雾水。

后来我又问遍黄金乡各村支书、村长，有没有与采石场有关、叫桃李湾的地方，竟都大摇其头。我于是将此经历说出来，也无人相信。那些长年下乡的同事都肯定地说，黄金乡没有一处果园超过五十亩的。

我后来在黄金乡工作了四年，可以说黄金乡哪个角落都走遍了，但怎么寻找也没有再见到那晚的少年兄妹。

这是我在黄金乡工作六年中遇到的一件十分蹊跷的事。我任何时候讲出来，都没有人相信。但我只能反复强调：这是我亲身经历。

这么多年过去了，只有那遍地的月光，月光下那满山果实累累的桃树、李树依然历历在目。

作者简介：

严泽，湖南岳阳人，现工作于东莞。中国作协会员，发表小说多篇，获过2017年度安徽文学杂志优秀作品奖，广东省第三届有为小说奖等。有小说入选《小说选刊》《新华文摘》。

幸福养老院

□ 郭宏冰

—

食堂的灯熄了大半，烟火气被老人冲散，又带走了一些。

有人远远地招呼，“八爷来了。”

我扭转身，戴上耳机听音乐。

“小顾，学英语呢。”两只黑瘦的手臂支在食堂的橱窗前，蓝制服的扣子一直扣到嗓子眼。

就那么一次，让王八一这老小子看到我对着手机背单词。好嘛，他就像是被疯狗咬了一口，有事没事就要发下疯病。

“小顾，你到底泡上洋妞没有？”我不搭理他。

“喂，小子，我问你话呢，什么时候去意大利掌勺？”他一脸贱笑，找抽的样子。

“你懂个球，人家意大利不说英语。”我朝他挥挥手，让他离我远点。他又凑上来，“小顾，跟

外国人说话一定要先介绍自己是个爷们，要不你长这么白，又鸟语花香的，再让人家误会了，以为你是个娘们。”

哈哈哈。他笑起来真是丑极了，眉毛胡子眼睛都扭成一缕，跟粘上屎的狗屁股一样。

我朝他身后喊了一声，夏中盛。

他赶紧回头看，发现被耍了，举起铁青的手掌就朝我面前劈来。我闭上眼等着挨他一下。没动静。一会儿，睁开眼，他一张老脸凑在我鼻子前，吼！他也吓了我一跳。

本来学英语是我个人的私事，但王八一似乎跟我有仇，到处嚷嚷，到处呵呵，以至于整个养老院没人不知道我学英语了。我承认王八一在我们养老院是有点影响力，那去干点有意义的事不行吗，组织个老年人嗑瓜子比赛、穿针引线比赛，要不干脆搞个联欢会。何苦盯着我不放，我不就学个英语嘛。好像会背几个单词就能出国、出息、出



人头地，还能养老院争光。因为王八一，我现在都不爱打饭了。谁能受得了，动不动就冒出一句语重心长的问候：

“—— 红烧肉多来点呀。小顾，听说你学英语呢？”

“你就是那个爱学英语的小顾吧，辣子鸡用英语怎么说啊？我就想来份辣子鸡。”

“小顾炒个小炒。英语学得怎么样了？少年强则国强，要坚持啊。”

一个老奶奶慈眉善目地盯着我笑，已经过去大半天了。我看了她几眼，发现她既不打饭又不点菜，就是干站着。我就问她：“奶奶，你有事啊？”她开口说话：“你就是学英语的小顾吧？”我心里骂着王八一那个老东西，嘴里答应着：“是我，怎么了？打饭吗？”

“没有没有，我就是看看你，你长得特别像我孙子，我孙子学习可好呢，清华毕业的。”我呵叻傻笑了一下，心里想，王八一，你给我等着。

二

没有什么特别的，就是某一天，我突然想学英语了。

那一天没发生任何特别的事，我站在一大锅白菜木耳前，左一下、右一下，挥动着炒勺。真他妈的无聊，我心里这样想着。右一下、左一下，我手上没停，继续挥动着炒勺。

我叫顾金生，男，今年二十三岁，是个厨子。去过最远的地方就是山东，没错，就是在你们和全国人民都知道的那个技校毕业的。学完烹饪我就回到了故乡 L 城。没去泰山，也不是别的原因，就是懒、不想动。回来后，最初是在遍布街衢的小饭店里做掌勺，大约做了半年就做不动了。小饭店工作量大，作息不规律，关键还不稳定。L 城的小饭店如同雨后春笋般，一茬接一茬地开业，一茬接一茬地倒闭。像我这种短期培训班学员，大酒店是进不去的，即使托关系进去了，从刷碗工干起，然后备菜、刀工、摆盘，到掌勺没有个三五年是熬不出来的。大酒店还讲究菜品的创新和研发，这些我都做不来，懒归懒，但人活着，真的有必要那么讲究吗？就像《向往的生活》里，天天做饭的黄磊老师都说，所有的奔波，最终还不是为了吃上一顿饭。我当时去学厨子，就是为了混口饭，好吃懒吃，不就是填饱肚子吗。

倒腾了几家小饭店后，我就经人介绍去了一家养老院。在养老院做厨子，怎么说呢，钱少点，但稳定、不累，很适合养老。按理说我是过上了向往的生活了，可是没想到，在养老院工作的第

三年的某一天，我的想法改变了，我想离开这里，到外面去看看。想到这里我就开始后悔了，那次怎么就没去爬泰山呢？对于现在的改变，我把它归结为寂寞、无聊，或者虚无之类的东西。养老院的生活太安逸了，我每天和三个厨师轮班做三顿饭，周末呢也是轮休。因为我年纪最小，又没有结婚，所以干脆就住在养老院。除了每天在固定的时间挥舞着炒勺，其他时候我和养老院里的老人几乎没有区别，一起吃饭、一起发呆、一起看电视、一起等夕阳落山、一起送走了一个又一个日月。不同的也有，比如我爱去养老院的小剧院看电影，准确说是边看电影边睡觉。大屏幕闪着光，男人女人动物风景，耳边是音箱的轰鸣声和老人微弱的鼾声—— 小剧院给我营造了一种安恬入睡的氛围，反正在床上躺着睡得舒服。在床上的大部分时间我都在打游戏。不骗你，打游戏也会打厌的，不信你来养老院试试、不信你来玩几个通宵试试。有一天，我就厌了，我想改变了，但我不知道我想改变的是养老院的生活，还是想改变通宵打王者荣耀的生活，或者我就是不想炒菜了。谁他妈的知道发生了什么，世界那么大，老子也想去看看。但，在没想好去哪之前，我还是先背背单词吧。

三

今天养老院发生了两件好玩的事。好吧，我承认我很无聊。不过人生嘛，不就是在无聊的过程中寻找点有得聊的事情吗。

这两年，老人一下子多了起来。但我还是觉得养老院挺空旷的，也许是我太无聊了，也许是老人身上散发的安静缓慢的气质使得养老院变空旷了，我说不明白。没班的时候，我会跑到养老院的楼顶抽烟。怎么说呢，那种俯瞰一切的感觉，会让我产生一种错觉，生活离我很远，而我是个王者。

养老院建在南山脚下，南山原本是一片竹林。先是建了一座烈士陵园，后来才有了这家养老院。站在养老院的顶楼，你会感觉自己是被竹林包围着，植物在自由生长，不担心衰老，也不担心命运。几种鸟的叫声从各处传来，它们的自由令人神往。

隐隐约约还能看到远处纪念碑的塔尖，像一把利剑，倒插在竹林的深处。

再往近看，就是养老院的四座小楼，呈南北排列，中间是一个圆形花园，花园里几乎没有人。偶尔几个被护工用轮椅推出来晒太阳的，都是些行动不便的老人。我闲来无事的时候喜欢观察他们，统一的，坐在太阳底下，小薄毯子盖着腿，脑袋斜歪着靠在肩膀上，有的流口水，有的不流，都是静定的，没有任何表情。我记得电视剧版《西游记》里有一个片段，唐僧和车迟国的国师比坐禅，鹿力大仙变出一只臭虫捉弄唐僧，唐僧一本正经的脸上有强忍着痒的表情，那个表情太好玩太纠结了，我每次看到都能笑上好一会儿。看到那些老人们坐着，我总盼着一只臭虫，或者一只蝴蝶飞到他们脸上去，我想看看他们脸上除了静定之外，还隐藏着哪些不为人知的表情。我时常也会想，他们还有意识吗？如果有他们会想什么？回忆自己的一生吗？还是只挑那些美好的事情回忆？

看到他们，有那么一瞬间，我会质疑自己，或者说我质疑的不仅仅是自己，还有所谓的人生。真他妈的，也许是我太无聊了，他们安静地坐在那里，一动不动，就像死了一样。

其实我并不经常思考人生，除了抽烟那会儿，大多数时候我都挺爱凑热闹的。比如今天这事，老李头打了老张头。我听说了之后，还特意去看了一眼老张头，精神头挺足的，就是眼眶上青了一块。后来才打听到，两人打架都是因为护工郑阿姨。郑阿姨是个白白胖胖的中年妇女，长得挺一般的，因为跟谁说话都含点笑意，脸上就多了一点别人没有的媚态。反正安康楼里的老头子都挺喜欢她的，还给她起了一个名字叫安康一枝花。男人老了也是挺可爱的，下面不行了，并不妨碍他们继续好色和快活嘴。老张头跟人家吹嘘郑阿姨怎么怎么对他好的时候，让老李头听见了。老李头是个实在人，他告诉大家不是老张头说的那样，郑阿姨每次都是先喂他吃半个苹果，再去喂老张头。老张头就不高兴了，说明明是一起喂的，而且我的苹果总是比你的大。两个人你一言我一语就吵起来了，最后是老李头先动手，一个苹果砸过去，老张头的眼眶就青了。其实何必呢，两人都坐着轮椅，手脚都因为中风不太听使唤了。不过我就好奇了，老李头那一下是怎么砸出去的，太他妈神奇了。

第二件有趣的事跟王八一有关。午饭刚过，郑阿姨就把我炒的小炒送回来了。她说：“都怪我，给说漏嘴了。”我就问：“夏中盛知道了？”她就说：“老爷子这两天胃口不好，不肯好好吃饭，我也没多想，就说您这小灶是人家八爷的心意，天天浪费怎么得了。老爷子就生气了，死活让我退回来，他说他就是死也不吃什么之食来着，咱也听不懂。反正，你以后也别炒了，也别让八爷再花那个钱了。”我嘴上答应着，心里想着，嘿嘿，王八一，看你还跟我嘚瑟，总有人收得了你。

四

晚饭刚过，王八一按点来食堂了。我故意装作没看到他，他倒好，故意坐到我对面，“小顾，学英语呢？”我心里想你真是烦死了，立马转了一个身。“去，给我炒个小菜去。去呀！”没办法，这是我的工作，我懒洋洋地站起身来，目不斜视

地从他面前走过。

一盘虾仁杏鲍菇、一盘麻辣小炒肉，我把两盘菜摆到王八一面前，转身想要走开。

“咦，今天怎么多了一个菜？”

“夏中盛说了，他就是死也不会再吃你送的菜了，以后你就自己吃吧！”

我说完就故意去看王八一的脸，其实我是想从他脸上看到点尴尬或者难堪的表情，这多少会让我产生点快感，毕竟，他在养老院是那么牛X的一个人物。

他收拢笑意，眼神停滞了一会儿，慢慢拧开随身带的酒壶倒出半盅白酒来。

“来，小顾，别学英语了，陪我喝一盅。”

“不喝。”

“你这孩子，来，坐坐，我不开你玩笑了，来吧。”他的语气变得柔软恳切起来。

我一屁股坐到他的对面，塞上耳机不理他。

“我就说你这个孩子有天赋，你看这菜炒得多好，好看。”他尝了一口，“嗯，好吃。”

不得不承认，他是在养老院夸赞我最多的人。

我们除了炒大锅菜，还给有钱的老人开小灶，可能老年人的味觉都麻木了吧，没有人夸我炒的小炒好吃，只有王八一，每次都夸我。刚才带着怨气烧的菜，麻辣小炒肉的辣放多了，杏鲍菇腌过一遍，按理说不该放盐了，但是我又故意放了一遍。我知道不好吃，但是王八一抿着自带的二锅头，吃得甚香。这种香不是装出来的，就像是时隔多年后，父子相见，爸爸第一次品尝到了儿子做的菜。

“小顾，你也吃点。”他说着递了双筷子给我。

我摇了摇头，心里有一点柔软的东西扩散开来。我不知道，反正我莫名地觉得，王八一其实对我挺好的，或许他对每一个人都好，但是对我又不一样。所以刚才，我虽多放了辣椒，还是炒了他爱吃的麻辣小炒肉。

“小顾，英语学得咋样了？”

我本来好了，听到这，不由地翻了他一眼。

“你听我说。叔不开玩笑，叔想求你一件事，能不能帮我写一封信？”

“你找老李头好了，他以前是市领导的秘书，文笔好着呢。”我小声嘀咕了一句，“干吗没事逗我玩？”

“不是，”他抿了口酒摇了摇那只干瘦的手臂，“我要的是英文信，莺歌累屎。”他还拽出了一句蹩脚的英文。

“神经病！”

“嘶，你这个孩子，听我说。”他勾了勾手指想我靠近他，看我没反应，他就把嘴巴凑过来，酒气一点一点扑在了我的耳朵上。

“怎么又是他？你还没完没了是吧？”我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不知道是不是被刚才的酒气扑醉了。

“你这个孩子，怎么就不能是他，你就说帮不帮吧？”八爷酒足饭饱后，意志坚定地顶出了一个饱嗝。

五

三年前，我下了出租车，扛上行李准备到养老院报道。远远地，就看到院子里围了一个不规则的圆。一群老年人站成一圈，侧着身、撇着脚，

就是那种跃跃欲试又有所防备的站姿，有点像武林高手，进可攻、退可守。

圆的中心站着两个人，一个穿着蓝制服的干瘦老头拍着胸脯承诺着什么，他的对面，一个满脸痘坑的中年男子眼睛努出好高，一根指头恨不能顶到老爷子的鼻子眼里，“你说你负责是吧？你算个狗屁啊，你负责，你能负个狗屁责。”他满脸的横丝肉随着他的话音抖动着。

“我就问你敢不敢把他留下吧？”老爷子平视着他，慢条斯理的语气里有一种肃杀的威严。“老东西，敢又怎样，不敢又怎样？”中年男子拎起老人的脖领子，像拎起一只小鸡，不，他愣了一下，随即他的手臂就被一只干硬的大手钳住了。中年男子拎脖领的手攥紧了些，老人纹丝未动，手上的青筋一根一根绷起。

“你把他留下，活着一天，我服侍一天。”老爷子语调平缓，气势却不减。

中年男人呲着牙挣扎了几下：“我，我一个月之后再来，他要是醒，我跟你们没完。”中年男子急于抽回那只揪着脖领子的手，第一下没出来，脸上噌地红了。第二下使了蛮力，结果老爷子刚好收劲了，他踉跄着倒退了几步才站稳。

他骂骂咧咧地走了，围成圈的老人纷纷卸下架势又围了上来。比老爷子年龄大的说：“八一啊，你这下可摊上事了。”和老爷子年龄相仿的也过来劝说：“八爷，您这是何苦呢，让他儿子领回去算了。”老爷子眉头紧锁，不为所动，挥挥手：“大家散了吧！”说完他就卸下架势，弓着腰走开了。

后来我从厨房领班那儿听说，那个老爷子叫王八一，养老院的老人喊他八爷。“他是我们这个的。”说完他竖起了一根胖胖的大拇指，大拇指上缠着一圈卡通图案的创可贴，笨拙可爱，所以看上去有点不伦不类。于是他换了一只手，“是这个。”他又把另一只没缠邦迪的拇指竖了起来。

至于那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没有细问。可是我有一种直觉，这两个人真的打起来，老爷子未必会输，你看他那半截手臂，手臂上的肌肉，还有那气定神闲的架势，一看就是练过的。后来，果真证实了我的猜想，有一次，我闲来无事跟他掰手腕，他说：“别废话，两只手一起上吧。”我当时还讥讽他：“你再狠，也七十了吧。”但我还是用了两只手，三秒钟就被他撂倒了。妈的，我发现，他用的居然是左手。

养老院总共四座小楼，一座是食堂，一座是娱乐中心，还有两座是老年人公寓。这两座公寓都有自己的名字，一座叫福寿楼、一座叫安康楼。福寿楼是高级公寓，也就是单间。安康楼是普通公寓，也就是说两人间、三人间、四人间都有。

在养老院待长了你就知道了，有权有势的不一定能住福寿楼，没钱没势的肯定住不了福寿楼。没钱的就别想了，但有钱的也要看子女愿不愿意出这个钱。有的老人，得了严重的老年痴呆症，奥迪 R8 送进来的，依旧去挤大通铺。子女说了，放在这里别丢就行，住得好一点差一点有什么关系呢。这让我想起小时候，我成绩不好，老师经常喊我爸到学校去，可能我爸经常去装孙子也烦了，有一天我就听他对老师说：“我们也没指望孩子有多大出息，不求别的，关在学校里别学坏就行了。”也许是我爸的真诚感动了老师，老师什么都没说，就让我们回家了。当然，从此以后她就没有管过我。我观察过了，这样的老人送进来，其实护工就和当年我的老师一样，自家孩子（家长）都不管，我们使哪门子劲啊！

在养老院里，真正能被高看一眼的老人都是自家孩子孝顺的。只有那些隔三岔五有子女来探望，买这买那，还能给护工点小恩小惠的老人最受宠。这样的老人不仅惹人羡慕，护工干起活来也不敢怠慢。像夏中盛就不行，老伴死得早，孩子又在国外。刚退休那会儿还好些，越老越糊涂了，有些护工就不愿意服侍他了，比如我堂兄。

当然护工也分高低贵贱，福寿楼的护工自然工资待遇高一些，她（他）们穿着白色的工作服，干干净净地扶着一个老人，注意，只有一个老人。你看她们的脚步是从容的、安闲的，语气也是舒缓的、温柔的。安康楼的护工就不一样，她（他）们穿着蓝色的制服，成天面对着一群老人叫喳喳的，有点像幼儿园老师，但跟老师又不同，幼儿园的老师发起脾气来，眉梢微翘、杏眼微瞪，粉红的小嘴一开一合，“你们乖不乖？我看哪个又不乖了？不乖的不给贴小红花呦。”安康楼的护工年纪都偏大，她们满脸皱纹、声音尖锐，也说类似的话，“乖不乖？还敢不敢了？再有下次让你儿子把你接回家，看谁服侍你。”

王八一跟他们又不一样，怎么说呢，他就像是养老院里的一枚螺丝钉，看着不起眼，处处少不了他。也不是说少了他不行，而是他总能给人一种离开他地球都转不下去的假象。他不挑活，也不挑人，别的护工做不了的，他能做；别的护工能做的，他能做得更好。养老院的宣传橱窗里，最佳员工一栏，常年摆放着他的蓝制服照片——站在树荫下，两只手臂交叉在胸前，眼睛笑成一道缝，看着挺像个老实人的。照片下面的员工寄语写着一句话：“我是王八一，我希望每个老人都能幸福。”第一次看到这句话是在三年前，我刚到养老院，那时我还不认识王八一，看到这句话我真心觉得挺傻的，暗骂了一句傻 X，然后朝着照片上喷了一个烟圈。一回头，照片上的人堆着满脸笑站在我的对面，“你就是小顾、顾金生？”我吓了一跳，随即点了点头。“好名字，好名字。你爱吃奥利奥吗？”我被问得一头雾水，回答了什么我都不记得了。

听人说王八一是个老光棍，也有人说他孩子老婆死得早。反正他和我一样，长年住在养老院，除了干活就是干活，也没什么爱好。我的爱好前面介绍过了，王八一的爱好，就是每天下班后到食堂点两个小菜（后来给夏中盛送了一个，他就只点一个了），喝一盅小酒，只一盅，他怕晚上有老人老了，误了事。他特别会给死人化妆，无论死相多难看的，他都能给打扮得漂漂亮亮的，这点我也特别服他。有一次我看到他被一群老太太簇拥着，她们说着笑着，脸上洋溢着少女般的光彩。王八一则坐在她们中间笑咪咪地给她们化妆，他露在外面的半截手臂黑亮亮的，一只大手却轻巧得很，描眉画眼，一气呵成。我心想这个老色鬼还挺有一套的，看他把这些老太太哄得多开心。我跑去偷偷问他：“喂，您老怎么做到的？”他突然一本正经地问我：“你想学不？”我说：“想啊。”他说：“下次人老了，我喊你。一回生，二回熟，化多了自然就会。”啧啧，我撇嘴摇头，赶紧离他远远的。

王八一穿着一件蓝制服长年穿梭在福寿楼和安康楼之间，他的存在似乎打破了养老院的等级和规范，但没有人质疑他，他的热心和能干惠及了在养老院生活的每一个人。只是有一点，我一直都不太理解王八一。怎么说呢，他有点太殷勤了。他把养老院当成自己家我能理解，所有老人当成

自己家老人也好说，但像夏中盛这种不待见他的，何苦呢，要用自己的热脸去贴人家的冷屁股。因为夏中盛，我开始质疑他的热心，这人活着总得图点什么吧，金钱、名利，总得占一点吧。我又想起养老院橱窗里他的宣言：“我是王八一，我希望每一个老人都幸福。”终于有一次，他喝多了对我说，他将来是要在养老院养老的，等他不能动那天，他就在这里养老。他趴在我耳朵边告诉我，他跟养老院签了一个协议，现在他为养老院工作，将来养老院养他的老。他嘘了一声，说：“这是个秘密，对任何人都不要说。”

后来我才知道，这个老东西又骗了我。因为这个秘密，养老院的人都他妈知道。

我到养老院的第二年，夏中盛家里出事了。我们知道他家里出事，是因为他从福寿楼搬进了安康楼。这在养老院算是件大事吧，每天死个把老人不是大事，但是搬家还是头一次听说，能住福寿楼的，非富即贵，住不起要搬家的，这还是头一回。

我最初注意到夏中盛，是因为我堂兄。我堂兄是我到养老院的介绍人，他曾经是夏中盛的护工。想当年，我堂兄在养老院的地位还是蛮高的，当然，他在家里的地位也很高。比如我小外甥去市一中读书，那是我堂兄办成的。还有我小姨割乳腺找名医开的刀，那也是托我堂兄的福。谁让那会儿他是夏中盛的护工呢。

中盛就是中国盛大之意，好像所有伟大的人物都得有一个响当当的名字，否则就没办法衬托其坎坷或者辉煌的一生。夏老爷子出身好、学问好、性格也好，尤其喜欢和年轻人相处，没退休前做了一辈子教书匠，是市一中的名师，可谓桃李遍天下。

我堂兄也算是夏老爷子钦点的护工了，那一年他第二次落榜，刚到养老院不久，还是穿着蓝制服的闲杂工。那一年夏老爷子也刚来，无意间跟他攀谈，就问小伙子白白净净的是个读书人吧？我堂兄就点头。老爷子又问，哪毕业的？我堂兄那时还比较朴实，市一中毕业的，考了两年没考上，

就先找个活干。老爷子就笑了，笑起来还特别温暖慈祥，你愿意做我的护工吗？这一段他提了至少一万次，可能也顾及过我的感受吧，后面再提起时会在语气语调上增加点独特的音效，比如哦、啊、噢之类的拟声词。

全家人都知道他是市一中毕业的，不夸张地说就连我家狗都知道。他读书那会儿每次来我家都穿着一件浆洗过度的白衬衫，瘦小的身板挺得笔直，胸前别着一枚校徽，鲜红的几个小字闪闪发光。我们整个家族都知道，那就是一枚打在胸前的认证书，两万块钱买来的好少年标签。很不好意思，这总能让我想到盖在猪屁股后面的红蓝戳，那不也是一种认证吗。

此时他正站在我对面剔牙，刚刚点了一份糖醋排骨，非让我多给他一勺子。我看着他，突然发现，他现在的样子跟读书那会儿真是不谋而合，一身挺括的白制服，胸口前印着“幸福养老院”五个小字，也是闪亮的、鲜红的。堂哥发现我盯着他胸前看，脸色一沉，“好好干，你当初进来，我跟领导说了不少好话，还送了两条香烟。当然，不是要你出这个钱，就是告诉你，要好好干。”说完他故作潇洒地用牙签在空气中点了点我，走了。目送他的身影远去，我掸了掸白制服上面的面粉，又整理了一下胸前的口袋，那上面也有一排小字，跟他胸前的一样，此刻我觉得它们特别的闪耀。

两年前的一天，王八一小心翼翼地扶着一个老人跑到食堂来找我。老人素衣白雪地坐在食堂大厅里，王八一则恭敬地站在一侧。我不认识这个老人，像他们住在福寿楼的老人，大多数都开小灶，自己点菜，然后护工送到房间里用餐。我走到老人的面前，他浑浊的眼睛里泛着一层血丝，这样一来显得他的脸色更白了。他问：“你就是顾金生？”语气威严又不失亲切。我点了点头。“顾金泉是你哥？”我接着点点头。“他人怎么样了？要紧吗？”他的言语间充满了忧伤和关切。我一下子愣住了。这时王八一挤弄着眼睛，站到我边上，小声说道：“你就告诉他，快好了。”“八一，你回来！”老人拿出了他的威严。王八一顺从地站回老人身边，但是离开前，他用手肘揉了揉我一下。

“嗯，快好了。”我决定在没弄明白情况前，先听八爷的。

“你给他打个电话，问他什么时候能来？”王八一朝着我摇了摇头，示意我不要打。

“我不知道他电话号码。”说完后，我就觉得这个谎撒得毫无技术含量。

老人沉默地看向我，他用一种忧伤甚至哀求的眼光打量着我，“我很担心他，我只想知道他怎么了？”

我很想告诉他，他刚刚在我这吃了一份大肠面、喝了一碗冬瓜汤，油嘴汪汪地走了。我张了张嘴巴，在发出第一个音节前，王八一抢在我前面开口了，“我都跟您说了，他后天就出院了。”

“我问你了吗？我问你了吗？”老爷子的声音开始颤抖。

“您赶紧回去吧，他想出现自然会出现。”王八一不知深浅又跟了一句。

“闭嘴！”老爷子振臂一拍就站了起来，可能站得太快太猛，摇了一下又坐了下来，“我要听金生说，金生你说。”他的语气又温柔下来。

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是我总觉得骗一个老人不对，何况刚才顾金泉吃面又没付钱。

“他应该没事，我刚才还看见他——”我用手指了指他走出去的方向。

“小顾没生病，小顾不干了。他去三楼服侍老张头了。”王八一一口气说完又舒出了一口气。

“他没病，他不干了，不服侍我了？”老人嘴巴里重复着这两句话，眼神凄锵起来，就像抹了一层霜。

“他为什么要去老张头那？我待他不好吗？”老爷子又一次转向王八一。

王八一支吾着：“那谁知道他，可能因为那个老张头，之前做过副市长——吧。”

夏中盛不说话了，他沉默得令人难过。

一会儿，他又转头向我，“你哥他是不是遇到什么难事了？”

“我不知道——”其实我是不知道说什么才好。

“放心，有我呢。”王八一拿出江湖豪情，一拍胸脯，“我来服侍您，有权有钱的让小顾服侍去吧！”

“放屁，王八一，你个混蛋，你给我滚！滚！”老人说完最后一个“滚”字仿佛元气大伤，连着咳嗽了好一会儿。

这时候大家所有人，年轻的目光、年老的目光，都集中到了王八一身上。

这出乎意料的转折让王八一有些不知所措，他

窘迫地站在原地，紫黑的脸上泛起了一层红意，这是我从未见过的八爷。

“咳，咳，王八一，你……你把小顾还给我，你这个骗子、流氓、小混混。你以为你年轻时干过的那些勾当没人记得，我记得。你摇身一变成了救世主了，呸，你不配。”

“你年轻时干啥坏事了？”我很好事地上前问了一句。

王八一没有回答，他的脸色由红转白，一根根青筋在脖子上若隐若现。

我知道我该闭嘴了。

八

我还记得夏中盛搬离福寿楼的那个下午，王八一在食堂门口堵住了我们院长。他殷切的目光看得我都有点心疼，但是院长摇了摇头，他说按规矩办事，不能破例。说完他就想摆脱王八一的纠缠，向外面走。王八一又紧追了几步，拍着胸脯保证着什么，但是院长还是摇了摇头。王八一杵在食堂大门口站了一会儿，我远远地看去，他的腰弓着，像一个忧伤的问号。

我一直都不能理解王八一对夏中盛的执迷，是因为人性本贱，还是因为他有把柄在夏老爷子手里，或者就是单纯地对读书人的崇拜？好吧，有点扯远了。说到崇拜，夏中盛确实有过人之处，我见过他写的大字，挂在我们院长办公室里的一副对联：“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笔法苍劲、力道雄厚，一看就是去过泰山、登上山顶、俯瞰过群山的正直的人写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反正他给我的感觉就是正直。福寿楼内的厅壁上挂着一张照片，是前市长慰问老人院时和夏老爷子的合影，听说前市长是夏老爷子的学生，前市长确实为我们养老院解决了很多实际问题，比如为养老院添置了健身器材，为养老院重新安装了防滑防摔设备，还赠送了一面大镜子，至今还摆在福寿楼的大厅里。不仅是养老院，就连我堂兄也跟着借了很多光，比如安排我小姨做手术的医生，也是夏老爷子的学生。后来前市长退休了，再后来，夏老爷子就搬出了福寿楼。

搬家那天，郑阿姨扶着夏老爷子的手，一路从

福寿楼走到安康楼。夏老爷子的身板笔直，还保留着读书人的气派。相反王八一垂头丧气地跟在他们后面，扛着一大包行李。大家似乎都有点难过，眼角眉梢多少都带着一点哀怨。到了安康楼，大家为夏老爷子开了一个简单的欢迎会，一个老大爷拉了一曲《二泉映月》，几个老奶奶跳了一段广场舞。夏老爷子也出了一个节目，听说是朗诵了一首《念奴娇 赤壁怀古》。我听到这些，没有伤悲，反倒有点羡慕，这就是做老师的好处，走到哪里都受人爱戴。

有一次王八一喝高了，当然我也喝高了。我借着酒劲骂他贱，还质问他是不是干过什么缺德事。他大着舌头对天发誓。我就问他，为什么害怕夏中盛？他不说话，后来就骂我懂个屁，人被逼急了什么都敢做。我就问他做了什么，他用那张巨大的手掌在脸颊和白发上揉搓了一会儿，就着酒劲给我讲了一个故事。

大约三十年前了，一对夫妻打算回老家看看。为什么要回老家呢，因为妻子得了重病，剩不下几天了。妻子想回老家看看，丈夫自然懂她的心意，老家没什么人了，父母都死光了，妻子回去是想看看儿子小时候生活过的地方。她总是念叨门前那棵老槐树，她非说儿子掉下的第一颗乳牙是被老槐树上的鸦雀叼走的，说不定还在树上的鸟巢里。那天清晨下了点小雪，出门前丈夫给妻子穿鞋，妻子的脚肿得太厉害，好不容易才把脚伸进棉水鞋里。外面的空气又凉又硬，地上的雪又薄又脆，他们小心翼翼地走着，生怕谁会弄丢了谁。车上人不多，坐在他们对面的是个读书人。一路上埋头看书，偶尔掏出怀表看看时间。那块怀表真漂亮，金溜溜的表身，打开盖子的时候能听到清脆的一声“咔”。丈夫年轻时混过江湖，会一点旁门左道的本领，他一眼就看中了那只怀表。他起了两趟身，每次都经过那个读书人。第三趟的时候，他身上就多了一件东西。他很多年不做了，自从有了儿子，他就发誓不碰这类营生了，但是那一天他想给妻子买一双新鞋，早晨给妻子穿鞋时，他发现妻子的棉水鞋破了一个洞，她一辈子都没穿过棉皮鞋，如今她只剩几天了，这么冷的天，她的脚趾头还露在外面。下车的时候，读书人发现自己的怀表不见了，他焦急地搜遍了全身，最后他把目光落在了夫妻俩身上。妻子看了一眼丈夫，丈夫坚定地摇了摇头。下车的时候，读书人追上

了他们，手里还举着一沓零票，他说他只有这些钱了，问他们能不能把怀表还给他，他说这块怀表是妻子送他的定情物，他的妻子在两年前去世了——

讲到这里，王八一不合时宜地嚙了一口小酒。

“还了吗？”我焦急地问。

王八一摇了摇头，“不知道。”

“后来呢，那块怀表卖了吗？”我又问。

“不知道，可能放在大槐树的鸟巢里了。”王八一答。

“那读书人岂不是很伤心？”

他不理我，又抿了一口酒，“滚吧，故事听完了，炒好你的菜吧！”

九

我交了辞职书，院长看都没看就大笔一挥，签字了。我给我爸打电话，机器的轰鸣声掩盖了他的声音，也给我壮了声势，我大声告诉他，我不干了，要离开养老院了。他说了什么我一句都没听清楚。自从我妈死后，我们俩就是这个状态，各干各的活、各过各的日子。我也没告诉堂兄，估计他挺希望我留下的，毕竟这几年我帮他省了很多伙食费。做到月底，拿了这个月工资，我就卷铺盖滚蛋了。想到这里，我有点兴奋，又有点失落。

是不是人都是这样犯贱，要离开了，我突然觉得养老院也挺好的。养老院的生活虽然无聊，但是安静。老人本身就是安静的，护工是吵的，锅碗瓢盆是吵的，但老人是安静的，老人的一切都是安静的，就连老人的咳嗽都是安静的。

周末我轮休，最后一次爬到楼顶抽烟。远处的一朵云正跟太阳较着劲，一会儿遮住太阳，一会儿又被太阳推到了一边，那感觉就像现在的我，根本找不到自己的位置。王八一站在楼下喊我：“小顾，你来。”我故意气他：“没空。”“你快点。”他又喊。灭了烟，我一溜烟跑下了楼。“今天休？”他问。我说：“废话。”

“走吧，带你去看我儿子。”

“你儿子不是死——了吗？”后面两个字我憋了回去。



“别废话，走吧。”说完，他就往外走。

我们坐上他的三轮车，这是他的御用坐骑，上面早就摆了一些东西，一刀冥纸、一袋元宝、点心和水果，还有一桶水和一块抹布。我和一堆东西坐在后面，他在前面骑车。我们沿着南山下的一条小路，一直往纪念碑塔尖的方向骑，初秋的阳光，热烈但不张扬，静静的，像是正在张开的某个人的怀抱。

烈士陵园很快就到了，我们向里面走了不远，就到了王八一儿子的墓地，三块墓碑是并列排放的。王八一儿子的在中间，我一眼就认出了他，是因为他的名字，烈士王六一，如出一辙。看了一下生卒年，他死的时候跟我现在一样大，只有二十三岁。

“他是怎么死的？”我问。

“救火。那次一下子死了三个消防兵。”王八一的语气很平静，感觉就像是在讲别人家的事。

我不好意思多问了，开始帮忙祭扫。

王八一把空的矿泉水瓶子摁到水桶里，咕咚咕咚，一会儿矿泉水瓶就喝饱了水。王八一把矿泉水瓶里的水一点一点地淋在石碑上，然后又用

抹布一点一点地擦拭石碑。我问他：“你看过是枝裕和的电影？”他说：“什么和？没看过。”我说：“他的电影里，失去儿子的妈妈就像你这样，木桶装着水，清洁石碑，我以为你看过。”他摇了摇头：“没有，没看过，我只是不知道怎么对他好，现在这里只剩下了这座石碑。”

后来我们谁都不说话了，我看着他把糕点、水果，鲜花都摆好，最后他又从兜里掏出了一袋奥利奥。我不禁在心里笑了一下，这小子原来爱吃奥利奥，难怪第一次见面，王八一问我呢。

王八一从来都不抽烟，但是那天，我们在王六一坟前各自抽了一根烟，烟是谁递给谁的我忘记了，反正大家都不说话，王八一好像变了一个人，深沉得让我害怕。

回来的路上，王八一说：“当年六一他娘走的时候，我就告诉她，我活着的时候就陪儿子，死了之后就去陪她。没成想，我在养老院一干就干了二十年。”

“我老婆埋在西山了。”他补充道。

“为什么要帮他忙？”我没头没脑地问了一句。

“你写了吗？”

“没有。”我如实回答。

“你写吧，按照我说的写。他也是个可怜人。前年，他儿子在美国出车祸，一家子都死了。可能国外的日子也不好过，儿子的房子抵押给银行就没钱了。老爷子就这一个儿子，老伴也走得早，没人管他了。”

“那块怀表是他的吗？”我试探地问。

“不是。我说了，那只是个故事。”

“你把怀表还给他不就完了，你又不欠他的。”他突然生气了，“我都说了，那块怀表不是他的。你这个臭小子，让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

我也生气了，把脚底下的烟蒂碾了又碾。

“你就写吧，我们那个年代的人就认信，看见信就是看见人了。”他低着头，褪色的蓝制服生出一点奇异的柔软。

回去的路上，车子空了，但是我和王八一都变得沉重起来，骑到半路，我跳下车，“八爷，我骑吧，我想驮您走一会儿。”

他的嘴角颤抖了一下，只是一下，又被他按捺了下去。“好啊！”他说。

“你什么时候走？”

“月底。”

“好好学英语，总归有用的。”

“嗯。”

回去的路有点爬坡，我弓起腰，腾空屁股，脚下使足了力气。其实王八一一点都不沉，但我想把我身上的劲都使出来，好像只有这样我才能安心地离开养老院、离开王八一。

“慢点，臭小子，你慢点。让我在车上多待会儿。”

王八一在我的身后叹了口气，很轻很轻，但是我听到了。

十

没有人记得夏中盛的生日，但是王八一记得。蛋糕、彩色气球，还有我写好的那封信，他都提前准备好，偷偷交给夏老爷子的护工郑阿姨。郑阿姨告诉我，老爷子的病越来越重，很多时候都犯糊涂，他现在只记得之前护理他的小顾，郑阿

姨看看我，说：“不是你，是顾金泉。”随即郑阿姨又面露难色，“但是小顾总推脱，我猜他是怕见老爷子，心里觉得愧疚。”

又过了两天，我堂兄顾金泉突然到宿舍来找我，他的嘴角和眼眶上分别挂着一淤青，白制服似乎也被一双大手揉捏过，呈现出委屈的样子。我问：“你打架了？”

“你说那个王八蛋是不是疯了？”

“哪个王八蛋？”我一时没反应过来。

“还能有个王八蛋！王八一，我日他大爷的。”他用牙根反复摩挲着王八一的名字。

我知道我该忍住，但是我的脸上明显泛起了一丝笑意，“你打不过，不会躲着点。”

“他找事！”他揉着嘴角说。

“怎么可能？”我本来想说他不是那种挑软柿子捏的人。

“他拿了一封破信找我，让我读给夏中盛听。你说他是不是有病？妈的，病得不轻。”

“你答应了吗？”我有点好奇。

“我答应个屁，我说我不认识英文，他就骂我，说我还是市一中毕业的几个英文都不会。”

“我就回骂了他几句，嗨，没想到，这个老小子还上手了。”

我噗的一声笑了出来，“那封信是我写的。”

“你写的不让你读，让老子读。妈的，要老子玩呢。”说完，他就把那封信丢到了我怀里，转身走了。

我打开信封，找了个没人的地方，一个单词一个单词地读了下去。

我决定夏老爷子的生日，我来给他读信，用英文。他能听懂吗？我想这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躲在角落里听信的王八一一定会很开心。

作者简介：

郭宏冰，80后。江苏省作家协会会员，江苏省签约作家。2009年开始创作小说，先后在《翠苑》《北方文学》《青岛文学》《雨花》《福建文学》《小说月报原创版》《红岩》《青年文学》等刊物发表小说散文多篇。曾获全国短篇小说优秀奖，有小说入选《小说选刊》。

无辣不欢

□ 红辣子

快递小哥胖山姆

与胖山姆第一次见，是去年暑假。才拉开门，一个高高大大的胖男孩裹挟着一股热风迎面扑过来。我往后一退，猛然觉得门框似乎被男孩挤塞得变了形。那天奇热，薄衫薄裙都嫌多，是最怕有客来访的。偏这快递小哥没脸色，提出上门送件，我的心中委实不快。然而接下来，我指着桌上的 iPad，笑出了声——里面热热闹闹播着的，正是美剧《权力的游戏》第一季山姆初到守夜人军团挨了一顿胖揍的桥段。男孩原本有些拘谨的五官便渐次舒放开来：“权游迷们都说我长得像山姆，”想想又补了一句，“你也可以叫我胖山姆。”

我对胖山姆好感顿生，不但邀请他进了门，还给他倒了杯水。男孩有着良好的教养，套上了随身携带的鞋套，用湿巾细细擦过双手，方才接过水杯。几粒汗珠，沿着胖山姆额前的刘海蜿蜒爬行，欲滴未滴。男孩顾不上擦汗，开了口：“我今天是代我的朋友雷哥送件。路况不熟，没留神路面有个大坑，前车篓里的几个快件颠飞了出去。没来得及刹车，车轮从快件上碾压了过去，所以……”自然，被碾压的快件中，有我前天网购的书。书的外包装严重毁损。封面及扉页，也自是惨不忍睹。胖山姆找出购书小票：“所以，我不能将你的快件直接投到小区自提柜一走了之。我得当面跟你商量，能不能麻烦你重新买一本？购书款，我付。”胖山姆将事先准备好的一堆零钞，推到我面前。

忽又若有所思，拿出手机，开始查找。而后，发出一声轻叹。原来，书价上调了八块。但胖山姆很快从包里找出八个一元的硬币来：“这个差价，也必须由我来承担。”我的心微漾了一下，便问：“那么，这本书，你准备怎么处理呢？要不，我买下它？”胖山姆抚了抚破损的封面，眼里盛满笑意：“谢谢。我留着，自己读。”胖山姆起身，冲洗干净了用过的水杯。等电梯时，顺手拎起我对门邻居家放在门口的垃圾袋。热心、诚信、爱读书，又有担当，这样的男孩，我喜欢。便主动加了胖山姆的微信。最近，一家新开张的快递小店，频频出现在胖山姆的朋友圈里。而要敲黑板画重点的是，一同出镜的，还有一个名叫小莉的漂亮女孩和一只被他们呼做“影子”的猫咪。自然是有故事的。那天，胖山姆给一个客户送一份价值 68 元的甜点，限半小时内送达，若超过，客户可投诉申请免单。不过，快递小哥可就要挨罚了。时间原本很充裕，谁料先是有车追尾，后又遇到了几所小学的放学高峰。小货的好不容易一步一挪到了投递点附近，得，单行线，开车得绕一大圈。胖山姆无奈之下，只好给客户打电话：“我正在找地方停车，然后，跑步到你那儿。我可能要延误 5 到 10 分钟，希望能得到你的谅解。”让胖山姆惊喜的是，接电话的年轻女子轻声细语地对他说：“你别急，我等你。”那个冬日的傍晚，风是刺骨的，而快递小哥胖山姆心中，一树花开。事实证明，“你别急，我等你”，更像是一句美好的爱情谶语。那个轻声细语的女孩，就是即将成为胖山姆的新娘的小莉。至于胖山姆是怎么将小莉和她的“影子”猫咪追上手的，胖山姆只肯向我透露一句：当青山遇见碧水，当铁屑迎来磁石，爱情，必须果断发生。

护工钱富贵

姑父突发心脏病，从 ICU 一出来，一个难题就

摆在了我们面前：找护工。姑父就一个独生女儿小茂，女儿贴身伺候爹，自有诸多不便。姑父又是个出了名的宠妻狂魔，姑母平日里就横草不动竖草不拿，姑父怎舍得让她不眠不休端屎接尿？所以，护工肯定是要找的。问题是，我这姑父，平日里过日子相当俭省，一个钱都恨不能掰作两个花，若是被他知道护工的日薪抵得上他家一个星期的伙食费，保不准再给你玩个心脏剧跳或骤停。谁冒得起这个险啊！可是，要价不高（最好是不要报酬）的护工哪里找去？商量来商量去，最后决定采取瞒字诀。等姑父苏醒，若是问起，就只报后面的零头数。于是，“日薪 80”的护工钱富贵出现在了我们的面前。这钱富贵，五十四五岁光景，皮肤白皙，头发梳洗得很干净，下巴刮得很光洁。就连手指，都白皙而细长。穿得也清爽，咖啡色的休闲服，搭配亮得耀眼的白衬衫。裤缝笔直，皮鞋铮亮。怎么看都不像是个在医院里做护工的，倒像写字楼里的上班族。熟悉之后说给钱富贵听，钱富贵开心地笑，说，我们护工第一次与雇主见面，都是很注意仪表仪容的。我说可我第二次第三次见你，你仍然像个老白领啊。钱富贵笑得更开心，说，你懂的，这叫仪式感。钱富贵的手脚很麻利，每次我去医院探视，钱富贵都在病房里忙碌。有时坐着，眼睛盯着吊瓶或监护仪。有时忙得脚不点地，帮姑父翻身、鼻饲、导尿，或是擦身、清痰、按摩。钱富贵好像并不觉得这样的工作很苦很累，脸上总是带着笑。小茂对钱富贵甚是满意，只要腾得出时间和手脚，就替下钱富贵，让钱富贵去睡上一会儿。钱富贵是个讲究生活品质的人。别的护工吃住都在医院，所得都是“净收入”，钱富贵却硬是在医院附近租了间小阁楼，一张小床、几盆好养易活的花草，成了钱富贵在这个城市里的“家”。钱富贵缺钱，儿子大学毕业后一直找不到可意的工作，到处漂，找了个媳妇儿，也挣不了几个钱，小两口最近还贷款买了房，钱富贵的压力可想而知。但钱富贵在照顾完一个病人之后，并不急着寻下一个雇主，而是回乡下老家，休息上一两个月，然后才容光焕发、清清爽爽地回医院干陪护。

悄悄拉开门闩，晨光一下子扑进来。揉揉眼，从书包里摸出新发的课本，在桃树下坐好，开始朗读。

院子里其实是不适合朗读的。鸡鸣犬吠，总使得米亚的朗读如同山涧清泉，一路欢歌中，突然遭受到巨石的阻隔。米亚便夹着书包，往村外的苇塘跑。太阳渐渐地从芦苇的怀抱中挣扎着跃上远空，米亚钻进苇荡，找一个面朝水际的开阔地，开始放声朗读 20 世纪 80 年代的语文课本。朗读的内容已在米亚记忆的底片中渐次模糊，难忘的是彼时苇荡中为米亚的朗读配乐与伴舞的三两水鸟。

等到家家烟囱里晨炊之烟袅袅升起，米亚才舍得回家喝上两口粥，往学校里走。路上总有人笑米亚：还不快跑？又要迟到了！看迟到了先生不拿柳条鞭抽你的手心！果然迟到了，先生手里，果然拿着柳条鞭。米亚将手心伸过去，先生却将柳条鞭送到米亚的手里，说，快点进教室，去领读，领读完直接回座位！那时，迟到是要被罚站的啊，米亚却借由朗读独享了一份荣宠，于是，米亚很卖力地在黑板前带着同学们大声诵读：滴答滴答下雨啦，麦苗说，下吧，下吧，我要长大！

读中学时，米亚住校，仍然痴迷朗读。校园四周环河、水草丰美，河边种了多年的林木，郁郁苍苍。因怕出现溺水事故，老师们再三强调不要在河边嬉戏玩耍，米亚却独爱河边安宁的清晨，时常一人带了书过去，在鸟鸣啁啾中，朗读那些百读不厌的诗词：“寒蝉凄切，对长亭晚，骤雨初歇……”

那日诵读至半途，忽听一清朗之声将米亚的诵读顺接了过去：“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念去去千里烟波，暮霭沉沉楚天阔……”

米亚循声望去，但见倾慕已久的校园诗人梅林老师亦望米亚而来。两人心领神会，一笑，俱不多言，互不干扰，各自朗读手中的书。这种米亚在林中、梅林老师在河边的朗读，延续了三年，米亚与梅林这对师生，遂成莫逆之交。米亚记得自己的第一首诗《眼睛里的海》，就是经由梅林荐发于《春笋报》的。

再后来，于米亚，朗读竟成了一种奢侈。居于城市一隅，清晨或深夜，总惴惴然不敢做一个

弟。在天赐看来，不满周岁的小弟弟，夺走了原本属于他的所有的爱。天赐当然是要抗议的。天赐抗议的方式是，买给弟弟的东西，吃的，天赐一口气吃光喝光。穿的、用的，天赐能毁的就毁，毁不了的，就藏。

二丫、天赐……这样的学生，并不是个例。学校没有专门开设心理健康教育课，靠没有系统学习过心理咨询专业知识的教师在课堂上进行点滴渗透，显然只是杯水车薪。

蛰伏在兰妮心中多年的那个小兽，复又蠢蠢欲动——报考心理咨询师，兼职担任学校心理咨询室的辅导老师！

这一年的兰妮，已经不再年轻。但兰妮历来是个认准了目标就会咬牙坚持到底的人。证书，到底是考下了。

没课的时候，兰妮肯定会在心理咨询室。咨客有时是羞怯的女生、愤怒的男生，有时也会是满面愁容的家长，甚至，还有兰妮的同事。

接受咨询，于兰妮，也是一种个人成长。学习、考证并不难，难的是实际操作。要完成从教师兰妮到心理咨询师兰妮的成功切换，并不容易。教师兰妮在很多时候充当的是有一定权威的建议者。而心理咨询师兰妮，则是一个安静的倾听者。咨客的心里，其实，并不缺乏答案。很多时候，他们所要的，是理解与支持。所以兰妮总是微笑着鼓励和引导：你有什么困惑？遭遇了什么迈不过去的坎儿？你有哪些在旁人看来离经叛道的想法？说吧。

天赐也来了。一个人，体育活动课时悄悄溜过来的。

“最初见到小弟弟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感觉？能多说说吗？”

“在被爸妈忽略这么多天不容易的日子里，你是怎么照顾自己的？能多说说吗？”

……

说了很多很多的天赐惊奇地发现，原来，自己竟是爱着那个小讨厌的！

那天，兰妮和天赐从咨询室出来时，已是晚八点。妈妈抱着弟弟在校门口等天赐。天赐只犹豫了半刻，就走上前，将妈妈和弟弟搂进自己瘦小的怀抱。

那一刻，心理咨询师兰妮心中的幸福感，爆了棚。

一出幼儿园的门撒腿就往大马路上冲，兰妮才意识到了大宝问题的严重性。

然而比大宝问题更严重的是大宝的爸爸妈妈。这对夫妇不能接受大宝可能患有自闭症的现实，认定兰妮歧视大宝，盛怒之下，砸了兰妮的办公桌。

大宝对发生的一切浑然无感，他的世界，犹如铜墙铁壁，他出不来，别人也进不去。

大宝的未来会怎样？兰妮不敢想。兰妮很想拉大宝一家一把，但兰妮发现，自己竟无从着手。

兰妮开始重新规划自己的未来。

几个月后，兰妮成了一名中学教师——这所中学有着全市有名的幼教专业，正缺有丰富实战经验的教师。

一届又一届的年轻女孩毕业出去，再渐渐成长为这个城市大大小小幼儿园里的中坚力量，兰妮的心里很是欣慰。

没想到，学校后来砍掉了职高部。没关系，兰妮可以教其他课。兰妮教过地理，也教过思品。兰妮不是科班出身，然而教得一点也不比那些科班出身的老师逊色。

如果没有二丫与天赐，兰妮的人生，也许就是被剧透的人生：教某一门或某几门课，成为学科内或跨学科的名师。

那日，兰妮正和一群十三四岁的少年讨论如何面对青春期的萌动，二丫挥舞着一把手工课上用的剪刀，从座位上跳了起来。兰妮吓了一跳，小跑过去，轻轻地按住剪刀还有二丫扭动不停的肩，柔声问，你怎么了呀？二丫大叫：“是它自己从抽屉里跑出来的！是它自己跑到我手里的！”同学都切切地笑。有个男同学还乘机来了段两句半：春光如此美妙，你却如此狂躁！我靠！

那一节课，兰妮是站在二丫的课桌旁上完的。不敢离半步啊！

周末，兰妮来到二丫家——一间车库，不足 10 平。二丫的“书桌”，就是她的床头或膝头。更可怕的是，接待兰妮的，是一个蓬头垢面、神态同样狂躁的离异女子。

与二丫相比，天赐要安静许多。但兰妮发现天赐很忧郁。果然，有一天，天赐的妈妈给兰妮打电话，问天赐的身体有没有出现什么异常。

原来，上学前，天赐喝光了十二盒牛奶。

十二盒牛奶背后的故事是，天赐新添了个小弟

钱富贵说，这是有讲究的，医院里的日子是“生存”，乡下的日子，那才叫“生活”。

十天后，姑父终于苏醒过来。虽然气管做了切口不能说话，但能够做简单的手势了。就在小茂张罗着要庆祝一番的时候，钱富贵发了火。发了一场很大的火。

原来，姑父乘着钱富贵不在，用笔在纸上写：“夜里，他掐我。”

小茂不信。笑着问，你做梦了吧？掐你哪儿了？

姑父继续写：“他嫌我烦。吵他睡觉。掐我屁股。”

姑母也不信。翻身查看，语带迟疑：“是有点青啊！”

面对姑母的责询，钱富贵爆发了。那天我刚到病房外面，就看到钱富贵拿着仅有一点行李冲出来：“你可以怀疑一切，但请你相信我的人品！一个护工的人品！”

我和小茂极力挽留钱富贵。

冷静下来的钱富贵仔细回忆了一下夜里的情景，一个细节，遂浮出水面：姑父通过纸笔对话，问过他每日的工资。而他，自然如实作答。

得知了自己“日薪 80”的前因后果后，钱富贵将自己的行李一一规整好，一如既往地帮着姑父翻身、擦身……在姑父气管的切口长好后，每日陪姑父唠嗑，渐渐地，两人竟唠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

姑父出院那天，捏着好几大千人民币，眼泪汪汪地看着“日薪 80”的钱富贵，横竖不撒手。

姑母掐一下姑父的屁股，笑。姑父舍不得钱，更是舍不得钱富贵哪。

心理咨询师兰妮

兰妮人小巧，又长着张娃娃脸，天生招小朋友喜爱。如果大宝没出现，也许，今天的兰妮，仍然还在幼儿园，带着孩子们唱歌跳舞做游戏。

大宝刚进园时，兰妮一点没看出他与别的孩子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直到大宝津津有味地撕纸吃玩具、不厌其烦地搬凳子、一声不吭地揪自己的头发、见到浇花用的水壶比见到亲爹娘还亲、

物我两忘的朗读者，怕惊扰了邻人的美梦。白天，喧嚣的市声与忙碌的工作中，更是找不到一个适合朗读的处所。直到有一天，在遭遇路堵的时候，望着排成一条长龙半天也挪不了一步的车流，米亚心情烦躁地在手袋内翻找，一本小书入了米亚的眼，那一刻，米亚脑中电光石闪——何不朗读？

打开车载音乐，选一曲轻柔的，作为朗读的背景乐。米亚很快沉浸在朗读中，堵车的烦躁与戾气，早已消失殆尽。

米亚生活的这个城市，堵车的机会并不很多，但等红灯却是常有的，下雨天或是上下班的高峰，一个红灯等上五到十分钟甚至二十几分钟也不少见。从此，米亚便在车上常备几本适合朗读的书，在等灯、堵车的间隙里，将书搁放在方向盘上，放声朗读。

小而薄的《小小说选刊》是米亚的最爱。小小说一直是米亚非常钟爱的一种文体。短小的篇幅里，偏要一波三折地陡生波澜，利用等一个红灯的闲暇朗读小小说，实在惬意而美妙。在那一分多钟的时间里，往往只能读上两三段文字。但米亚极是喜欢这样的“被迫中断”的朗读，常常在绿灯放行之后，兴趣盎然地将后面的情节根据自己的

思维与逻辑进行续写。然后，到了下一个路口再续读原文，找寻自己与作者在构思与立意上的差距。至于因为朗读得入神，被车屁股后贴着“新手上路”的毛头小伙子鸣喇叭、吹口哨和超车，那样的尴尬是大可以忽略不计的。

最难忘的一次朗读，是在某届学生的毕业典礼上。说朗读，也许并不很恰当。作为教师代表的米亚，其实是在深情地回忆，回忆学生刚进校时的青涩与顽劣、回忆紫藤架下教室内外三年的相伴时光。多年的朗读，使得米亚的这次回忆，何处平缓、何处跌宕，拿捏得自然熨帖又恰到好处。

等朗读者米亚从朗读状态下走出来，这才发现，台下，孩子们泪流满面，却又面带笑容。

俄顷，掌声如雷、经久不息。

实习生大熊

也只有梅好好这样的，儿子都到我家门口了，才大咧咧给我打电话：“儿子到通城一家单位实习，我可把他全交给你了！”

有必要交代一下，梅好好是我大学时代的死党，那时还没有闺蜜之说，如果有，梅好好绝对算得上是我闺蜜中的闺蜜。情到浓时，两个连男朋友都还没有的人，就已经私底下歃血为盟，私定了未来儿女的终身了。

拉开门，梅好好那身高将近 190 厘米的儿子开口就唬了我一跳：“你好，丈母娘！我又高又壮，我的呢称叫大熊！”

大熊 3 岁时曾和梅好好来我家住过一阵，“丈母娘”也是那时候开始喊上的。后来，懂得了丈母娘的含义之后，大熊就只肯喊我阿姨了。大熊考上大学的那年夏天，梅好好建了个群，有一回，正拉着我可着劲儿地胡侃将来成为儿女亲家之后的种种美好蓝图，大熊忽然跳出来：“你们大人真是无聊！我警告你们，你们要是再这么无聊的话，我、我、我就同意了！”

我一下子就喜欢上了大熊。

我半仰着头，将铁塔般的大熊迎进门。经过女儿小懒的房间时，我忽然有些心虚。虽然小懒此时并不在家，也正在通城的某个法院实习。

小懒自然是知道大熊的。甚至，小懒与梅好好更像是一对母女。每次梅好好来我们家，小懒都跟昆虫一般黏着梅好好。小懒小的时候，两人头靠头一集集看《还珠格格》，笑得前俯后仰；再大些，两人又肩并肩一集集追《情深深雨濛濛》，哭得东倒西歪。而我，对梅好好与小懒那些年共同追过的那些剧，历来是嗤之以鼻的。

将大熊安顿在客房后，我悄悄地给小懒打电话：“我们家来了个不速之客。梅好好阿姨的儿子。他喊我丈母娘了。”

虽然我这三句话里每一句都在为自己申辩“我是无辜的”，小懒还是简明扼要地挂掉了我的电话：“无聊。”

晚上，小懒回来。我将大熊从客房里喊出来：“来来来，认识一下，这是大熊、这是小懒。你们小时候一起疯玩过的。”

大熊很大方：“嗨，18 年不见！”

小懒很高冷，回，是吗？我怎么不记得？

我尴尬地举起筷子：“吃菜！吃菜！”

大熊毫不领情：“我减肥。喝点粥就行。”

我夸张地哈哈大笑：“和我们家小懒不谋而合嘛！两个人可以好好交流交流减肥秘诀！”

小懒在餐桌底下稳狠准地踩了我一脚。

饭后，小懒捧着 iPad，窝在沙发里。我一瘸一拐地捧着碗盘去厨房，明显有些怂恿大熊：“去啊，平时小懒总说和我有代沟聊不到一起去，你们俩同龄，又都是实习生，不要太有得聊哦！”

结果，小懒隔空横了我一眼。而大熊呢，在沙发旁的铁桶江山那呆了片刻，捧着笔记本，怏怏地回了客房。

梅好好恨不得飞身前来相助：“唉，我儿子就是不懂得怎么哄人家女孩子！”我也赶紧自我检讨：“我说我女儿怎么至今也没个男孩子追，整个一冰山！”

第二天，晚饭后，我一边收拾碗筷，一边极力唆使小懒爸带俩孩子一起出门去散步。我总要为我和梅好好的亲家梦创造点条件的嘛！

结果，小懒爸回来告诉我，俩孩子，肯定没戏。那大熊，倒是能于无聊处开聊，可抵不住小懒横竖不搭茬啊。

我只好对梅好好如实相告。梅好好不甘心，说这样好了，我豁出去了，大熊整个暑假就住你们家当个恋爱实习生好了，慢慢地，嘿嘿，说不准，功到自然成了！

对梅好好的这一腔热血，我能忍心打击吗？我都不好意思告诉她，后来那几天，另一个恋爱实习生已经出现了严重翘课的不良苗头，每天下班后就找借口不回家吃饭——看电影啦、加班啦、与同学聚会啦……

一个礼拜后，实习生大熊默默地收拾好了自己的行李。

走的时候，我听得很清楚，大熊说的是“阿——姨，再见”。

卖香烛的郝婆

车抵狼山脚下。远远的，就见一个小脚妇人右手高举“停车 5 元”的纸板，左臂奋力挥舞着，迎着我的车奔过来。我心眼一坏，在打开车窗前，迅速用阔阔的蛤蟆镜和几乎遮住四分之三面部的口罩将自己装备起来。

“给你 5 块。”搭我顺风车的小姑娘嘉宝摸出 5 个硬币，递给小脚妇人。小脚妇人并不急着接钱，熟练地手口并用，指挥我“左拐，倒车，往



右再打一把方向”将车停到一家香烛店门口，然后，才将一张满是褶子的脸伸进来：“来山里拜佛祈福的吧？到我店里请香吧？”

嘉宝拎起早就备好的状元香，钻出车，将硬币往小脚妇人手里一塞，说：“呀，真遗憾，早知道我们就到你这买了。”小脚妇人见状，很坚决地将硬币重新塞给嘉宝：“那我可得收你20块的停车费。”嘉宝哇呀呀就叫了起来：“你这婆婆，大过年的，怎么藏刁耍滑的欺骗人哪？刚刚你拦我们车的时候，可没说明必须要在你的店里购物才能享受5块钱的停车费的待遇！”

小脚妇人咧嘴一笑：“姑娘，我不是不晓得你们已经买好了香烛了嘛。这样好了，给15！”嘉宝不依：“10块！”小脚妇人一咬牙：“便宜你们了，10块就10块！”

我挡住嘉宝往外掏钱的手，举着手机，阴阳怪气道：“哟，遇上商家欺诈了嘛。嘉宝，咱们是打给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呢还是打给消协举报维权？”

话音未落，就见小脚妇人抢言道：“别！5块好了，不能再少了！”

我摘下墨镜、口罩，哈哈大笑。那小脚妇人一见我露出真容，拔腿就溜。

小脚妇人乃是郝婆，而我，是在郝婆的背上度过我的童年的。我家兄弟姐妹众多，父母照看不过来，就将我送到郝婆家，委托郝婆带了我几年。未料几年后，郝婆竟耍起无赖，死活不肯将我还给我父母。后来竟然买通了我父母，准备收养我。我如何肯依？便今日尿湿郝婆的被褥、明日乘郝婆不注意偷偷藏到芦苇荡里不肯出来，害郝婆带着她那从小就瘸了一条腿的儿子摇着小舢板到处撒网打捞。有一回，我甚至还在郝婆最喜爱的小黑狗的尾巴上拴上了几只小鞭炮，点然后把小黑狗吓得半疯。凡此种种，才终于断了郝婆收养我的念头。

郝婆的香烛店开在山下。山虽非名山，却有古刹高僧，一年四季，香火甚旺。每次回家过年，我必拐道进山，看一眼郝婆。鉴于郝婆的“奸猾行为”，我一边跟在郝婆的屁股后面追，一边对郝婆进行“普法教育”：“你这样坑蒙拐骗是极度危险的！你侵犯了香客的知情权你懂不？”

郝婆进了店，找张凳子坐了，头埋得低低的，就像挨了批评的小学生一样乖顺。不过，等我噤

噤啪啪说完，郝婆开始狡辩了：“又不是我一个人这么干，我不跟着这么干我的店还能开得下去嘛。丫头你不懂，香客们进山拜佛，那心虔诚得！才不会在佛前撒野。还有，那些开着车进山的，还真没几个在钱上和我老太婆计较的。”

就在我和郝婆东拉西扯的当儿，一个长发披肩、长相清秀的姑娘手捧着一只捐款箱从门口经过，捐款箱上面写着“为南通残障儿童献爱心”。郝婆从抽屉里抓了一把钞票，从中挑出一张面额最大的，塞进捐款箱里，又拉着姑娘进了店，然后把手伸向我：“钱！”嫌我动作慢，一把夺过我的钱包，抽出一张粉红的大钞来，捐了，然后面露得意之色，说：“丫头，你以为买几炷香、磕几个头、许几个愿，佛祖就会保佑啦？佛祖只保佑咱积德行善之人！”

可不，这个野蛮而又柔软的小脚妇人，都八十出头啦。

水电工小徐

小徐其实并不小，小五十的样子，个儿不高，很敦实。话也少，进门基本上就是干活。成为朋友后，我们常邀小徐一家一起聚。一屋子的人高谈阔论时，小徐安安静静地坐在沙发一角，安安静静地听。偶尔朝着你笑一下，也是安安静静的。

更多的时候，小徐是坐不住的，总在厨房、卫生间还有屋子的其他地方转。我们让小徐歇着，小徐笑笑，也不答话，找来梯子或凳子，熟练地掀开天花板，拧下某个出了问题的灯泡。或者拿着铁扳手，轻敲，细拧，慢听。然后，不到半小时，厨房或卫生间里就会重新有了光明。而水龙头、下水道里的水流，则又在欢快地歌唱。

熟知的人都懂，与小徐是无需讲多少客套的，只要需要，喊一声，小徐就总会抽空过来。碰上饭点，也不留下吃饭，有时连茶也不肯喝一口。工钱是不肯要的。就连代买的灯泡还有其他零件什么的，有时还会面带腼腆地说“没几个钱的”，看你发急，才将发票拿出来给你，接过你给的钱时，总是挠着头，很不好意思的样子。

朋友圈里有了小徐，遭人羡慕妒忌恨实在是理所当然，确实，“这样的小徐，可以给我们来一打。”

小徐文化程度不高，在城里人还很是吃香的20世纪90年代，初中毕业生小徐娶到了一个从农村来的漂亮的高中毕业生，生了一个聪明可爱的女儿。

小徐干水电工，完全靠的是自学。他在大公司里干过，自己也承接一些零星的业务。小徐疼老婆，几乎包揽下所有的家务，鼓励和支持有文化的老婆去上电大，学测绘、学制图。小徐的爹妈骂小徐蠢，说小徐这样做就是在挖自己的墙角，总有后悔得撞墙的那一天。小徐只乐呵呵地听，也不反驳。

小徐心里有数着呢。

小徐的女儿点点很争气，从小到大成绩就没掉到年级前五名之后过。老师们都非常喜爱点点，尤其是班主任。有一年，学校有个小有成就的校友捐助了一笔款子，用来资助那些家庭经济条件不好的品学兼优生，班主任自然在第一时间里想到了点点。没想到小徐坚决地拒绝了。小徐说，我们家庭条件确实不太好，但供点点吃饭和上学绝对没问题，一定有孩子比我们家点点更需要这笔资助款。班主任再三劝说，小徐都不松口。小徐也说不出什么大道理，逼急了，才憋出两个字来——尊严。

要过有尊严的生活的水电工小徐，最兴奋、最自豪的，莫过于参加点点的家长会了。那天的小徐必定是要去理发店理发修面的，蓝色的工装衣裤肯定是要换成西装的，因为，小徐知道，只要开家长会，“点点的爸爸”必定会是全场的焦点人物。体面呐。

好几次班主任都对小徐发出邀请，要小徐作为家长代表在全年级的家长会上发言，介绍一个成功家长的家教经验。每次小徐都婉拒。小徐说其实我真的没什么好说的，都是点点这孩子自己自觉，学习上从来都不需要我们操心。班主任因势利导，孩子的自觉性不是天生的，你就跟其他家长们说说你们如何培养孩子的自觉性的也行。说得小徐几乎就要落荒而逃了。班主任也只好作罢，半褒半贬称小徐是一个“极其低调的家长”。

没办法，不是所有人都有资格低调的。因为低调的前提是随时都能高调。而点点，确实就是小徐家的“高调”。高分考上重点高中，高分考上985高校，硕士博士一路读下来，现在都成了某个跨国公司的金领了。

我们都为小徐高兴，都以为小徐苦尽甘来，要跟着点点去大城市里享福去了，小徐却一如既往地做着他的水电工。

小徐说，我这样活着，自在。

然而，这样自在的日子也并没过多久。病魔在小徐还没过50岁生日的这一年突袭了小徐。

小徐走后，我们约点点母女一起吃饭，大家都小心翼翼的，极力回避着小徐这个话题。

然而细观点点母女的眉眼，似乎并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悲切。

就在我们暗暗为小徐不平的时候，点点倒了杯红酒，站起来，往虚空里举了举，悄声说，敬你。然后，点点回过头，笑着对我们说：“我家小徐说了，在他不在的日子里，你们所有人都要开开心心地过。”

点点笑着的样子，真像小徐啊！

保安老佟

一开始，保安老佟真挺遭人恨的。

比如，开学第一天，也是老佟到我们单位见工的第一天，就把我们数十个员工堵在了大门口。

那天的老佟真威风啊，右手的食指和中指咚咚咚地敲着我的车窗，连说的话也带着煞气：“你是谁？”

往日，车行至大门口，不到一分钟的工夫，电控门就会徐徐开启。今天不，迟迟没动静，马路上有课呢，不耐烦，便鸣了两声喇叭。喇叭只有一只好使，被我戏称为“独唱叭”。“独唱叭”那天似乎特别体贴我内心的焦灼，叫得特别响。

显然，老佟对“独唱叭”惊扰了校园的宁静非常不满。在放我进门后，还迫着我的车屁股喊：“进出校园，别鸣喇叭！”

下次再见着，老佟仍不客气地堵我，每次我都皱眉：“我本校教师啊！”老佟尬笑，掏遥控器，开门。

一个保安，怎么能脸盲呢？每天进进出出数百人，一个个堵，多折腾人？

自然，调皮的学生也不喜欢新来的保安老佟。没戴胸卡？不穿校服？哪里逃！来登个记！每周的升旗仪式上，学生处会将老佟的记录宣读

出来，那些被点了名的学生能不恨老佟？就连他们的班主任也会暗暗咬一下牙跺一下脚：“这老佟！”

课间，有调皮鬼想溜出校门买点零嘴解解馋或者干脆过一过逃课的瘾，缠着老佟叔啊爷啊的套近乎，过去他们就这么干，偶尔还真能得逞，奈何如今这老佟软硬皆不吃，将一扇电控门看护得密不透风，连只苍蝇也飞不出！

因为老佟的“告发”而被点名批评的又何止调皮的学生啊！只要老佟当值，我们下班前都会格外留意，生怕忘了关灯关电脑关空调——否则，员工大会上有你受的！

你看，老佟就是这样遭人恨！

后来。

老佟不在校门口堵我们了。老佟有事没事就拿着员工通讯录看。以为老佟是在背我们的手机号呢，却发现每个人的姓名后面都密密麻麻写着字。字写得并不好，有点像狗爬，但好认：“女长卷8405”“脾气暴”——汗一下，因为老佟备注的就是我。

熟识后才觉得，老佟竟是有几分可爱的。有一回，有个女老师丢了车钥匙，找老佟。老佟二话不说，进监控室，打开监控录像，一帧一帧，不厌其烦，慢看、回放，足足查看了半个小时，老佟的鼠标才终于定格在一个画面上——就是这了！女老师狂喜之下想给老佟一个拥抱，把个老佟吓得！猛地从椅子上蹿起，三下两下就逃得没了个影儿。

老佟最忙的时候，是放学高峰。此时的老佟，一身深蓝色的保安制服，套着“校园安全员”的红袖箍，腰间再扎根白皮带，养眼！神气！老佟或笔直地站立在校门的一侧，或威风凛凛地指挥家长有序定点停车。校门离马路近，不足10米，路口又窄，很容易堵塞。每出来一批学生，老佟就会一溜小跑到路口，站定，竖起戴着雪白手套的右臂，往来车辆就乖乖地让学生先行。彼时的老佟，一招一式和交警一样，帅！

只要老佟在，传达室就会格外清爽。自打有了校园禁烟令，就总有几个人钻空子，躲到传达室里间去吞云吐雾。往日，我们进传达室，都要屏息、捂口鼻，快速取件，是连一秒也不想多待的。而现在，哈哈——老佟将里间锁了！门锁上还挂四个老佟的狗爬体——禁止吸烟！

再后来。

学生A与学生B闹矛盾，挨了顿打，回去添油加醋一哭诉，家长不干了，往学校里硬闯，扬言要找学生B“单挑”。老佟能放行？家长盛怒，嘴里不干不净地嚷着：“老子是混黑社会的，黑道白道都吃得开，你算哪根葱？你给我起开！”，手里更不肯闲着，一推三搡的，老佟就跌坐在了地上。

都以为老佟反正也尽了责，就算了，谁也没料到老佟一声不吭地从地上爬起来，双臂一张，拦在了家长面前：“有本事你从我身上爬进去！”

老佟臂上的“校园安全员”散发着正气，那色儿，真红啊，真让所有围观的人热血沸腾！

动静闹得大，110都出了警。也怪，那个声称自己黑白两道都吃得开的家长，警察一来，立马缩肩塌腰，规规矩矩地对着老佟鞠了躬、道了歉，在留下不再滋事等一大堆保证之后，灰溜溜地窜没在车流中。

这件事过后，学生中便有传言说，别看这个开过摩的也干过新闻报料人的老佟瘦瘦弱弱的，人家可是能扎马步还能空掌劈砖块的！

管他传言的真与假呢。反正，我们信！

驾校教练“张器张”

驾校不大，总共四教练。场地还行，样样不缺，足够学员倒腾。办公室只一间，兼作休息室与杂物间。

校长姓张，是一黑红脸膛、五大三粗的壮汉。

学员刚碰方向盘，哪有不心慌的？不踩离合就想挂挡轰油门的、车轮压得S弯咯吱咯吱乱叫还不晓得打方向盘的、过限宽门不减速剐蹭了后视镜的，原本都是新手都会犯的错，张校长却看不得听不得，只要场地上有一点点异动，张校长都会迈着一双粗腿，龙卷风一般杀过来，然后，又粗腰、梗粗脖、亮粗嗓，吼得驾校的每一寸地面都发抖。

很快，好好的张校长，被学员拿腔拿调喊成了“张器张”！

爆粗算什么？“张器张”还削人！

“张器张”教学，怪。端坐在副驾驶座上，不说话，两只眼睛瞪得滚圆，任由学员胡乱操作。安全带

还没系呢，就急吼吼点火踩离合挂挡想上路，说时迟那时快，“张器张”的一记铁掌已是凌空削来。削了学员之后的“张器张”仍不说话，继续拿眼瞪学员。学员恨得咬牙，右手疼啊！也不敢揉上一揉。

不过，挨削的效果还是明显的，毕竟学员都是要脸面的成年人，哪能一再重复犯错，给“张器张”制造削人的机会？

削人已经够魔鬼了吧？

那天，“张器张”带着我和另一个小学员吴崑上路练车。说来也巧，这吴崑，五年前做过我的学生，各门功课就没及格过，悟性可想而知。一路上，“张器张”的肝火就没熄灭过。我哪敢多话？屁股半悬着，双手吊着吴崑的驾驶座，迅速在“张器张”的各种骂中筛选出驾驶要领。

终于轮到我了。我各种忐忑，钻进了驾驶室。

偷窥一眼“张器张”，他似乎骂够了人，双手抱臂，喘着粗气，靠在椅背上。我心中一阵窃喜，稳当当地上了路。原本一切都好，哪想到半路上杀出一座石拱桥？而且，还恰恰被堵在了最陡的上坡桥面上！我一慌，脑中瞬间空白，坡道起步的动作要领忘得一干二净！车开始溜坡，车后喇叭声愤怒地轰鸣。我一身冷汗，拉起手刹，车窗

已被一个骑摩托的人敲开，那人忙不迭地告饶，叫，你们别倒车啊！我的摩托车没有倒车档的哇！

“张器张”堆出一脸笑，打招呼。摩托车手消失了，“张器张”的笑也消失了。“张器张”猛劈三下方向盘，气呼呼地说：“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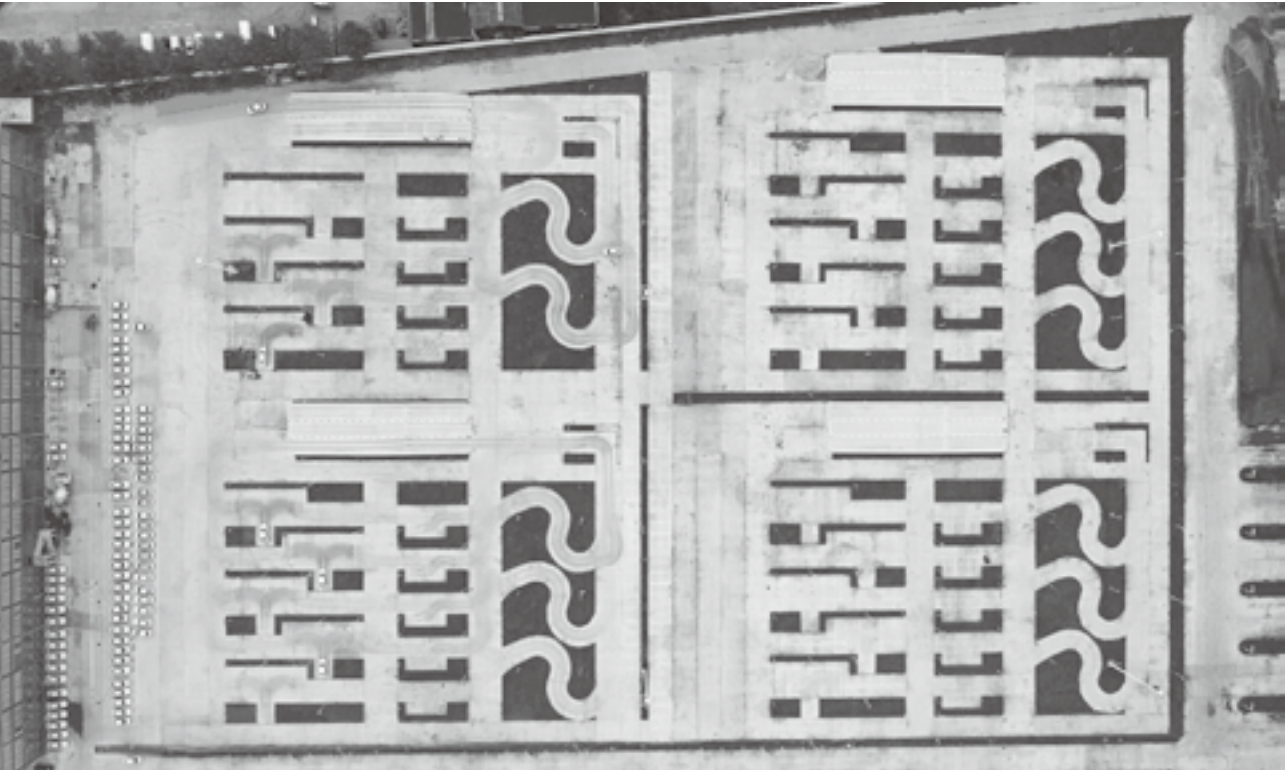
我乖乖地滚下了车，隐约看到吴崑在窃笑。还没转过神来，就听教练车已经呼啦一声上了坡，然后，很快就没了影儿。

本还指望“张器张”来一段情境教学，教教我坡道起步，这下好了，把我扔半道上了！灰头土脸打了辆车往回赶，半路上，心情好起来了——前面那探头探脑招出租的，不正是吴崑嘛！

就在我和吴崑觉得没脸见人时，有人悄悄安慰我，学员小福建都不晓得被“张器张”扔半道上多少回了！

小福建是所有学员中资格最老的，在“张器张”的驾校里一待就是两三年。车技也好，几乎顶得上半个教练——好多驾驶技能，我们不敢问“张器张”，都是小福建教我们。

小福建啥都挺好，除了心理素质。“张器张”最不放心小福建，每次小福建路考，“张器张”就是下刀子都要跟车陪考。考前，“张器张”必收起平日的煞气，慈眉善目的，说小福建啊你别怕，



有校长我给你压阵呢！

也奇了，一想到“张嚣张”坐在后排座上给自己压阵，小福建就哆嗦，一哆嗦，就变着花样地犯错，头一次忘了系安全带，下一次就是起步时不打转向灯。实在没错可犯了，考官都准备开具合格证了，好家伙，该刹车时她猛轰一脚油门！

每次送考回来，“张嚣张”都气得跳脚。

就在小福建几乎要绝望时，“张嚣张”生了场不大不小的病，要输好几天的液。“张嚣张”去医院前，一步三回头地训小福建：“明天的考试我不跟车送考，真不晓得你又要弄出什么幺蛾子！”

可是，小福建，她，考，上，了！

拿到驾照后，小福建百感交集，想请“张嚣张”吃一顿以示感谢。“张嚣张”兜头就骂：“吃什么吃！滚！给我滚回福建去！考了三年，把老子的脸全丢光了！”

谁也没想到，被骂得狗血淋头的小福建竟举着手机跑到“张嚣张”身边去，咔嚓就是一组以“张嚣张”为绝对主角的自拍。

“再见，张校长！”

我作证，小福建喊出来的，绝对是字正腔圆的“张校长”。

硬核钟点工

兰花原本可以每日里遛遛狗、喝喝手磨咖啡或者逛逛美容院，与兰花同时阔起来的许多女人都这么干。城市扩建，兰花家祖传的大院子与一溜老房子一拆迁，五六套房子就到了手。

好好的土豪日子不过，偏要去人家做钟点工！

儿子气得连家也不回，电话、微信发过去，一律泥牛入海。也不怪儿子恼，谈了多年的女朋友，眼看着就要洞房花烛，现在倒好，小白领一听说未来的婆婆要去做钟点工，顿觉颜面尽失，死活不肯去领证。

儿子给兰花下了最后通牒：钟点工和儿子，你只能选一个！

面对儿子赤裸裸的恫吓，兰花嘿嘿一笑。谁规定钟点工就不能母慈子孝？儿子在气头上，但二十多年的母子情深，哪能说断就断？遂将自己收拾一番，到一户人家去面试。

那天的兰花衣着朴实，谈吐也朴实：“我以前在一个小厂子里做，两年前办了内退，闲在家里浑身难受。再不出来找点事做，可就真和社会脱节了！我文化不高，但手脚勤快，做个钟点工，绝对没问题！工资么，给多给少，你们看着办！”

女主人姓白，感觉与兰花甚有眼缘，当即拍板，就你了！

还不到5分钟，白女士开始浑身发紧，这钟点工，有点厉害啊！

“也不瞞你，来之前，对你的情况，我就了解了个底朝天。南通城不大是吧？我对门邻居的三舅妈的二侄子就和你在同一个写字楼上班，还有，我同事的儿媳妇就是你高中数学老师的嫡姐姐……”

话未完，兰花人已闪入厨房，只扫了一眼，便哇呀呀叫了起来：“油烟机有油污！水池里还泡着锅与碗！东西放得乱七八糟！只有一个菜墩、一块抹布！怎么可以！怎么可以！”

兰花跺着脚，恨铁不成钢地对着尬立在一旁的白女士下了结论：“这是我见到的最糟糕的厨房。”

根据约定，面试这天，兰花得烧一个拿手菜。

肉是白女士事先准备好了的，土猪五花，三层，肥瘦相间。兰花点火架锅，烙皮去毛，刮净杂质，清水洗净。切块，焯水去腥……等到一盆色泽通红、晶莹剔透、肉质滑嫩、鲜香四溢的红烧肉上了桌，白女士迫不及待，夹上一块，但觉齿颊留香、入口即化，心中欢喜：这钟点工，厨艺倍棒，实乃硬核一个啊！

兰花不贪多，只做白女士一家。工作量也不大，一顿晚餐，另加收拾厨房。但兰花显然是个闲不住的人，煲汤的间隙，顺手就将客厅的地板擦了。后来连白女士的卧室与书房也一并收拾了。白女士过意不去，提出给兰花加薪，兰花不答应：“就当你是我亲戚，帮帮忙得了。”

白女士去云南玩，给兰花带回两条羊毛披肩，特别强调其中那条黛青色的是送给一直不肯接纳钟点工婆婆的小白领的。兰花开心得直转圈。隔几天，兰花送白女士一双绣花拖鞋，锦缎鞋面，是兰花亲手做的。

披肩与拖鞋之后，白女士对兰花的称呼，自然由“阿姨”过渡成了“姐”。

可是，谁能想到，也不过就两年时间，兰花与白女士就一拍两散了呢？

这么说吧，单身的白女士是个多多少少有点“NPC精神”的人。这种被动型人格的人，一般只跟主动和自己搭讪的人说话。当然，高冷的外表下，并不妨碍内心有火一样的热诚。

而兰花则恰恰相反。原本两人互补，也能博得个相亲相爱。然，每每白女士邀人共进晚餐，兰花定会上桌作陪，主动出击，不但追问客人的祖宗八代，既往情史或婚史更是不肯放过。富有NPC精神的白女士当然不好意思当面出言阻止。但当那些本可以与白女士往前再走一步的男士渐渐地不肯再登白女士家的门，白女士心里的不快，开始潜生暗长。

而更让白女士难以忍受的是，自己的种种秘不示人的隐私，竟借由“二侄子”与“嫡姐姐”们之口，在生活圈、朋友圈里传得沸沸扬扬。

如此，再打量兰花，虽然脸还是那张脸，笑容也还是那个笑容，但“姐”这样的称呼，白女士无论如何是叫不出口了。

而兰花呢，浑然无觉。甚至真将白女士家当成了自己家。碰上突然刮风下雨，哪怕不是自己的钟点，也要顶风冒雨地赶到白女士家关窗收衣。

然后，有一天，当兰花招呼也没打一声，就帮白女士添置了一整套锅碗瓢盆甚至还买了一款秋千架放置在了阳台上时，白女士慌了。恍惚觉得，兰花才是这栋房子的女主人，而自己，则成了一个入侵者。

这是一种很糟糕的感觉。糟糕到白女士终于决定辞掉兰花。

解除雇佣关系的那一天，白女士在馆子里订了一桌菜，预备着好聚好散各自安好。没想到，最终抢着买单的却是兰花。兰花那天破天荒地喝了点酒，儿子就带着新婚不久的小白领开车来接兰花。白女士这才发现，这个风雨无阻在自己家做了小两年时间的钟点工，竟是个深藏不露的女土豪！

分开的时候到了。兰花紧抓着白女士的手不放：“回家带孙子去喽。再出来做，我一定可以干月嫂了！”

白女士也握紧了兰花的手，说，姐呀姐呀，你可真是个响当当的硬核！

这个形容一个人厉害、酷以及剽悍的网络流行语，兰花是不懂的，但兰花知道肯定是个好词，于夜风之中，笑得一脸褶子飞舞。

美发师托尼

小区里，新开了家美发店。店里只一个美发师，叫托尼。

其实，小区里并不缺美发店，大大小小的有五六家。别家店，门脸漂亮、霓虹闪烁、靓仔穿梭。托尼的店，被两旁的水果店、鲜花店裹挟着，灰头土脸。别家店的美发师，发型千姿百态、颜色千奇百怪。托尼呢，浑身找不到一点时尚元素！店名也土，叫“秀剪”——改成“Show剪”，也能有点逼格不是？

这样的托尼，能有多大的竞争力哟！

一开始，托尼门前确实冷落。偶尔有人光临，也都是些怕被发屋靓仔们宰的老头老太。却也不见托尼发急，倒是悠闲地提把洒水壶，给店里店外一溜的花草浇水。

机缘巧合，有天我进了托尼的店。十分钟前，我刚从另一家大美发店里逃出来——一个裸胸翘臀的靓仔美发师撩起我的头发，想撻掇我染头发吧就直说，偏要说我的头发黑得太不自然、太不像话！

进门后，我惊诧了一下下——三张椅子上都坐满了人。这三个女客，显然彼此相熟，是相约了一起来找托尼做头发的。一个正在做冷烫的女子发感慨，说托尼啊自从你的店从学田搬到这，我们仨换了好几个美发师，横竖都不满意。只好巴巴地赶十几里路来寻你！

托尼笑，右侧梨涡若隐若现：“十多年的老主顾啦！”

另一个直发女子划拉着手机屏查房源，远远地扬给托尼看：“害得我都准备把房子换到你这了！”

托尼再笑，笑得另一侧的梨涡也活泼泼地探出头来：“热泪欢迎啊！”

“反正，托尼，你到哪儿，我们就追你到哪儿。”那个一直没有发言的女子结论道。

“你想做个什么样的发式呢？”托尼忙完手里的活，问我。我望着那三个一眼看不出年龄的气质超好的女子，放心地说，你看着办！

托尼就搬正了我的头，前前后后地细看。足足研究了有5分钟，才快步走到里间，拿来一本美发杂志，翻到其中一页，说，这个，适合你。

还真的不是一般的适合。

渐渐地，托尼的生意好了起来——便是我这样的新主顾，不但从此自己做了回头客，而且还将自己的三朋四友一并介绍了来。三朋四友们只要去过一次，无一例外地又会将他们的三朋四友带过去。没办法的呀，托尼的顶上功夫，就摆在那里！

技艺过硬的美发师，肯定不止托尼一个。但托尼博学啊。说起来真让我汗颜，有些时候，在托尼面前，我都感到很气短。一个美发师，怎么会懂那么多东西呢？天文地理、五行八卦、新闻时事、股市行情、流行音乐、热门影视……似乎就没有托尼接不上的话题。

“别看我店小，是个学习的大课堂哩！”托尼坦言，他的客人中，上到教授学者、下至贩夫走卒，各式人等，皆有，“他们，都是我的老师！”

所以，当有一天我在托尼的朋友圈里发现他点评中美贸易战时，我一点都没觉得奇怪。这才是博学的托尼该有的模样。

这样的托尼，怎么就不带几个徒儿呢？替替手也好啊！问托尼，托尼说：“做美发师，一颗心，一定要沉潜得下来。”托尼以前带过几个男孩子，心野，少有能呆得住的。费心费力地教，好不容

易快要出师了，有了新的机会了，拍拍屁股就走人了。

“我带徒，宁缺毋滥。”

托尼的老婆，待在沐阳乡下，一年里，难得到南通来待几天。我见到过一回，个儿高高的，烫着很时尚的短发，美得很喧闹。人却极慵懒，喜欢靠在沙发上修大红的手指甲。偶尔帮客人洗下头，下手不知轻重，有几回差点把客人的头皮挠破。到了饭点，不做饭，点外卖。

与托尼熟悉得可以随便开玩笑，曾口无遮拦地问：“这么漂亮的老婆放乡下，你放心？”

托尼叹口气：“她不愿来。我不怪她。丢下工作，从头再来，房子要买，孩子要读书，生活压力，太大。老婆是用来疼的，不想逼她。”

我也叹口气：“你们这样长期分开，终究也不是个事啊！”

不缺憾，不人生。太多的人，心有不甘，却缺乏打破与重建的勇气。于是，委屈自己，向生活妥协，与缺憾言和。

真好，托尼是个敢于对丧偶式婚姻说“不”的人。

一个新面孔开始出现在托尼的小店里。也是个来南通打拼的外乡人，有自己的生意，但只要腾得出手，必会陪在托尼的身边，手脚麻利地帮客人洗头、吹头，或者在里间的小厨房热热闹闹地烧饭。

也没过太久，店里多了一只婴儿车，一个白白胖胖的小女婴眼睛滴溜溜地跟着托尼转，嘴里一声声地喊着“爸”。

托尼就一声声地应：“哎……”

小女婴就咯咯咯地笑。

那张小脸蛋上，也长两只梨涡，一只深、一只浅。

真叫人满心欢喜！

濠北修锁人

濠河旁，有条不甚开阔的路，名濠北路。路北，有一修锁摊。摊无名，修锁人却算得上是个老风流。

修锁人一头黑发，茂盛、恣肆、不掺杂色。不修剪，蓄着。蓄到一定程度，还是不剪，寻根橡皮筋，于脑后一拢。

这根马尾，足够招摇。修锁人似乎还觉不够拉风，时不时地从塞满刷钩、撞枪、钥匙串的钳工台前抬起头，望风一甩。别说，还真甩出点刘欢的味道来。不过，可没少惹来老派人的白眼。

修锁人的老婆在离修锁摊旁不足10米的地方支一辆破三轮，卖水果。老婆口直心快：“我家老鬼扎马尾是赶时髦？屁！舍不得花几个理发的钱！我命苦哦，嫁这么个抠门老鬼，真是眼睛挨屁打瞎了！”

修锁人嘿嘿地笑。只要老婆在，修锁人定然低眉顺眼，就连放屁，都恨不能调成振动模式，哪还敢甩马尾？

但，这并不妨碍修锁人晚间华丽变身，成为人人争抢的舞搭子！

暮色降临，不管有没有生意，修锁人都会收摊，回家对付两口饭菜，对镜，抹水，梳马尾。再细细剔净指甲缝里黑色的油泥。

修锁人的夜生活主场，在社区广场。那里，只要不刮风下雨，每晚都有广场舞。我曾看过修锁

人带着舞伴跳探戈。表情严肃，左臂打开，腰背挺直，颈部向上延展，像极了一只骄傲的老天鹅。舞步沉稳，欲进还退，快慢错落。一招一式，还真有点舞场老王子的范儿！

美中不足的是，这只老天鹅，居然穿条黄军裤！

单靠修锁，是赚不了几个钱的。不过，别担心，这个拉风的修锁人，其实还是个不折不扣的“斜杠青年”，他会的手艺，多着呢：开锁修锁、配钥匙、修拉链、钉牛仔扣子、打皮带眼……如果哪天看到他蹲在别的摊位上帮忙客串修鞋的或者补胎的，我们可真的一点都不吃惊。

如此，修锁人几乎成了濠北第一忙人。修锁摊支在那儿，修锁人通常却在其他地方忙活。不过，真有生意，误不了！摊位前，有块纸板在风中欢快地招摇：“人在附近，有需求，打手机……”

有一回，我把钥匙锁在了屋里，情急之下，打了110。110派来的“专家”正动员我换锁呢，修锁人不知从哪里得来的消息，也来了。不说话，抱臂，站一旁听。

我这锁用了才不到两年，真没必要换。加之锁的售价与上门服务费，要好几百呢。正为难呢，修锁人开口了：“换个锁芯，不就成了？”“专家”翻了翻白眼，一副不屑于搭理的神情。修锁人上前半步，一字一顿：“换个锁芯，还真能成！”“专家”走了，我向修锁人很真诚地道谢。修锁人却不领情，语气咄咄逼人：“都这么熟，妹子你遇到这种事，不找我，是不相信我的手艺呢，还是不相信我的职业操守？”

这修锁人！连帮人忙，也帮得如此别扭！这事之后没多久，我就搬离了濠北路。再见到修锁人，已是十年后。那天我在电台里听到一组老歌，心念一转，决定去濠北路怀怀旧。修锁摊还在。纸板上的手机号码也还在风中飘摇。站在摊前，有种时光倒流的错觉。

以为见不到修锁人的。扭头一看，笑了：修锁人骑着一辆电动车来了！

七十岁了啊，还是老风流。还是扎马尾。还是说上几句，就甩一甩马尾。不过，马尾的规模与气势，已远不及往日喽。

“什么都好，就是收不到徒。这年头，谁愿意花时间学修锁？又耗时又耗力的。倒是有人想拜师，可他们只想学换锁！换锁好啊，又省事，来钱又



快！”修锁人叹口气，“妹子，你说，我们修锁人的手艺，会失传不？”

回答修锁人这一问的，是离他10米的摆水果摊的老婆：“老鬼，起码你还在！”

农妇张美丽

我的表妹张美丽，除了念书少，人品模样，样样都好。张美丽认识王寒冬那年，王家只有破房三间，王父已病逝多年，只有一个寡母与王寒冬相依为命。张美丽非王寒冬不嫁，差点被父母扫地出门。

王寒冬虽说也只有高中毕业，人却上进，加上父亲的生前好友不遗余力地帮忙，终于在某一富裕村里当上了村主任。人人都说张美丽有福气。如果实在要在张美丽美好的生活中挑出点瑕疵的话，那就是婆婆在摔了一跤后，半边身子从此没了感觉，得时刻有人在身边照看着。为了给王寒冬一个安定的大后方，张美丽毅然辞掉了自己收入还算可以的工作，甘为农妇，每日里围着田垄与婆婆转。

这样的日子，波澜不惊地过了五六年。

却说那王寒冬，一心扑在工作上，却总是升职无望，不觉心中郁闷。就在这时，一个名叫冯曼的漂亮女人闯进了王寒冬的生活。

冯曼念过大学，离婚之后，又在外面闯荡过多年，有些见识，王寒冬工作上遇到沟坎，是从来不会对张美丽吐槽的，因为张美丽给不了王寒冬什么建设性意见。冯曼的出现，恰恰弥补了张美丽的不足。

张美丽的生活，开始暗流汹涌。

张美丽不傻，多少也是看出了些端倪的。比如，王寒冬回家的时间越来越晚了，手机须臾不肯离身了，还以自己打鼾为由和张美丽分床而居了。直到终于有人看不过去，指着冯曼对张美丽说，我要是你，早就冲上去扇那个和你抢男人的女人的耳光了！无法再将头钻进沙子里做鸵鸟的张美丽一冲动，真扇了。

王寒冬安抚完冯曼，回到家，冷酷地说，张美丽，我们离婚吧。

张美丽迅速憔悴。

王寒冬的长辈们看不过去了。长辈们数落着王寒冬，说你王寒冬能讨到张美丽这样贤惠的好老婆是你前世修来的福气，你再胡闹我们就代你死去的父亲削你。王寒冬不敢和长辈们犯浑，就拿目光狠狠砍张美丽。王寒冬的寡母用半边能动弹的身子捶打着床帮，哭着说，寒冬我儿哇，你混账哇，你要是和美丽离了我就死给你看哇。

都没用！

张美丽终于开口向亲戚们求助了。张美丽态度很坚决地说，我不离婚。你们帮我出个主意吧，那个姓冯的女人，哪里是真心和王寒冬过日子啊。我打听过了，和她好过的男人，不晓得有多少。她会毁掉王寒冬的啊！我们一干亲戚都深深地叹息，都怒其不争。王寒冬再混账，张美丽还是中了蛊一般地爱着他！

我说，张美丽你可知道当年人家胡适的老婆江冬秀怎么做的？

张美丽摇头，问，胡适他们家住哪个村啊？我可以上门讨教的。

我赶紧说，别。不过，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答案。那江冬秀，得知老公出轨，手持一把菜刀，对老公说，你想休掉我可以，我先将你的两个儿子杀掉！后来她老公就歇菜啦，还写文章说怕老婆是民主的表现！

张美丽自然是没有胆量抡起真菜刀杀夫宰儿的。不过，张美丽懂了，要让该死的王寒冬浪子回头，必须来点狠的！

张美丽狠狠心，将自己的衣物收了，将王寒冬寡母的哭喊抛了，将收了一半的麦子还有鸡啊鸭啊猫啊狗啊的全扔了，迅速撤回娘家。

王寒冬的寡母，以每小时一次的频率，打电话给王寒冬：儿哇，我饿了。儿哇，我要小便。儿哇，我要出去晒太阳。儿哇，我要擦身子。儿哇，我该吃药了。儿哇……儿哇……

王寒冬开始倒还孝顺，一接到电话就往家里跑。后来就有些不耐烦了，有时便央求冯曼去帮忙。那冯曼勉强去了两回，再接王寒冬的求援电话，就掐。再后来，干脆将王寒冬拉黑。

王寒冬人如陀螺，在办公室和老娘的床前旋转了不到半个月，几近崩溃。面对寡母身上新生出的褥疮和没日没夜的哀号，王寒冬终于羞愧地发现，自己从前轻贱了自己的农妇老婆张美丽是一件多么让人不能容忍的事。

王寒冬放下身段，打电话给张美丽，央张美丽回家。

张美丽有些动摇。但显然时机尚未成熟，便硬下心肠，用不带任何感情色彩的语调对王寒冬说，我已经想通了，离了也好。对了，我哥住的小区里有个老太太，也是偏瘫，她儿子愿意每个月出5000元，找一个伺候他娘生活起居的居家保姆。等离婚手续一办好，我就去老太太家打工去。我哥说，老太太的儿子还单着呢。

王寒冬身上的某一处，很尖锐地疼痛了起来。无须寡母催促，连夜就往张美丽的娘家跑。

张美丽答应跟王寒冬回家。条件么，只有一个——明日，摘一篮新鲜菜蔬，陪她一起登门拜谢“恩人江冬秀”！

乡村闺蜜

一开始，我真的处处比我那闺蜜强！

我与她同年同月同日生，我硬是抢在她前面早出生了半个时辰。听我娘讲，那个给我们俩接生的赤脚医生，从村东头我家才出来，就被村西头她爹一把掳了去。打小儿她就不得不跟在我屁股后面追着喊我姐。我五年级开始蹿个儿，她还像只没发开的豆芽菜。读初中时我都开始有小男生给我递纸条了，她还懵懵懂懂地给那些小男生做信差。

忽而就一起读到了高中。住校。我们读的是所乡村中学，那条件简陋得！一张宽不满一米二的钢丝床上，愣是要一颠一倒睡俩学生娃！我就和她在同一张床上滚了整三年。

头一年，我还是处处比她强。我走路都开始袅袅婷婷顾盼生姿了，她还羞羞答答低头含胸迈细步。她第一次来大姨妈都吓得呆掉了，还是我给她做的生活指导老师。成绩？我遥遥领先，她？百名之外！我每天早上赖床，晚自修一结束我就拿出百米冲刺的速度往宿舍里奔。她？说起来笑死个人，宿舍区教学区都熄灯了她还点盏玻璃罩灯苦熬，大夏天的坐着一动不动的浑身都能挤出水儿来，她还长衫长裤包裹得严严实实，更让人吃不消的是她居然还要在脚上套上她爹下秧田时才穿的高筒塑胶大雨靴！干吗？她说，蚊子叮不了，能安心

心读夜书！

什么时候她比我强的？高二！暑假里她跑到我家问我到底是读文还是读理。我说咱俩是拆不开的死党啊，你读文我就读文你读理我就读理呗。暑假一结束，她就跑到老师办公室，帮我一起报了文科班。读了还不到一个月我就发现不对劲，她对七大洲四大洋、对历朝历代的兴衰沉浮如数家珍，我却发现，史地政这几门功课，分明就是我的恶梦！成绩？她遥遥领先，我？百名之外！

我的学习委员在第三年也拱手让给了她。不让不行啊。成绩就是那个年代的硬道理。我真的不是心疼学习委员这个位置，我心疼的是从此我不能大鸣大放地借讨论工作之名饱餐班长的秀色了，那可是一个个儿高高的、头发卷卷的、鼻梁高高的大帅哥哇。我无数次地篡改《达坂城的姑娘》的台词，唱给我的死党听：“如果我要嫁人，坚决不嫁别人，一定就要嫁给他啊。”大帅哥喜欢不喜欢我，这有什么关系？跟我有关系的是，她跟我说，大帅哥喜欢的，是她！

我很是神伤。我几乎念不进一个字。我甚至还破天荒地在预考中地理挂了红。幸亏我的预考作文得了高分，否则我连高考的入场券长得啥样都不知道。有人遇挫之后会奋起，有人却开始萎靡。我就是后者。几个月后，我输得干干净净——我落榜了，而她和大帅哥，双双考进了省城师大。要知道，当年，我们仨，曾经击掌盟誓过一起考师大一起回母校教书的啊。

还好，我输得起。我不怕输。后来的一年，我将所有的心思收起，躲进城里的一所补习学校读高四。有一天我从补习班出来的时候，发现大帅哥正在外面等我。之后发生了什么我也不想说了，总之我心情复杂地呸了大帅哥一口，然后，我马不停蹄地跑到寝室奋笔疾书，向她如实禀告敌情。三天后她出现在我面前，干净利落地呸了我一口。

我们是乡村闺蜜啊，我们应该零距离啊，我错了吗？但我终究没能和她做成一生一世的闺蜜。如今，当年那个大帅哥，早已经变成了传说中的别人的丈夫。而我和她，为了这个别人的丈夫，赌气从此不再相见。

“戏子” 萧兵

南通乡下，每逢春节、清明或阴历七月十五，农人会在村中寻一块空地，搭起简陋的舞台，请来戏班，唱童子戏。

童子戏的戏服扮相与京剧颇为相似，但唱腔却是地道的南通方言。所以，年轻的观众并不多，台下立着叫好的，多为上了年纪的老者。近年来，城市里，某些小区健身中心的空地上，偶尔也见木板搭起的戏台。彼时，城市的夜必定是喧闹的，童子们高昂的唱腔会在夜色中破空而来，曲目主要有《李少庭假昏头》《陈英卖水》和《杨乃武与小白菜》等，多为劝人行善。

开初，我并不喜欢童子戏，总觉得过于直白，少了昆曲的温婉与含蓄，兴奋了委屈了，只知扯着大嗓门嘶吼，粗糙得近乎原始。但我的朋友萧兵喜欢。不止是喜欢，他还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戏迷。好端端走着，忽然就会冒出一句唱腔。嗓子痒了，哪怕夜深人静，萧兵也会将四周门窗关严，穿上好不容易淘到手的褶子，舞两只水袖，头一扭嘴一撇，眼神再一挑，翘个兰花指，吊上几句嗓子。更有趣的是，身为教师的萧兵兴起时，哪怕正上着课，也会给学生来上一段《碧玉簪》或《荞麦记》。学生叫好的声浪一阵高过一阵。校长找萧兵谈过好几次，萧兵都是很有个性地星目流转、顾盼生姿，撂下一句“我的课上得如何，真正的发言权在学生手里”，然后中气十足地大笑三声，甩袖而去。

未婚妻梁珊逼着萧兵找校长去认错。萧兵没办法，别别扭扭地跟在梁珊的身后往校长家走。远远的，竟传来校长的几句唱：“陈英被逼无奈，又提狼毫手中存……”萧兵少不得技痒，扯开嗓，接了下去：“画上一横不打紧，画上一竖值千斤……”过一会儿，只见校长扭开门，迎着萧兵而来“我就大堂画十字，卖去妻子柳兰英。”两人过完戏瘾，萧兵这才想起此行的目的，转身找寻梁珊，哪里还有梁珊的影子？

萧兵从小跟着爷爷学童子戏，爷爷临终前，眼睛盯着屋角那口老木箱，一口气吊在嗓子眼，就是不肯往下咽。老木箱里，是爷爷家传的童子戏服。萧兵含泪穿上那套行头，才开口唱半句：“锣鼓呛呛连声鸣——”爷爷的头，就歪在了床沿。嘴角，却留着笑。

萧兵萌生离开讲台去唱童子戏的念头是在看到京剧即将进入中学课堂时开始的。萧兵知道普及国粹无可厚非，可南通人自己的剧种童子戏却呈现出渐渐淡出人们视线的态势，这怎不叫萧兵心焦呢？梁珊听说后气得直哭：“你以为你一个人能挽救得了个濒临倒闭的剧种？你倒是好好想想，我和童子戏，你到底要哪一个？！”萧兵执着梁珊的手，千言万语涌上心头，却又不知如何开口。梁珊哭了三个昼夜，不见萧兵松口，心灰意冷，尔后，一去不回。

萧兵终究还是挥泪告别了讲台，一心一意追随童子戏去了。这个被人们亦褒亦贬称为“戏子”的人，给童子戏带去了一股清新的风，并且和他的戏友们把童子戏唱到了日本、唱到了韩国。他告诉我，这些年，他一直在探索如何在童子戏中添加时代的新元素，让童子戏越走越宽。萧兵还告诉我，爱情，就在不远处，向他招着手，半年后，他将带着他的毕业于某戏校的小新娘回原来工作的学校，请其实很爱听他唱童子戏的校长喝酒。

编辑大牛

通城文学圈里，有个不成文的规矩，彼此见了面，都客客气气称对方“某老师”，或者，干脆略去一字，尊称一声“某老”。

副刊编辑大牛却是个例外。呼大牛老师吧，总感觉少了那么点味道，而某老这个称呼，显然更不适合大牛，因这大牛，年轻着呢。也不晓得谁起的头，圈里的老老少少，皆呼大牛为“牛哥”。

大牛从长相到做派，都帅气。有个女作者第一次见到大牛，咋呼不已：牛哥头一甩，就是激情四射一鼓手！胯一扭，就是风情万种之杰克逊！这样的大牛，网上网下，自然没少遭女文学青年们围追堵截。然而，故事情节可以迥异，结局却一定是，这些文学女青年，一律心甘情愿地成了“牛哥”的“妹妹”。

和大牛同一编辑部的几个，又是羡慕又是恨，见了大牛就泛酸水：“你这厮，当哥倒是当得逍遥快活，也不看看如今肯来咱编辑部里坐坐的，都是一水的小老头儿！”大牛耸肩摊手：妹子多算

个啥？与妹子零绯闻，才是真本事！

如此，大牛的版面，也就有了些品位与格调。因这大牛选稿，是很有讲究的。文章质量不过关，“牛哥”喊得再软再甜再糯，都没用！

美食家少有能抵制得住自己动手烹制美食的诱惑的。编辑也如是。通城几家报社的副刊编辑，个个文字功夫了得。大牛的文笔很不赖，文章上过全国知名大报的副刊，还出过品相、质地都上乘的个人文集。

看书写作、选稿做版，闲时种种花、养养草、看看风景，顺带着再挎上相机弄几张得意作品发发朋友圈收获一圈赞，这是大牛的日常。大牛快活而满足。如果哪天有作者告诉大牛就连夜里做梦都在给他写稿，或者哪天又有哪个德高望重的老文化人打来电话说牛哥版面每篇文章他必看，那么，这天的大牛，是无论如何也要下一碗青菜面条再整一盘青葱炒胡豆奖赏奖赏自己的。

当然，大牛也有想怼人的时候。

譬如，总有几个作者，今日才投稿，明日恨不得就能在报上见到自己的文章。隔一段时间不见刊用，心中焦躁，千方百计寻得大牛的手机号，

然后没日没夜地狂拨。大牛当编辑，但也没少往外投稿，自是明了码字人的万分不易，也很能理解作者敝帚自珍的情结，但大牛倍感郁闷的是，那打电话的人，少有肯去反思自己的文章不被刊用的原因的，反而怀疑大牛不肯用稿是存了偏见，甚至怀疑大牛收受了其他作者的好处。还真有那奇葩作者，激愤之下，提笔就写检举信，到作协等处告发大牛的。

喝茶？谈话？不怕！朗朗乾坤，还能是非颠倒、黑白不分？大牛施施然而去，再坦荡荡而回。

纸媒日渐式微，各地副刊或砍或缩。仿佛就在一夜之间，“全民阅读”与“碎片化阅读”结伴而来。大牛忧心忡忡，碎片化阅读带来的，是思想的浅薄与判断力的下降。唯有读书看报，才是慢阅读与深阅读，方算得上带有思考特质的真正的阅读。

大牛相信，纸媒不会倒，起码，十年八年不会倒。

融媒体时代，传统媒体怎样才能顶住压力，赢得自己的一席之地？唯有在增强自身的影响力比如在创立品牌栏目上做文章！

大牛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



至于稿源，没说的，只要大牛吱一声，作者们无不鼎力支持——

谁让大牛是咱通城文学圈的“牛哥”呢？

留学生凯西

凯西收到蒙特利尔大学法学院的offer的那天，我正在看一部反映留学生生活的电视剧《归去来》。有些桥段，着实让我这个当妈的毛骨悚然：女一萧清在打工的餐馆遭性侵；男二宁鸣为守护女神的陶笛，被劫匪枪击。

蒙特利尔离旧金山并不远，是不是也暗藏着类似的危险？当即命令凯西报跆拳道班，购遇袭报警器。凯西乖乖地一一应允。

跆拳道班当然是不肯收下凯西的，哪有几个月就能速成的呢。而报警器，居然也在安检时被没收了。

等到在蒙大的留学生公寓里安顿下来，凯西早将报警器被没收的郁闷与担忧丢到了九霄云外。天是那样地蓝，白鸽正在草坪上安详地踱着步。不远处，有个白人老太太，正在街角物我两忘地弹钢琴。

初到蒙大的中国留学生，必要做一件事：去LA RONDE 嗨一天。似乎还未从过山车大摆锤跳楼机海盗船带来的刺激中走出来，语言关就摆在了凯西面前。

蒙特利尔位于法语区，学校开法语课，但一周只一节。法语的发音很难，光靠自己背点单词语法，很难有所提高。还好，公寓同一楼层里，就住着好几个法国小妹妹。凯西主动出击，约小妹妹们周末一起出去玩，没想到一拍即合，小妹妹们也正想跟凯西学中文呢。

从前，凯西厚颜宣称，“爸爸负责饭前，妈妈负责饭后，我嘛，负责饭中”，会做的菜，止一番茄炒鸡蛋而已。而如今的凯西，为节约生活成本，开始苦练厨艺，到蒙特利尔还不到一个月，就开始在亲友群里高调显摆自己的作品——奶油蘑菇牛油果意面、鸡蛋玛芬，还有名字诡异的“黑暗料理”……凯西洋洋自得地说，每研发出一种新菜品，都能享受到一种人生得以升华的满足感。

15 门法学课程，门门都不轻松。每每感觉成

绩不错，给中国人争了气长了脸，凯西就会约上三两同学，逛逛当地的美术馆或建筑博物馆，顺便找人磕磕巴巴地练练法语口语。当然，作为一名资深的嗜甜患者，吃吃吃是必不可少的：椰汁紫米露、红豆烧仙草、提拉米苏、千层红茶冰淇淋……至于专注于摆盘的网红日料 kazu，更是不可错过。

知道凯西好吃，某天，法国小妹妹们为了感谢凯西教她们中文与英文，带了凯西去尝一款据说能把舌头也化掉的美食 amazing crepe，凯西一尝，乐了：“和我外公做的荞麦薄饼长相味道都一模一样嘛！”

小妹妹们瞬间被凯西的外公圈粉：“凯西，可不可以把外公骗到蒙特利尔来开店？”

凯西闭关写论文的那段日子，可苦了我了。从前每周还能视频一两回，问问吃得可好？睡得可好？学得累不累？有没有对得上眼的男孩子？现在好了，十天半月的才发几段话，还都是和写论文有关的：“在憋论文。憋到脑袋发晕的时候煮了一碗螺蛳粉，现在从头到脚都散发着一股幸福而又迷人的臭味。”“憋论文的时候把椅子坐坏了一个轱辘，之后，状态不好，世界倾倒。”

在凯西那儿，留学，是约等于游学的。凯西想去的地方很多，美国、法国、英国、巴西……奈何囊中羞涩，我们又坚决不允许她打工赚钱，所以，圣诞节，凯西选择了去美国。

在纽约，本来说好了的，玩就玩个尽兴，绝不再想论文的事，没想到，华人街上见到一广告牌“长江仙姐，占卦算命”，凯西张嘴就问：“给我算算论文何时能写完？”

我其实也想让长江仙姐给我算算，凯西何时才能找个男朋友？

只要凯西的朋友圈里出现男生的照片，我都会穷追猛打：“喂！我很关心这个小帅哥是哪个！”而凯西呢，往往会泼我冷水，比如，马上补发一条朋友圈，发一组纽约街头的烟花照，再配一行让我老泪纵横的文字：“希望大家都找到一起看烟花的人，不要像我一样，只能去拍烟花。”

除了“只能去拍烟花”，凯西对自己的留学生活还是比较满意的。有凯西写的一首小诗为证：很认真地在生活 / 很努力地在往外 / 不是完全没有收获 / 至少逐渐认清自己 / 希望这样的我 / 不曾让你们失望

中介小爱

想起创业之初，小爱就唏嘘。

小爱的老公是个文化人，每次对着小爱生气，从不高声粗嗓，至多就是摘下眼镜来，拿衣角擦。擦一回眼镜，抬眼角扫一眼小爱，直到小爱认怂。那回，老公真是气得狠了，不擦眼镜了，改成了攒：“你自己到街上转转去！开中介的都是些什么人？丢不丢人？啊？丢不丢我的人？”

老公手扶缺了一只腿的眼镜，出门找眼镜店去了。小爱闷坐了一会儿，眉眼方才活泛开来。几个电话一打，男女朋友热热闹闹地来了好几拨。搬桌子的、扛椅子的、抱电脑的，嗨哟嗨哟的号子声，透着欢快与激情，在居民楼间穿越，又蹦跳着一头扎进繁华的街市。

朋友们送的大花篮，摆上了。开业的鞭炮，也放过了。小爱用宠溺的目光抚摸着自已的“新生儿”——虽然，桌凳均已半旧，就连所有家当中

最值钱的那台大屁股台式电脑，也是老公淘汰下的。

那时，中介门槛低，那条街上，干这行的，还真就小爱的文化层次高一些。小爱大学读的是职大，学的是商贸英语，这样的学历和专业，在大公司根本就不起眼，只能跑跑腿打打杂，而现在，往日的短板，恰恰成了小爱的优势。

比如，老外要在南通租房，寻到这条街，往往就会在小爱这落下脚来。因为与小爱沟通基本无障碍啊！先是王子纸业的，后是中远船业的，再后来，就连高校的外教也慕名而来。小爱给他们介绍房源，陪着他们实地看房，一路叽里咕噜地讲着外国话，赚来的外币花花绿绿的，把一条街上的同行几乎要羡慕死。

小爱似乎天生就是个干中介的料：嘴甜、心善，人又肯吃苦，学习能力与抗压能力都强。小爱的生意，比起其他人，便要好许多。小爱的业绩厚厚实实地堆放到老公面前时，老公开始对小爱刮目相看了。

老公的态度转变之后，小爱就多了一个得力的



说的是隔壁老王。

老王“退休”了，可老王才 55 岁。没办法，厂子倒了呀。

老王在家躺了一礼拜，就像生了一场大病。一个礼拜过去了，都以为老王能接受现状了，可老王却成了找茬专业户。饭菜明明可口，偏说缺糖少盐。给脸子看也罢了，还摔盆打碗。老婆被老王折腾得形容枯槁，打电话向儿子小王求援：快把你这作天作地的爹接走，不然，就成狼了，逮谁咬谁。

小王是个孝子，事事依着爹妈。进城后，老王的“狼性”有所收敛。但城里的日子并不好过。小王三十好几，连个固定的女朋友都还没有。老王整日窝在家里白吃白喝，也不好意思对着儿子发急。性格又孤僻，总也合不了群，别的老头老太热热闹闹地跳舞下棋唱小曲，老王呢，只知在厨房卧室客厅里兜圈子，要不就枯坐在沙发上打瞌睡。

老婆不放心，隔段时间，就跑来城里看老王。也奇了，只要老婆来，老王就又恢复成龇牙咧嘴的“狼”，就连空气，也被老王撕咬得直冒火星。闹得不像话了，还吼着要离婚。都五六十的人了，也不怕人笑话！

老婆哭。哭完了，关起房门来和小王密谋：我看都是提前退休惹的祸，你还不赶紧想法子帮你爹找点事情做？

小王就把工作辞了，将临街的车库收拾一番，再稍加装修，“隔壁老王小厨房”开张了！

小厨房确实小，又简陋，只够摆五六张小饭桌，来光顾的，通常是些在附近工地上找活干的民工。偶尔，也会有在附近摆摊的修鞋的摸骨打卦的走进来，冲店里叫一声：“隔壁老王，炒几个菜！”

每日里，小王负责采买，老王呢，迎来送往、流水账目之类，他不管，也管不来，他只负责做菜。

这天，一个四十不到的男人带着几个人走进了小厨房。男人对着小饭桌皱了会儿眉，又研究了会儿墙上贴着的价目表，这才动了心，牛皮哄哄地点了四个菜。

四个菜呢！小王老王都很开心。小王安顿客人坐下，又一溜小跑，提来茶壶，泡茶。老王呢，

的电话了。我本可以换一部手机拨打老吴的电话证实一下的。可老吴说过，我是好人。

《小说月报》是我最喜欢的一本杂志。这可怎么办呢？还好，我想起去年打的那个举报电话了。拨打过去，接听的人和去年一样热情。在详细询问了诸如我的投递地址还有办理订阅手续的分局等详细信息后，那人说，我们马上就会着手办理此事，三天内一定解决，请您放心。

搁下电话后不到十分钟，我的手机响了。一看来显，咦，是好人老吴。

不等老吴开口，我抢先说：“不好意思啊老吴，我也不想打这个投诉电话的，知道这个电话一打，就会给你带来麻烦。可我打你电话好多次，你不接呀。”

老吴显然怔了怔。然后，老吴说：“是这样的，你打的那个电话现在一直是我女儿在用。”

我想问，那我第一次打“那个电话”的时候你为什么不说呢？那你现在为什么又用“那个电话”给我打电话呢？但我没开口。

老吴接着说：“杂志我会尽快补给你。如果上面的人再打电话问你，你就告诉他们，你已经拿到杂志了。”

我也怔了怔。然后，我说：“你怎么能要我帮你撒谎呢？等到杂志真的拿到手了，我自然会如实告诉他们的。”

老吴说：“哎呀，你是好人。你就帮帮我的忙吧。”

我说：“别的忙我可以帮，就说谎不成。”

老吴继续说：“哎呀，哎呀，你就帮帮忙吧！”

我毅然挂掉了电话。事后，拿到杂志的时候，我一点也高兴不起来。虽然老吴打电话告诉我，杂志是她跑了 N 个报亭才终于买到的。我能想象得到老吴满头大汗的样子。可是，这次我的心里一点也没有感动。

如今，老吴在投递路上遇到我，总别过脸去，假装没看见我。而我呢，因为打过老吴的举报电话，心里也有些过意不去，便总想躲开老吴。

我喜欢好人老吴。可是，好人老吴必须在被举报之后才能出现。

这真是生活的悖论！

老吴是我们这一片的投递员，人老好的。好到什么程度？去年有一回我没拿到杂志，傻乎乎地不知道怎么办，有个曾经也遇到过这种情况的朋友给了我一个举报电话，电话打过去的当天下午，老吴就登了门。那时正是一年中酷热的时候，老吴抹着满头满脸的汗，给我送来了杂志。老吴说，她跑了 9 个报亭，都卖光了，幸好她认识的一个人也订了这本杂志，就跑去说尽了好话，才向人家买了来。我由衷地握着老吴的手：“你可真是一个好人啊。”老吴热情主动地给了我她的手机号码，说：“以后要是再出现这种情况，你就直接打这个电话好了。你打电话到上面，可事情最后还是得我解决不是？”直到亲眼看着我将自己的电话号码存进了手机，老吴才放心地离去。

后来，接我举报电话的人电话回访我，我毫不吝啬地给了老吴诸多溢美之词。老吴后来也打电话问及此事，我如实告知后，老吴很高兴。老吴说：“你真是个好人。”我说：“因为你也是个好人呀。”

两个好人就有了友好的接触，接触得最密切的时候是在年底。老吴打电话给我，让我以后就在她的手里订阅报纸杂志。听出我的语气里有些为难后，老吴又登门拜访我。在得知我已经在单位办理好订阅手续之后，老吴很失望。我也对自己很失望。我对老吴说：“明年吧，明年我一定找你订。”

所以，今天，当我又没能拿到订阅的杂志时，我想也没想，就打了好人老吴的电话。我直奔主题，说：“老吴啊，我第六期的《小说月报》到现在还没拿到，麻烦你帮我查一下啊。”老吴说：“会不会你信箱没锁好？”我说：“怎么可能呢。”老吴说：“会不会你这些天没开信箱？”我说我一天下三次楼。老吴说：“哦，我知道了。”

我便满怀希望一天天等着。连续等了一个礼拜，仍然没能等来杂志。我想，是不是老吴事情多，忙得忘记了呢？于是，我再次拨通了老吴的手机号。响铃十声，无人接听。我想，是不是老吴正在投递的路上没听到手机响呢？那就换个时间拨吧。12 点，这个时候老吴应该不在上班的路上。响铃十声，仍然无人接听。我又想，是不是老吴在午睡将手机调成了震动呢？那就再换个时间吧。第三次我选择了晚上 7 点打。响铃十声，还是无人接听。

我隐约有些明白了，好人老吴是故意不接听我

助手。来了客户了，老公会热情接待，帮着客户在房源系统中筛选出中意的，再电话联系房主，有时还跟着小爱带客户去看房，诚心诚意地帮着客户研究房子的优缺点。及至后来，单位资产重组，老公丢了工作，连简历也懒得投，每日乐呵呵地跟在小爱屁股后面看房谈单签合同，俨然就是小爱的“贤内助”。不过，老公嘴硬，认为“中介”太 low，开口必称自己为“我们置业顾问”“我们房产经纪人”。

做中介十多年，小爱什么没遇到过？奇葩房东提过分要求的、同行冒充客户套房源打探价格的、客户和房主想绕过小爱玩跳单的……没点真本事，还真不成！摸爬滚打了这么多年，小爱虽然不断打怪升级，但心中有条原则那是不能动摇的：一切为客户着想，不玩套路不挖坑。

做中介，人脉很重要。小爱人实诚，社区谁家有点啥事，只要吱一声，小爱总会尽其所能地提供帮助。日久，不少人都成了小爱的真朋友。

小爱的女儿小升初，别人还在为择校焦头烂额呢，小爱的女儿已经稳稳地坐进了最好的中学里师资配备最好的班——是一客户主动帮的忙。小家伙中考没发挥好，又是一客户给小爱提供信息并积极运作，结果，小家伙如愿以偿成了某重点高中艺术特长班的学生。这样的“贵人”，小爱还有许多。小爱一律称呼他们为“我哥”“我姐”。

都以为小爱会扩大中介的规模，成立一家房产中介公司、开几家门店，不过，这是其他中介人的人设——小爱本就是一个不安于现状的人。

可不，小爱将目光投向了人寿保险业务。

老公擦着眼镜：“你也不到街上转转去！那些拉保险的都是些什么人？”抬起眼角扫小爱，却见小爱正站在新购景观房的阳台上远眺，金黄色的阳光，洒遍了小爱的全身。不消说，此时的小爱，那张脸上一定洋溢着自信与激情。

老公不觉就认了怂——这样的小爱，有什么丢人的呢？

投递员老吴

当订阅的杂志又一次没能拿到的时候，我一点也没心慌。我为什么要心慌呢？有好人老吴呢。



也迅速进入一级战备状态。

都是现点现做的菜，哪有那么快？可男人属猴子的，屁股下有三把火，总也坐不住，三转两转的，竟转进了老王的工作间。

老王正在为男人做花菜炒鸡蛋呢。油在锅里刺啦啦冒着烟，鸡蛋炒得金黄，泛着诱人的色泽。

就在老王准备将花菜倒进锅里与鸡蛋一起翻炒时，男人不依了，和老王吵了起来。男人很激愤：花菜炒鸡蛋怎么能这么做呢？你当我们是猪哪？老王也很激动：我就是这么做的，客人都说好吃呢。男人愈发地激愤，冲到厨房外面寻求支持：“你们说花菜炒鸡蛋是这般炒法么？”

男人说完，又气鼓鼓地一头扎进厨房，使出蛮力，把老王往外推：你腾地！我自己来弄！

老王一张老脸涨得通红，气呼呼地就近找了张凳子坐下，喘粗气。

这是“狼”要发作的前奏咧！小王赶紧跑过去，不说话，双手搭上老王的肩，揉一揉，过一会儿，再揉一揉。老王的气，慢慢地就喘得均匀了些。

男人在厨房里折腾。手忙脚乱的间隙里，还不忘走出厨房，向老王招手：“来！我教教你怎么做花菜炒鸡蛋！”

小王冲着老王微笑，点头。老王跺一下脚，居

然也就进去了。

男人恶狠狠地舀了一勺油，倒进锅。又动作夸张地磕了四只鸡蛋，翻炒好，盛放到盘子里。然后，开始炒花菜。

众人都饶有兴致地看热闹。厨房里吵吵闹闹的，不过，话题转为百叶如何烧肉以及黄鱼如何清蒸。而厨房里的格局，已经变成了男人主厨，老王被指使得若陀螺般旋转。就连老王头上的厨师帽，也被男人抢去，歪戴在了自己的头上！

男人终于摘了帽子，出了厨房，招呼同伴坐下，开始享用自己做的四个菜。忽然想起什么，把桌子一拍，喊小王：“你怎么请了这么一个差劲的厨师？辞掉，辞掉！”

小王很温文地笑：“原谅他，他退休后才学着进厨房。他做得很开心，进步大着呢。”

男人一脸激愤，霍地站起来：“可他连花菜炒鸡蛋都不会做！”

小王轻拍男人的肩，柔声道：“他呀，是我的父亲！”

这事过后，老王和小王商量：我想在菜单上加一条“本店支持自己动手制作”，可行？

小王拍案。

别说，还真有人专门奔着“隔壁老王小厨房”

提供的DIY而来的！还以衣着光鲜的年轻人居多！

在与DIY客人的互动中，老王的厨艺日渐精进，就连个性，也日渐开朗。

小王打电话给母亲，心花怒放地表扬老王：爹虽然已经退休了，可爹仍是一头狼！一头有着敏锐触觉的狼！

“问题生”戴维

那个上午，戴维的座位，空了两堂课。

戴维是个“问题生”，平日里，言行举止都很怪异，就像一个浑身披着带刺铠甲的独行侠。有一回，我无意间发现戴维在语文课本里写着这样的一句话：我就是铁桶江山，谁能攻进我的城池？

“问题生”的事，就是多。可不，都无故旷课了！翻找学生通讯录，戴维家的信息栏里，没留电话。还好，有家庭住址。

是个偏僻的居民区。我找了很久，终于摸到了戴维家。顶楼，楼里没电梯，门上没门铃。我敲门、喊门，都没人应。快快下楼，却在楼道拐角处发现了戴维的自行车。

我重又爬上顶楼，敲门、喊门，仍是徒劳。后来，我就像一条疲惫而敬业的警犬，在小区里四处寻找开锁的师傅。因为，我怀疑，戴维一家，是不是煤气中毒了？

就在我焦头烂额的时候，我看到了放学回来的刘五九。刘五九和戴维住同一个小区，都在我班上。刘五九站在戴维家的后窗下，扯着变声期的嗓门喊戴维。终于，在刘五九的嗓子快要喊破的时候，窗边，出现了一个人的影子。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戴维的母亲。这是一个清瘦的中年女人，满脸惊讶、羞赧与焦灼。我也顾不得礼貌，语气很冲地说，我都快急死了，我敲半天的门，你没长耳朵啊？女人似乎很委屈，一句话也不说，手足无措地将我领到戴维的小房间里。

戴维躺在床上，很虚弱地说，老师好。我摸摸戴维的额头，滚烫。我便又语气很冲地对女人说，有你这么当妈的吗戴维都发这么高的烧了你也不晓得带戴维去看医生？女人仍不做声。戴维挣扎着坐起来，说，别怪我妈，是我自己不愿意去医院。我从小就不愿意去医院。我问，为什么？戴

维缩进了被子，说，老师，能别问吗？我说，可以。可是，你不下楼看病，万一烧出个好歹来，我又怎么能放心呢？戴维把头探出来，说，没事的，躺半天就好，从小就这样，不妨事的。

我只好退出戴维的房间。正准备离开，衣角被女人拉住了。我问，什么事？女人的眼泪含在眼里，手指着自己的嘴巴。我愣了一会儿，然后，恍然：你也感冒失声了？女人不答，仍是一脸焦灼。我灵机一动，从包里掏出纸笔，写：会写字吗？女人拍一拍自己的头，写：会。我写：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说。女人写：帮我说服戴维，去看病。发这么高的烧，我怕。我写：我可以试试。

我重又回到戴维的房间，像一个霸蛮的母亲对待赖床的孩子，一把将戴维的被子掀开：“戴维你听好了，你妈为了你，都急得失声了，你要是也想把我急出什么毛病来，你就继续躺着。否则，快点跟我下楼，我带你去医院。”戴维张了张嘴巴，想说什么，却终于没说。

戴维穿好衣服，在客厅换鞋的时候，女人冲着戴维打手势。戴维抬头看着母亲，将母亲的手势重复了一遍：伸手指指自己，然后，右手摊开成布，左手捏成石头，随即，布在石头上方旋转，最后，指向母亲。

母子俩相视而笑。我却糊涂了。

戴维说，老师，其实，我一直没告诉你，妈妈三岁那年因为发高烧，被庸医错用了抗生素，从此，妈妈就成了一个聋哑人。这也是我一直抗拒医院的原因。今天会破例，是因为，我不忍心让妈妈为我担心。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老师，你是我上这么多年学以来，第一个到我家来家访的老师。老师，我有个卑微的要求，我不想让大家知道我妈是个聋哑人，可以吗？我不想被当成另类看待。

我想了想，说，当然。

戴维就调皮地在楼梯口站定，将出门前和妈妈做的那套动作，对着我又做了一遍。然后，戴维问，老师，你知道这套手语的意思吗？

我笑了。我学着戴维，将这套已经看过三遍的手语，也做了一遍。戴维也笑了。戴维很乖顺地随我去了社区医院，拿了药，挂了水。毕竟年轻，第二天，就精神饱满地坐到了教室里。

戴维慢慢地合群了。当然，戴维仍会犯各种各样的错误。每当戴维竖起满身尖刺想扎人的时候，我就会将戴维喊到办公室，对着戴维比划石头布。

然后，戴维就会咬牙说，老师，我改。

三年后，戴维告诉我，他考上了大学，可是，学费太贵，放弃了。现在在一家洋快餐店打工赚钱，然后，想去北京，学影视后期制作。我去戴维打工的地方找过戴维，没看到戴维，却见三五个和戴维一般年龄的男孩，满脸阳光，在店堂里穿梭。

又过了三年，戴维QQ我，说已经去了北京，但除了妈妈，家人都不支持，所以，他的积蓄，在交了学费后，已经所剩无几。戴维给我看他的初期作业，我看不懂，可这有什么关系呢。我跑了去附近的银行，给戴维汇去了一笔钱。钱不多，但至少能解戴维的燃眉之急——这孩子，窘迫得快连地下室也住不起了。

如今的戴维，在北京已经基本站稳了脚跟。每逢我在QQ的签名档里挂上“今日郁闷”或是“受打击了”，戴维就会点开视频，对我比划石头布。

从前，我是温暖戴维这块石头的布，而现在，戴维，成了驱走我心头阴霾的阳光。

那套手语所表达的意思，我想，你可能已经猜出来了，是“我爱你”。

城管小杨

我和城管小杨，还真是有渊源！

读高中时，小杨是我小两届的学弟。人长得有特点，个大肤黑、唇厚齿白，一双眯眯眼，看似无神，一旦瞄准了你，刷刷刷冒精光。名声也大，因为是个连自己也管不好的皮猴儿。

有一回上地理课，他居然在课本上涂鸦！吃熊心豹子胆了啊！地理老师谁啊？不怒也要威八分的！认个错也就罢了，还大咧咧跑到讲台前，拿起板擦，哗啦啦擦掉一角板书，再三五笔勾画出一只小枣核！赶紧儿溜回座位也就罢了，居然大言不惭宣称，该枣核虽小，却蕴藏万千经纬，所以它其实乃是一只地球仪！地理老师指着小枣核，以食指慢叩黑板数秒，仰头，大笑。学生们也跟着笑。小杨在一片戏谑的笑声里灰溜溜回到座位，暗黑的脸涨得通红，拳头藏在桌洞里，暗暗发誓：终有一日，我会画一只逼真的地球仪给你们看！

果然，小杨开始拜师学画。起步虽晚，但天赋高，带过他的老师无一不赞。到了高考年，艺

考毫无悬念高分通过，加之文化成绩也棒，于是，我们再一次做了校友。他在美术系，习画、写字，如鱼得水，很快声名鹊起，还在系学生会里任着要职。我呢，读着自己不太喜欢的专业，意兴阑珊地做着一只闲云野鹤。但我们有着相同的兴趣爱好，写诗。那年月，没写过几行诗，你都不好意思说自己青春过。一帮喜欢写诗的年轻人很自然地就聚集到了一起，入诗社，办诗刊。我任社长，做执行主编，至于画插图以及封面设计的活儿，只要我这个大师姐找到小杨，他无不爽快应下。

毕业后，与小杨一度失去联系。忽一日，男友说他母亲有一嫡亲的堂弟，最是才华横溢，是他母族的一大骄傲，心中一动，花言巧语骗得男友带我前去拜谒大神，才一进门，便觉两道精光刷刷朝着我杀过来，不禁连退三步，口中哇呀呀一阵乱叫：竟然是你！

从此，昔日学弟扶摇直上，每次见到我，都一本正经地要我呼他为“舅舅”。

原本，我这半路上杀出来的“舅舅”在一所中专院校里做老师做得挺好的，再调皮的学生，也都被治得服服帖帖。但他偏不安身，闹着要跳槽。跳就跳吧，还把自己跳成了一城管！

那时，不少人对城管存着不小的偏见。城管城管，整个一事儿妈啊，油烟、噪声扰民要管，路面破损、被占要管，就连渣土扬尘，也还要管！还凶，有几个打游击的小商小贩见了城管敢不撒腿狂奔的？

与城管“舅舅”的接触，便少了许多，然而，关于“舅舅”的好消息，尤其是一些让族人振奋的好消息那是躲不开的，比如，“舅舅”加入书法协会了，“舅舅”在城管负责户外广告了，“舅舅”荣升青年美术家协会副主席、书法篆刻研究会的副会长了，“舅舅”去城管车管处了……

知我对城管这行存着些偏执与无知，“舅舅”洞若观火，却毫不介怀。我第一次搬家的时候，“舅舅”左搂右抱，吭哧吭哧爬到五楼，送来一字一画，字是“大海之阔，非一流之归也。大厦之成，非一木之材也”，画是“鱼戏莲叶间”，均爱得不行。那回，“舅舅”坐在我家沙发上，抖腿，喝茶。指着字画，连说“共勉，共勉”。说起户外广告，则眉飞色舞，显见对于新工作的热爱。

我再次搬家时，“舅舅”忙得不行，说正在四处取经，以破解共享单车的运营与监管难题。不过，

再忙，字还是给我写了，取回来，是大幅的《沁园春·雪》，用笔极是灵动跳脱，观之，确有北国之雪的狂野气势。我如获至宝，恭恭敬敬挂在客厅。

白天，“舅舅”是一“像绣花一样精细”的城管儿郎，到了夜晚，这个肤黑齿白的粗壮汉子，会将目光从满城停放有序、取用方便的共享单车上收回，把自己关进书房，画画、写字，破千页纸。

此刻的“舅舅”，在我眼中，是魅力四射的，因为，他的心中，始终住着一个书生，一个“偶有诗书娱小我，独无兴趣见大人”，有那么点清高，又自带几分文人该有的猖狂气质的书生。

家长熊奶奶

都知道，和班主任搞好关系，不要太重要！我女儿读书的时候，身为家长，我恨不得连一只苹果都要劈成两半和班主任一起分享。而熊奶奶，偏就是那种不买班主任账的主儿。不把班主任放眼里算什么？人家还有一必杀技：告黑状！

有回，小熊的女同桌和男邻桌前后脚哭哭啼啼来找我，说小熊上课时不看黑板，看她（他），还一边看一边流口水。色迷迷的，又恶心又变态！

我决定找小熊谈一谈。那天放学后被我约谈的孩子有三个。小熊在第三个。结果，当我筋疲力尽回到家，刚刚拧开厨房的灶火，校长的电话就打了过来，说有个家长投诉你。你怎的连谈话都要排名次？而且，凭什么还把她孙子排倒数第一名？

吃一堑长一智，从此之后，在处理班务工作时，我都会提醒自己，你要小心点、艺术点！

可是，我还是踩了雷。

那回开家长会，熊奶奶是提前到的。因为她想和我“来一回深谈”。人贼胖，办公室有椅子，她不坐，而是一屁股砸到办公室一角的行军床上。行军床的床脚发出一声惨叫，并凹出一个委屈的造型。

熊奶奶也不拿我当外人，大腿一拍，开始控诉自己的儿媳。她称呼儿媳为“那个女人”。在她的描述中，“那个女人”无才、无能、无德，对家庭的所有贡献，就是喂了小熊四个半月的母乳。

两个女人之间的战争，实在太过于鸡零狗碎、太过于悠久绵长，虽然肯定能从中捋出小熊“变态”的因由，但我哪里腾得出时间去细听？还有满教室的家长等着我呢。熊奶奶哪里受得了我的如此“轻慢”？愤然起身，还顺脚踢了一脚无辜的床脚。自然，当晚，校长接到的投诉电话里，肯定有一则是与我有关的。

后来有机会见到熊奶奶口中的“那个女人”，人怯怯的，连说话也不肯大声。交谈中才知道，小熊长到14岁，一直都被熊奶奶霸占着。就连睡觉，都睡一张床！而且，小熊还落下个让人难以启齿的毛病，每晚睡觉，还必须摸着熊奶奶的乳房才能睡得着！

都14岁的青春期少年了啊！在我的软磨硬泡下，熊奶奶才终于同意与小熊分床而居。这之后，小熊“流口水”的毛病，也渐渐地有了好转。而“那个女人”，也终于能够在熊奶奶出门旅游的那几日，得到和儿子短暂相处的机会。

以为从此可以与强势的熊奶奶相逢一笑泯恩仇了，没想到，又一场暴风雨兜头而来。

起因是小熊交上来的英语作业本上，只有三行连一个字母也辨认不出的“心电图”。找了小熊问，小熊说其实“心电图”的作者是浩子。浩子抢走了他的作业本，他就只好将浩子作业本封面上的名字改成了自己的。

一调查，乖乖，浩子还有班上其他几个男生的作业，几乎有一半都是小熊代做的。打小熊家的电话：“你们家小熊，自己的成绩一再下滑，却一而再再而三地做枪手帮其他同学写作业，影响很坏，希望你们家长配合教育小熊，怎么能做这样的事呢？”

熊奶奶嘎嘣脆地回答我：“实话告诉你，是我让小熊这样做的！”

“你怎么会让孩子做这样的糊涂事呢？”

“小熊要是不这样做，他的人身安全将得不到保障！那几个同学说，要是小熊不帮他们做作业的话，就往死里揍他！”

我说，这些情况，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呢？我可以找到这几个同学，对他们进行教育的。

“找你是没用的！告诉你了，小熊会被欺负得更加厉害！说句不好听的话，你们这些班主任，不过是个摆设！”

我气得挂掉了电话。



熊奶奶不依不饶：“你挂我电话是吧？你信不信我马上就打电话给校长？”

我压下心头的火苗，说，建议你还是将教育权和监护权下放给你的儿子和儿媳吧。你的教育理念，真的跟不上这个时代了！你在教孩子向歪风邪气低头，你这样教孩子会害了孩子的！以后孩子长大了，社会上的人如果威胁孩子要他去做坏事，你是不是也唆使纵容他去做？如今，小熊软弱可欺，责任真的全在别的孩子身上？他没有原则、他缺乏是非观，所以，他才成了别人眼里可以任意拿捏的软柿子！

这次换成熊奶奶气得挂掉了我的电话。

还好，在这之后不久，小熊就毕业了。说来奇怪，此后，我的班主任生涯竟然一马平川，再也没有碰上过熊奶奶这样的厉害角儿。

答案是后来才逐渐弄明白的：秦有六国，兢兢以强。六国既除，乃亡。

于是，感谢熊奶奶，我曾经的“对手”。

同学尤丹青

夏天，我出差去 R 城。R 城住着我的同学、美术老师尤丹青。刚在宾馆的床上躺下不到 10 分钟，尤丹青闻讯而至，略一打量房间设施，大辫子一甩，拉着我就走：“这哪是住人的地儿？住我家去！”我不肯：“我这次食宿全包，开会的地点就在宾馆的三楼，方便得很，何必麻烦！”尤丹青凤眼一瞪：“到 R 城来不住我家，你眼里还有没有我尤丹青！”我只好乖乖从了尤丹青。

尤丹青把女儿尤小画赶出房间：“这一个礼拜，你睡地板，床让给你辣姨。”看着尤小画撅着嘴的小模样，我心里很不落忍：“我可以睡地板的。”尤丹青霸气侧漏，抱起尤小画的卧具扔到书房里：“我说不行就不行！”

为了给我“接风”，尤丹青将 R 城我俩共同的同学几乎全部召集到了她家。你可以想象尤丹青不大的家里是如何的闹腾。尤丹青喜欢在家里请客，认为家宴才是款待客人的最高规格。尤丹青率领尤小画出出进进十来趟才终于备齐了举办超大规模

模的家宴所必须的一应物事。

席间，尤丹青开始来事儿了：“喏，那位刚刚离婚了，想调离伤心地，你手头有没有 40 岁左右的单身狗？唉，那位的弟弟考公务员，就差面试这一关了，你帮个忙找找能说得上话的人呗……”

客人散去，桌椅杯盘各各归位，该洗洗睡了吧？尤丹青却提议说，我带你去磊同学家玩玩。我说不麻烦了吧这么晚了。尤丹青说不妨事的，磊同学到某个乡镇挂职锻炼去了，家里只有他老婆石榴一个，每日里，就盼着有人去陪她说说话呢。没奈何，我跟着尤丹青去拜访对我来说完全陌生的石榴。瞅着石榴进卫生间的空儿，尤丹青批评我不该打呵欠：“一回生二回熟，我就觉得你和石榴也会成为好朋友！”

第二天一早，6 点才过，尤丹青家的老古董收音机就开始扯开嗓门播报早点新闻了。我的活动在 3 小时之后举行，可我怎么好意思再睡懒觉？吃早饭时我就暗暗下定了决心，今天，无论如何，都不能再让尤小画睡地板了，会务中心安排食宿，不吃不住也浪费了不是？可尤丹青说，除非这个朋友从此不做了，否则，这一周，得让她好好尽尽地主之谊。我只好悻悻然地往外走。尤丹青跟了出来：“你等等，我打个电话给石榴让她开车送你！”我赶紧说：“别麻烦人家了我自己打车很方便的。”尤丹青又是一甩大辫子：“你别跟我事儿了成不？告诉你，这都不是事儿！”

果然，才一会儿工夫，就见石榴穿着睡衣打着呵欠蓬松着头发开着一辆跑车过来，我还没想好怎么和石榴招呼，就被尤丹青一把塞进车。坐在车里，我的心情好复杂啊，一方面，我为自己终于能暂时摆脱尤丹青而如释重负，另一方面又为自己这么一点点的路居然要兴师动众动用石榴和她的豪车接送而感到羞愧难当。

中午，离开会场，我裹在一群人中往餐厅里走，却被早就候在餐厅门口的尤丹青一把逮住：“这儿的饭菜哪能吃啊？跟我走，石榴的车已经在外面等着了！”

我不知道石榴有没有哭，反正，我当场就哭了。

过几月，尤丹青到通城办事。我怎敢怠慢？可人家尤丹青只肯给我一次共进晚餐的机会，没办法，享受过尤丹青家宴加豪车款待过的家居通城的朋友远不止我一个，现在，这些朋友一个个就

像古时的妃子一般，排着队等着尤丹青翻牌子呢！终于轮到我的那晚，当我看到尤丹青带着一大帮我认识和我认识的人出现在我面前的时候，我一点没觉得奇怪——这才是尤丹青的范儿！尤丹青谁啊？被众人呼做“十二弟”的人啊！

你肯定很好奇为什么尤丹青会有一个“十二弟”的外号了吧？十二弟，乃“事儿帝”的谐音呀，事儿妈算什么？人家尤丹青是帝，是什么事到了她那儿就都不是事儿的高段位的帝！

据该外号的始作俑者坦言，这三个字，其实还有另一层含义——十二之弟，是几？十三？恭喜你，答对了！

可是，你真觉得人家尤丹青傻气吗？

养父杨林

《银河补习班》里有个桥段，一次父子冲突后，马皓文进行了反思，决定向儿子马飞致歉：“毕竟，我是第一次当父亲。”

父亲，真心不好当。养父？难度系数真不比少年马飞在洪峰到来前拆下门板做成救生筏来得简单！

下面我们说杨林。养父杨林。

杨林别无喜好，单爱摆弄满厨房的药罐子。药罐子里常年熬着的汤药，是给老婆喝的。老婆喝了 15 年的汤药总不见效，到 40 岁，忍无可忍，捣烂所有的药罐子，然后，拔腿去了福利院。

老婆抱回一个才几个月光景的小男婴，黑瘦瘦的，病猫一般。老婆视若珍宝，给小男婴取名为杨贝尔。开初，杨林极不待见杨贝尔，尤其听不得杨贝尔在夜间扯嗓鬼嚎。有一回半夜里被吵醒，昏头昏脑跑到厨房，捧起一叠碗盘，正欲摔，老婆跟过来，将杨贝尔往杨林怀里一揣：“有能耐你摔他！”也怪了，杨贝尔哭声骤停，咧开小嘴，露出粉红色的小牙床，冲着杨林一个劲儿地笑。

就这么一次，杨林就败了。此后，杨林矫枉过正，将那杨贝尔宠上了天。因为总担心杨贝尔身世被好事之人透露出去，杨林索性撺掇老婆一同调离了原来生活的城市。

有了父母的百般宠爱，原本黑瘦瘦的小病猫，渐渐壮实得如同一匹小马驹，这匹小马驹，不但

长相越来越像杨林，就连走路的姿势、说话的语气都像。

这就不由人不生疑了。夜深人静时，老婆瞅着杨贝尔睡熟，就把软硬功夫都用上，盘夫索夫，非要杨林承认杨贝尔是他和外面某个相好的女人生的。杨林骂老婆好好的日子不过，非要无事生非，老婆口头功夫不如杨林，就改为掐，间或挠。杨林左躲右闪，实在弄不过，就随口乱说一个女人的名字，老婆却往往当真，下手更狠。

再一回，杨林不依了，揭竿而起了，甩了老婆一耳光：“贝尔就是我亲儿子怎么着？你掐人挠人搞刑讯逼供算啥能耐？真有能耐，你自己生一个？”老婆被击中七寸，瘪了气，自此不再疑神疑鬼，也把一颗心全扑在了杨贝尔身上。

转眼一十五年，杨贝尔已长成一翩翩美少年。美中不足的是，最近脸色不太好，有些发黄。杨林和老婆心疼得不行，别的孩子中午都在学校食堂用餐，杨林不肯，非得翘会儿班，偷偷跑回去，采买、搭配、烹制，再掐着钟点儿，巴巴地送到学校去，看着杨贝尔一口口全吞下，才放心地回去，自己胡乱对付两口拉倒。

然而，杨贝尔的脸色还是不好。可千万别像电视里演的，弄个什么必须紧急输血的病，然后血库缺血然后父子血型不合然后真相被逼出水面……杨林越想越害怕。

前几日，杨林在路上碰到一朋友，与朋友一闲聊，得知朋友家丫头每晚作业做到9点就上床睡觉，不禁捶胸顿足：“怪不得贝尔脸色难看！他每天要做到12点！”朋友随口说了句：“孩子这么辛苦，那还不缺氧啊？”

一语惊破梦中人啊！

杨林拔腿便去找他的一个在医院里工作的哥们儿，弄回一个吸氧袋。当晚，杨贝尔放学回来，杨林等不得杨贝尔放下书包，当即要给儿子吸氧。那杨贝尔也是孩子心性，看着吸氧袋好玩，捉住管子就往鼻孔里插。杨林心中大慰。

鼻孔里插根管子做作业，终究别扭，新鲜劲儿一过，杨贝尔就把管子拔了，杨林就在一旁盯着呢，正恨不得吸氧袋能带来立竿见影的效果呢，哪里肯依？父子俩为着吸、不吸闹得不可开交。

老婆也觉杨林此举多少有些夸张，就站到了儿子一边。杨林有些委屈，自己本是一片苦心，怎的竟得不到理解与呼应，竟成了被孤立的孤家寡

人了？又急又气，一句话也不晓得打哪儿冒出来的：“你个养母你当然不心疼！”

话一出口，恨不得抽自己一个耳光。瞥一眼杨贝尔，只见儿子目光怪异盯着自己，一言不发。再看老婆，已是放开嗓门，嚎得几乎背过气去。

杨林似乎看到死去多年的双亲正端坐在半空中，面带怒色斥责自己，自己可是答应了他们绝不透露半点杨贝尔的身世的，今天这是怎么了！

也是灵光一闪、急中生智，杨林看到了地上的吸氧袋。赶紧趋前一步，捧起吸氧袋，故作幽默地耸一耸肩，说，可我这个“氧父”心疼！儿子，好东西可不能糟蹋了，你不肯做个乖乖吸氧的儿子，那就只能由我这个“氧父”代劳啦。

老婆破涕为笑，一跃而起，叫道，我也有点缺氧，留点给我这个“氧母”！

夫妇两个关了房门，正对着吸氧袋暗自庆幸呢，却见杨贝尔推门进来，不由分说，取走吸氧袋，眉眼间，似笑非笑：“其实呢，6年前，我就想告诉你们，有亲儿子我在，你们就永远不会缺养！”

小民老师

这年头，喜欢看闲书的人越来越少。像小民老师这样喜欢读闲书的理科男，更少。小民老师读的书，闲杂且高冷。瞧瞧这些书名！《人类六万年》《枪炮、病菌与钢铁》《遗传的革命》《机器人叛乱》《进化心理学》《人类简史》……不罗列了，因为你肯定头大了。

我一向敬重读书人，尤其敬重那些能坚持自己阅读品位的读书人。自然，与小民老师就有了书来书往。我向小民老师借过《杂草的故事》和《臭皮囊》，小民老师从我这儿借过一些历史类的书。不过，书来书往是一回事，路上遇到小民老师就本能地闪避是另一回事——怕小民老师和我谈“自私的基因”“大数据”或“长尾理论”，怕自己露怯啊。

小民老师教数学，他思维敏捷、缜密。上小民老师的课，真不能走神。因其上课的节奏，是紧锣密鼓式的。你若发个呆，跟丢了一个鼓点，你就手不是手脚不是脚、你就无所适从、你就踉跄难行了。所以，小民老师的学生对小民老师的评



价也就走了两个极端，有顶礼膜拜封他为“数学教皇”的，也有发牢骚“这都讲的啥子哟”的。

读书多的人，通常口才也好。听小民老师说话，是件很有意思的事。比如，小民老师最不待见在学习中藏拙的学生，总是鼓励他们大胆提问，小民老师是这样撺掇他们的：“厚厚脸皮，就能饱饱肚皮！”偶尔小民老师也会皮那么一下，对总也带不全尺规就敢听他的几何课的“皮猴子”来上一句：“你呀你呀，真是个‘无尺之徒’。”对喜爱的学生，小民老师爱喊昵称。能被小民老师喊昵称的学生，走路屁股都不在路上，荣耀啊！比如班上有个姓朱的数学奇才，素来得宠，有回与小民老师闹别扭，被小民老师喊了全名，这下不得了，他得空就追在小民老师的屁股后面喊：“求求你了，叫我‘朱’！”

做学生的，有几个喜欢上班会课的？小民老师的班会课也不免俗，主题肯定也是事先定下的，但不到五分钟，小民老师铁定就跑题，他神采飞扬地带着学生上天入地、神游八荒。天文地理、

时事八卦，只要学生想听，小民老师就给他们讲。往往学生正听得入神，小民老师会突然停下来看一眼腕表，道一声“吾又扯远矣”，然后扫一眼全班：“想继续听？先把这阵子咱们班的问题摆一摆，再拿出点措施来给我看一看。”到了这个环节，全班就齐刷刷地盯着那几个犯了错的小伙伴看，盯得那几个小伙伴如坐针毡。其实也不用盯太久，小民老师想在班会课上解决的问题也就差不多解决了一大半。

有次小民老师扯着扯着就扯到了他和他邻居家的两扇进户门。小民老师感慨说，每日里贴到两家门上的小广告可真多啊！小民老师还打了个比方，不说像牛皮癣，说“如同蝶儿乱飞”。学生正窃笑小民老师一数学老师硬充什么小文青啊，小民老师话锋一转，问，若你今日好不容易清理干净了明日又贴上了，如此循环往复，你会怎么办？学生七嘴八舌，小民老师笑，继续扯：我不管邻居的好心劝阻，我照样不厌其烦，每日里清理得干干净净。我坚持了半个月，奇迹发生了。我家

的进户门上，再也没人贴小广告了！而我邻居家的进户门，则层层叠叠，似无穷尽也！

被小民老师如此这般调教过的学生，见识、能力都比其他班的学生强。他们普遍守得住本分、耐得住寂寞，勤勉笃实又不乏活络，毕业后，基本上都能在各自的岗位上混得风生水起。

小民老师呢，这么多年，却没见混上个一官半职，学生们都为小民老师叫屈。小民老师自己呢，没事人一般，仍然读着他的《人类的天性》或《世界是平的》。

人家小民老师说了：“你若盛开，清风爱来不来！”

垃圾王

濠河边，不晓得啥时候冒出个小小的废品回收站，里头住着个说话有点不着调的小老头，姓黄。一开始，大伙儿称他黄老头，他不肯，说你们和我接触久了就知道了，我这人老纯洁了，一点也不黄。改称他为老黄头吧，他还是不肯，说我只是面相看着老一点，其实我少嫩着呢，才五十岁零三十一个月。可人总得有个称呼吧？小老头自己说了，咱南通方言里，王、黄发音不是没啥差别嘛，干脆你们就喊我“垃圾王”好了。

大伙儿就挤眉弄眼，就笑，就怪声怪气垃圾王垃圾王地乱叫。反正又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官衔，“垃圾王”“垃圾霸”或者“垃圾王霸”，爱谁谁！

原以为垃圾王也就一穷快活的鳏老头，没想到垃圾王还拉扯着个念初一的孙女。孙女长得一点都不随垃圾王。垃圾王个矮，人比三轮车的车把高不了多少。孙女像棵小白杨，见天儿地往高里蹿，皮肤也白，就像才剥壳的鸡蛋。垃圾王却黑炭似的，全身上下，似乎只有眼球里有点白。渐渐地就有小道消息传开来，说这个成日里被垃圾王追着喊大宝贝、大宝贝的孙女其实还真是垃圾王捡来的。

这就有点意思了。有一回，大宝贝前脚背着书包才走，旁边一开复印社的小伙后脚就指着大宝贝的身影，信口胡咧咧上了：“垃圾王哎，我说，再过上两三年，你干脆收了大宝贝做你的‘垃圾后’得啦！”开个玩笑而已，垃圾王却立马红了眼，抡起一把破椅子，霍霍就往小伙腰上招呼。本来

想砸小伙的狗脑袋的，够不着。亏得小伙身手灵活，躲开了。

这垃圾王，是真疼孙女。听说，大宝贝读书读到哪儿，垃圾王的废品回收站就搬到哪儿。

大宝贝啥都好，就是读书不灵。学分数的加减法时，大宝贝怎么也弄不明白里头的弯弯绕绕。数学老师不甘心，把大宝贝领到办公室，将一只烧饼沿着中间线切成两半，再合二为一，问，现在明白为嘛二分之一加二分之一不等于四分之一了吧？大宝贝咬着手指头，嗅一口烧饼香，吞咽一下口水，有些艰难地答，明……白了。还是情境教学效果哇，数学老师一高兴，就顺手拿起二分之一一个烧饼给大宝贝：“真棒，奖励你个烧饼吃！”大宝贝也很高兴，一边咬着手里的二分之一一个烧饼，一边指着桌上剩下的又二分之一一个烧饼，作恍然大悟状，老师，原来这么简单啊，二分之一加二分之一等于二啊！

大伙儿说啥的都有。这么水灵的孩子，要是脑子没啥问题，当爹娘的，舍得当垃圾一样扔？轮得到你垃圾王往回捡？

传到垃圾王耳里，垃圾王梗着脖子，差点又与人干一架：“读书差点怎么了？还不活人啦？这满大街讨生活的，还有你自个儿，有几个是他娘的学霸？”

垃圾王觉得，自己还没大宝贝读的书多呢，不是也活得挺滋润？每晚有大宝贝给端洗脚水，十天半月的还给剪剪脚指甲，这样的神仙日子，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再说，上次家长会上，班主任还表扬了大宝贝呢。说班上学习成绩经常考第一的学生不小心踩了老师的脚，竟没事人一样，连声道歉也不晓得讲。倒是大宝贝蹦过去，一把扶住老师，又是嘘寒又是问暖的，还搀扶着老师，一直把老师送回了办公室！

班主任说的这件事，给了垃圾王莫大的底气。下次再有人说大宝贝读书笨，垃圾王就响亮亮地怼回去：智商算个鸟，情商才是宝！

有了底气的垃圾王，过去是不肯进大宝贝学校一步的，怕大宝贝被同学取笑。如今不同了，班主任都号召要向大宝贝学习呢！每日里，垃圾王不在校门口进出个两三趟，就跟白活了似的！当然也不白进，只要垃圾王经过的地方，就绝无一丁点的瓜皮果壳。而随身带着的蛇皮袋里，也必然装满了纯净水瓶子啥的。

谁能想到呢，就这么个不着调的垃圾王，居然还能走一回桃花运？那个愿意跟着他的女人，和他一样黑瘦，却比他起码要年轻十来岁。女人不是个多话的人，见了人就笑，跟着垃圾王过挺受活似的。

空车的时候，女人坐在三轮上，给垃圾王哼歌，闪闪的红星，或者军功章里有你的一半也有我的一半。想到哪儿哼到哪儿，垃圾王反正也不挑，有时还跟着女人合唱。车上装满了破烂的时候，女人就不坐车了，弓腰，撅屁股，帮着垃圾王推车。垃圾王呢，下巴搁在车把上，两只黑少白多的眼仁，快活而得意地在街面上扫射。

就听有人骂，妈的，这垃圾王，活得还真像个王！

堂弟

我这堂弟，有点怪。

譬如，每次出门，堂弟有两个必看。一必看碰到的第一辆车的车牌，二必看经过的第一个路口的红绿灯。要是车牌的尾数碰巧是4或7，路口又正悬着红灯，堂弟这一日，便会无精打采。

有着这样一个怪癖，堂弟找对象就很成了问题——有哪家姑娘恰好会在堂弟满眼幸运数字且一路绿灯高悬的日子里出现在堂弟面前，然后把堂弟拖向红地毯呢？

最着急的，是我那寡居的四婶儿。堂弟腊月十八早八点给家里打来电话，说要带一个姑娘回来过年。车票定在了腊月二十八的早八点，正好赶回来吃年夜饭。据堂弟透露，这个姑娘“可齐整了”，而且，姑娘的父亲就是堂弟所在的那家公司的大老板。把个四婶儿听得心花怒放，放下电话后，立马出去一趟，请回十三盘香，以极虔诚的姿态跪在列祖列宗前面，感谢他们“终于显灵”。

堂弟说了，姑娘不稀罕那山珍海味，就想尝尝苏北特色小吃。四婶儿一个农家妇女，平日里粗茶淡饭惯了，哪整得出什么特色小吃？“吃什么”就成了很让四婶儿犯愁的事儿。便有人好意提醒四婶儿，你的酒酿圆子和油炸春卷还是很拿得出手的。四婶儿一听，可高兴，戴手套、扎头巾，

拎竹篮、提小锹，去门前的萝卜地敲冰破土，挖回小半篮的荠菜。再去菜市，买回薄如蝉翼的皮儿，还有肥嘟嘟的香菇、白嫩嫩的韭芽。再从屋檐下取下一小块腌得火候正好的腊肉，切成条儿，又备足上好的油和其他辅料，稳稳地等着。

姑娘一进门，四婶儿就忙开了。先上冷盘，香肠海蜇牛羊肉，咸肉熏鱼猪心肝。再来热菜，炒精片、溜滑肠、爆腰花、烧猪蹄。姑娘不动筷，说等四婶儿一起吃。堂弟心说，糟了，明明就是不合胃口嘛。赶紧溜到厨房，催四婶儿炸春卷。四婶儿热锅，沸油，将早包好的春卷一一放入，不一会儿，一根根春卷遍体金黄、外脆内香，不由人不吞口水。四婶儿一手端一大碗酒酿圆子，一手端一大盘油炸春卷，出厨房，入厅堂，在八仙桌旁坐下。只见姑娘两眼在酒酿圆子和炸春卷间来回转动，就是不动筷子。四婶儿心里暗笑，小姑娘家，害羞哩。就绽开满脸的笑，夹一根炸春卷，往姑娘面前的菜碟子里送。

谁也想不到的事发生了。姑娘推开碗碟，霍地站起，一言不发，往外便走。堂弟慌忙跟出去，姑娘这才开声：我要回去。堂弟急出满头满身的汗，连声问，为什么呢为什么呢？姑娘不答，堂弟没有办法，只得将姑娘往我家领，示意我打探缘由，加以斡旋。姑娘和我倒还投缘，对我娓娓道来：他妈弄的最后两道菜都是我喜欢的，我想，要是他妈先给我吃酒酿圆子，就预示我和他的恋爱婚姻圆圆满满，我也就不作二想，嫁了他。偏偏他妈先给我吃春卷！姐姐你可知道，上苍的意思是叫我早点卷铺盖卷走人哩！

我哑然失笑，这姑娘，满脑子的无厘头想法，和堂弟倒真是天生一对。眼看一对年轻人要崩，情急之下，我对姑娘说我给你讲个故事吧。从前有个骑士与一术士打赌，术士说骑士三月之后必死于自己胯下的千里马之手。骑士自然不信，随即将爱马送至百里之外的荒庙内，并用缰绳牢牢系住。一转眼，三个月的期限到了，骑士见自己安然无恙，想那术士必输无疑，心里又很是牵挂自己的爱马，就动身前往荒庙探看。却见马已饿死，眼前只有枯骨一堆。骑士悲从中来，上前抱住马头痛哭。就在这时，蜷于马的头骨中的一条毒蛇嗖的一声射向骑士……

姑娘扑哧一笑，说，姐姐你该把这个故事说给你那满脑子迷信思想的弟弟听。至于我嘛，嘿嘿，

不瞒姐姐说，我这是想以毒攻毒哩。

不过，在离开老家回南通之前，我都没找到机会给堂弟讲故事。听说，堂弟引经据典，去论证春卷和卷铺盖走人、圆子和花好月圆之间并无因果。又听说，姑娘抛出论题，要堂弟去论证八九等所谓的幸运数字、绿灯与好运之间的绝对因果。然后就听说，我的数字控堂弟，在爱情面前一溃千里，和姑娘在四婶儿家一直待到正月初四，两人买了七点的车票，恩恩爱爱回京城上班去了。

小吏

小吏刚来单位那年，见了谁，都一律低眉顺眼。办公室的卫生，从地面到桌面，小吏全包了。不是大家懒，是小吏太勤快。小吏每天可是提前一小时就到了办公室。后来发展到办公室每个人的杯子里，都泡上了小吏无偿提供的茶或咖啡。这叫大家如何好意思？后来，终有好心人劝小吏：其实你不必这样的，你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就成了。小吏绯红着脸，说出一番话来——

我是学生党员嘛。不过，还没转正哦。一年考察期内，我当然要表现积极的！

大家都约好，不将小吏的这番话外传出去。毕竟小吏在接下来的一年时间里，风雨无阻毫不懈怠地扫地抹桌子外加给大家泡茶泡咖啡。

小吏的全方位的内勤服务，当然不好延伸到科室外。不过，小吏自有高招。

小吏善笑。

小吏的笑，有特色，分三步：嘿，嘿嘿，嘿嘿嘿。与之匹配的面部表情，属高难度动作——上唇以上部位，均维持原状，唯两片嘴唇，倾力外拉至极限值。有好事者私下里曾模仿过小吏之笑，结果一致发现，笑得比哭还难看。除了两颊抖动不已，发出的笑声，实在让人毛骨悚然。

可小吏笑得多熟稔啊。

小吏的笑，只是前奏。笑之后，小吏要开始夸人了。哪怕对方再乏善可陈，小吏也能将其夸成一朵鲜花。比如，有一回，隔壁科室的老C离了婚，灰头土脸的，被小吏一头碰见，然后狠狠地挨了一顿夸：“再不用连洗脚水都替老婆倒好了吧？再不用喝点小酒、打点小牌回去都被老婆骂得狗血

淋头了吧？不晓得有多少还水深火热的男同胞对你羡慕妒忌恨呢。我敢打包票，就你这样的金牌王老五，论相貌有相貌、要能力有能力，你就等着漂亮姑娘往你身上扑好了！”

你别说，被小吏这么一夸，老C立马就挺直了腰杆。

当然，也不是所有人都吃夸这一招的。不乏那被小吏夸出一身鸡皮疙瘩的，见了小吏就想躲，可哪有那么容易？小吏还有一招呢。拉呱啊。小吏的嘴忒甜，几番拉呱，就将男的拉呱成了哥、女的拉呱成了姐。就连成日里在楼道里打扫卫生更换厕纸的清洁工，也成了小吏的“姨”和“叔”。

你说这样的青年该不该转正？还有，你说这样的青年该不该连蹦带跳地升职？

不管你信不信，小吏没用几年，就成了单位的中层。再过了几年，当年几个同办公室的还弩马一般在原地踏足扫地抹桌子呢，小吏骎骎一跃，成了单位呼风唤雨的角儿了！

小吏开始走方步，开始不苟言笑。

这些，大家都能接受。当官的，要是没心没肝没个当官的样儿、不摆点当官的谱儿，费心费力地当官干吗？

小吏最大的变化是喜欢开会。开会当官的必修课，这些大家也都能理解。大家不能理解的是小吏从此多了个嗜好，就是利用开会时间批评人。有一回，老C开会迟到，正好就碰到了小吏的枪口上，下面是小吏炮轰老C的实况录音回放：

“别跟我解释！离婚不是迟到的借口，更不是整天喝酒打牌、自甘堕落的理由！今天约会甲明天约会乙，如此不洁身自好，哪有什么好姑娘往你身上扑！失败男人的标志，就是失婚！失婚男人连家庭关系都捋饬不好，怎么能做好自己的工作！”

这还是原来那个小吏吗？当然是。不过，掐指一算，小吏从装到不装，也已经走过了小20年。比那自然界里少则几分钟、多则几个小时装死来规避敌害的负鼠可要辛苦多啦！

忒修斯

小叔走得早，那年，小30才出点头。亲戚们

看小婶一人拉扯俩孩子不容易，就相帮着，将光棍程飞招进了门。程飞人不错，对小婶知冷知热，还眼珠子似的疼小婶的一对儿女。可谁想得到呢，一年盛夏，小婶竟在玉米地里犯了恶疾，没留一句话，走了。还好，那年，女儿已经远嫁，儿子也在外地成了家。

亲戚们看着冷清清的院子，都重重地叹息，都说，这个家，怕是要散喽。

程飞却没走。几年后，另娶了个女人，就在小婶的院子里成的亲。做媒的，居然还是小婶的儿女。小婶白发苍苍的娘，将小婶的儿女拦在了半路上舞着拐杖骂：“你们这样做，对得起你们娘？打死你们两个白眼狼！”小婶的儿女躲着拐，说，我们这样做，才对得起娘！

一个眉眼清爽的比小婶年轻不少的女人从此在小婶的院子里出没。程飞恢复了元气，进出院子，都哼着歌。就连程飞菜园子里种的菜，都虎虎有了生气。小婶的一对儿女在外开枝散叶，生下的丫头小子都是程飞和那女人一手带大的。

那个女人原先也是有儿子的。有一天，女人怯怯地对程飞说，我想让儿子搬过来和我们一起住，你看成不？程飞指着偌大的院子，说，成啊，人多了热闹。女人的心里终究有点不踏实，说，还是先征求一下俩孩子的意见吧。程飞说，没问题的，我是他们爹嘛。

女人的儿子就搬了过来。没几年，也开枝散叶，生下一对双胞胎，满院子欢跑。

又过了十多年，程飞也走了。我赶回去送他最后一程。站在小婶的院子里，看着往两边高高翘起的房檐，我忽然想起了传说中的忒修斯。那是一艘在海上航行了数百年的船。它不断地经历着维修和零部件的替换，直到所有的零部件都不再是最初的那些。人们不禁想，它还是原来的那艘船么？如果将取下来的老部件拿了来重新建造一艘新船，那么，两艘船中，哪一艘才是真正的忒修斯呢？正如眼前这个院子，还是小叔小婶原先的那个家么？

正胡思乱想着，小婶的一双儿女也千里迢迢地赶回来了。他们扑到程飞的灵前，我清楚地听到他们哭喊爹啊爹啊。就是这一声“爹”，让我明白了，这个院子，还是原来的那个院子。忒修斯无论修理多少次，还是会叫忒修斯。

给程飞过完头七，女人要来一辆车，将零星

杂物一趟趟往车上搬。有人问，女人就低头抹泪，说，程飞不在了，我再住着这院子，别人不说闲话，我自己都觉得不合适啊。问的人就叹口气，说，可是，你又能到哪儿去呢？

车开到半路上，女人被小婶的儿子和女儿追上了，他们一人拉住女人的一只胳膊，说，院子您尽管住，程飞是我们的爹，你就是我们的娘。

女人就哭了。

老清新

梅老师很文艺。

无论有多少杂事缠身，每日午后，梅老师都会在办公室里铺开毛边纸，磨墨捻笔，练上几页书法。砚与笔，是梅老师的心肝，是可远观而不可近褻的宝贝。至于字，只要你开口，你成摞拿都成。

梅老师的文章写得也不错，经常性地就能在通城几家报纸上读到梅老师的随笔。印象最深的一篇，是《推着婆婆回娘家》。为什么要推呢？婆婆中过风，无法站立。回娘家都不忘了带上婆婆，这样的儿媳妇，不多呐。

梅老师每天都要写很多的字，成文的不成文的都有。其中，有自己的教学感悟，更多的则是给学生写的“情书”，比如：“小成，化学老师说你今天认真真听了8分钟的课，真开心，连天都比昨日蓝呢！爱你。”

就连我们这些同事情绪低落时，都曾收到过梅老师的情书：“没有过不去的坎儿，只有过不了坎儿的人。你要坚强！”

梅老师很纯朴。

这年头，有没有能坚持不逛时装店的女子？梅老师就是。不过，梅老师的衣着，绝对不老土。这得益于梅老师的一双巧手。

梅老师早在考上大学前，就已拜师学过几年裁剪与缝纫，什么款式流行，梅老师只需看上几眼，下班后买几块布料，几天后穿出来，绝不比你的逊色半分。

梅老师的旗袍、棉布裙、身上背的蓝印花布的包包，单位每个办公室的窗帘、沙发套，都来自梅老师的女红。甚至哪个同事的孩子顽劣磕破了才买几天的牛仔裤的膝盖，梅老师都会用碎布片

拼成可爱的卡通图，将裤子修补成只此一家别无分店的生动。

梅老师又是直率的。

梅老师喜欢哪个不喜欢哪个，那是从她的眉眼都能探看得出来的。

这么说吧，梅老师也许不是一本枝繁叶茂的小说，却绝对是一首不枝不蔓的小令。她不城府、不施心机，摈弃了为人处世中的繁琐与复杂。梅老师就是一泓清潭，有深度，却又游鱼细石清晰可见。

梅老师喜欢你了，会对你说出来：你今儿这堂公开课，开阖纵横、互动充分，真好！过几天，梅老师不喜欢你了，也会对你说出来：你今儿处理班上那件事的方式，好像不妥当！

梅老师是真直率。

某日，梅老师看到一路人随手扔易拉罐，就跑过去，说，请您捡起来好吗？路人不理，梅老师就自己捡起来，然后，追到那人面前，说，您丢下的是垃圾，我捡起来的，是公德啊！

据说，那人尴尬得恨不得钻地缝。

不过，梅老师作。还很作。

听说，每次下班回家，梅老师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张开双臂，扑到老公的怀里，嗲嗲地叫声：“老公抱抱！”梅老师经常一脸严肃地批评我们：“这么年轻，不抱不吻的，早晚要出大乱子！”

有一回，在办公室聊最浪漫的事，梅老师居然说，最浪漫的事就是坐在老公自行车前面的横梁上满大街看风景。

梅老师退休前，跑到办公室里来找我。无他事，给我送一只用碎布片拼凑成的布袋子。梅老师说，买菜用，环保，给力！

我用力地拥抱了她，这个越老越清新的、正值五八好年华的“小清新”。

六爹

尧庄的六爹打小淘，捉蛇掏黄鳝打弹弓，六爹无不拿手。但就是不能碰书本，那可是他隔世的仇人。六爹交空作业本、上课睡觉，还打很响的嗝放很响的屁。尧庄人教育自己的孩子，一度习惯了以这样的句式开头：“你可不能学六爹，没出

息！”

其实六爹人聪明，就是心野，一只野蜂飞进教室，他都能研究出公母。到了五年级上，六爹将水蛇绕到脖子上，捏着蛇头在教室里玩杂耍，老师忍无可忍，拎着他的后脖颈子，跑到他家去讨说法。老师前脚走，他爹就将他的书包沉了鱼塘。

这么小的娃能干啥？他爹说了，老天还能饿死瞎家雀儿？学老子，撒网，打鱼，一样能混个肚儿圆！

六爹有个大表哥，了得。也不晓得在外面做什么生意，反正很发财。六爹稍大些，就跟着大表哥去外面混。在社会大课堂里，六爹倒是如鱼得水，没几年也发了财，回尧庄建起了一幢三层小别墅。

除了清明和春节，小别墅通常都空关。不过，只要回尧庄，六爹都要拎上各式礼品，带上媳妇、娃，每家都走一遭。只是媳妇经常换，连带着娃也换了好几拨。尧庄人嘴上夸赞六爹不忘乡党懂礼数，背地里可没少发议论：日子能这样过？有几个钱，烧的！

又过了些年，尧庄人的日子也渐渐好起来，不少人家手头都有了几个闲钱，就谋划着如何才能钱生钱。炒股炒基金啥的风险大，也没那个本事，就有人出主意，找能人六爹！对他说，我们心不大，能比银行利息高上一点点，就成！

六爹迟疑。不答应吧，落个不肯造福乡里的坏名声。答应吧，万一有点闪失，我以后还回不回尧庄？回家后与大表哥通电话，被大表哥说了一通：“你个瓜蛋，送上门的钱，你不要，我要！”

头两年，大表哥挺靠谱，按月给尧庄人发利息。尧庄人尝到甜头，就撺掇亲戚朋友拿着钱一起找六爹，央求六爹帮着和大表哥牵线搭桥，共同富裕嘛！

到了第四个年头，六爹不敢回尧庄了——大表哥人间蒸发了。

尧庄人并不晓得什么是非法集资，也不晓得怎么才能追回他们的钱，他们将满腔的急，化作了六爹的恨，恨得咬牙、恨得彻骨。他们每晚都端上饭碗，在六爹家的小别墅旁找个地蹲下，你骂一句、我骂一句，否则，就连觉也睡不安稳。

别墅四周，野草可着劲地疯长，就连进出的路，也被堵得死死的。尧庄人越看越气，就发狠，六爹他狗日的再不露面，我们就放一把火，连草带房烧他个眼不见为净！

发狠归发狠，也没见谁动真格。毕竟，钱是当初自己捧着求到六爹门上的。

再见到六爹时，尧庄人的心一紧，才几年没见啊，狗日的就显老了。头发没剩下几根，就连个子似乎也往回缩了不少。就有人没好气地开口，拿了我们的钱，以为你在外面胡吃海喝的有多快活，看来，你狗日的日子也不好过啊！

六爹直挺挺跪下，涕泪纵横，我对不起乡亲们啊！这几年，我什么办法都想过了，但我就是找不到大表哥，就是没能帮大家追回来一分钱。我是没有颜面回来啊！我连死的心都有！

六爹从地上爬起来，也不晓得手里怎么就多了一把吓人的菜刀。几个身手矫健些的尧庄人，连忙扑上去，一直追到三楼的天台上，才将菜刀夺了下来。

想死？没那么容易！怎么着也得把钱还清了！尧庄人排了班，轮流看守六爹。但六爹终究还是爬窗户走了。走前，六爹留下一封信，全权委托尧庄说话最有分量的四叔帮他卖掉别墅。卖别墅得来的钱，多少不论，他一分也不留，全分给村里人。信里附有账目明细。信的末尾，六爹说，你们放心，我六爹哪怕剩下最后一口气，也要把大家的债还得干干净净！否则，我死了都没脸葬到尧庄！

六爹的媳妇得知后，大闹了一场。明明是大表哥卷走的钱，凭什么让我们还？你们尧庄人，也真是不讲道理，求你的时候，一副嘴脸，出了事了，又是另一副嘴脸，你这是何苦，就是打官司，也判不到我们的头上！

六爹说，凭啥？就凭我是尧庄人！你是外乡人，和我说不清！

媳妇盯着这个拎不清的男人，越看，越爱恨交加。原本想好了与这个“怂包”一拍两散的，终究还是没舍得。怎么办呢，一起扛吧！

六爹没了房子，但每年的清明和春节，六爹仍会回尧庄。也不久留，仍然每家都走一遭。不过，不拎礼品了，改成了装着现金的大信封。还有，一直到六爹还清所有的债款，六爹的媳妇也没再换过。六爹说，这么好的女人，换了要挨天打、要遭雷劈！

如今，尧庄人教育孩子，是不屑于提那个后来被抓了起来的大表哥的，他们仍喜欢拿六爹来说事：“你可得学着点六爹，做人坦荡、有担当！”

呆平

呆平从小没了爹娘，是哥嫂带大的。冬天，呆平给我们看刚开始发育的胸部，满眼惊惶，问，我是不是要死了？过一年，呆平又把我们约到芦苇荡，带着哭声告诉我们：“我出血了，这回我恐怕真的要死了。”风起，苇声呜咽，我们也陪着呆平哭。哭声招来了呆平的嫂子。泼辣的女人一把扯起呆平的臂，粗着嗓门吼：“你个呆货！号什么丧！死不了你！你成人了！”

呆平念书不灵光，总留级，别人笑呆平，你个呆瓜！一年级你就念三年！我赌你五年级要念十年！呆平听了，果然呆瓜似的，呵呵呵一脸傻笑，一点也不生气的样子。

尧庄人有些怪，也不晓得什么原因，就是喜欢在小孩子的乳名前加上个“呆”字。我就曾被人喊过好几年的“呆红”。“呆平”这个绰号，是一个姓欧的女老师喊出来的。欧老师是个城里来的知青，长得好看，说话也好听，呆平太喜欢欧老师了，欧老师说话的语气、走路的姿势都是呆平模仿的榜样。欧老师叫呆平呆平了，呆平也就淡忘了自己其实是有个挺好听的名字“俞平儿”的，也就愉快地认了。

呆平其实挺倚，比哪个男孩子都勇猛。那时候，尧庄的男孩女孩们都酷爱“打仗”。男孩由世平率领，女队的头头，自然就归了岁数和个头都要比我们大的呆平。也怪，世平的男队相当经不起打，经常就能看到世平领头举着双手向呆平投降。每次呆平押着“俘虏”世平在尧庄的大路小路上招摇，世平妈就会咯咯笑着从田垄里冒出来，往呆平的手里塞上一两个馍，或者一两只煮熟的鸡蛋，然后，摸几下呆平的头，再欢天喜地地把儿子“赎回”。

都说，世平妈这是看上了呆平哩！

尧庄的芦苇荡到了夏秋季节，美得如同水墨画。自然，更是天然的战场。芦苇荡的水，清澈，却不见底。有天，“硝烟”稍歇，男队里不知哪个多嘴的逗呆平，说你和世平打了这么多的胜仗，其实都是世平让着你。河心那有一朵刚开的荷，你们比比谁能先摘到它。谁赢了，以后我们就服谁，我们就认谁为男队和女队的总司令。

不就一朵荷？还能输给世平？不会水？办法有的是！呆平乘哥嫂午睡，从家里拖出长腰果一

般的木头澡盆，小心翼翼地坐进去，下了水。只一会儿，世平也到了。世平水性其实并不好，却逞能，脱得只剩一条小裤衩，扑通一声也下了水。

岸边，男孩们狂吼，为世平助威。女孩们尖叫，喊呆平加油。呆平以手为桨，全身使劲，猛力划水，眼看着就先于世平摘到了荷花。正暗自欣喜，忽听身后传来世平惨叫：“呆平！呆平救我！呆平、呆平、呆平啊！”原来，世平的腿在抽筋。世平在水里挣扎，我们在岸边乱作一团。很快，水面之上，只剩世平的一只臂，无望地在上空挥舞。

呆平扔掉荷花，疯了似的，竟从澡盆里一跃而出，扑向世平沉没的水面。

大人们赶到的时候，水面已经恢复了平静，似乎什么都没有发生过。只那支荷的三两残瓣，撒落在水面。随后，呆平嫂子的号哭，飘在了芦苇荡的上空：“你个呆货哇，你不会水你逞什么能去救人哇！你把自己死成尧庄的笑话了哇！”世平的妈呢，早就哭不动了，在呆平和世平两具小尸体正中枯坐。偶尔，伸出手，理一理呆平额前湿哒哒的头发，或者摸摸世平已经冰冷冷的小脸。

芦苇荡右侧，从此，多了两只小坟。来年春天，油菜花漫山遍野地开，呆平坟头，金灿灿的，花儿开得和呆平一样地没心没肺。世平坟头，也有油菜花，却疏疏朗朗，半掩在青苗间。

尧庄人都说，世平这娃懂事，到了阴间，也定是让着呆平哩！

两年后，世平妈又怀上了娃。世平爸看着世平妈圆鼓鼓的肚子，说，生个女娃的话，就叫念平吧。

那个在风中奔跑的男人

体育模拟考，测试内容，长跑。男孩跑1000m，女孩跑800m。我是负责计时的裁判员。

那天，风很大。并不很大的操场上，到处是学生和裁判员。家长是不可以进操场的，所以，当个儿不高、微胖、身着正装的男人在跑道内圈奔跑的时候，大家都吃了一惊。

有人追上去，试图阻拦男人。男人视而不见。

男人的眼中，只有此时正在800米跑道上艰难前行的女儿。那是一个体型和长相都酷似男人的女孩，脸色泛白、气喘吁吁、脚步艰难，随时都有可能倒下的样子。

男人使出浑身的力气，跑到女儿的前面，然后，侧斜着身子，冲着女儿交叉挥舞双臂，大喊，丫头，加油！

女孩显然很吃惊于父亲的突然出现。女孩很恼怒地用大家都能听得见的声音对着父亲喊，谁让你来的，你走！你走啊！

男人的脚步稍微迟疑了些。但男人随后很坚决地跟上去，冲女儿握紧右拳，说，丫头，这不模考嘛，就让爸爸再陪跑一次！

女孩咬咬牙，用外人看来带着些恼怒的目光看着父亲，说，你讨厌！然后，女孩调匀了呼吸，调整了步伐。虽然脸色仍然苍白，但女孩成功地撑到了终点。

我对女孩扬扬手里的秒表，很高兴地说，你真棒，拿到了满分！

女孩冲我笑笑，长吁一口气，然后，一屁股坐到了跑道上。

我以为男人会跟过来，对女孩又哄又骗。可男人消失了。我跑过去，拉起女孩，然后，让她搭在我的肩上，陪她慢慢地跑了一会儿。

原来，男人被裁判长抓过去了。两人正在谈话。

裁判长：看你面熟，似乎经常长跑嘛。

男人：也没有啦。只每周周六周日，陪丫头到学校来，绕着操场跑几圈。

裁判长：家长不允许陪跑，不知道？

男人：知道知道。每次她跑到两圈半，就脸色煞白，就想中途放弃。每次都是我陪着她，叫她加油。我怕要是我不在她身边，她又想放弃。我这不是急嘛，一急，就把不许陪跑给忘了。

裁判长：要是每个家长都像你这样，岂不乱了套？

男人：是乱套了。今天我有个很重要的会议要开，还有几个很重要的客户要见。我怎么都忘了呢。

裁判长：由于你违反规定陪跑，你女儿的模考成绩么……

男人：呵呵，呵呵。对了，听说，你儿子很优秀哎。

裁判长不觉笑眯了眼：那小子啊，嘿嘿，一般得很！不过，学习基本上不要我操心，体育么，他去年参加的中考，项项满分！

男人：乖乖，太厉害了！你怎么培养的啊？别的不说，光是这长跑，就够呛啊。

裁判长：是够呛，那小子也练得苦，没少流汗！

男人：还是你幸福啊，只旁观旁观，儿子就项项满分！

裁判长：哼，那小子的军功章里有他的一半，也有他老子的一半！

男人：哦，你也陪跑的啊？

裁判长警惕地：我可没在考场上陪跑！

男人：嘿嘿，看来，天下父亲，并无二致啊。我得见客户签合同去了，再见了您啊。

我望着男人的背影，问裁判长：这个女生的模考成绩，您看该扣多少分？

裁判长横我一眼：你女儿很优秀吧？

我心虚地：就怕中长跑。她说了，800m是天下女生的噩梦。

裁判长：那，你陪她跑过吗？

我脸红地：我比她还要怕中长跑。我上学的时候，基本上靠和体育老师打感情牌蒙混过关……

裁判长警惕地看看周围的学生，打断我的话：看来，要扣分的人，是你啊。

我心领神会地在女孩的成绩记录单上，写上了满分。

女孩就在我旁边看着呢，这下，开心得跳起来，对我说，老师，能借手机用一下吗？

女孩拨了一个号码。我想，这个号码，一定通向那个陪她在风中奔跑过的男人。

“土鳖”赵虎

七(8)班，一提赵虎，人人皱眉、捂鼻、撇嘴巴。

大夏天的，赵虎每天都穿一件白得有些可疑的套头汗衫，显然没洗澡，这谁吃得消？同桌被熏得受不了，忍不住损他：“你个土鳖！”赵虎最烦别人看轻他，立马一拳挥过去：“你再叫一声试试？俺哪里土鳖了？俺爹来城里打拼好几年了，俺现在和你一样，是个城里鳖！”

那天，赵虎带着好几百块学杂费、伙食费去学



校缴费注册。那天缴费注册的人实在是多，班主任忙得连抬头看人的时间都没有，赵虎一口咬定自己交了钱而班主任没开收款收据给他。要不是有监控，赵虎差点就得逞。

赵虎从此一讹成名。

学校开广播会，严禁学生去小卖部买棒棒糖——嘴里衔根棒棒糖，远看，就像叼着烟。还有随手乱扔包装纸，或者才舔上一口就噗地一声吐到地上，像什么话嘛！

赵虎班上随后开了堂班会，班主任宣称，谁要是敢顶风作案，就罚他包揽教室卫生，直到他能抓到下一个作案者来取代他。

赵虎不以为意。班主任还能长千里眼、顺风耳，进行 360 度无死角监控？没想到，一根棒棒糖才衔嘴里没几分钟，班主任就天降神兵出现在赵虎面前。赵虎扛起扫把，灰溜溜接连打扫了两礼拜卫生后，不乐意了。

赵虎盯上了同桌颜廷。出击，诱敌！哦，不对，坑友！这颜廷，和赵虎来自同一个山村，两人的爹，当年结伴来的城里，连带着赵虎和颜廷也好得恨不得穿一条裤子。赵虎偷偷摸摸买来一根棒棒糖，然后偷偷摸摸塞给颜廷。哈哈，颜廷接过去了！哈哈哈，下一个扛扫把的人就你了！

赵虎正偷着乐，颜廷鬼鬼祟祟跑出了教室，不一会儿又跑了回来，身后，赫然跟着举着棒棒糖的班主任。

事情朝着赵虎预料不到的走向在发展，那就是，班主任竟然表扬颜廷了！说颜廷能自觉抵制不良诱惑，在大是大非面前能保持清醒的头脑，与坏行为作斗争时讲策略有成效。然后，班主任话锋一转，说，从今天起，特许奸猾之徒赵虎同学可以买棒棒糖，不过，每天都得买，全班同学，人均一根。大家带回家吃。

每天至少 50 块啊，得卖多少苹果才能赚得回来？赵虎爹急了，操起水果铺子里的大扫把，满大街追着赵虎打：“俺们农民工能到城里来读书，多不容易？你倒好，不学好，学奸猾之徒！”赵虎一边抱着头躲闪，一边不服气地叫，城里不兴叫农民工，要叫“新市民”！他爹拄着大扫把喘粗气：“新市民新市民，你倒是新一个给老子看看！”

转变也不晓得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是爹的大扫把起作用了，还是课本上说的青春期性意识萌

动了开始在意同学尤其是女同学看自己的眼光了？不管了，反正，赵虎开始洗澡了，说话不再俺俺俺了，动不动就用拳头说话的坏习惯当然也慢慢改掉了，更重要的是，一下课，还卷着一本书斯斯文文地往以学霸为核心的小圈子里钻了！

一提赵虎就皱眉、捂鼻、撇嘴巴的人明显少了。就连班主任也说，赵虎同学的进步，不得了啊！不得了啊！我看可以进班委，先弄个纪律委员干干了！

这天，因为口吃经常挨同学欺负的佟乙搬着可怜巴巴的只有白米饭和大白菜的餐盘，来找新官上任的纪律委员：“赵赵赵虎，我我我没有虾。”

抢占了佟乙的糖醋虾的，正是颜廷。颜廷本来还指望自己的好基友帮自己一把，一见赵虎六亲不认的架势，气打不过一处来：“我又没抢你的虾吃，你信不信我拿餐盘砸你？”赵虎瞪圆了眼：“你倒是砸一个试试？不就几只虾？丢人！丢尽我们新市民的脸了！”

隔天，数学考试的成绩出来，赵虎比颜廷整整高出了 20 分，又被数学老师破格提拔为课代表。眼看着和自己同一个起点的赵虎将自己一点点甩开，颜廷心中妒忌的小火苗上蹿下跳，一时冲动，竟跑到数学老师办公室，睁眼说瞎话，举报赵虎考试作弊。

赵虎要了一张空白卷，当着颜廷的面，将考卷重新做了一遍。然后拖过颜廷划满了红叉叉的卷子，一条条地讲给颜廷听。

颜廷羞愧难当，给了赵虎一拳：“你个土鳖。我三番两次搞你，你怎么就不记恨我？”

赵虎也擂了颜廷一拳：“能和好哥们一起在城里做个努力上进的土鳖，挺好！”

阿四

婆婆这一阵有点怪，每次见到阿四，都堆出满脸笑。要知道，从前，婆婆可不是这样的。阿四每次见到婆婆，都脚底发飘——在众妯娌中，阿四的家世、学历、容貌都是最让婆婆瞧不上的。要不是当年阿四先斩后奏怀上了囡囡，能不能如愿嫁给晓北都是个问题。

不过，婆婆再厉害，总还是有软肋的，这个软

肋就是阿四的嫂嫂们赶趟儿似的，生下的全是清一色的女娃。所以，阿四刚进门，婆婆对她还是有过好脸色的。不过，好景不长，半年后，当又一个女婴呱呱坠地，婆婆对阿四的好，立时消失得干干净净。阿四只得灰溜溜地抱着囡囡，跟着晓北出去租房住。

生活虽然苦了些，但不用时刻看婆婆的脸色，阿四还是很开心的。让阿四发愁的是每个周末。婆婆规矩多，不管工作有多忙，每到周末，无论刮风下雨，晓东晓西晓南晓北四家人都必须到她住的房子里报到，坐下来一起吃顿饭。

这天，阿四才进门，婆婆就热情地迎上来，一把将囡囡抱过去，叭叭叭地香囡囡的腮帮。囡囡咯咯咯地笑，几个嫂子的脸色，就有些不好看了。阿四也不晓得婆婆对自己和囡囡怎么忽然就有了态度上的 180 度的大转弯，心里有些虚，就避开嫂嫂们的目光，顺着墙角摸进厨房，帮小保姆弄饭菜。

等到汤汤水水地上了桌，一大家子人围着巨大的圆桌坐下，阿四才发现，今天的气氛，有点异常。不会是因为自己吧，阿四诚惶诚恐地偷眼打量着众人。

“妈你倒是给评个理，”大嫂说话历来就像机关枪，“一个大男人，挣不了几个钱倒也罢了，还什么家务都不肯做！我嫁的是老公，又不是爷！”

婆婆舀了口鱼汤给囡囡，看也不看大嫂一眼：“挣得再少，也比你多。”

大嫂显然有备而来，掏出一本账本来：“我就觉得奇怪了，这几个月，晓东怎么除了工资连一分钱的奖金也没有？钱到哪儿去了？晓东你倒是当着大家的面，把话说说清楚！”

晓东不说话，低头扒饭，偶尔夹两筷子菜。

大嫂就脸不是脸鼻子不是鼻子了，将账本往地上一掼：“合家蒙我是吧？明要就明要，暗抢算什么？”

婆婆再舀一口鱼汤给囡囡，继续稳笃笃地护犊子：“晓东抢你的用你的钱啦？”

大嫂将汤钵子抢过来，重重地放到自己面前：“只怕有人揣着明白装糊涂，抢晓东的钱、用晓东的钱！”

阿四诚惶诚恐地看着大嫂。耳边忽然传来囡囡撕心裂肺的哭声，原来，囡囡面朝地磕到了地板上。而抱着囡囡的婆婆，已经晕厥过去了。

闷不做声的晓东霍地站起，给了大嫂一个耳光。晓西晓南忙着翻药箱，找速效救心丸，二嫂三嫂则忙着打电话，要救护车。

挨了打的大嫂，掀掉了桌子，撕扯着晓东的脸，哭着号着“离婚去”了。晓西晓南两家以及保姆把婆婆送去了医院。刚才还很热火朝天的屋子里，只剩下阿四一家三口。夫妻两个蹲在地上收拾残局，面面相觑。好好的聚会，怎么就成这个样子了呢？

阿四以前也听晓北说过大嫂很泼辣，这次算是第一次亲见。阿四一边将碗的碎片小心地扔到垃圾桶里，一边说：“倒也不能全怪大嫂。给妈钱又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偷偷摸摸地干什么呢。瞧这事闹的！”

晓北说阿四你不懂，大哥也是被逼的，钱只要一交到大嫂手里，就休想再拿出一分来。大哥哪怕想买条围巾给妈，大嫂也要吵得鸡飞狗跳。

阿四说反正大哥这样做也不对。你要是瞒着我给妈钱，我肯定也会生气。夫妻之间如果连这点信任都没有，这日子过下去还有什么意思？我可告诉你哦，若是你学你大哥，我可是也要和你离婚的。

晓北的手被瓷片划了一下，呀地叫出了声。阿四赶紧找创可贴给晓北贴上。

回到家，晓北拿出一本书，忐忑不安地交给阿四：“第 100 页……”

阿四叫起来：“好啊，晓北，你也不学好，藏私房钱！”

晓北摸摸头：“大哥教的，晓西、晓南都藏了。我坦白交代，我用藏的私房钱给妈买了条蚕丝被、买了个电子血压仪，还有……不过，每次我都跟妈说，这些东西，都是你要我买的……”

第八根皱纹

我躺在输液室的 9 号床上，百无聊赖地翻看城市晚报。这时，门轻轻被推开了。两个老人缓步挪进来。老头又高又瘦，长衣长裤，脚上的鞋，明显有些年头了，上面还沾着些新鲜的泥土。他微微弓着腰，双臂半搀半抱着一个满脸病容的老太。老太胖胖的、矮矮的，酷暑天，还套着件厚外套。老太躺在了 10 号床上。老头舒了口气，四处



张望张望，然后很高兴地在老太耳边大声说道，花儿，咱俩今天的运气真是好，要是租不到这个床位，你就得坐在输液厅里的椅子上输水啦，那可就要了你的半条命喽。老太不无心疼地说，又乱花钱！

花儿。老头喊老太花儿。我忍不住躲在报纸后面笑了。

过一会儿，老头又凑到老太耳边，大声问，花儿，你饿不？老太娇弱无力地点点头，嘟哝着，你都问我一百遍了！老头就乐呵呵地从一只用蓝粗布缝成的包包里掏出一只食品袋，食品袋里装着四只干巴巴的小面包。

老太半侧着身，开始啃面包。老头不时大声提醒着，花儿，慢点，不要噎着了！老太听了，忽然耍起了脾气，将手里的面包往老头手里一塞，不啃了。老头赶紧从食品袋里抓起一只小面包，大口大口地啃，一边啃一边冲着我不好意思地笑笑，说，我家花儿怕我饿着呢，耍小孩脾气！

我将报纸放到一旁，饶有兴趣地看着这两个有

意思的老人。老头额前的皱纹，真深啊，每条都像是刀刻的。数一数，七条呢。看样子，该有 70 多岁了吧？

正浮想联翩着，一只干巴巴的小面包伸到了我面前：“你也饿了吧？吃一个！”我赶紧说：“啊，不，我吃过晚饭了。”老头问：“你怎么一个人的啊？家里人呢？”我的眼泪险点掉出来：“出差了。”老人皱皱眉，说：“怎么也不找个人照顾照顾你？”我说：“小病小痛的，挂几个小时的水就行了，大热的天，不好意思麻烦人。”

老头叹口气，找了张凳子，忧心忡忡地坐在了 9 号床和 10 号床之间。我又下意识地数了数老头额前的皱纹，咦，怎么多出一根了？再数一遍，还真是八根。老头见我盯着他看，忽然露出点孩子似的羞赧，说：“生病的人，要多休息，你就别看书了。好好睡一觉，等你一觉醒来，水也输好了！别担心，到时候我会帮你喊护士来拔针，误不了你的事！”

我说：“您真热心，谢谢您。”老头高兴地笑

了，说：“反正要陪我家花儿的，我这不是顺便嘛。”这一笑，老头额前的皱纹又变回了原来的七根。

从浅睡眠中醒来的时候，发现护士正在帮花儿戳针。老太的一双手，布满了老人斑。护士轮番在老太的两只手上拍打，就是找不到可以下针的地方。护士自己也着急了，自言自语道，怎么会这样呢，怎么会这样呢？真急人！

老头在一旁安慰护士道：“姑娘，你别着急，慢慢找。我家花儿的血管细，难找。每次生病输液，都要给护士增加好大的麻烦的。”

护士说：“没见过这么难找的啊。她是不是没吃晚饭啊？”

老头说：“唉，我家花儿拉肚子，拉了两天啦，又发烧，哪有胃口吃东西啊。刚才勉强啃了几口面包。”

护士说：“怪不得呢。血管都瘪下去了。”

说话间，护士似乎找到了目标，一针戳了进去。花儿疼得啊地叫了起来，老头赶紧拉住花儿的另一只手，紧张地盯着护士看。

我看到，第八根皱纹回来了。

经过一番折腾，花儿终于累得睡着了过去。老头舒了口气，带着七根皱纹在输液室里轻松地走了两个来回，然后，指着我放在床头的报纸，说，能不能借给我看看？我笑道，送给您都成！

老头安静地翻阅着报纸。那天，报纸的头版头条是某地降暴雨，有多人遇难。

老头读那一版的时候，额前的第八根皱纹，清晰可见。

文化老人

文化老人的第一要素，当然是有文化。

2012 年，我收到一封手写的书信。写信给我的老人，称自己是某报“指谬纠错”“咬文嚼字”的特约作者，写信给我，是因为发现我最近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有一句“从此我一发不可收拾，在全国各报刊发表了百余篇散文”，该句中，“一发不可收拾”用法有误，应为“一发不可收”。

老人给我详细讲解了二者的区别。“一发不可收”，不带褒贬，说的是一旦发动，便无法停止，强调的是一种连续不断的状态。如鲁迅在写出《狂

人日记》之后，曾说自己“从此以后，便一发而不可收，每写些小说模样的文章，以敷衍朋友们的嘱托”。而“一发不可收拾”则是贬义词，指事情或局面已经糟糕到无法挽救的地步。

尽管老人在信尾安慰我说，将“一发不可收”和“不可收拾”拼凑在一起，变成“一发而不可收拾”，是当今汉语运用中的一个常见错误，我还是惊出了一身汗——今后，每年至少得读百本书，否则，对不起读者，更对不起老人这样的文化人！

但，有文化的，未必就能成为文化老人。有一日乘公交，半路上上来一看起来就挺有文化的老太太。一年轻人赶紧站起来给老太太让座，被老太太一把拦住：“你坐你坐！你们上了一天班怪累的。”满车人正倍感和谐与温暖，没想到，老太太接着说：“省得你回去还得花时间上网骂我。”这话说得！透着明晃晃的坦诚，也透着赤裸裸的刻薄——窃以为，这样的老人是成不了文化老人的。

这事过后又半年，接到一个想和我“探讨探讨文学”的电话，我当时急着要去上课，就随口应下：随时恭候您的大驾。

两个小时后，我打开办公室的门，一个鹤发童颜的老人，正靠着楼梯的扶手，喘粗气。寒冬腊月的天气，老人额前，却在微微出汗。我赶紧将老人迎进办公室，忙不迭地打招呼，说我造次了，本该我上门拜访您的。老人眯着眼，笑，说读过我一组文章，很是喜欢。而自己最近的创作又正遭遇到一些瓶颈，所以，特地找人要了我的电话，想“请教请教”。说完，老人从包里掏出两本他写的书，让我“雅正雅正”。我受宠若惊，恭恭敬敬地收下。那次我们讨论了些什么我已经记不很清楚了，只记得老人临走前说了一句，小友，让我们一起努力！

望着老人渐渐远去的背影，不知怎的，我的眼前浮现出另一个老头来。那个总是不服老的老头。那个已经 90 多岁还在勤勉地写着《无愁河的浪荡汉子》的老头。有了这些老人作参照、作引领，我又怎能允许自己有一刻的怠惰？

这些可亲可敬的文化老人，一般都拥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和名望。他们既有洞悉世事的豁达、求真务实的风范，又不乏知识分子的良知与风骨。与他们的接触，使我常怀敬畏之心。一般情况下，能够远远地仰视他们，就好。主动叨扰，那是不

敢的。

但穆老是个例外。

那日，穆老托报社的编辑转告我，他对我今后的写作有些建议，“不吐不快”。

转告给我这一消息的编辑说，穆老文化底蕴深厚，从前曾在南通博物苑工作，记性极好，堪称通城活字典。虽已 93 岁高龄，却耳聪目明，天天看报。为人谦和，很好沟通。

在我自报家门后，穆老无一句废话，直接建议我将十个现代女作家的故事列入写作计划。张爱玲、三毛、苏青、冰心、萧红、丁玲、庐隐、白薇、关露、胡兰畦。穆老认为这绝对是值得写的十大女性人物。在——陈述十大女性人物“绝对值得写”的理由的过程中，穆老对她们的生平及其对现代文学史的贡献如数家珍，而她们生平中一些大事发生的年份与历史背景，也是记得分毫不差，果然是一本“活字典”！

那通电话，穆老与我整整聊了将近一个小时。穆老说，从前，你在本城报刊上发表过的每一篇文章，我都细读过。很喜欢。今后，你发表出来的每一篇文章，我仍会认真地看。

果然，穆老报出的每一篇文章的标题，只字不差。就连文章里的某些段落，穆老也能清晰地回忆出来。

穆老建议我将十个女作家按年龄排序成书，虽然因为种种原因，我至今未能将穆老的建议付诸于行动，但与穆老的那一番通话，却时刻不能忘、也不敢忘——因为穆老说，你一定要好好写，我相信，那一定会是一本不错的书！

“兔娃”

第一次见到“兔娃”，就觉得这个孩子，怪。

“兔娃”站立的姿势很特别，左腿前迈，上身前倾，双拳紧握，随时准备逃跑的样子。若是路上遇到了，“兔娃”的神色里会立马露出受惊的兔子一般的惊惶，一边快速地往前跑开，一边又会突然刹住脚步，回头，观察你的动静——“兔娃”的名儿，就是这么来的。

果然与平常孩子不同。先是偷拿同学的文具，失主寻过来，拒绝归还。后是体育课上，突然从

列队中溜出来，钻到队伍的后面，挨个儿地摸同学的屁股。还有，好好地地上着课，忽然无缘由爆出一句粗口。

如此种种，便终于犯了众怒。

那天，放晚学，被“兔娃”偷拿过文具的几个同学互相使几个眼色，留了下来。他们截住了“兔娃”，将“兔娃”的书包扔向教室的上空。接下来，书包成了大足球，书包里面的笔袋、书本成了小足球，大小足球在过道间、讲台前和走廊里左右点射上下翻滚。最后，有人取出一把手工课上使用的小剪刀，命令“兔娃”：把它剪了。不然打你。“兔娃”倒还识相，照做了。

又一天，还是放晚学，“兔娃”去车棚取车，发现车的前后车胎都瘪瘪的。如斯一礼拜，“兔娃”的妈妈出现了。女人情绪很激愤，在我面前吼叫：“我要求你保证全校所有的学生都不许欺负我的儿子！”

我取出一只纸杯，给女人倒了杯水，问女人，你知道你儿子为什么会被人欺负吗？女人一把将纸杯推开，说，我怎么知道！我就不明白，为什么我儿子从小到大都要挨人家的欺负！

我将纸杯扶起来，找来一块抹布，将泼在作业本上的水擦了，然后，拍案而起：“让我来告诉你原因！要想得到别人的尊重，首先得学会尊重别人！你知道放你儿子车胎气的都是些什么样的学生？他们都是被你儿子拳打过、脚踢过、摸过屁股、骂过娘的人！要不是我们调查发现得早并及时进行了教育，你儿子这学期都得推着瘪瘪的车胎回家去！你可知道他们都已经排好了放你儿子车胎气的轮值表？”

女人就只剩下哭诉了。说，其实，在儿子还小的时候，我也觉察出他不对劲，我也带他去上海去北京求过医，可医生们都说他没问题！

适逢那日办公室里还有个家长来了解孩子的学习情况，在饶有兴趣地听完了发生在“兔娃”身上的事之后，插了一句：“你有没有想过你儿子会不会是自闭症？”女人一听，火又大了，几乎朝着那个家长扑过去：“你才自闭症！你们全家都自闭症！”

从那日起，放晚学的铃声一打，我就会准时出现在教室里，给孩子们开内容几乎千篇一律的班会：别打他，因为十个指头有长短。别打他，因为大家是同一个战壕里的战友，要相亲相爱。别

打他……

滴水，原来竟真的是可以穿石的。“兔娃”仍然会粗口，仍然会摸人家的头或屁股，但拔气门芯之类的事，真的越来越少了。

有一日，隔壁班的班主任喜滋滋地跑过来，告诉我，说她发现“兔娃”正在他们班的教室里打扫卫生！“兔娃”跟她解释说，我们老师说的，只有多做好事，才能得到人家的喜欢和尊重。我要大家喜欢我。

我赶紧跑到隔壁班，给了“兔娃”一个拥抱。

接下来的日子里，我领着“兔娃”，到每个班级的教室里，对着那些认识或不认识“兔娃”的学生们反复叮咛：别打他……

转头看“兔娃”，仍是左腿前迈、上身前倾、双拳紧握地随时准备脱逃的站姿。不过，“兔娃”的目光里，千真万确地没有了当初那种受惊的兔子一般的惊惶。

陪读爸爸

老刘家的天，是从阳仔中考发挥失常、分数低得只能去一所三流高中那天开始变的。

那么一个乖仔，在三流高中里呆了还不到半年，门门功课挂红不说，还出口成脏，人也变得暴戾易怒，三天两头地就惹事。

从前的老刘，日子过得多滋润？除了亲自吃饭亲自如厕，什么事要他操过心？没办法，老婆太能干！

如今，老刘成了阳仔班主任办公室里的常客。其实吧，老刘觉得，常客这个词，实在是抬举了他，与他最匹配的那个词，是“孙子”。当了 N 次灰头土脸强颜陪笑的孙子后，老刘做出一个艰难的决定，帮阳仔换个学校，给爷俩一个崭新的未来！

费尽周折，终于为阳仔在离家数百里之外寻得一所近乎全封闭的学校。然而，没有了父母在身边监管，阳仔更是有恃无恐——区区几堵围墙，封闭得住阳仔已然疯野掉的身心？

老刘继续当孙子，继续灰头土脸强颜陪笑，痛定思痛后，毅然做出一个决定：陪读！

老刘有驾照，但老婆不让开。拿到驾照那天，老刘兴冲冲开车带老婆去兜风，还没开出百米，

老刘开车窗，伸出手去上下摇晃，示意车子即将左转，老婆当机立断，不但夺回方向盘，还“吊销”了老刘的驾照。

但，那是从前的事了。如今的老刘，是身负重任的陪读爸爸了。老婆将车钥匙和驾驶证郑重地还给老刘。

老刘战战兢兢地驶向陪读之路。小插曲也是有的，比如，学校在城郊，有些路段窄，会车困难，老刘就举着双手下车，老实交代自己是新手，央求对方帮自己将车开过去。又比如，有一回，有个老太太敲老刘的车窗，老刘以为自己碰了人，秒速拔出 200 块，往老太太手里塞，被拒，原来，老太太敲窗只为提醒他，车轮正在啃路牙。

新租的陪读房，连两张床都摆不下，却昂贵。买菜、做营养餐、睡沙发、刷球鞋、接送……为了给阳仔谋一个远大前程，这都不是事儿！

一开始，老刘每个下午提前一个小时下班，买好菜，往租屋赶。阳仔晚饭在学校吃，但上完晚自习回来，早就饥肠辘辘，所以，夜宵是马虎不得的。早上，手机闹铃是不敢开的，怕惊扰了阳仔。还好，老刘体内的父爱牌生物钟奇准，从来没有误过事。轻手轻脚地起床洗漱，买早点、热牛奶、煎鸡蛋，再去喊醒阳仔……等哪哪都收拾好，再往单位赶。

老婆心疼老刘，就和老刘商量，要不，你索性把工作辞了？说是商量，其实就是决定。而老刘在老婆的提议或决定面前，向来说一不二。

全职陪读的日子，有些孤独和寂寞。还好，没多久，老刘就找到了“组织”——网上，有陪读微信群；线下，还有棋牌群、徒步群。美中不足的是，陪读群里，男性很少，妈妈们占据了大半壁江山，不少人白天基本上就靠着打牌赢钱混日子。

阳仔的心，慢慢地收了回来。毕竟初中打下的基础还是不错的。老刘很高兴，去陪读群厮混的次数越来越少，后来索性借了套课本，每天跟着阳仔的进度自学。阳仔功课上遇到困难的时候，老刘还能适当点拨点拨。

后来有一天，老刘在陪读村结识了 83 岁的廖教授。廖教授孤身一人，儿女都在国外，他在写一本书，需要一个整理、编辑文稿的助手。老刘很是喜欢自己的这份新工作，反正白天也没多少事情可以做，索性连廖教授的三餐都承接了下来。



老刘的日子，忙碌，且充实。而阳仔的功课，也渐渐有了起色。

终于有一天，阳仔一本正经地告知老刘，这次阶段考自我感觉良好，如无意外，应该可以杀进重点班——学校实行走班制，能不能进重点班，以及能不能在重点班待下去，全凭考试成绩说话。

竞争太激烈，下一轮考试，阳仔又滚回了原来的普通班。说不着急不失落不想发火是假的，但老刘选择了忍。因为，老刘发现，阳仔的压力，未见得就比他小半分！

阳仔在重点班里进进出出的次数多了，老刘也就练就了一颗平常心。滚出来了，和阳仔心平气和地分析原因，总结经验与教训，杀进去了，还是和阳仔心平气和地分析原因，总结经验与教训。终于，到了高三上学期，阳仔的成绩，不再像荡秋千一样跌宕起伏了！老刘的腰杆，终于可以挺得笔直笔直的了！

都以为老刘的陪读爸爸生涯，总要等到阳仔考

进大学才能结束。没想到，老刘发了条朋友圈，宣称，下周，他即将回归到能干的老婆身边去，继续他的既往滋润生活。

理由么，只有一条，阳仔说了，谢谢父亲陪伴他走过了人生中的弯道口。他已经长大，今后的路，他可以独自面对。

我家老葩

女儿抛下我，跑到异国读书去了。老王也抛下我，跑到他乡谋生去了。寂寞铺天盖地。便极盼望有人来做客，杀寂寞。

于是，老葩来了。

老葩才进门，就大呼小叫了起来：“哎呀呀，晒衣服是不能乱来的！”我看看晾衣架上已经一字儿排开的衣物，一脸茫然。老葩飞快地从中挑

拣出老王的衣物：“男人的衣服，必须晒在女人的衣服的上方！知道吧？东为上，南为上！”我不以为意地撇撇嘴，开始折叠沙发上的一堆衣物。老葩又是一番大呼小叫：“哎呀呀，这女人的衣服，怎么能压在男人的衣服上面呢？”过一会儿，老葩指着家中某处问：“这儿，怎么不设一个佛龛呢？”我陪着笑说，我这不是无神论者嘛。老葩眉头紧锁：“但你心里可一定得有。记住，以后不可将屁股对着这个方向。晒衣服的时候，裤子啊尤其是内裤更要离得远远的！”

老葩这次来，有些不同寻常。

老葩带来了一支人数可观的队伍：一个病人，三名陪护，另加一名司机。这个病人其实与我并无一毛钱的关系，但是，他的某个亲戚的亲戚认识老葩。所以，他找到老葩，央老葩带他去“最好的医院”、找“最好的专家”、住“条件最好的病房”、动“最没有风险的手术”

老葩能认识“最好的医院”里的什么人？老葩只认识我和老王。可怜我当即急召回老王，可怜老王抱着电话狂打，终于七拐八弯找到一关系，赔尽了笑脸、说尽了好话，才终于将诸事办妥。

刚松口气，老葩对我发出一条指令：“你每天要准备好病号饭，开车送到医院。顺便把那三个人接回家吃饭，然后再把他们送到医院。晚上还要将不陪床的两个人接到你家睡觉。”我心里的小算盘噼噼啪啪一阵乱打，不禁有些抓狂：我家住城西，医院在城东，一个来回，得耗费一个小时。一天三个来回，单停车费就得60块。这倒罢了，还得做这么多人这么多品种的饭！虽然老葩胸脯拍得山响，说可以帮忙，但我还是眼前一黑，几乎昏过去。

煎熬了两三日，瞅着没人，我和老葩商量：“我每天贴补他们100块，你让他们在医院订餐或者在医院附近的饭店点餐行不行？”老葩语气很坚定：“不行！那就一点人情味都没有了！”我的如簧巧舌，只要遇到老葩，就不争气地打磕巴：“那那那，早餐你让他们自己解决好不好？医院附近多的是早点铺，也花不了几个钱。那那那，我只送病号饭总是可以的吧？”

老葩继续摇头：“你让我怎么开口？乡里乡亲的，人家几十年了也不过就病了这一次。”

我叹口气，转而发牢骚：“什么乡里乡亲？以前你都不认识的！唉，这些人，也真好意思，一

点都不懂得为别人着想……”

老葩开解我：“人家不是把你当亲人了嘛！”

我连哭的心都有了，谁要当他们的亲人啊，我有老葩你一个这样的亲人就足够了！

病人住了半个月的院，我连寂寞的时间都没有。我每天如同陀螺，不是在菜场，就是在从菜场到厨房再到医院的大道上。

有时，难免会因为工作上的事有所耽搁，老葩就会埋怨我“不懂得哪头更重”。我幽怨地对老葩说：“哪头更重？你最重！谁让你是我的老娘亲呢？”

杨先生

说到杨先生，得提小小说。

喜欢上小小说，应该是20世纪90年代。但真正与小小说结缘，则是2008年。那年9月，很意外地收到一本《小小说选刊》，翻看目录，里面有我的一篇文章。再细读，所刊小小说作品均纸短情长、小中见大，既简约精致，又尺幅波澜。从此喜欢上这本杂志，常年订阅。偶尔手痒，也会写上几篇。2010年，《微型小说选刊》转载了我的另一篇文章，更是激发了我对小小说写作的兴趣。

虽然很是喜欢小小说，但对如何写好小小说，其实还是有些茫然。虽然自己还算有点天赋与悟性，但若无高手的点拨，我便是一根喑哑的琴弦。

很庆幸遇到了杨先生。

2013年，有朋友将我的一篇博文推荐给杨先生。杨先生很是喜欢，决定予以转载，随后，我与杨先生成了QQ好友。

中国作协主席铁凝曾说，“新时期以来，河南文学创作还有一个极大亮点，就是以《百花园》《小小说选刊》为根据地形成的以郑州为龙头的全国小小说创作中心，它以充满活力的文体倡导与创作事件，有力地带动了全国小小说的发展”，而杨先生，正是《百花园》和《小小说选刊》两家杂志的主编。

经师易得，人师难寻。杨先生虽为小小说文体的倡导者，这个大咖级的人物却不摆谱、不端着，人极是随和。只要抽得出时间，杨先生就会与我聊小小说，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QQ，就是杨先

生对我传道授业解惑的网络课堂。我的和小小说有关的知识，几乎有 90% 以上来自于杨先生——小小说具备短篇小说的人物、情节、故事等要素，但，小小说不是故事。小小说只有一两千字的篇幅，最忌言之无物，容不得要花招，所有的艺术手段，只能用来为内容服务，它注重思想内涵的深刻和艺术品质的锻造……

在杨先生的引领下，我还学会了从立意、结构、语言等方面去品读、鉴赏小小说作品。我读孙友方，因为他“用传奇书写传奇”；读墨白，因为他是“小说叙事的百变高手”。还有赵新“浓郁的乡土情结”，王奎山“一路吟唱的乡村传奇”，尹全生的硬朗文风，珠晶的别致话语方式……

可以说，是杨先生，为我打开了一扇通向小小说创作的大门。后来看到有人撰文盛赞杨先生“倡导与规范小小说文体，发现、扶持、培养、组织和造就小小说创作队伍”，我真是深有同感、由衷赞同。

渐渐地，我敢将习作发给杨先生了。若杨先生看中，他会给我竖几只拇指，夸我“有立意，懂留白”，或“小女子，大气象”，看不中的，他也会给我指出问题所在，如“给人思考生活、认识世界的思想容量尚不够”或“一篇好的小小说作品，是不能仅靠语言或仅靠结构去俘获读者的”。

因为杨先生，我写作小小说的积极性大大提高，《百花园》和《小小说选刊》刊发了我的《木箱里的爱情》《棋手与棋子》《困难本是一条狗》《胎记》等小小说作品。《讲故事的老树》还被收入了《2013 中国微型小说年选》。

杨先生对小小说，是真爱、挚爱与热爱。为了小小说事业，杨先生借由《小小说选刊》与《百花园》，近百次主办笔会、征文，并编撰数十种经典读本，且设立“金麻雀奖”，倾注智力资本，笑对质疑，藐视诘难，谨行不怠。

他写过一本书，《当代小小说百家论》，其中提到这样几句：“夙兴夜寐，每以‘小小说符号’缠身。犹如举火把做逐日状，痴心跑一场无边无际之马拉松，却又不明终点何处，不知要跑多久。一路上跋山涉水、风雨兼程，奈何月圆月缺寒暑几度无暇旁顾也。”杨先生给我寄来签名本，可惜，这本书还未曾读完，便被本城一个同样爱好小小说写作的文友借去，至今未曾还我，实乃一大憾事。

杨先生说，自与小小说结缘，便信奉一生都需“固守”、一生都需“放弃”，一生只做“一件事”。向一生只做一件事的杨先生致敬。

纳西汉子与他的幸福银手镯

这个来自小凉山深处的纳西汉子，有点意思！前一秒才介绍说自己是 77 年生人，后一秒就非得让我们这个“‘花时间’丽江行”的 8 人团称他为“小和”——他特别强调说，是和蔼的和、和谐的和、和平的和、和气的和。听说我们一家来自江苏南通，小和特别高兴：“我是宁蒗宁海民族中学的毕业生，我的老师都是南通海安来的！”

45 岁的小和，活泼，且很会来事。短短半小时工夫，他竟能说得出我们所有人的名字、职业、人物关系。显然，接团前，小和是做过一番功课的。这还算不了啥，才半天，就听团里一对打算在丽江行结束后就为自己的婚姻画上句点的夫妇将小和当作了倾诉的对象！

不过，兼任导游与司机的小和有个硬伤，普通话说得不好。我们提意见，小和嘿嘿笑，说，我觉得我很棒啊！要不是当年有海安来的老师教过我语文，我保证，你们一句也听不懂！

小和黑、壮实，衣着不讲究，白色 T 恤搭黑色长裤，一条右裤腿，松松垮垮挽在了小腿肚。全身上下，唯一吸引眼球的地方，是右手腕上戴着一只花纹细密精致的银手镯。等到相互熟悉到可以开玩笑了，团友中有个调皮的小护士，指着小和的银手镯，说——男人戴手镯，女气！

都以为小和可能会生气。

孰料，小和薄唇轻咧，扬起右臂，深情注视着银手镯，答，我觉得我很帅啊！这只银手镯，可是我的幸福法宝呢！

“生活在宁蒗的纳西女人，一生会拥有三只银手镯——十二三岁成年时，父母送一只；谈婚论嫁时，情郎送一只；儿女成年，还会再孝顺一只。那时，我家穷得叮当响，阿妹连只银手镯都没要，就嫁了我。我手上这只银手镯，是阿妹嫁给我吃苦受累好几年才攒足了钱买给我的。每次客人在车上睡觉，我也犯困，就瞥一眼银手镯，一想到阿妹在等我平安归来，我就又浑身来了劲。香港

回归那年，阿妹给我生了个儿子，我们给儿子取名叫回圆，穷啊，不敢多生。小子争气着呢，上的是宁海民族中学，也是海安老师教的，学习成绩比我好多了，高考分数考得高，本来可以去外省读更好的大学，但小子说去外省读书费用太高，就选择了云南大学啦！”小和幸福地叹口气，“就是总觉得亏了孩子！”

说话间，一群山里娃背着书包，齐刷刷冲着我们的车行礼。小和减速，停车，让孩子们过马路：“大山里走出的娃，懂得感恩！疫情以来，因为接待不了游客、找不到钱，家家日子不好过。你们的到来，激活了当地的经济，这群山里娃才有了接受更好教育的机会。我也代表我们纳西族人感谢你们的到来！”

小和开的小客车，是响应政府的扶贫号召贷款买来的。开了五六年了，有些破。团友中有个娇滴滴的安徽小姑娘直嚷座椅太硬，硌得腰背酸疼，遂缠着男友去租车行租了一辆豪车，离团自驾游去了。那日，小和不止一次地感慨：“押金就交了 3 万啊！每天租金就是 1000 块啊！太浪费了啊！”

小护士偷偷地给我们发微信：“小和的车确实坐着很不舒服，要不，我们与旅行社交涉，换辆车？”

旅行社有点为难，毕竟是旺季，但还是答应第二天就想办法给我们换车。问题是，换车的同时，也必须换人。

就这样，小和被“炒”了。被炒掉的小和，情绪很是低落了一阵。但这个纳西汉子很快就调整好了状态，不能影响客人的好心情啊！那日，去大理，原本的路线是不经过苍山洱海的，但小和特地绕道，满足了我们“哪怕就在车里看一眼苍山洱海”的愿望。

来到大理古城的城门口，小和提议大家合影：“我每次带团，都会在这儿和大家拍一张合影。回圆帮我做了个电子相册，没事时我就翻开来看。一页一页地，见证着我们一家越过越红火的好日子，我现在都在丽江城里买了房了！感谢党啊！也感谢你们！”

从南诏古国的文化核心崇圣寺三塔出来，也就到了与小和说“来多多（纳西语，意为再见）”的时候了。这个始终想着要带给周围的人快乐的纳西汉子，转动着右手腕上象征着幸福的银手镯，

大声与我们告别：“来多多！下次来云南，记得还找我！相信我，到那时，我一定会换一辆让你们满意的好车，带你们去看看小凉山、看看泸沽湖！”

作者简介

红辣子，原名顾亚红，江苏省作家协会会员。作品散见于《扬子晚报》《北京青年报》《新民晚报》等。多篇作品被《小小说选刊》《青年文摘》《特别关注》《视野》《课外阅读》转载。代表作品有中篇小说《纸片翻飞》《不惑之惑》《荞麦花开》，小小说《遭遇小刁民》《第一目击者》《木箱里的爱情》《讲故事的老树》等。出版有《高三，陪孩子微笑拼搏》《独行不知芳华久》等。

故乡 故人 故事

□ 王迎春

亲不亲，故乡人；美不美，家乡水。故乡、故人、故事，注定是人类永恒的文化与情感主题，放在当下一个新旧混搭、城乡交融的背景里，更是我们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时逃脱不了的一场宿命。

里下河的籍贯

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这是女儿写在作业本上的一道题。孩子问我籍贯是什么意思？她出生在盐城街上，怎么籍贯一栏里是盐城市郊区的大纵湖呢？

好比里下河不是具体的一条河一样，过去和今天的大纵湖不仅仅是一个时间概念，也已不是空间概念。大纵湖已泛化成丰腴且透着水光旖旎的水乡泽国，是那个魂牵梦萦的滋润家园。对于湖

边上的人们，她是一个空间的物质的传统生活资料，是导致一个人的基本气质、修养和灵感的各种气息、光线、色彩、故事、伤痕，是记忆的种种细节来源。

我的一生是从湖边某个斑驳的房间中开始的，这里的存在，印证了我的存在。昔日，关于故乡记忆已经成为我生命和语言的重要部分。我的籍贯就在大纵湖，就在里下河。

大纵湖的籍贯是哪里？里下河的籍贯又在哪里？在长江，在淮河，在黄河，在大海？我无法回答，但我知道，大纵湖是我的衣胞之地。多年后，一个焕然一新的故乡，令我的倾诉就像是一种谎言。

夜深，我常常回到过去，沿着时光的河流往回走，打捞已沉入河底的往事。曾经的若干年，在我最初的记忆里，我们走得多的唯有水路，沿着河流行走，在一种缓慢的流程中，我们脑海中的细节，是一种安详。我们生在河流的怀抱里，我们择水而居，谁不曾被河流关照？河流就是我们

慈祥的先祖。一定是先有河流，再有村庄。村庄的棋子都是依傍河流而落子，河流的源头就是生的源头。

人类的兴衰史就是河流的兴衰史。我只记得儿时，在平原的大地上，口渴，随处掬起一捧水开怀畅饮。那样的一种幸福，而今简直就是一场无法企及的奢侈。

河流是大地之魂。其余都是附体。魂不再，根本就是体无完肤。

我顺着记忆的大河而下，我在很小很小无知稚嫩的感性中惊喜发现，河流最动感的地方一定是拐弯的地方，那个恰到好处的转弯啊，就是一个绝妙的反转相片，一个弯连着一个拐，一个弯就是一个别致的豁然洞开。转弯也是一种极致的美艳。机遇是为有准备的人提供的，拐弯处手足无措的慌乱是翻船的必然。历史的长河从来都不是笔直一条线。人生能遇几次弯，一道弯一重天。

我相信世界的方向不仅在未来，只有前进才能看见的地方；也在过去，在转弯曲折后退的地方。今天的退渔还湖、退耕还渔，何止是一个具体政策，也是一个关于世界明日方向的一个隐喻吧。

湖荡湿地，水乡情韵，风也轻轻，湖也静静，里下河的籍贯又在哪里？只能在我们清澈如水的记忆里，失去了记忆，就无所谓故乡和家园。

旧时光

城市是村庄的天空，从村庄出来的人是天上的星星么。小时候我就认为城里的二姑是有见识、有本事的人，她不只是星星，二姑分明就是我们的太阳。小学读完便离开了湖畔的村庄，一晃荡，举家进城整整30年过去了，我没有成为城里的星星，相反，渐行渐衰的村庄却成了城市里的我时常仰望的天空。

一岁一枯荣。30年间，村庄上的人们进进出出生生死死。村东头那块野地和村南大圩旁的两处坟地已填得满满当当。

何、顾、宋，是村庄上三个大姓，穿过一处处杂草丛生的墓穴，默读着墓碑上一个个庄户人的名字，有看到名字脑海里立即闪现出从前记忆中的那个长者，也有恍惚半晌才把名字和从前的那

个人对得上的，更有几个似乎名字很熟但就是怎么想不起那个具体的人了。堂哥不时提醒我，根坤就是住在桥头东边、大哑巴家屋后的那个人家呢，那个长生就是以前住在四保家旁边的呢，对了，他家奶奶就是那个地主婆子格局的呢。嗯，嗯，想起来了、想起来了，那年她家失了一场大火，是的是的。顿时，旧时光的人清晰了起来。

那年那月的那么些活生生的人，如今他们的名字都镌刻在乱坟场的石碑上，今天无一例外都活灵活现复活在我的记忆里。而村庄正以近乎一种衰败的美呈现在我的眼前。在我很小的时候就担心后墙早已开裂的老宅子会在哪一个风雪夜里倒塌下来，可是直到今天，父亲和我出生的这个已超百年的老宅依然挺立在村中央，只是在渐失人气的村子里更加颓废不堪。

今天我回到了村庄，回到了旧时光。从来都是这样，一代又一代，人人都会成为旧时光里的那个人。

村庄断然已成了老态龙钟，城里却里里外外一律族崭新，老城墙根的老人们迁散到四面八方的各式小区，如今一个个渐渐老去，从村庄出来的我的父辈们也近古稀之年。孩子们的新旧时光毫不例外都在城里。

城里的二姑离开我们已快15周年，二姑家临近酒厂身脚下的老式宅子连同酒厂拆了建、建了拆，如同庄稼已经连续两茬。那天到老城墙根没来得及拆除的片区寻访一位长者，探身进屋子，老式宅子里堆着各类杂杂拉拉的旧物，旧书报、老家什、老笔筒、旧藤椅、旧挂历等等，还有白发苍苍的老头老太太，顿时旧式时光的生活氤氲而来，简朴、安详、优雅、高贵。

老酒，这时候是最有意味的。那天，中饭时分老人非留下我陪他小饮几杯，只见他不紧不慢地弯下身，朝着略显昏暗的角落摸索了几下，带出来的是一瓶不知哪年的老酒。看那已然斑驳的招牌，我一眼认出就是我童年在乡下曾经见过的“大肚子”洋河，飞天敦煌图案虽已不再鲜艳，仍一下子勾起了我陈年往事的怀想，这陈年的老酒啊，还有身边从旧时光里走来的老人呢。

岁月在这里变成了经年陈酿，我怎舍得打开？但又忍不住品味一口的冲动。拧开经久岁月的瓶塞，顿时满屋酒香，不醉自醉，一个爽字了得。

衣柜里断然已经没有10年前的衣物，放在过

去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从前在乡下，老式房子的老式站柜里都能找到祖母的祖母留下的布料及各式小玩意。今天的人们已然没有物质短缺时代的饥肠辘辘，便也快快丢掉了何为珍藏和珍惜的那份心境，因为极大的可能，各家储物柜里根本同时装不下 10 年前与 10 年后，不如及时整理，装着此时最好的自己。

旧时光在记忆里，旧物也守不住，旧情旧念却是绵绵不绝的牵挂。

比思想深刻的胃

村子里总有叫得出名字或叫不出名字的、入流或不入流的混饭碗的手艺人，木匠、瓦匠、石匠、厨师等等。但其间总有几个不求名声的。张三说是木匠，但穷其一生没有做过一件能让一对新人结婚用的家什。夸张地说，张三一生连个四平八稳的小板凳都没有理直气壮地拿出来过。把板凳和桌子的四条腿管平，是基本功，又绝对不是件容易的事。如果你天生眼不好使，又缺心眼，这线就无法打直，四条腿一条线就走蜀道难。但张三这样滥竽充数的主子，也竟然混得不亦乐乎。从前乡村的格局就是那样，世道也是宽容的，没有人非要计较他，混口饭而已。

从前，我曾一度想做个奔走乡里的厨子，就像村里的小李子，两把菜刀闹革命，耳朵两边各夹着一支甚至两支香烟，红光满面。四邻八舍做红白喜事都离不了他。我还艳羡他挥动菜刀的格局和气势，真是有声有色。热气蒸腾之下，看到肥头大耳的小李子一次又一次地抓起大勺接二连三地尝着即将起锅的肉膘或虾米羹汤时，我真是羡慕嫉妒恨。我不知道大厨还可以拿工钱，只以为忙乎半天混个嘴，混个酒足饭饱就是一件合算得要命的差事。

杰坤二爷在我心目中肚里是有些墨水的，因为他会讲《水浒》里的人物故事。一天他到我家串门，家里没有大人，他便与我们讲起了古戏。记得第一次讲的是《武松打虎》，他讲到扣人心弦处就停下来了，说口渴。我连忙倒水。二爷又说加些糖就更好了。糖家里是有些的，我们都舍不得吃，但想要把古戏听下去，忙不迭地用小勺子放两下子，

二爷一咕噜就喝下去了。又继续卖劲讲《武松打虎》的故事。一会儿二爷又讲停顿下来了，这次又说记忆力不行了，需要弄根烟接接力。听故事心切啊，我只好又把父亲放在柜里的香烟拆下来，递上一根又帮二爷点上。就这样，一个下午，家里的白糖都下二爷的肚了，香烟变成烟又散去了，我们把故事也听饱了。甚至有时奶奶留在锅头上、晚上用来煮粥的半碗饭，都被二爷一段《鲁提辖拳打镇关西》换下肚了。

那时候乡村的秩序和诗意，常常用炊烟来意象。直到今天我可以理解为乡村农耕气象的全部要义就是填饱肚皮，炊烟是食的，是人间烟火旺盛的表征和延伸。吃了嘛？吃过了。吃的啥？要不，乡间的全部寒暄就是一个吃字呢。

郝柏村老人 90 高龄回乡，我印象最深的是重走水路去沙沟，还有就是乡里人精心准备的八大碗。胃留下的记忆，已纯然成为一种 DNA，根植人体，根本难以格式化的。你懂你自己吗？那先了解你的胃。你是里下河人吗？不管你走多远，你舌尖上一定暗藏识别淮扬菜的条形码。

当我们从过去赤贫的状态过来，尽管一度觉得吃粤菜如此莫名其妙，但是因为新鲜，以吃这个为荣、为自豪、为自信。但这 20 多年过去，我们都开始渐渐吃自己爱吃的东西，爱吃从前想吃却永远供应不上胃的需求的食物，爱吃外婆当年最拿手却常常无用武之地的家乡土菜。其实这就是一种回归，向自己的胃回归。尊重食物，也是尊重我们最初的味蕾，连同尊重土地，这一定是当下住在城里曾经是农民的我们性格的关键。看似简单、沉默，但是种什么、长什么，怎么种、怎么长，这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因为更多时候，我们的胃远远比我们的思想更深刻。

作者简介：

王迎春，盐城大纵湖人，国家公务人员。现在宣传部门工作，业余为文，偶尔写诗，居盐都。

冬天的童话（组诗）

童国华

冬日

冬日删繁就简，芽孢藏于阡陌桑田
等待来年开春交由母亲精心整理
河床上有飞天图腾，家园倒映水中，笑容摇曳生姿，乡村的眉宇间挂满橙蓝色回忆

脱妆展美颜，万物迎寒而上，麦苗铺成绿地毯，一个叫翠竹的女子傲然于世
冬日到来会有一场雪落在她运送嫁妆的路上
许多年，乡村的天空干净得像一程初恋

人们住进高楼，喜鹊家族刚刚拿到搬迁计划在冬日的田野上，她们飞来飞去，丈量乡愁
我渴望这个温情世界给予她永恒的家园
我的目光由一口水井爬到一棵高树画出坐标

冬荷

天冷了，青葱岁月的晾衣杆
贵在挺拔，浅水中肩挑御寒重任
池塘里挂满翻领衣衫，显得济济一堂
冬荷，一顶迷人的草帽脱颖而出

河岸不驳波，树木自由生长
垂柳彰显接地气姿态，梳妆台搭在绿茵葱葱的图画中，冬荷一幅立体水墨，给人赏心悦目之感

家里亭台楼阁，鱼和水闭门谢客
小城颇有名望的学堂，传出书声琅琅

冬荷收拢最好的时光，侧耳倾听
像回忆芳华的女子，与温暖紧紧依偎

麦苗年华

今天，从蓝天站到大地站的路程
撒了云朵的临时停靠站台，半途上风招手即停的服务也被取消
阳光直达，青青麦苗都穿着鲜绿的衣裳

一行行麦苗，简单的身世与爱情无异
种子落入土地就算安了家：一生一次质朴于自然生长：平凡、自由、坚强
我喜欢她们，于雪雨风霜中淡定地接受

今天，在母亲的庄园、家乡的田埂边
因为羡慕，我想将麦苗年华写进永恒诗歌
可是：我的到来和候鸟的路过一样飘忽
我的赞美和小草的歌声一样：低吟浅唱
乡村暮色

只拉一半拉链，河床最后一件衣裳套不了身，露出民居的宽肩膀
鞋帮上的尘土，隐遁于一片菜园
从远处望乡村，像一条暖色的棉被

节气逼近冬至，树木慈祥
一幅艺术水准浓厚的水墨画
有完美的骨感，在乡村暮色里
渐次升起的灯火在展厅内部明亮

青菜之亲

青菜的朴实以偏概全，半身
婚纱半身裸露，供冬日选美
郎君只有一个，名字叫土地
嫁给村庄是她一生最幸福的选择

村庄的家境日渐殷实，一直以来
保持自力更生勤俭持家的传统
土地这个孩子在乡下收入普遍提高
“寸土寸金”是村头婚姻介绍所的金牌广告

青菜不忧郁，乡亲们一喝酒就拍自信胸脯
夸婚后那个黝黑的小伙：勤勤恳恳的土地郎
小寒刚过青菜进城，气质抬高身份
回望乡雪，那段厚实的日子优美如诗

群鸟飞向宽阔的田畴

鱼儿栖息于树枝，夕阳赶点歇在屋脊上
一丛芦苇竖立浅水，临摹天空写意
吻合的倒影如此美妙，惹得飘逸芦花
感叹：今年河流的指标按雨水分配

我们都不曾能阻止水墨下山，柳暗花明
关上门接受孤单考验，直到有一年
一只蝴蝶停在门前的枣树旁，天空红透
暮归的老牛说：今年福利的需求按劳作分配

群鸟飞向宽阔的田畴，大地开仓放粮分文未取
家族兴旺发达全凭收成做主，无一例外
春耕夏种秋收记录在节气的档案里条线管理
飞翔的云朵暗示：今年华丽的服饰按文采分配

石瑞礼诗五首

□ 石瑞礼

雁飞起

雁飞起来
越过纸的边境
纸是我的终点
你的驿站

看你柔软的双翅
饱含向往，惦念
承载着岁月的叮咛
还有远处
一程一程的盼望

莫名的伤感
连同墨和水
刹那间淹没傍晚的寂寥

今天大雪

今天，平常而高贵
今天是用你的字号命名
今天，以雪的名义
可以浩荡
可以飘逸
可以诗
可以眺望无法抵达的远方

一年那么漫长那么拥挤
只有今天
圣洁而清朗
不论你，雪一一

飘然而落还是影影绰绰
一缕银白的呼唤
陡然令我，想同你一起
融化，或者飘扬

所有的寒冷和冰封
不过是你源自北方的方言
梅花和我听懂了
一树梅朵，一树清香
而诗，如果可以绽放
那么，要是哪天你漫天如海
你的浪角托起的
一定是我追随的一叶孤帆

四月九日，降温 10 度

漫长的“脱春”谈判荡气回肠
冬天和夏之间是
一百个乍暖还寒，还有
围巾秋裤和一脸坏笑

只有春天是认真的
一次一次
叮咛花朵和柳丝
该长的还要长
该开的坚决开

写给自己的画

像盛装的新娘
穿过一个一个寂寞春天

你回头看我
看我秋风中空空枝头

灯光转暗
哪一首诗会留下陪我

草书状态

心头那一小盅醉意突然泛滥
几支长锋羊毫，桥一般拱起
让漫溢的恣意和不安
从它的下面
流向冬日发白的荒原，流向纸

天空霎时拥挤，云在风中疾驰而过
远处有雷声
树林在大雨中撼动，枝条竖立
眼前所有的景物和声音
在阵阵的战栗之中
变成线条变成一道一道暴走
缠绵缭绕，不能自己

满纸长满七月阳光
墨走过去，藤蔓在蜿蜒盘旋
所有的空隙嵌着诱惑
倾仄的姿势，自在，面色绯红

给自己十分钟倒计时
要么天崩地裂
要么在星星间消失
要么苏醒
要么跟着浩荡笔意不知所终

黎明将至（外一首）

□ 曾小霞

他们认为那是一种空想
就像风
没有人见过它的模样
可总有真诚爱它的人

紧接着是钟声，刺激着耳朵
是什么正穿过躯体？当我有了某种想法
每一个角落都产生声音
这是一种多么辽阔的感觉！诗人一遍遍赞美它：
清晨的纯洁。无数人对它献辞、感恩
向往阳光的面孔争相浮现

什么可以阻止？也不必张扬
如同“有信仰的人从不通过雄辩主张自己的存在”

新年

透出一点红光，照亮肌肤。今天
只认一种颜色

被掩埋、被抹掉的事物，恢复对黎明的赞颂
那些沉淀下来的东西，像掌纹一样复活
在飞扬的眼神里刻凿
刻凿的痕迹，涂鸦的痕迹
从身体深深地走出

落日封住了我们的眼睛。河流途径的地方鸦雀无声
总有一段时光是潜伏的
这些都是我们今天走近的理由
还要把此刻冠名为辉煌
在彼此视线中，升起温情的荣耀

而风，相送。怀抱春天的花蕾
生命的赞歌因此得名

作者简介：
曾小霞，笔名木鱼的人生，福建人，市作协会员。系《齐鲁文学》主编，诗星光文学社社长。有诗歌入选中国作家网 2018《大地上的灯盏》《客家文学》《闽西日报》《奔流》等纸媒。诗观：自由与不确定性

被大风吹醒（外一首）

□ 樊建华

卸去一片嘈杂声音，将阳光下的疲惫
逐一松解，收拢进夜色
安静下来的视线，适合在梦里
抱紧，渐行渐远的事物

外面的风声，越发茂密
来自意识深处的一幕，喊出了痛楚
被击中的梦境
翻身而起，面对，辽远的星空

让目光止步，悬停一枚落叶
一排篱笆之上
泥土里，时间沉默不语
大风，吹过古老村庄
老屋坐在风口，我坐在风的背影里

纸上的月亮

暮色四合。周边的呼吸稀薄下来
北风挤进身子，不停地翻阅
腊月的日历

目光，游离在加重的思念里
屋角挑起一弯冷月
触手可及，而又那么遥远

隔着一座城市的距离
恍惚中，大风封住了山门
归乡的路途，雪花纷飞

铺出心纸一张，任由月色濡染
摊开的字句欲言又止

在留白处，写下嘶哑的乳名

作者简介：
樊建华，安徽黄山人，安徽省作协会员。作品散见于《诗选刊》《诗歌月刊》《中国诗人》《鸭绿江》《青春》《青海湖》《辽河》《奔流》《江河文学》等刊物和诗歌选本。

草原雪（外一首）

□ 李传英

风吹过，草没有低头，低头的是沉默的蒙古包
时间封存在木质的手推车
停滞的炊烟

所到之处只有雪和雪的影子
他们相谈甚欢
谈起苜蓿，草籽，遗落在地平线上
懒洋洋的那轮太阳

响亮的鞭子，被挂在墙上
马头琴的曲子穿过每一粒雪
悠扬纯粹

逗号一般落下来的麻雀
叽叽喳喳喊醒了蛰伏已久的积雪
用他们坚硬的喙，啄破同样坚硬的冬天

问候

一年只此一次
其余时间都把自己封在壳子里
拒绝寒冷也拒绝温情

挑挑拣拣的词汇
只捡拾出可心，玲珑剔透，温情脉脉的那些
不通过车马，信鸽
最好也不经过普通的信封，单调的邮票

陆路和天空都不是最好的去处
海水太凉
大运河的水，掺杂了太多人的生死和别离

此刻，通过我温暖的手
把问候传递过去
如果你跟我一样还在原地
彼此可以握手，敞开封闭了一年的心扉

作者简介：
李传英，笔名青青，山东潍坊人，潍坊市作协会员，诗星光文学社现代诗副主编，2020 年度中国作家网文学之星。有作品入选《诗刊》《北京文学》《渤海风》等纸刊及年选选本。

秋的断章（外一首）

□ 沈照明

鸢尾还绿着，水杉变红，银杏叶黄
都不纯粹。远野半含秋色
呈音阶平滑跳跃的层次感

阔叶杨，厚重的叶子摔下来
丝质般破空，落地声沉重
栽一个大跟头，东山再起的机会几乎为零

墨菲定律在一棵柿树上显示神奇
一枚浆果蕴含圆满的欲望
却抵挡不住地心引力
重重地摔烂在地上

悬而未决的事物太多
秋风有时很无辜
不小心就揭露了隐藏者的面目

露水

对于有些干涸，水的动向模糊不清
它的消失像一部悬疑剧
天空总会布施恩泽
帮我们度过枯水期

白露结成晶莹的一滴
攀附每一片叶子
灵魂透明，阳光穿过他的身体

不需要什么夹角
叛逆与悬挂同样充满危险
风让他失去安全感
即使再小心翼翼也会慢慢膨胀

总想体验高质量的欲望
最后还是俗不可耐地沦落风尘
有的立了牌坊
有的沉了猪笼

作者简介：
沈照明，山东高密市人，作品见于《长江诗歌》《齐鲁文学》等纸刊及网络平台。
系诗星光文学社现代诗主编助理。

黄昏（外一首）

□ 马加强

乌黑的发尾
涂鸦掉天边的白
江湖浸于一抹灰
世间再无绝对

酌酒成杯
沦落的人蠢蠢欲醉
古道的瘦马在西风口踢腿
江雪追着一叶扁舟纷飞

铜铃声零零碎碎
叩响新月初升的慈悲
震落疏星的乡泪
闯入前夜的心静如止水

麦子

收获的时节里不说遗憾
挺过了冬寒，沐浴了春暖
如今又戴上了金色的王冠

等一把镰刀划过我的腰杆
背对黄土，面朝蓝天
日月的精华尽在我的心里面

如果还能了结一个夙愿
那就许在归仓之前
请把遗失的美好赠予来年

作者简介：
马加强，济宁微山县人，济宁市作家协会、散文学

会会员，微山县、任城区作家协会理事，诗星光文学社编辑，《微山湖文学》杂志社编辑。作品发表于《诗潮》《齐鲁文学》《济宁日报》等报刊。

独自坐在一棵树的影子里（外一首）

□ 刘军华

一辆旧三轮
一个旧水瓶
一位年老的妇女
独自坐在一棵树的影子里
静静地看着马路对面的公园
一群衣着艳丽的阿姨
在悠扬的乐曲、曼妙的舞姿中
如痴如醉

我的眼里含着泪水
此时此刻老家的母亲
是不是也常常这样
望着别人

老家的蔬果

细细地咀嚼
家的味道沿着味觉器官
传达到心里

母亲沿着我曾无数次离乡的路
来到惠州，她大儿子的家中
带来了她亲手栽种的蔬菜瓜果

养育了我三十年的故土
漂泊十六年并且继续漂泊的游子
这些产自老家菜地的蔬果
像甜美的乳汁，像无形的脐带
一下子点亮我的记忆
再一次将我与远在千里之外的家乡
紧紧地联结在了一起

作者简介：
刘军华，笔名白帆，广东惠州文艺家协会会员，诗星光文学社诗评主编，《湖北诗歌》视频编辑，《当代诗歌地理》纸刊编辑。作品见于《惠州日报》《齐鲁文学》《当代诗歌地理》《客家文学》《奔流》《启明星》《山东诗歌》等报刊，出版诗集《白色的河》。

母亲（外一首）

□ 陈骄

朝阳升起
你把露珠收集在衣袖里
把玉米装进箩筐
挑着鸟语花香回家
等炊烟漫过屋顶
一天之计
氤氲而来

烈日当空
你舞动锄头
抖落一地阳光
庄稼和你一起笑弯了腰

残阳从你肩头落下

你披星戴月
拾一捆麦子回家
高高堆起的麦草垛里
藏着你枯萎的青春

你把人生的哲理种进土壤
把勤劳和善良植在孩儿心里
我以笔为犁
在你耕作的土地
找寻
最深的爱
最质朴的思想

南飞雁

西风渐紧
北雁南飞
灵魂是一片雨
躲在羽毛的云中

声声雁鸣
叫醒离别
不带走一支芦苇的思想

我不敢吹箫
不敢拉弓
怕撩起你隐藏的伤

你把一场秋雨一场寒的消息
散布在天空

你心有余悸
也不会是那只惊弓之鸟

作者简介：
陈骄，笔名陈空，湖北恩施人。恩施作协会员，诗星光文学社现代诗副主编。作品见于《奔流》《青年文学家》《客家文学》《齐鲁文学》《山风》等刊物。

雪落下的声音(外一首)

□ 吴柳

雪落下的声音
只留给夜晚
那藏在自由身后的落寞
是青春抵达暮年

夜幕挂上人间的时候
远远的街灯笑了
露出了久违的笑脸
城里的灯光热闹
请为星星寻找一个家园

从月宫坠落人间的孤单
会让草木荣枯
双手能托起生命的重担

那海面上随波逐流的念头
一浪高过一浪
冲破世俗的藩篱
稳步向前

归来

披星戴月跋涉的远方
此刻驻足
喊流浪回到身旁
梦想的种子
在他乡茂密生长

光阴开始梳妆
用最美的模样
拥抱每一条街巷
掌心触摸故乡的脸庞

轻轻拭去
她满眼的泪光

把期待送走
不言沧桑
只是和她守望
新年的第一缕阳光

作者简介：

吴柳，山东济南人。现任《诗星光》编辑，参与编写教育部国家统编教材《新编阅读与写作》，作品见于《齐鲁文学》《华中文学》《青年文学家》等刊物。

也曾那么快乐过

(外一首)

□ 庞丽君

雨水前的这个黄昏，格外
柔和。夕阳的余晖
匍匐在远处的楼顶，楼下
孩子的笑声，攀着
风的羽翼起伏
一切安静而纯粹

那余晖照着楼顶的
残雪，也照着我
忽然闪过的那些遥远的影像
我也曾那么快乐过
光阴从不拒人
只是以由绿转黄的往复
迎接每一次的成长以及死亡

这一刻，为梦想而战

除夕的风，吹过群山
跃动的速度与激情，载歌载舞

天空托举河流，共同等待一场盛会
献给不畏风雪的人

冰雪是大地的图腾
闪烁着勇敢和坚定的光芒

这一刻，勇士们正为梦想而战
阳光镌刻下冰雪赛场的荣光

掌声、加油、呐喊，联成一线
耀眼的中国红更加艳丽庄重

热腾腾的年夜饭，抬高了
冬奥会的脚步，它走进，又奔跑着向未来

作者简介：

庞丽君，河北承德人，承德市作家协会会员，诗星光文学社现代诗编辑，作品散见于《国风》《承德晚报》《齐鲁文学》等纸刊或平台。

小莲庄的南浔(外一首)

□ 苏建仁

那条溪边
用上多少造化
孕育如此清新的名字
莲必惑我于粼粼波中

她小而柔
比乌镇温婉
更少有的安宁和市井
生而平淡
并不以我随意而介怀

有谁喻过那样的爱哟
水晶晶的闪耀着
是谁在浔酒中挥笔
心跳很乱又很美

一支丝竹就够了
足以治愈一个人
治愈一段历史

解冻的春光

说是错过了吗
我看没有
还会为谁巧遇
还会为谁踟蹰
还会为谁把温暖的气息
留存

也许是流星
在短暂的片刻
穿越心河

你看不见的
时光的颜色
换一种模样
转瞬即逝
用风的形态穿越

抓住即放
一种从容平淡的心态
便是拥有的秘密
又一季美丽的人生
将坐落于此
并生长出漫出天际的碧草
不是为了遮掩

而是为了伸展与映衬

作者简介：

苏建仁，别名苏苏，浙江人，作品发表在《崇贤美丽
洲副刊》《盐城电力报副刊》《建湖日报》《安徽诗
歌》等纸刊与平台，系齐鲁文学社签约诗人。诗观：
我诗写我心。

梦里乡村（组诗）

□ 默山

乡村

黑夜盖住了太阳气息，留给田间一片蛙声
潺潺流水，跟着月亮远去

我是孤独的人，赢了和月亮的赌注
月亮赔给我一个影子
可是影子不会说话，只会重复我的孤寂
我想牵起影子的手，他便藏进月影里头

唱一首歌给天空听，惊醒几声响雷
没有雨，满天的星宿在出嫁女儿
一个嫁在水田里，一个嫁在鱼塘中

山上的房子租给野猫、田鼠和狗
没有收到过房租，只有宝贵的陪伴
让我不怕房子后，那一座座新坟

夜晚里的诗句被月光洗得干干净净
我喜欢的夜景，被丢进水缸里封存

白月光

伸手拥抱冰冷的夜空
却抱住刚出生的自己
妈妈抱着我在火炕旁洗澡
爸爸，拿着拨浪鼓逗我笑

哭声越来越大，爸爸跳起舞
却不知道怎么才算搞笑
笨拙的手势，僵硬的步子
妈妈的微笑出现在镜子里
挠我的肚子，让我笑给爸爸听

白月光投射进照片里，妈妈的手冰冷
爸爸的姿势没有修订，静止在那里
只有我的体温，还能感受到那份温馨

竹影

流沙一样的竹叶，敲打着窗户
洒落在书桌上的倒影，是一朵康乃馨

奶奶已不会再坐在院坝
在微弱的煤油光下，编织扫把
等第二天去场上，卖个好价钱
换回两个油糍粑，当作我生日礼物

泪线，拉下来天空几朵云
其中一朵是奶奶编织的毛衣

思念，是一团掉落在墙角的毛线
理不出头绪，却也舍不得丢弃

竹叶摇曳的声音里，藏着奶奶
留在夏夜书信，婆婆里有鼓囊囊的爱

作者简介：

默山，原名王继琼，铜仁市作家协会会员。在《辽河》
《鸭绿江》《文学少年》《意林》《人民代表报》等

报刊杂志发表作品数十万字，一个爱好写作的 90 后
乡村老师。

杨洪容诗两首

□ 杨洪容

安徽阜阳水乡

绿水安徽美，欢鸣鸟鹤仙。
仰山灰鹭掠，俯地彩鸥旋。
波阔凭鱼跃，霞高任雁翩。
同栖湖岛上，共享碧蓝天。

河北邢台玉泉禅寺

灿烂朝霞拂晓裁，玉泉禅寺谧宁开。
红墙翠瓦映天碧，古塔苍松倒影来。

作者简介：

杨洪容，笔名杨子。重庆市诗词学会会员，渝中区
诗联书画院会员。有《巴金小说的抒情手法》等文
章见诸报端、平台。

汤献勇诗词两首

□ 汤献勇

唐多令 元宵

灯火闹春风。笙歌动紫宫。望长街、十万鱼龙。
今夜姮娥飞素练，澄宇净，九州同。

世治物华丰。时清芳意浓。锦绣堆、画笔难工。
更待明朝天气好，看旭日、照千峰。

朝游方斗山赏雪

昨夜朔风急，今朝玉叶开。
拾阶登绝岭，缓步上瑶台。
积雪松间落，冻云天外来。
苍茫三万里，混沌出尘埃。

作者简介：

汤献勇，笔名易水寒，中华诗词学会、重庆诗词学会
会员，九龙坡区楹联学会理事、作协会员，诗星光文
学社旧体诗主编。作品散见于《东方诗风》《重庆诗词》
《齐鲁文学》等纸刊或平台。

周密致诗两首

□ 周密致

沙漠胡杨

抗争已有五千年，夜与风沙共月眠。
翘首回望人类远，还需坚守几多天。

闲暇时光

翩飞落叶沐冬阳，菊蕊溪边着意香。
假日闲人吾一个，细看银杏叶金黄。

作者简介：
周密致，湖南人，中华诗词学会会员，湖南省诗词协会会员，祁阳市诗协理事，河北省文学艺术研究会会员，诗星光旧体诗编辑。作品散见于《中华诗词》《诗词选刊》《奔流》《湖南诗词》等刊物和平台。

吴虹珠诗两首

□ 吴虹珠

夏雨

借风排满九重天，落到山川草木前。
应是黯云倾别绪，读来却有几分禅。

竹

懒与红尘话节多，枝摇风籁入巍峨。
尖锋刺破长天处，落了浮云又一河。

作者简介：
吴虹珠，笔名彩虹。广东省揭阳市榕城区人。诗词爱好者，多次在各种诗赛中获奖。

孙敏列诗两首

□ 孙敏列

雪梅

昨日凄风瑟瑟哀，闲庭一夜素花开。
寒枝羞色琼英里，欲把春心藏起来。

故地重游

故地重游薄暮天，闲情幽绪两缠绵。
新城欲入观新貌，旧渡却来说旧年。
仍是娇花灯影里，还听春水玉楼边。
惘然看取今宵月，那夜也曾如此圆。

作者简介：
孙敏列(红衣隐士)，浙江宁波人，中华诗词学会会员，闲暇时喜欢赋诗填词，在诗词的海洋里寻找未曾发现的世界和似曾相识的自己。

赖永洪诗词五首

□ 赖永洪

腊月吟

农屋何愁大雪围，烫来黄酒对鸡肥。
悠然候到梅苏醒，再剪窗花福字飞。

吟与李花

推窗爱是等花期，一目呈来雪上枝。
不抹浓妆仙界骨，轻描淡韵世间仪。
书中妙句无君撰，墨下清吟有我辞。
三月随风天际别，空留信纸梦前悲。

岑峰新貌

听得啁啾圳水清，农机田野正相争。
秋来脱售屏中弄，冬去存单网外赢。
别墅山前花怒放，轿车身后笛轻鸣。
僻乡还有江南景，鱼跃池塘一线平。

减字木兰花·长征

凶峰险涧，战马转移蹄子慢。血溅湘江，忘死冲锋肝胆枪。
连环巧渡，赤水奇兵元气鼓。陕北班旋，又见红旗百万杆。

减字木兰花·乡思

家山甚远，明月可将游子怨？屋北钩窗，遗落其时桂蕊香。
昏花泪眼，久别离愁心已乱。梦坠床前，似在门堂把盏欢。

作者简介：
赖永洪，江西作协、中国化工作协会员。作品散见《诗刊》《星星》《诗歌月刊》《中华诗词》《中华辞赋》《羊城晚报》等报刊。

徐春霞绝句六首

□ 徐春霞

花动

一枝轻粉上芳台，无限风情随户开。
春色解怜堪远寄，胭脂新透醉尘埃。

春暮

流响琵琶渐入肠，风铃曳曳引人伤。
玉栏杆外花迷处，霞烂伊姬向晚妆。

秋山寄兴

秋阳高照岭云松，片片情追落叶踪。
望断林深鸣鸟倦，飞流白练响山峰。

见南惹千年古银杏树

一方修木立偏乡，苍翠横铺超世扬。
风雨刷新多少事，从容姿态古今长。

南方山居见紫花

碧水山城幽远处，道旁古木绿藏深。
留连金蝶繁华觅，芳紫风吹千叶音。

贺周兵先生参加全国文联盛会

筑梦吟坛国粹收，唱怀生命岁中留。
举帆艺海高台赴，一派风光亮九州。

作者简介：
徐春霞，女，大学文化。系江西省宜春市曲赋学会会员，龙凤文学院优秀学员，作品发表于《青年文学家》等刊。

赏莲

□ 刘杰

一

缘结无须月老牵，神交素雅水中仙。
万千变化谁参透，朵朵莲花种种禅。

二

凌波微步绿裙旋，水佩风裳自在仙。
莫道尘中观者俗，清姿看久亦超然。

三

心有吟灯亦待燃，今朝来访岂无缘。
怡然神会明眸闪，参透菩提不乱传。

四

层层叠叠远人前，白白红红意态妍。
万种风情催客醉，无须梦里会婵娟。

五

亭亭玉立惹人怜，曼舞新排自在旋。
且放身心名利外，双眸清净对婵娟。

六

出水翩翩赏者迷，前身谁记处淤泥。
清风阵阵传香远，扫尽尘中境界低。

作者简介：
刘杰，安徽省寿县人。系中华诗词学会会员、安徽省作协会员、安徽省诗词学会会员。

血脉传承的历史记忆

□ 朱一卉

在南通市通州区忠孝文化园附近，辽阔的田野上，李自平先生家幽静、简朴的小楼里，当我看到满屋子陈列的一页页泛黄、残破的《徐李氏家谱》和数十本写在各种各样笔记本、稿纸上的《中华智哲徐懋公》手稿时，我深刻地领悟到血脉和文化的力量对一个人的影响有多么强大和深远。

在华夏文明的历史长河中，我们每一个人，从娘胎里就带来了东方文化的基因和密码，传统美德、中华智慧源远流长，世代相传，生生不息。

李勣（594年—669年），字懋功，唐初名将，原名徐世勣，因功勋卓著，唐高祖李渊赐姓，遂改名李世勣，李世民登基后，为避讳，他又改名李勣。他早年投身瓦岗军，后随李密降唐。一生历事唐高祖、唐太宗、唐高宗三朝，深得朝廷信任。他随唐太宗李世民平定四方，两击薛延陀，平定碛北。后又大破东突厥、高丽，成为唐朝开疆拓土的首要战将之一。他出将入相，是凌烟阁

二十四功臣之一。历任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司空、太子太师等职，累封英国公。总章二年（669年），李勣去世，享年76岁。册赠太尉、扬州大都督，谥号贞武，陪葬昭陵，后配享高宗庙庭。李勣兼通医学，曾参与编纂世界上最早出现的药典《唐本草》。

李勣长子李震，官至桂州刺史，先于李勣去世。李震之子李敬业，袭英国公。684年，武则天废除唐中宗李显和唐睿宗李旦，临朝称制，李敬业以支持李显复位为名于扬州起兵，骆宾王写下千古名篇《为徐敬业讨武曌檄》号召天下。兵败后，李敬业等逃至江都，带着妻儿投奔润州（今江苏镇江），准备从海路逃往高丽，抵达海陵（今泰州）地界，被大风所阻止，李敬业和弟弟李敬猷等被部将所杀。其后人和骆宾王流落邗东白水荡南通州定居，在江海大地繁衍生息。

李自平是李氏后人，退休后蛰居乡间，整整十

年，他完全沉浸在隋末唐初那段英雄辈出、波诡云谲的历史中。几易其稿，最终捧出这部 60 万多字的煌煌大作。

我年少时读《隋唐演义》《说唐》，最津津乐道的，是 18 条好汉的排名，是李元霸、宇文成都、单雄信、秦琼、罗成、程咬金这些赫赫有名的英雄；而徐懋功留给我的印象，不过是瓦岗寨里武功平平但神机妙算的军师。编辑完《中华智哲徐懋功》，一个能把握大势、顺势而为、坚韧不拔、聪慧能干、刚正不阿，具有大智慧、取得大功绩的好汉形象在我脑海中渐渐清晰起来。

唐太宗钦点画家阎立本创作凌烟阁二十四功臣像，正式陈列前，李世民邀请徐懋功欣赏，徐懋功一看，自己位列卫国公李靖之后，排名第九，当即表示不妥：“若仍是镇边关守将，排名次序前后无所谓。我现职太子詹事管文官，又兼太子左卫率管武事。若排名靠前，恐将成为万矢之的。木秀于林，风必摧之，我的次序适宜放到最后。”最终，李世民将他的位次放在 23 位，仅排在秦叔宝之前。这一细节，能看出徐懋功低调谨慎、审时度势、才智过人，按照李世民的说法是“老奸巨猾”。其实，这正彰显了徐懋功的大智慧。

唐太宗称赞李勣“才智过人”，唐朝立中华武庙十哲，以李勣为十哲之一，因此，李自平将小说题为《中华智哲徐懋功》。

在盛唐，有三个顶尖人物，李自平的小说都有描写，而且叙写了三人惺惺相惜的交往故事。一个是弘扬佛法的玄奘法师，一个是救死扶伤的药王孙思邈，还有一个就是徐懋功。玄奘和孙思邈分别在佛学、医学上立下不世之功，具有开创性贡献；徐懋功身上，充分体现了中华智慧，是政坛不倒翁，战功、政绩彪炳史册，还领衔编撰《唐新修本草》，第一次统一了中国药材名称，制定了本草药的标准，他还是推广茶文化的首要人物。徐懋功农民出身，他身上体现的中华智慧，是农业文明的智慧，他的可贵之处在于，不管是依靠劳作收获，还是落草造反打家劫舍，不管是在江湖之远，还是在庙堂之高，始终没有忘记农民的根本利益和要求，不忘农民种田的辛劳，始终保持节俭、朴实的作风，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尽量为农民办好事、办实事。可以说，在封建王朝的政治人物中，徐懋功是把民本思想贯彻得最好的人之一。

李自平的《中华智哲徐懋功》，从文学的角度，以史料为依据，采用章回小说的形式，在隋末唐初风云激荡的大背景上，绘声绘色地讲述了一代豪杰的英雄故事，除徐懋功外，单雄信、李密、翟让、窦建德、李渊、李世民、尉迟敬德、徐惠妃、武则天等人物形象也都刻画得个性鲜明，栩栩如生。作家忠于史料，又不拘泥于史料，有合情合理的想象、有感人肺腑的演绎、有丝丝入扣的推理，把在浩浩荡荡的历史河流中搏击飘荡的个体，以及个体在推动历史发展过程中展示的力量，通过跌宕起伏的情节、生动丰富的细节，展示得精彩纷呈、引人入胜。

虽然是中国传统的章回小说的结构，但在形式上，作家也有可贵的创新。在每一章前，作者都安排三佬的对话，或解释章回题目，或总括章回内容，或点评人物、事件，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这三佬，在楔子中称道哲佬、儒仕佬、释玄佬，简称哲佬、仕佬、玄佬，略有变化，总体上，是从儒、道、佛三个不同的角度点评，让读者对作品有更为深入的领悟。

而儒家、道家、佛家的思想，是中华智慧的集中表现，在徐懋功身上，融合了三者的精华：穷者独善，达者兼济，包容会通，无为有为，普渡众生，顺其自然，有底线，有坚守，有定力……

开卷有益，我相信，打开此书，对中华智慧，读者一定会有更为深入的领悟。

是为序。

（本文系李自平长篇小说《中华智哲徐懋公》的序。）

强雯小说集《石燕》评论两题

血缘的重建与家园的回归

我们当下所经历的生活，事实上是一种日渐趋于固化的局限性生活。它貌似广大、鲜活而丰富，如一部行进中的堂皇交响，但对大多数人来说，能够通过感知与审视形成深刻体验的生活却只是一个小小犄角。就连这个犄角，很多时候也都干瘪寡味，缺乏生机和希望的饱满颗粒与鲜润汁液。

正如鸟笼子之于其中四处磕碰的鸟。

而我们大多数人恰恰又对开拓生活边际、丰富生活体验充满隐欲，因而我们开始像 18 世纪的女仆一样，倚靠在个人局促生活的边缘，一页一页慢慢读起小说。

捧在眼前的一部小说就像开在阳台上的一扇窗子，下面是树木、马路、人群、店铺，以及店铺后面的火车站，以及更远处的飞机场。透过这

些开本和颜色不同的“窗子”，你窥见并尝试体味孤单自身经验之外的那很多别人的生活。

是的，在这些时候，进入一部小说就是进入另一种你意欲窥探的生活，那种由小说家创造并呈现的饱含别种滋味的生活，它们躲在文字之后，睁大波光潋滟的眼睛诱惑着你。但对这种纸上生活的阅读与体验却并不总是舒适的，它忽然就会以某种形式冒犯了冲动的你。就像躊躇满志的味蕾突然误入不适区，你的神经在阅读中遭遇了来自小说的强烈冲撞。

作为一个近年来特别爱读各种各样小说的人，我明白，这种阅读中的“体验障碍”其实源于小说所反映的那种生活对你的既有认知形成的刺激与撕扯。说具体一点就是，你觉得接受眼前这种小说是困难的，不舒适的。但事实上，这并不是小说本身的问题，而是你对它所反映的那种生活有进入与体验层面的困难，你的经验、情感、知

识结构、审美趣味以及阅读耐力，都尚不足以支撑那种生活貌似零散实则庞大、貌似清浅实则暗流汹涌的质量与规模。

而这时就可以掩卷自问，我们消耗时间与精力读小说是为了什么？难道不是想通过阅读来实现一种开拓、一种拣择、一种提炼与升华，或者一次因接种而获得的免疫，以便在不熟悉的变异生活中成为更具质量、意趣与耐力的“新人”吗？

就这样，我完成了对自我的说服，也找回了自己阅读小说的初衷。就这样，我把眼前的这部小说集《石燕》又慢慢读完第二遍。

《石燕》是重庆作家强雯女士 2021 年 11 月出版的一本新著，由《石燕》《百万风景》《功德碗》《清洁》《水彩课》《单行道》《旗袍》七个中短篇小说构成。在我看来，这本小说就像一面奇异的镜子，它抵近生活，放大并映照出时代生活中日渐变异的人际关系，以及从种种变异关系中出走的人的心灵。

说到人与生活的“关系”，几乎所有的小説都在写它，或者说这几乎是小说写作的基本任务。但是，小说人物与他所经历的生活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关系，他怎样认识这个关系，他在这样的关系中又何去何从，却是一件颇耐人寻味的事，对作家而言也是一个不太可能轻易完成的任务。而强雯却在 16 万字的篇幅中，用 7 个完全不同质的故事，从不同职业、不同阶层、不同时间背景中的人物所经历的生活中，抽取并呈现出一种令人触目惊心的疏离感。这种不同生活洪流中几乎同质的疏离感，紧紧把住了时代生活中人际关系的脉搏，也构成了这部小说集呼之欲出的灵魂与真正质量。

之于当代生活中的大多数人而言，关键时刻真正可以依靠的已只剩下家庭与亲人。但是，被疏离感深深渗透的人际关系，其实早已侵入家庭、浸入血缘，割裂自我，使亲人之间，甚至自己与自己之间的关系也变得那样陌生与岌岌可危。你看，《石燕》里的父子关系、《百万风景》与《水彩课》中的父女母女关系、《清洁》中的情侣关系、《单行道》与《功德碗》中的夫妻关系，以及《旗袍》中自己与“另一个自己”的关系。在强雯笔下，这些传统观念中血浓于水的牢不可破的打断骨头连着筋的亲人关系，一下子就撕开脸皮、断了筋骨，悬在了半空。

“他避免看父亲的脸、眼神，他害怕那种亲情的探询，害怕自己突然就手足无措，他们要互相客气，才不会彼此伤害。”这是《石燕》中高级技工华小超与考古学家父亲华绵的关系。而在父亲华绵那里，“这世界没什么可安慰的，亲人都是讨债的”“都是给自己添麻烦的人”。父子关系如此，父女母女关系亦然。“艾云丽也不和母亲说话了，每次碰上关键问题，母亲总会向着父亲。她走到厨房里，拾掇起自己的卤菜，想，这一家人真是自私，不仅克扣别人的生活，还克扣自己的生活。现在害得一家人还在这阴暗、耗子成堆的破屋子里住着。”这是《百万风景》中卖卤菜的年轻女孩艾云丽的内心苦楚。“‘死婆娘，还不滚出来，你咋不死——’话音未落，她听到沉闷的几声巨响，她几乎使出了一生的力气，掐断了这句话。孩子爹的腰部以下全埋在岩石里了，像被掐成两段的蚂蚱，只是蹬着腿。”这是《功德碗》中女仆白桂回忆里的夫妻关系。“阿敏面无表情。他摸摸她的胳膊，那股闷闷的味道又在房间里飘散开来，他的手就顺着那股味道游弋了过去。阿敏并不排斥。小海头皮有点发麻，他看见阿敏闭上了眼睛，在等待下文。而他自己的身体没有一点反应。”这是《清洁》里年轻的“抄碑人”小海与女友阿敏的情侣关系。此外还有《单行道》中经历两次婚姻最终身单影只的单身母亲陶玉丹，以及《旗袍》中忽逢人生第二春的中年妇女高西娟，她在因一件旗袍而生的心猿意马、浮想联翩中发现并迎接了“另一个自己”，但却又在羞涩而旖旎的春天畅想中忽坠人生的谷底，遭受了来自底层生活的不堪羞辱。

在这些形形色色的人生故事中，传统意识中至为亲近、可靠的家庭－血缘关系被撕裂，被瓦解，如失手砸碎的杯盘碎屑，沾泪带血，无法直视。马克思曾说：“家庭起初是唯一的社会关系。”那么，随着家庭－血缘关系的瓦解与破碎，我们透过小说就看到了时代社会生活中人际关系的某种真相。这真相令人隐隐不安，却又因真实而具有充分的说服力。

但强雯的笔却并不到此为止。作为阅读者，我认为瓦解并非她的目的，面冷心热，她在呈现一种瓦解与土崩的同时，亦在塑造一种新的“生长”。毕竟，人是顽强的、耐活的、春风吹又生的，尤其是女人，以及那些有着女人心的男人们。在已

然变异或跌至谷底的家庭－血缘关系中，我们看到了那些依然没有被打倒被毁灭，依然在倔强中保持傲然、决然、毅然的人们。她们更为清醒、更为笃定，也更为顽强，就像因接种了疫苗迎风生出了抗体。我尤其喜欢《百万风景》中的艾云丽，这个卖卤菜的 24 岁女孩，独立、坚强、心思细腻而敏锐，在困顿的底层生活与日益疏离的家庭关系中，她努力营建、维护着一种最低质量的家庭亲情，并在与百万高档小区保安队长的一点暧昧关系中始终保持自己身为女性的高傲与自尊。何况她还另有打算，有存款，有对未来生活的新希望。小说的结尾，“她要回家，和父亲回家，然后把那两张票藏在抽屉里，信封中的游泳票递给父亲，她知道父亲未必会收下。可是，她还是要递给他”。我相信，读到这里的大多数读者都会多少动容，因为女儿坚持要递给父亲的并不只是两张高档小区的游泳票，而是一种“征服”困顿生活的雄心，是一个女儿在疏离的血缘关系中向着父亲的单方面靠拢与接近。与此相似的，是《水彩课》里我对“前画家”父亲的凝视，“他大概是微醉了，想要睡会儿。我扶他在沙发上躺下时，他提出想抱抱自己的女儿。我僵硬地把身体迎了过去，肩头上落下一个软弱的父亲。‘你是我此生最亲的人。’他低声道。”而这个被父亲忽视半生的女儿，在父亲睡下之后，“坐在他对面的椅子上，目不转睛地看着这个绝好的模特，沙发上的老者疲惫、浑然、坚持、隐忍，一动不动。我想，我应该可以把他画下来，只需要好好地观察下、再观察下”。这种抵近观察、再观察的意愿，既是一个女儿对暮年老父的垂怜，同时更是一种血缘关系破碎之后意欲重圆的冲动。这里面，有一个女儿突然涌现的柔情，更有一个女性在洞悉生活的无所依靠后内心突然生长出来的新担当。这种坦然担当，《功德碗》里的女仆白桂有，《单行道》里首婚被弃二婚丧夫的陶玉丹也有。当然，还有《清洁》中的小海，以及《石燕》中的华绵，他们虽然都是男人，年龄和职业也都不同，但却都有一颗女人心。前者誊抄碑文，性好一尘不染的清洁拂拭，后者痴迷修补文物，喜欢在幽暗的灯光下“把暮尘缓缓地吸入鼻内”。在时代生活中，他们同样遭遇家庭－血缘关系的破碎，同样遭遇时代生活里的漩涡与谜团，但亦不放弃、不随波逐流，而是以不同的方式选择了回归——华绵在生命的尽头与珍藏的石燕同归歌乐山。而



小海，则“看见一块岩石向着朝阳的方向，岿然不动”，他因而一夜梦醒，找到了木塔下的北方老家。

“夜晚清浅，银河落在河里，流水汤汤，残露滴落在松梢。”那些因早年失去亲情失去家园而流离于人世艰辛中的人们，在这个星辉灿烂、松露轻响的良夜，重新找到了回家的依稀之路。这是一部小说带来的热力，亦如劝世功德。伴随阅读，这股暖流缓缓植入我对时代生活、对血缘亲情的体验库存，并在我心里抽出了一棵新苗。我为此感谢这部小说的作者强雯女士，她的经验与书写，不但为当代文学提供了女性视野中家庭－血缘关系的崭新镜像，更面向着未来，为血缘亲情之外的无数孤魂游子、荒草野人，以微光照亮回家之路。

除此之外，《石燕》亦是一部值得珍视的文化小说。书中，作者围绕历史场景呈现的重庆地域文化风景令人惊艳。《石燕》故事中的西南考古、《百万风景》中曾经的湾云村自然生态、《功德碗》中的武陵山区古建与乡俗、《清洁》中的南北佛寺建筑与碑拓文化、《水彩课》中的美术之乡乌雅镇

风情，以及《旗袍》中的古典生活情趣，都贴着时代生活的表面写出了地域文化的熠熠光彩，而强雯小说家之外的地域文化学者身份亦因此而展现。这进一步增强了《石燕》这部小说的文化认识价值，使其真正成为近年来中国女性小说领域值得深入研究的一部力作。

（成向阳）

底层小人物抗争的“尖叫”

2021 年的年末，强雯寄来新出版的短篇小说集《石燕》。收到书的时候是重庆难得有暖阳的午后，我恰巧发现了园区最角落一处芦苇掩映并可以晒太阳的秋千地，于是坐在秋千的横板上，悠悠荡荡地翻看着。一篇篇看下来，看到小人物们悠悠荡荡的人生。

强雯在我的印象中是一个温温柔柔说话的人，她的言辞间有旖旎的小女子神采，但是她的文字

扑面而来的是横冲直撞的粗粝气息：泥腥味、菜叶味、灶房味、吆喝声、谩骂声，甚至是枪声，层层叠叠，喧嚣开来。

故事是要通过人物来贯穿的。强雯的每一篇小说表面上都是跟物有关，小到一粒石燕、一个功德碗、一件旗袍，大到一条道路、一座房子、一个小镇，但是所有的物都只是载体，强雯真正要写的是最普通不过的中国底层小人物——他们生活在什么地方，他们秉承的人生观念是什么，他们会面对什么样的命运，又会作出怎么样的抉择。小人物的生存之痛是常常让人无言以对和无可奈何的，这当中有强烈的无力感，但又没有放弃抗争。强雯始终在琢磨着对小人物命运的思考。

开篇第一个小说《石燕》，底色是重庆的历史文化。一个博物馆的陶俑修复师在巫山看到了生长在巫峡崖壁上的石燕，一种被当地人笃信能预知气候变化和旱涝灾害的“万物之灵”，“万物之灵”示警的方式就是堕地身碎。强雯赋予了这个陶俑修复师同样灵性而爆裂的悲剧性色彩：石燕的价值随后被资本看到，以次充好、以伪当真的

“儒文化”项目上马，同时绑架上的就有这位陶俑修复师。陶俑修复师敬石燕为神灵，坚持职业操守作出一次次的拒绝与抗争，他所说的“人不敬神，神不敬人”就是普通人最为朴素的生存哲学。小说的结尾，“天色向晚，暴雨将至，石燕簌簌往下掉，它们尖利的喙，齐刷刷地冲向他的虹膜”，陶俑修复师应声倒下了。他终于也成了预警的那只石燕。

陶俑修复师的塑造不是单线条的，在他身上可以看到故事的多样性。强雯在谈到这个小人物的写作时说：“我写的是孤独地修复残俑的人。他的孤独，还被我额外加上了背景——他是经历过重庆大轰炸的人。太多的文艺材料、作品都发出同样的声音——重庆是个越炸越勇的城市。虽然那段时期城市满目疮痍，但战时保育院，却是硝烟中的一点亮色。我对这段历史格外感兴趣。不过，关于这段历史的材料更多是以正面做评价，却忽略了战时儿童受伤的心。生还者当然要感激涕零，不过他们是否就只有一种感恩之情呢？这一点，被无数材料回避。我无意和主旋律唱反调，只是钻到大赞歌中听一点点儿童的尖叫。这种刺耳的声音被烙印在文物修复专家华绵的一生之中。”

这样的“尖叫”也存在于小说《功德碗》中。一个带着娃的年轻母亲千里迢迢投奔到武陵山区涪江边上的一个大户人家，这个大户人家据说因为供奉着一个“碗底有一只虎背熊，张着大口，吞吐功德水，福佑供奉人”的功德碗，有着鱼神保护，每天做着功德，福荫不断。“不杀生”是功德训的第一条，其次才是不偷盗、不淫邪、不妄语等等。年轻母亲在大户人家收留期间，学了规矩、看了冷暖，也经历了山匪军阀枪战。小说最后，年轻母亲终于看到了那个功德碗，交代了她为什么带着孩子投奔此处寻求庇佑的原因：不堪忍受自家男人的打骂，在山崖上使尽一身力气杀了他。强雯用一句话，“孩子爹的腰部以下全埋在岩石里了，像被掐成两段的蚱蜢，只是蹬着腿”，完成了一个女人一生的尖叫。这个结尾处理得极其精妙，前面温吞吞地叙述，像在昏暗的灯光里，在最后这一刻才会脊背一凛，想跟着尖叫，却又无端端咽了回去。这就是“文学性的瞬间”，是每个写作者汲汲以求、渴望捕捉到的高光时刻。

强雯对女性小人物的观照是细致入微的，她的笔法是戏谑的甚至是带有点讽刺的，表达的核心

却是悲悯的。最后一篇《旗袍》就是如此。一个国企的女干部在自己46岁的时候买了第一件旗袍，人生陡然发生转变：突然成了单位的焦点，甚至引发了年轻女性的模仿，她的虚荣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为了配得上旗袍、贵妇般的自己和第二春的美好生活，她放弃了三居室的新房，重新装修自己认为更有格调的老派公寓楼，但就在她沉浸于各种不切实际的幻想中时，她与装修工人发生了工钱的纠葛，被工人们报复抢劫。最后的一点傲气儿散掉了，尖叫不了了，被人堵住了嘴，“只有洋槐花香的味道还在，并且将她死死裹住，裹得她剧烈地咳嗽起来”。我们常看到身边矫揉造作的中年女性，其实是不甘心青春流逝的人，想把自己的人生华彩强行留住，但在这样的“抗争”当中就会搞出一幕幕闹剧。女性的虚荣如同茂盛的腋毛，它不应该是风姿绰约的标志。强雯用最能代表女性气质的旗袍，说了一个道理：“旗袍讲的是一个含蓄”，该露的露、该藏的藏。

在这本小说集当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在豪宅小区门口卖卤菜的女孩、像扫地僧一样的男孩、再婚想追求个人品质生活却又套进子女俗事当中的父亲……他们就像我们生活中随处可见的那种人，他们的故事就像这个社会底层的切片，用一个个戏剧性冲撞的人生时刻构成了我们社会当下的模样。好的小说在讲故事的时候一定是克制的，我们看得到强雯在讲述时如静水流深般的克制，因而她笔下的小人物即便有“尖叫”的时刻、撕裂的当口，但仍然可以保持我们期待中的温情和温度。

（瞿庭涓）



从“小农”到“大农”

——简论张謇对农业的贡献

□ 葛志华

在近代历史人物中，张謇是独树一帜的。他既有全国性的作为，在诸多历史风口留下了或显或隐的身影，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又有区域性的贡献，在家乡南通开创了诸多事业，奠定了“中国第一”的历史地位。他既有独特的理论，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又有丰富的实践，成为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开拓者之一。他既热衷于工业化，成为毛泽东眼中不能忘记的四人之一，又致力于以农业现代化，为现代农业发展作出了多方面的贡献。有关张謇的工业化实践已有不少论述，本文拟就张謇对农业的贡献谈几点不成熟的意见。

张謇（1853—1926），字季直，号啬庵，江苏南通人，清末状元。张謇在致力工业化的同时，又与农业结下不解之缘。这种不解之缘主要表现为认识层面的先人一拍、实践层面的快人一步、行政层面的胜人一筹等，从而奠定了张謇在中国农业现代化史上的历史地位。

一、认识层面的先人一拍

农业是人类社会生存发展的基础，但农业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在农业社会，农业虽是决定性的生产部门，却是一种类型的“小农”形态，诸如男耕女织、自给自足、工具简陋、经营规模狭小、生产力低下、既脆弱又易再生等。其本质特征就是物质与能量的封闭循环。到了工业社会，农业占比日渐小比例化，但发展方式发生了深刻变化，在农业生产技术、经营规模、经营机制、要素投入、功能作用等多方面呈现出新变化，其本质特征就是物质与能量循环由封闭转向开放，“小农”转型为“大农”。因此，“小农”与“大农”只是一字之差，却是两种不同的发展方式。前者是农业社会的产物，后者却是现代化的结果。中国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创造了灿烂的农业

文明。在春秋战国时期，我国就告别了刀耕火种，形成了精耕细作的小农经济。在此后的两千多年，虽然朝代更替不断，但农业生产水平提高不快，家庭分散经营形式基本不变，呈现出内卷化特征。资料显示，先秦时期我国小麦亩产已达 51 公斤，经两汉到隋唐仍只有 53 公斤，一千年左右只提高了 2 公斤。明清时期，我国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鸦片战争后的五口通商又被迫卷入现代化的漩涡，继而又有洋务运动与民族资本主义的兴起，但这些都未动摇小农经济的根基。与之相适应，统治者仍把以农为本、重农轻商作为基本国策，知识界对农业的认识仍是以不变应万变，信奉传统文化定义的重农抑商、重利轻义的那套说教。

张謇所处的年代，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个大变局犹如一块魔方，由四个不同侧面，或者是四个不同的过程相互交织、相互激荡而成。这个过程包括统治集团自身衰败的过程、半殖民地化的过程、革命化的过程、现代化的过程。因此，近代中国既面临救亡图存的历史任务，又面临现代化的时代潮流。顺应这一潮流、扛起历史任务，就成为所有仁人志士的共同选择。正如张謇自己所说，“謇不幸而生中国，不幸而生今之时代，尤不幸而抱欲为中国伸眉书生吐气之意愿，致以皤然自待之身，溷秽浊不伦之俗”（《为实业致钱新之函》）。因此“捐弃所持，舍身喂虎”就成为张謇的人生选择。

张謇“家世务农”，在科场蹉跎了几十年，具有扎实的传统文化功底，终于“大魁天下”，获得“天子门生”的殊荣。但张謇又不同于一般的士大夫，更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的腐儒，而是继承了顾炎武等人经世致用思想，主张“载诸空言，不如见诸行事”，并告诫世人“雄节不忘田子泰，书生莫笑顾亭林”（《张季子九录·诗录》）。在与社会各界的接触中，在学习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中，在致力于早期现代化实践中，张謇逐渐脱离了传统文化轨道，对农业有了新的认识，扬弃了传统的小农理论，形成了自己的“大农论”。

纵观张謇的文稿，他并没有就大农的概念与内涵做系统的阐述，而是从不同侧面丰富自己的“大农论”。择其要点有：

——农业不再是一个封闭的部门，而是实业的有机组成部分。“实业救国”是张謇的一贯主张与不懈追求，而实业并不是专指工业或商业，也包

括农业。工业也不专指传统手工业，也包括机器大生产。张謇认为，所谓“实业者，西人赅农工商之名，义兼本末，较中国汉以后儒者重农抑商之说为完善，无工商则农困塞”。可见，张謇并不是就农业说农业，而是把农业作为实业的有机组成部分，进而提出“父教育、母实业”的主张。

——农工商三者是有机联系的。张謇非常重视农业，“凡有国家者，立国之本不在兵也，立国之本不在商也，在乎工与农，农为尤要”（《张謇全集》第二卷第 13 页）。但张謇重农并不抑商。张謇认为，“本对末而言，犹言原委，文有先后而无轻重”。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重农抑商的说教。他举例说：“棉之始，农之事，棉之终，商之事，其中则工之事。”在张謇眼中，农工商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形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产业循环链，“盖农不生则工无所作，工不作则商无所鬻。相应之势，理所固然”（《请兴农会奏》，《张謇全集》第二卷第 13 页）。因此，“农工商必兼计而后能相救”（《张謇全集》第二卷第 800 页）。

——“大农”与“小农”有诸多不同。张謇认为，“实业在农工商，在大农大工大商”。“大农”与“小农”有明显区别：在经营形式上，小农是一家一户的分散经营，而大农则是“仿泰西公司集资堤之”，“凡有大业者，皆以公司为之”；在生产工具上，“小农”是人力加畜力，而“大农”主要是“用机器垦植”；在生产目的上，“小农”是自给自足，“大农”主要进行商品化生产，为工业化提供原料；在经营方式上，“小农”是分散的小规模经营，只能从事简单再生产，“大农”则是规模化经营，可进行扩大再生产。所谓“扩充棉产，奖励大农，非大农不能有此扩张之能力”；“种植棉花，需倚大农”；在要素投入上，发展大农需要金融等社会化支持，“非大农足以收宏效，然行大农法，必有一金融机构为之后援，乃可措手”（《张謇全集》，第二卷第 238 页）。

当同时代官僚士大夫围绕“中体西用”与“全盘西化”、围绕“以农立国”与“以商立国”等争论不休时，张謇已率先把他那深邃的目光转向农业转型，形成了自己的“大农论”，丰富了我国的农业发展思想宝库。

二、实践层面的快人一步

张謇不仅在理论层面上提出“大农论”，而且还在实践层面率先实践“大农论”，为引领农业转型发展树立了典型。

张謇的大农实践始于1901年。该年五月，张謇等集资创办的通海垦牧公司正式成立。垦区总面积232平方公里，合12.5万亩，其中可垦地11.5万亩。经过十年的艰苦创业，历经“四难”，即与天斗（雨涝）、与地斗（盐碱）、与海斗（风潮）、与人斗（地权），有计划地修筑海堤、兴修水利、招募垦户、建造农舍、改良土壤、引进良种，终于建战。1911年公司开始盈利，当年给股东分红31425两。从1911年到1925年，公司所获纯利高达84万两，几乎为原始投资的3倍。张謇在《垦牧乡志》记曰：“各堤之内，栖人有屋，待客有堂，储物有仓，种蔬有圃，佃有庐社，商有廛市，行有涂梁，若一小世界矣”（《张謇全集》第三卷第395页）。

通海垦牧公司的成功带来了兴办垦牧公司的热潮。资料显示，到1920年止，张謇先后成立了大有晋、大豫、中孚、通遂、大丰、通兴、华成等公司。上述公司共投入资本2199万元，所占土地面积455万亩，已开垦土地70万亩之多。

在张謇的带领与影响下，江苏东部沿海北起阜宁、南至南通，绵延600多里的冲击带上，迅速崛起了众多盐垦公司，其中属于大生系统的有16家。这些公司进行大规模的废灶兴垦、改良土壤、兴修水利、引进驯化良种，在荒凉的盐碱地上谱写了垦荒史上雄伟、悲壮乐章。至20世纪20年代，这些公司已拥有土地2000余万亩、植棉400余万亩，年产棉花60余万担。

虽然垦牧公司投资总额、所占面积、股东构成不同，但有以下共同点：在经营形式上，“份泰西公司集资堤之”，如通海垦牧公司“集股股本的规银二十二万两为准”，每股规银一万两，共二千二万股；在经营机制上，采用公司加农户的形式，农户主要负责生产管理，公司主要负责规划、水利等任务；在生产目的上，主要为棉纺工业提供优质棉花，从事商品生产。因此，张謇的农业实践已明显地脱离了传统的小农轨道，既开垦了大量荒地、缓和了人地矛盾、增加了政府收入、

支持了工业化，又成为我国农业现代化的有益探索，也可说是中国农业现代化的发轫。

从现有史料来看，张謇的大农实践固然保留了不少传统性，但更多地体现了现代性：

从要素投入来看，农业增长的贡献主要依靠土地、劳动力等传统要素更明显地转向依靠资本、科技等现代要素。农业的发展离不开土地与劳动力，也就是所谓土地是财富之母、劳动是财富之父。“小农”如此，“大农”也是如此。两者的区别在于小农只是土地与劳动力的简单结合，一块土地与一个家庭就可进行周而复始地生产。大农也离不开土地与劳动力，更离不开资本与科技等现代要素，张謇通过股份制这一全新的组织形式，把社会闲散资金汇集为巨额资本，滚动开发盐碱荒地，不仅获得了大量土地、缓和了人地矛盾，还有力地支持了早期工业化。在产前环节，垦牧公投入大量资金围垦造田，开展水利工程建设与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在产中环节，又投入大量资金进行土壤改良、设立农校、棉纺试验场、推广新技术、引进驯化新品种，有效地提高了农业生产力；在产后环节，又用大量资金收购棉花，引导农民进行商品生产，促进了农业的内部分工，扩大了农业多样化联系，加快传统农业与农民的转型发展。可见，资本与科技在张謇的大农实践中发挥了关键性作用。

从经营机制来看，生产经营的形式由千家万户的分散经营转向公司加农户的产业化经营，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农业经营模式。家庭分散经营是小农经济的基本特征。这种经营方式是一种“全把式”的小农业，内部没有分工，外部缺失联系。这种小农经济十分脆弱，又极易再生，是传统专制政治的经济基础。张謇的大农实践在家庭经营的基础上，又增加了公司这一市场主体，形成了公司加农户的新模式。就土地权限而言，张謇将垦牧公司的土地划分为“田底权”与“田面权”，公司拥有田面权，负责水利工程和农田基本建设，向政府缴纳田赋，承诺进行建设时优先雇佣佃户，代建农舍（收费）等。公司将20亩为一窠出租给农户。佃户拥有“田面权”，只要交付“顶首”（押金）每亩6元，佃户就可获得“田面权”。且佃户一旦获得“田面权”，田主不可收回租佃权，实际上就是“永佃制”，拥有了处置土地的转租、典押、传给后代等权益，还可获得土地改良后部分地价



升值。这种土地关系与当时南通地区通行的“活佃制”相比，对公司与农户都有利，实现了“双赢”。农户多交了一倍的押金，但获得了永佃权，有了稳定的经济预期，且每年可少交一半田租；而公司通过“伸佃顶”获得了更多资金，缓解资金困难，可以进行滚动开发。

就分配关系而言，在公司的引导下，农户以家庭经营方式进行生产经营，一年二熟，上半年种植谷类、豆类，下半年种植棉花。到收获时，由公司派人估产（议租），收获物按四六分成，公司为四、农户为六，纳税的棉花交与公司，多余的棉花也按市场价格，以现金形式兑付给农户。这种议租分成制调动了农民生产积极性，在歉年时，业佃双方共担损失；丰年时，业佃户双方共享其成。

就双方权责而言，公司负责水利建设、农田基本建设、新品种的引进与推广、棉花的收购、代建农舍等工作。公司还承担垦区内堤渠、涵洞、道路、桥梁工程公共设施的维修，所需人工则优先雇佣佃户。农户主要职责是生产经营，以家庭为单位进行农业生产。

由此可见，公司与农户建立了一种特殊的生产

关系。公司决定农户生产什么，负责将其产品变成工业原料，把农户纳入现代经济轨道；农户则按照公司的要求，组织农业生产，为家庭增加经济收入。农户与公司是一种互利关系，公司增加了现金流，有了稳定的工业原料基地；农户则提高了生产积极性，产品有了稳定的销路。土地为公司与农户共有，这与地主封建所有制有本质区别。

从功能作用来看，农业产业发展由单一的食品供给转向多功能拓展。在张謇的大农实践中，农业不再是封闭的循环，而是现代实业的一部分，与其他部门的联系越发紧密。就农业与工业的关系而言，大生公司与垦牧公司相互支持，融为一体。大生公司为垦牧公司提供资金支持，垦牧公司则为大生公司提供价廉质优的工业原料。在大生转盈为亏时，又给大生以可观的经济回报。就生态环境而言，张謇的大农实践改变了垦区的面貌，白茫茫的荒滩变成了良田与相对繁荣的村镇，成为“新世界的雏形”。就功能而言，农业产业的多功能作用日益明显，农业的产品贡献、要素贡献、市场贡献、外汇贡献等基本功能持续存在并得到加强，旅游观光、江海文化传承等新的功能逐渐

显现。就产业发展而言，农业产业横向与纵向联系不断加强，产前、产中、产后紧密衔接，产加销、贸工农环环相扣，形成了多元化的产业形态与产业体系，初步形成农业经营的新局面。

与那些负气、空言的官僚士大夫相比，张謇的大农实践无疑是有价值的，不仅开垦了大量荒地、增加了物质财富、支持了工业化，而且还成为我国早期农业现代化的典型。但张謇的大农实践又是不可能成功的，这不仅因为半殖民地中国缺乏现代化的环境与条件，而且还因为张謇的大农实践是一个“早产儿”。中国工业化处于初始时期，自身力量十分弱小，没有也不可能形成改造传统农业的动力。因此，当大生集团进入下行通道后，垦牧公司也就摇摇欲坠了。

三、行政层面的胜人一筹

张謇的一生是丰富的，有时居庙堂之高，身居“总长”等要职；有时又处江湖之远，致力于“村落主义”；更多是以“通官商之邮”的特殊地位为践行“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的梦想呕心沥血。

张謇当过幕僚、翰林院修撰、实业总长、农林工商总长等职，拥有“天子门生”的光环，与当朝重臣翁同龢、张之洞、刘坤一、袁世凯等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拥有丰富的行政资源。他与执政当局的关系也很复杂，有依赖的一面，比如，张謇“奉旨总理通海商务”，请两江总督派兵驻守垦区，打击“沙棍”与土匪，维护农业生产秩序等；也有抗争的一面。比如，张謇对一些官僚不识时务表示失望，对政府的苛捐杂税进行抵制，对军阀混战进行批评等。

虽然居官的时间不长，但张謇长袖善舞，抓住“窗口期”，综合运用组织、行政、立法、经济等手段扶持大农，改造小农，并获得了一定的成效。

——提出设立农会。发展大农离不开农会。为了有效发展大农，张謇多次建议设立农会，加强对农业生产的研究、管理与指导。他提出，应在上海设立总会，各地设立分会，农会应开设农学堂，延聘外国农业人才。他还明确农会的三大任务，即辨土壤、考物产、筹资本。张謇还参考英国、美国农会的经验，提出了农会的创办方法、经济

来源、功能作用等。

——强化行政推动。张謇在担任实业总长与农林工商总长期间，主持起草了一系列促进实业发展的政策措施，倡导兴农垦殖、废除苛捐杂税、制定银行条例、发布《商业注册章程》。他还发布了《关于征集植物病虫及害虫给各省民政长官的训令》，颁发《劝农员章程》。张謇还以总长身份对改良土壤、病虫害防治、种子改良、农具改进、金融服务等，提出了具体要求，为大农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

——推动农业立法。张謇以为，农林工商部第一计划，“即在立法”。在总长任职两年中，亲自主持修订颁布了“二十余种农商部法规”（《九录·政闻录》卷七），诸如《森林法》《国有荒地承垦条例》《造林奖励条例》《植棉制糖牧羊条例施行细则》等，为农业发展特别是大农发展创造了法制条件。

——运用经济手段扶持大农。无论是垦荒，还是种植，张謇都把大农作为重点，在奖励方面向大农倾斜，支持建立规模化的生产基地。

张謇综合运用多种手段扶持大农发展，收到一定成效，有效地促成了民国初年垦荒高潮，加速了民国初年农业现代化进程。但因当时的历史条件，有的文件也成为一纸空文。

改进传统小农，发展现代大农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没有也不可能张謇手中完成。但张謇的先人一拍、快人一步、胜人一筹，无疑奠定了他在农业发展史上的历史地位。因此，研究中国工业发展史不能不提到张謇，研究中国农业发展史，也不能忽略张謇。

作者简介：

葛志华，江苏省南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兼职教授，南通市人大常委会委员，二级巡视员。出版有《为中国“三农”问题求解》《WTO与中国农民》等专著多部。



过年



1. 大年三十，一大早就有了稀稀拉拉的爆竹声。刘老汉照旧卷了两张红纸，去林老师家写春联。



3. 因为自己不识字，所以刘老汉特别佩服林老师，只要听他回来，就一定要找去浪闲。



2. 林老师在省城工作，琴棋书画、吹拉弹唱都能露两手，是全村公认的文化人，尤其写得一手好字。每到除夕这天，村里来写春联的人络绎不绝，门庭若市。



4. 刘老汉喜欢秦腔，林老师教他拉胡琴，并把珍藏多年的一把板胡送给了他。刘老汉如获至宝，每天都要拨拉两下。



5. 刘老汉拿回了春联递给老婆，自己吱哩哇啦拉起了胡琴。

不一会儿，老婆子打了一碗热乎乎的浆糊端来，让他把对子贴上。

刘老汉撇着嘴说道：“让根子贴，林老师他们明早来唱地摊，不抓紧练练，出了丑，让我这老脸往裤裆里装啊？”

老婆接过话茬：“呸！他九爷孤零零的一个人怪可怜的，咱今年杀了一头猪，我让根子和栓儿给送点肉和年货，路远回来怕是天黑了，你不贴谁贴？”



6. 刘老汉无奈地放下琴，不大时间就把几间屋子和大门的春联都贴了，又接着练将了起来。



9. “老汉，咋把牲口圈对联贴上房了？马牛个个矫，猪羊只只肥。”

林老师笑着念上房门上的对联。

10. “刘爸，你家的牛羊也寿比南山、福如东海了啊！”姚二指着驴圈门接着起哄。



7. 初一早上，刘老汉正在屋里笼火，听得院里人声鼎沸……

刘老汉的烦恼

Liu Lao Han De Fan Nao
(连载二)

8. 林老师把嗓音提高了八度：“看来日子真是好过了哈！”

“刘爸，翻盖不到一年的上房，就看不上住了？”姚二紧跟着嚷开了。

“瞎烟锅子又想说啥？”刘老汉赶忙出来招呼。

“你不出来我们还真不知去哪屋，去上房吧可上面贴着六畜兴旺呢，哈！”



11. “哎呀呀，昨天娃娃都不在，我又不认得字，就胡乱贴上了。”刘老汉被大伙儿说得难为情。

这时，老婆子走过来悄悄地说：“依我看，不识字这老脸也得装裤裆了！”



12. “去，你趁啥热闹哩！外面冷，大伙儿快进屋，快进屋！”刘老汉扭过头瞪了老婆一眼，把大家请进了上房。

笑声过后，一声秦腔吼起，农家开始过年了。



13. 年后，农民夜校里多了一位新学生。

新连环画栏目由画家书尘先生独家授权发表。

未成年人文明礼仪养成教育公益广告

江苏省文明办



记得也是一种祝福

待人之礼 尊敬师长 友爱伙伴 宽容礼让 诚信待人
践礼修德 从小做起



军山夕照 吴有涛 摄



四壁满岩花（60cm×97cm）彩墨 2021 年 郑忠